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八冊目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三）（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〇〇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三）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三

唐

僖宗皇帝

己亥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趨廣南

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徐州人）畢師鐸（冤句人）李罕之（項城人）等巢遂趨廣南。

夏四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爲荊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是。）以拒黃巢（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鐸以其家世良將故用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張璘將兵五千于郴州守險王重任將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巢巢聞之必逃遁乞敕[illegible]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illegible]梧州今廣西梧州府是昭州亦今廣西平樂府是永州今湖南永州府是[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illegible]）

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兗州人）作亂。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係奔朗州）遣尚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爲盜後數日賊乃至（漢宏尋[illegible]遣兵討之漢宏乃降。）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于荊門（注見前）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荊門關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逆戰陽敗以誘賊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今饒州府）信（今廣信府）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庚子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改揚子院為發運使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胡商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安潛先為忠武節度使）田令孜為其兄陳敬瑄（令孜本姓陳氏自宦者故為田氏敬瑄素賤以賣餅為業）求兵馬使不得既而安潛代高駢鎮蜀（蜀兵怯弱安潛奏遣大將赴許陳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皆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強）敬瑄因緣令孜得隸神策（將軍遷大將軍）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牛勖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東川勖興元
以鄭從讜（字正求餘慶之孫乾符五年九月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

名士[illegible]於[illegible]何[illegible]亦[illegible]比時人乃目之為小朝廷[illegible]人必[illegible]知明[illegible]於此可見

河東軍屢亂（乾符六年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是年正月復亂殺節度使康傳圭）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崇龜（字子長）崇魯（字子文皆政會七世孫）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從讜[illegible]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輒先覺誅之[illegible]求[illegible]方畏本心非欲為亂乃獨推首惡者殺之[illegible]委以兵柄故皆為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擅選舉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啟陳常為所阻
夏五月以李順融為樞密使
如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睦州注見前婺州隋置今浙江金華府是）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睦婺兩州尋復陷宣州（宣州注見前。）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南詔遣使求和親（事具前）比使還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不可許（亦具前）上命宰相議之

計安宦遠戍[illegible]
頭所向有功[illegible]
方與賊[illegible]
之氣而足有爲遂
在得功良展爲意梢於中

是以一蹶不振知朝廷之
良玉均爲流賊所倚恃
而日就消長昔風勝文
將材可以觀世運矣

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爲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中和初南詔上表款附後遂以宗女妻之。）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釆石渡江圍天長（唐縣今屬泗州。）六合（即古棠邑隋置縣今屬江寧府）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于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要之使踰長淮必爲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

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巢衆號十五萬都統曹全晸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殺獲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破全晸悉衆渡淮。）

李可舉（盧龍節度使。）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蔚朔節度使。）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靺鞨別部居于陰山者劉友益曰達靼始見此。）

先是李琢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沙陀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至是李克用引兵擊文集可舉遣兵邀之于藥兒嶺（胡三省注在蔚州西雄武軍注見前。）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琢及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鍼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黃巢既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胡三省注言已欲問罪於朝廷與衆人無預也。）京師聞之大恐盧攜稱疾不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

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秦宗權（上蔡人。）爲蔡州刺史。

初忠武節度使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會許州亂大將周岌逐能而殺之（時詔諸道發兵屯溵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能慰撫之乃定時周岌亦引兵赴溵水聞之遽還襲殺能并殺徐卒以能待徐卒厚并殺之。溵水注見前。）自稱留後宗權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是詔以岌帥忠武岌即表宗權爲刺史。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

[illegible]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托關外，今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阬入（即禁谷口也，在潼關南，平時禁人往來，以榷征稅，謂之禁阬。）夾攻潼關，關上兵潰，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

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以為不可，乃止。及是，復下制授之。

以王徽（字昭文，京兆人）、裴澈（休從子）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于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相。攜飲藥死。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鳳翔博野（[illegible]）兵三千援兵至渭橋，見新軍（令孜[illegible]）衣裘鮮麗，大怒，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趨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壽王傑，懿宗[illegible]）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巢將柴存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于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為太尉，命朱溫屯東渭橋。（溫，碭山人，少孤貧，與兄昱、存隨母傭食於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胡三省曰：朱溫始此。）

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于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

[illegible]

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
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
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
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
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
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京兆萬年人）舉兵入援
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
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太原祁人）與戰大破之遂

入援。
黃巢之入關也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于巢既而巢
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
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
朱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
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于渭北。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字得聖寘之子）王鐸同平章事
上次綿州以遘同平章事及至成都以鐸守司徒復同
平政事（鐸裴澈亦自蜀中奔詣行在）。

二月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詔以畋為都統藩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其墨敕除
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黃巢遣尚讓（帥眾五萬寇）
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于高
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于龍尾陂斬
首二萬餘級（龍尾陂在鳳翔府岐山縣東）

敕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友金克用族父也前與高文集同降及是代北監軍陳
景思帥之入援至絳州以賊勢方盛乃俱還代州募兵
得三萬人屯于崞西（崞縣之西崞縣注見前）友金因說景思曰吾

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
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
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
萬人來赴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注見前）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
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
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臨
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及四夷貢獻行在不絕
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及朔方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巢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讙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灞上詗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東塘在今揚州府江都縣東北亦曰灣頭）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駢託風濤為阻竟不發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宴忠武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已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乃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舍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分軍八千人錄入鄧道牙將鹿晏弘晉暉（皆許州人）王建（字光圖舞陽人）韓建（字佐時長社人）張造（字師璨亦許州人）晉暉（許州人）李師泰（曹州人）等七人以上書入都而下止有王建等七人姓名諸書無可考也將之時朱溫方陷鄧州復光帥入鄧以擊溫敗之遂克鄧州（胡三省曰王建始見此）

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克用據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既而克用復寇蔚州）

秋七月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賞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蜀軍客軍從駕都頭唐中葉後二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帥呼為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士卒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閒曰汝有功（郭琪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契丹戰十餘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乃自酌酒于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于廣陵（琪至江岸兵衆皆散唯一吏從琪解印劍授之令齎詣陳敬瑄曰汝以是見陳公必捷汝吉濟江以劍擊之墜水尸隨流下矣陳公必捕汝家故得厚賞吾家亦可保無恙也遂逃去）敕琪免其家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年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蟆頤津[illegible]，聞者氣塞。

[illegible]

感化牙將時溥[illegible]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

支詳遣時溥將兵入關討黃巢，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謂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因出詳館于外。[illegible]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于七里亭，[illegible]并其家屬。[illegible]溥表璠為宿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illegible]王潮[illegible]及弟審邽[illegible]審知[illegible]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illegible]與鎮海節度使周寶[illegible]以兄事寶，及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illegible]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illegible]約駢會瓜州[illegible]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諸將屢請進軍，駢上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府[illegible]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illegible]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illegible]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illegible]，[illegible]太子少傅分司，[illegible]昌言為鳳翔節度使。

十二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illegible]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
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諸道行營都統
轉運使辟召崔安潛爲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爲司馬
諸葛爽[illegible]人[illegible]康實爲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
跋思恭爲京城四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
使

二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

軍事以咨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盩厔[illegible]西京[illegible]
易定河中軍屯渭北[illegible]
忠武屯武功[illegible]

五月以[illegible]

駢既失兵柄[illegible]大詬[illegible]表自[illegible]不遜
上命鄭畋草詔[illegible]之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蜀中盜起

先是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爲盜蹈
月衆至萬人[illegible]
各聚衆數千人應之[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以[illegible]

以丁從實[illegible]江西[illegible]

依山爲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唐置，今屬江西。）而不能守，
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至是又據洪州（洪州見上。）朝廷遂
以傳爲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城（南城縣，今爲建昌府治。）人危全
諷復據之，遣其弟仔倡據信州。

劉之宥城中，虔起大者也，終於攻傳，君子不忍人之
尋乃請命於天子，再拜受兄，已而承隊不降，遂保之罪。
欲大升大子爲開之節，以傳爲行西三
十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八月，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先是，劉漢宏既降，以爲宿州刺史，漢宏怨望，乃
復以爲浙東觀察使。至是，漢宏遣其弟漢宥寇杭州，兵三萬，
營于西陵。（西陵見上。）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鏐
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

九月，朱溫以華州降，詔以爲同華節度使。

朱溫見黃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遂殺其監軍，以華州降。

冬十月，以朱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以王敬武（青州人。）爲平盧留後。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朝廷
因而授之。時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
官張濬（濬，河間人。）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
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賊陷京邑，使不能奉主，何以使下？
敬武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
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
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子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
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
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濬時以諫議大夫爲判官。）之言是也。
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強，王重榮患之，謀于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雁門
李僕射驍勇，有強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
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
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讜。克
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
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

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

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皆
避其鋒。

（癸卯，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黃揆（巢弟。）於沙苑。王鐸以
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

以王鐸爲義成節度使。

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
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
爲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攻鄆州及河陽，爲其將樂行達殺之。

制置[illegible]以為留後以賜名[illegible]
二世十二世[illegible]
成德節度使王景崇薨以其子鎔為留後（鎔時十歲）
二月李克用圍華州黃鄴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
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扼藍田道
（以備走路）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
戰敗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命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
入長安焚積聚殺虜而還賊中大驚
以楊行愍（合肥人後更名行密）為廬州刺史
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illegible]
[illegible]
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illegible]廬州人王[illegible]賢者欲
用之因辭謝[illegible]可任以重事
稔有氣節可為[illegible]以稔及定遠人李
章為騎將[illegible]
夏四月李克用敗黃巢收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
黃巢戰于渭南一日三戰[illegible]之賊眾
大敗克用等入京師巢[illegible]下路
軍事收之不[illegible]克用同[illegible]相
[illegible]克用時年二十八[illegible]破黃
巢[illegible]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而敗遂稱臣于巢
初陳州刺史趙犨（陳人）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
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
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
弟分將之巢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
殺獲殆盡擒孟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城掘塹
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illegible]陳
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illegible]旬日[illegible]
而死不愈于臣賊乎[illegible]數引銳兵開門
出戰破之巢益怒[illegible]為
[illegible]已而[illegible]朱全忠救之
敗賊[illegible]
以[illegible]許州刺史
初[illegible]其兄女及[illegible]
[illegible]有功女有其名[illegible]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時汴宋[illegible]外有大寇眾心危懼而全忠勇
[illegible]
在[illegible]復光[illegible]
也
復光[illegible]中[illegible]八部
將各以其眾散去[illegible]復光[illegible]

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illegible]

故今[illegible]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畋部曲[illegible]度田令孜陳敬瑄[illegible]求罷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于宰相之上[illegible]以成都使相[illegible]

[illegible]

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之。

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illegible]以潞州地險人勁屢逐主帥欲遷治所于邢州潞人不悅[illegible]乞師于李克用克用遣其弟克修[illegible]擊之取潞州自是復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illegible]

十二月忠武將鹿晏弘[illegible]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illegible]遂趣許州[illegible]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illegible]

[illegible]

閏[illegible]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illegible]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

高仁厚[illegible]日成功而還[illegible]

以東川[illegible]

[illegible]

巢兵雖屯陳州城後數以行在及諸道救陳數十戰[illegible]

[illegible]本道將士[illegible]五萬人[illegible]仁厚討之。

夏四月李克用合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

[illegible]

將蕃漢兵五萬救之[illegible]陳州[illegible]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眾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康拔之巢聞之解圍而去。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illegible]大破之尚讓帥眾降巢收餘眾奔兗州。

五月大雨平地深三尺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屯尉氏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朱全忠復告急于克用克用追之及于中牟北王滿渡[illegible]擊其半濟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illegible]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于封丘又破之巢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從者纔數百人晝夜行[illegible]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御器物[illegible]男女萬人縱遣之。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illegible]

李克用至汴州[illegible]就[illegible]置酒[illegible]全忠不[illegible]能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

共圍邠州攻之克用雖不之爾仔肖邠州兵屬扶克用匿
床下以水沃其面[illegible]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
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從兵薛志勤扶克用
踰垣突圍城得出今忠誘朝彥洪於之克用避僻中[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引兵
去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
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
用乃歸晉陽[illegible]克用貫於鄆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
[illegible]
本名賢許州人[illegible]
六月東川將軍斬楊師立降詔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先是高仁厚正德陽[illegible]
師立遣其將鄭君雄等據鹿頭關以拒仁厚擊敗之[illegible]
[illegible]
度所治久之不下仁厚乃爲書射城中諭[illegible]
及是鄭君雄大呼于城門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
預也眾大譟突入府廨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詔以
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illegible]收[illegible]以降
[illegible]

[illegible]

弟[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illegible]
[illegible]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之六十一 四
因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
能[illegible]一女子[illegible]將帥于何地乎上[illegible]
[illegible]克用表乞討[illegible]解之
李克用之遷晉陽也大治兵甲奏表自陳爲朱全忠所
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監軍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
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
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
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illegible]
[illegible]深卿[illegible]
藩鎮相攻[illegible]
力疑[illegible]矣

八月進李克用爵隴西郡王，

李克用請以其弟克修鎮[illegible]從之由是昭義分爲二[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以王徽知京兆事

上以長安宮室焚毁故久留蜀未歸以徽爲京兆尹招撫流散繕治宮室。

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以爲忠武節度使

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晏弘猜忍衆心不附因令孜密遣人誘之王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數千人奔行在令孜養以爲假子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又遣諸將討晏弘晏弘棄興元[illegible]

[illegible]

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慤

初宦者曹知慤華原人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慤集壯士據嵯峨山南[illegible]數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疑其[illegible]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illegible]令孜[illegible]使邠寧將王行瑜[illegible]襲殺之[illegible]天子不得有所主斷[illegible]

十二月以陳敬瑄[illegible]觀察使

[illegible]

福建觀察使鄭鎰表巖自代巖爲治有恩惠閩人安之

[illegible]殺中書令王鐸

先是鐸以朱全忠[illegible]鎮制表請還朝詔徙鐸[illegible]度使[illegible]及是過魏州侍妾成列服飾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利而殺之掠其侍妾彥禎以通盜聞朝廷不能詰

光啓元年春正月詔[illegible]撫秦宗權

黃巢雖平宗權復熾[illegible]其殘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illegible]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詔招撫之

車駕發成都

王緒陷汀漳二州[illegible]

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然皆不能守也

三月車駕至京師

京師荊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悽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劍南[illegible]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僭號[illegible]以[illegible]行營都統討之

李可舉[illegible]攻定州[illegible]擊破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illegible]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強[illegible]

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又河北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惡其窺己，約共滅而分之。可舉遣其將李全忠（范陽人）攻易州，鎔亦遣將攻無極（縣名，今屬正定府）。盧龍將劉仁恭（深州人）穴地入城，陷易州。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拔新城。處存夜遣兵蒙羊皮攻敗盧龍軍，復取易州。

夏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

全忠既喪師，恐獲罪，還襲幽州，李可舉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

秦宗權遣將孫儒（河南人）陷東都。

留守李罕之與儒相拒數月，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

儒據東都月餘，焚掠而去，城中寂無雞犬。

秋七月，殺右補闕常濬。

濬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并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曰：此疏傳于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濬萬州（唐置，今屬夔州府）司戶，尋賜死。

八月，以趙犨為蔡州節度使。

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雖不能屈，詔以犨為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凡所調發無不立至。

王緒前鋒將擒緒，以王潮為將軍。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舍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于是緒見將卒有勇略及氣貌雄岸者皆殺之，眾皆自危。行至南安（[illegible]，今屬泉州府），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篁中，擒緒反縛以徇，遂推潮為將。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眾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唐置，今屬延平府），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請潮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邠州人）、李昌符（昌言之弟）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

先是，田令孜自將兩池榷鹽使（[illegible]），[illegible]，徙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為泰寧節度使，[illegible]。重榮以復京城功為令孜所[illegible]，不肯之[illegible]。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與其帥兵

聚結諸胡議攻邠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
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
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玫昌符亦陰附于全忠克用
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
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
京城保無驚擾還誅全忠以雪讐恥上遣使者諭釋之冠
蓋相望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殺
近侍歸云克用所爲于是京師震恐令孜遣玫昌符將
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重榮重榮發
兵拒之告急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與玫昌符俱壁沙苑
表請誅令孜玫及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

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
安宮室復爲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二年春正月令孜劫帝如寶雞 [illegible]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宮因罪狀田
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從者纔數百
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杜讓能宿直禁中獨追及
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太廟
神主皆失之上以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時田令
孜專權挾天下共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
之用且憚沙苑之敗更與之合而邀令孜遂迎車駕
以步騎五千 [illegible]

孜在上側嘗以不見□今宦史趣百官赴行在者皆以
無袍笏辭□既御史臺謂曰衣冠得行者皆當赴
之當有天子□□而臣子累召不往非御史臺所敢
日向行坊排衣□已日在其內者死日不假宮有皆白
爲論諸從此赴道往行在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宿復走入大散關□見
邠岐兵追逼寶雞之警鬧于行宮田令孜奉上發
寶雞而箭當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 [illegible] 乃得
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
閣道丈餘將摧折矣王建扶上自烟焰中躍過夜宿板
下 [illegible]

玫軍攻不能克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帝至興元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郵
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
僅得達山南君涉棄鎮逃 [illegible]
狀田令孜及其黨 [illegible]
誅之 [illegible]
國用 [illegible]
[illegible]

將帥遥領州鎮自此始

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

上之在寶雞也孔緯度朱玫必反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已發而玫兵至殺緯言驗矣及是以緯與杜讓能俱同平章事讓能從上在險難中未嘗暫去左右上勞之曰古者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世家國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拜牧國臨難苟免臣之恥也

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還京師以鄭昌圖蕭遘裴澈同平章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于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十減七八僅能復京城士民方喜上以勤王之功為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于閹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日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令遣還京師使遘為冊文遘不從乃使兵部侍郎鄭昌圖為之以昌圖同平章事遘以疾辭

子太保[illegible]從之

田令孜自為西川監軍

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為中尉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五月朱玫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兼中書令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

朱玫承制大行封拜以悅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呂用之進不得發駢因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己不復咨稟駢頗疑之欲收其權而無如之何用之亦懼謀于其黨鄭杞杞曰學我負人無人負我

六月詔以扈蹕都將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為楊復光義子冒姓楊氏）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初李昌符與朱玫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更通表興元玫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乘輿屯漢州（行瑜邠州人）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重榮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上從之重榮即聽命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襄王熅遣使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已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

册克用大怒其大將蓋寓〔蔚州人〕因說曰蠻與遇天下背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以扈蹕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即漢武興郡治見前〕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深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拒之〔胡三省曰李茂貞始此〕

以周岳為武安軍節度使。

初江西將閔勗〔[illegible]〕戍安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自為留後詔以為欽化軍節度使時武陵蠻雷滿據朗州〔[illegible]〕陬溪〔[illegible]〕人周岳據衡州〔[illegible]〕石門〔[illegible]〕蠻向瓌據澧州〔[illegible]〕詔皆授為刺史至是岳發兵攻潭州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皓遂殺勗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詔更欽化軍曰武安以岳為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熅稱帝改元〔改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董昌取越州。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攻克之劉漢宏走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昌斬之昌遂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已而詔以昌為浙東觀察使鏐為杭州刺史〕

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熅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

楊復恭傳檄關中曰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眾從之遂引兵還長安攻玫斬之曰汝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為奉迎執熅殺之百官死者殆半而熅首送行在〔[illegible]〕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illegible]〕

孫儒陷河陽。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劉建鋒〔[illegible]〕戍蔡州拒黃巢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自稱節度使張全義〔[illegible]〕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illegible]〕

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而代之

瑾將襲兗州乃求婚於克讓〔[illegible]〕飾車服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

〔丁未〕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節度使李茂貞領武

[illegible]

定節度使[illegible]。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流田令孜于端州。

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

三月誅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

時朝士受煴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胡寅曰蕭遘之罪固可以死然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有不擁僞冊襄王官錄小朱之節有其實焉身拒王事有罰矣杜讓能爲餘人力爭而不爲遘區別惜哉。

車駕至鳳翔。

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恐貸必誅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

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倍其稟給軍中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于聲色不親政事有言軍中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軍將劉浩師其黨作亂後樓兵亦叛寶奔常州浩迎度支催勘使薛朗入爲留後高駢聞寶奔遣使賀以寶嘗毀投于地因若有呂用之在利方了身而裝已而錢鏐遣貲予杭州遂取常州歸殺之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材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即古西漢水源出秦州嶓冢山過興州寧羌又南過四川之保寧順慶府至合州入于涪水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部將張虔裕說建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張虔裕綦毋諫皆許州人

夏四月淮南都將畢師鐸舉兵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囚之

高駢遣畢師鐸將兵屯高郵備秦宗權師鐸與呂用之有隙疑懼不自安諸子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以淮寧節使鄭漢章亦素切齒于用之乃夜與百騎詣之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與鎮遏使張神劍名雄淮南人以雄善用劍故謂之神劍割臂灑酒飲之推師鐸爲行營使移書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亦用之之黨意神劍所部高郵師鐸漢章以兵前至廣陵城中驚擾用之不以白駢駢登閣聞譟聲左右乃以變告駢驚遽召用之問之用之徐對曰已隨宜區處門衛不已斬之方且耳單以近者竭力之矣公且往元文爲之分使吾爲閣待中用之聽命而已師鐸以廣陵城堅兵多遂遣其將孫約乞師于宣歙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助師鐸攻羅城克之用之亡走駢保子城師鐸縱兵大掠駢命撤備與師鐸相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節度副使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遷官有差都虞候申及說駢曰

逆黨不多諸門仍未有守者令公及此夜出發諸領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若一二日事定恐被跟難及亦不可在左右矣駢猶豫不從明日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遣使請秦彥過江[illegible]

[illegible]

其親黨千餘人幽之。

秦宗權攻汴州朱全忠[illegible]大破之。

秦宗權悉力攻汴州朱全忠患兵少以朱珍為淄州刺史[illegible]募兵于東道珍至淄青旬日得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還至大梁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兵數萬逼汴城列二十八寨全忠謂諸將曰彼未知朱珍之至宜出其不意擊之乃自引兵攻之連拔四寨斬首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有神宗權自引精兵合之全忠求救于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illegible]全忠以四鎮兵攻宗權[illegible]大破之宗權宵遁蔡人之守東都河陽[illegible]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illegible]州觀察使秦彥[illegible]人[illegible]州[illegible]刺[illegible]行[illegible]一

[illegible]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駢[illegible]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從之至天長用之及張神劍[illegible]行以其眾歸之[illegible]會秦彥將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illegible]行密[illegible]屯[illegible]陵彥閉城自守遣秦稠出戰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師

[illegible]

入寨[illegible]

六月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為招討使討之

天威都頭楊守立[illegible]與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

帝命中使諭之不能止[illegible]昌符遂擁兵燒行宮[illegible]與戰昌符[illegible]州[illegible]命李茂貞討之。

河中軍亂殺節度使王重榮[illegible]以王重盈代之。

重榮用法嚴[illegible]其牙將常行儒作亂攻而殺之將以其[illegible]行儒殺之

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illegible]為河[illegible]

孫儒既入河陽李罕之[illegible]攻全義[illegible]罕之據河陽[illegible]河東李克用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illegible]經喪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illegible]各給一旗一榜[illegible]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illegible]

招懷流散勸之樹藝獨其租稅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觀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秋八月李茂貞取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朱全忠取曹州。

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于己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遣其將朱珍葛從周（字通美濮州人）襲曹州拔之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于劉橋（在曹州范縣南）殺數萬人瑄瑾僅以身免（朱珍等拔濮州進攻鄆州朱瑄遣其將詐降于珍珍引兵赴之瑄伏甲甕城中出而敗之珍走而復取曹州）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初李克用惡張濬之為人及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朝廷採其虛名而用之異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秦彥殺高駢

高駢在道院左右無食秦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為內應乃殺駢并其子弟甥姪同坎瘞之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初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戮如我今日至是卒如其言）

冬十月楊行密克揚州。

廣陵城中無食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黏土也）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流血滿肆師鐸部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啓關納外兵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妖尼奉仙至是問計奉仙曰走為上策乃奔東塘行密入城收瘞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長安人）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秦彥畢師鐸引兵與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殺之傳首于全忠分兵掠鄰州衆至數萬以揚州城下之食盡襲高郵屠之（張神劍遂歸揚州行密殺之而收其衆秦彥畢師鐸與孫儒為儒所殺）

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朝廷以淮南久亂以全忠兼領節度使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先進為都統恥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不平

全忠以書假道于溥，溥不許，徐許始構怨。[illegible]

[illegible]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漢州。

[illegible]建既[illegible]東川節度使顧彥朗[illegible]畏之，數遣使[illegible]陳敬瑄[illegible]其合兵圖己[illegible]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illegible]可致麾下[illegible]遣使召之，建大喜[illegible]其家[illegible]王建從子宗鐬、假子宗瑤[illegible]西川[illegible]又謂敬瑄[illegible]何延之入室[illegible]安行爲公下乎？敬瑄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州，破鹿頭[illegible]建曰：吾[illegible]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直爲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illegible]拜曰：今既無歸，已辭阿父作賊矣。彥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漢州。敬瑄告難于朝，詔遣中使和解之，不從。

楊行密寓宣州用之。

呂用之之在天長也[illegible]于所居[illegible]求納用之[illegible]從之[illegible]又欲下宣州之[illegible]行密[illegible]

戊申　文德元年，春正月，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illegible]

蔡將石璠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等往，因擒璠以獻之。詔以全忠爲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節制。

二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朱全忠之[illegible]節度使其將張廷範[illegible]致書[illegible]行密[illegible]使人[illegible]留後[illegible]廷範[illegible]

帝至長安。

[illegible]

[illegible]

耕稼事以孫儒為資王是悉衆攻陷絳州遂攻晉州令

義弟發也後攻河陽黎明入城守之罕之走全義遂

得其衆遂兼領河陽節度使守之罕之求救于李克

用已而克用遣兵攻河陽朱全忠救却之以丁會為

為留後全義復為河南尹全義德全忠救己盡心附之

罕之據澤州日事寇鈔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

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

三月戊戌朔日食。

立弟傑為壽王[illegible]為皇太弟傑[illegible]

上疾大漸皇弟壽王傑長而賢群臣屬望十軍觀軍容

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

監軍國事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宰相孔

緯等見之已而遂崩太弟即位更名敏[illegible]太弟

穆明有英氣[illegible]以僖宗威令不振欲[illegible]

日眼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中外忻忻

焉。

夏四月孫儒發蘇州附之。

孫儒陷揚州自稱節度使楊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行

密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以邵州[illegible]州人為荊南留後

[illegible]為荊南節度使[illegible]張瓌

[illegible]襲江陵逐瓌而代之[illegible]

[illegible]欲殺[illegible]

征役久之[illegible]

建下東城[illegible]朝廷以[illegible]

[illegible]

名為成汭

五月朱全忠擊蔡州克其外城。

全忠[illegible]之乃發兵擊秦宗權大破之

克其[illegible]中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

寨以[illegible]之

八月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川節度使[illegible]西川招[illegible]使

[illegible]與王建[illegible]攻[illegible]中[illegible]以成[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中外[illegible]不[illegible]天[illegible]衆心[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明[illegible]大[illegible]

使[illegible]

[illegible]上方[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度[illegible]招[illegible]使[illegible]

欽唯昭宗加罪黎雅數不可單以建爲節度使削敬
瑄官爵
冬十月葬靖陵在陝西乾州東北
史臣曰當唐昏虐相循將危之際歲大旱饑民蜂起其亂速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皇帝
己酉龍紀元年春二月秦宗權伏誅
先是蔡將申叢執宗權以降朱全忠遣送京師至是伏
誅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于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字聖圭武水人
三月進朱全忠爵爲東平郡王
夏六月李克用拔磁洺殺孟方立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拔磁洺方
立遣大將馬溉將兵數萬拒之大敗克用乘勝進攻邢
州方立性猜忌諸將不爲用乃飲藥死弟遷素得士
心衆舉爲留後求援于宣武朱全忠遣大將王虔裕虔裕邢
州人將精兵赴之
以楊行密爲宣歙觀察使
先是行密圍趙鍠於宣州鍠將孫端張雄爲鍠
鍠將周本人宿松爲行密所擒鍠之敗也
將孟之戰大敗行密追鍠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啖指
揮使周進殺鍠及其黨獨免陵田頵合肥人追
擒之未幾城中將進思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

以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餓者胡三省曰徐溫始見
於此鍠將周本人宿松勇冠軍中行密以爲裨將鍠之敗也
左右皆散惟李德誠人西華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詔以
行密爲觀察使朱全忠與行密有隙遣使求之行密不發行密笑之曰
不欲成吾之功邪何有於吾殿也
秋七月朱全忠攻徐州不克引兵還
先是全忠遣兵攻徐州大破其兵徐州將至是全忠復
遣朱珍攻時溥縣之時溥與相拒全忠欲自往臨之珍
命諸軍皆夜行以李唐賓人宋州部將嚴郊獨不至軍吏
責之唐賓怒見珍珍之怒斬郊唐賓自全忠以唐賓謀
按救物恐全忠疑之行爲遣使留使者還夜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四

唐

昭宗皇帝

庚戌大順元年[illegible]

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制置使孫揆副之會諸道兵討克用

李克用既克[illegible]復拔邢州孟遷力竭[illegible]而又攻雲州[illegible]赫連鐸求救[illegible]上表請速[illegible]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上命集羣臣議之[illegible]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言克用不可討者十六七杜讓能劉崇望[illegible]亦以為不可張濬獨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楊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illegible]從之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副之給事中牛徽[illegible]之孫揆[illegible]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強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疾免[illegible]

昭義軍亂殺節度使李克恭[illegible]克用[illegible]之命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

初李克用[illegible]以供其不厚怒節度使李克修而[illegible]以克恭為留後[illegible]人素驕克恭[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克恭[illegible]事將士有怨[illegible]克恭遣五百人送晉陽克恭遣其將李元審送至銅鞮[illegible]叛牙將安居受因之作亂攻克恭[illegible]殺之[illegible]居受為眾所殺[illegible]自為留後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詔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

秋八月李克用[illegible]節度使孫揆[illegible]之[illegible]

七月[illegible]

[illegible]城又遣別將攻李罕之于澤州[illegible]遣孫揆赴鎮[illegible]

勇[illegible]義[illegible]人山[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潞州八月
爰[illegible]存孝[illegible]
谷中[illegible]使[illegible]用[illegible]
東副使於[illegible]兵敗[illegible]
使[illegible]克用[illegible]
夾板[illegible]豈知[illegible]以板夾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九月李克用復取潞州

先是汴軍圍澤州呼李存孝曰相公[illegible]今張相
公圍太原[illegible]
公何[illegible]未生飛及[illegible]李存孝[illegible]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
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肥者
出[illegible]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illegible]
衆遁走存孝共破之[illegible]攻潞州[illegible]從周與[illegible]走[illegible]
時[illegible]門[illegible]李[illegible]攻[illegible]
走之[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

王建克[illegible]州

先是[illegible]
史[illegible]
使[illegible]
[illegible]建攻[illegible]中食盡[illegible]兵不[illegible]部[illegible]兵

[illegible]使[illegible]可知[illegible]不[illegible]吏民何罪[illegible]
可[illegible]建乃[illegible]以[illegible]建入
州[illegible]以張琳[illegible]留後[illegible]女[illegible]
兵復還攻鄴[illegible]而還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攻官軍[illegible]　十一月官軍[illegible]
張[illegible]建遁還

[illegible]出[illegible]克用遣[illegible]將兵五千營于[illegible]城鎮
[illegible]度使[illegible]伏以待
之建[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建[illegible]
于[illegible]州存孝攻之[illegible]之無益
天子[illegible]兵不[illegible]乃[illegible]建乃得還[illegible]
存孝[illegible]
之境[illegible]
[illegible]
忠[illegible]未交
[illegible]

時張雄據上元，請以上元為昇州，以雄為刺史。未幾，雄卒，裨將馮弘鐸（雄同郡人）代之。

年春正月，朱全忠攻魏博，羅弘信拒之，不克，請和，全忠乃還。

初，全忠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乃自黎陽濟河，遣丁會、葛從周取黎陽、臨河，（……）全忠自將大軍繼之，弘信軍于內黃，全忠擊之，五戰皆捷。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乃還。

服于汴。

孔緯、張濬罷，以崔昭緯、徐彥若同平章事。

濬既敗，故與緯同罷。（……）宗使楊復恭使人劫緯于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

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李克用上表，以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揮。于是再貶緯、濬，復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既又加克用中書令。濬貶繡州司戶，緯貶均州司馬。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皆求救于朱全忠，全忠為之論其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孫儒攻宣州。

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轉戰而南，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遂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將李神福拒之，神福精兵襲之，俘斬千人。未幾，行密使將（……）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兵彊，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于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

兵復圍宣州，屢破行密兵，行密求救于錢鏐，鏐以兵食助之。行密遣（……）南使王（……）楚州，行密將張訓等擊敗之，復取楚州。

二月，以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

師範初為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起兵討之。至是，師範遣其將盧宏擊棣州，宏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迎之，仍請避位。宏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劉鄩曰：汝能殺宏，吾以汝為大將。宏入城，師範伏甲殺之。（……）自將還攻棣州，殺張蟾，以（……）指揮使（……）以師範為節度使。

[illegible]

夏四月，彗星見，赦天下。
彗星出三台（[illegible]）入太微（[illegible]），長十丈餘。
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乃下詔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眾歸鎮。建見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於是建表稱：敬瑄、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復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illegible]），當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建擒其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建送之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

秋七月，李克用攻雲州，克之。
赫連鐸走吐谷渾部（[illegible]），後克用攻殺之。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
陳敬瑄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與公甚相親，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建泣謝，請復為父子如初。敬瑄開城迎建，建入，下令禁焚掠，自稱西川留後。[illegible]建以一縣[illegible]之薪，授建為西川節度使。建留心政事（[illegible]），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九月，以楊復恭為上將軍致仕。
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多為監軍。上舅王瓌（[illegible]）求節度使，復恭不可，瓌怒詬之。復恭奏以瓌為黔南節度使（[illegible]），[illegible]覆諸江中。上深恨之。李順節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愠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使者[illegible]還，復恭[illegible]一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

元，以楊守亮等舉兵拒命。
復恭居第近玉山營（[illegible]），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命順節將兵攻其第，不克。禁軍欲掠兩市，劉崇望立馬謂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眾皆曰諾，遂從而東。守信兵望見禁軍至，守信與楊復恭舉族奔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殺天威都頭李順節。

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誘其往，誘殺之。百官表賀。

[illegible]景福元年，春二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先是，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illegible]李茂莊，表言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請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責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召宰相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之。既而茂貞取興元，復恭[illegible]奔閬州。

以時溥為太子太師，溥不奉詔。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illegible]人。復值水災，人死者十六七。溥因請和，上令全忠[illegible]忠以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表請移溥他鎮，詔以溥為太子太師，[illegible]溥恐全忠誘而殺之，據城不奉詔。

[illegible]

夏六月，楊行密襲孫儒，斬之，遂[illegible]揚州。

孫儒屢攻宣州，[illegible]將曰：儒之眾十倍于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illegible]何如？劉威、[illegible]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illegible]曰：若望風[illegible]臨其誅，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其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從之。至是，屬儒兵，張訓屯安吉[illegible]，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田頵擒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于行密，行密帥眾歸揚州，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illegible]守潤州。[illegible]既而詔以行密為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illegible]曰：兵火之後，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illegible]揚州[illegible]州為空也。

冬十月以李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

李克用之復取潞州也李存孝以不得昭義（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以存孝爲汾州刺史）憤怒有叛志已而克用表存孝爲邢洺磁留後。（克用[illegible]）存孝與李存信俱爲克用假子（存信本張氏子）不相睦存信譖存孝于克用。存孝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illegible]）存孝救之不克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因譖存孝無心擊賊疑有私約存孝聞之憤怒且懼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二月初行新曆崇元曆（[illegible]）

太子少詹事邊岡等所造

癸丑 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不奉詔。

茂貞自請鎮興元故有是命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二月李克用擊王鎔李匡威救之克用還攻邢州。

李克用圍邢州王鎔救之克用怒進擊鎔大破之遂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之又乞師于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于元氏（[illegible]）克用引還攻邢州既而鎔救邢州克用擊之鎔復

與趙和。

李匡威爲弟匡籌所逐奔鎮州。

匡威之發幽州也家人會別以弟匡籌之妻美醉而淫之及還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眾潰王鎔迎歸鎮州父事之既而匡威謀奪鎮州鎮人殺之。

（匡威爲鎔完城塹繕甲兵[illegible]匡威陰謀奪鎮州[illegible]匡威[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匡威[illegible]鎔[illegible][illegible]匡威[illegible]匡威[illegible][illegible]十七年）

以柳玭爲瀘州刺史。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故久滯于外（[illegible]）

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illegible]）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先是濠泗二州皆降[illegible]朱全忠全忠遣其子友裕攻

濮州不下，[illegible]攻之，遂令移兵擊時溥。既而友裕圍彭城，久之不克。至是，全忠自將如徐州，都指揮使龐師古先攻佛山[illegible]寨，遂拔彭城，溥舉族登燕子樓[illegible]自焚死。全忠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乞除文臣為節度使。[illegible]

幽州將劉仁恭[illegible]攻李匡籌，不克，奔河東。

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為帥，還攻幽州，不克，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五月，王潮取福州。

先是，福建觀察使陳巖疾，[illegible]將范暉自稱留後，遣使[illegible]暉驕侈，失眾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暉，經年不克。自潮擁兵[illegible]以兵少請益兵，潮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等懼，急攻之。至是，[illegible]暉為將士所殺。潮入[illegible]州，自稱留後。[illegible]以女妻其子，撫其家。汀建州[illegible]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已又以[illegible]

秋八月，以嗣覃王嗣周[illegible]為京西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自恃功高，陵慢朝廷，上表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illegible]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illegible]。[illegible]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怒，決策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illegible]

[illegible]其黨糾合市人數千百人，遮西門，君遂馬及崔昭緯、鄭延昌[illegible]市人[illegible]太尉[illegible]不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走匿僅免。上命捕其倡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遂行是命。

楊行密取歙州，以陶雅為刺史。

先是，行密[illegible]遣田頵攻歙州，刺史裴樞[illegible]城守久不下。時諸[illegible]

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
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以雅爲刺史歙人納之雅
[illegible]
九月以錢鏐爲[illegible]
鏐發民夫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illegible]
先築夾城周五十里有奇又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洎錢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貶杜讓能雷州司
戶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
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而兩鎮
皆邊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

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茂貞等陳于臨皐驛
[illegible]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
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
刺史再貶雷州司戶斬西門君遂等三人
以[illegible]昭度[illegible]同平章事
[illegible]外[illegible]內以陰與崔昭緯深相結夜往爲相[illegible]
[illegible]所親曰吾父兄剝苦以立門戶終爲緇郎所壞
緇郎昭緯小字也
冬十月殺雷州司戶杜讓能以李茂貞爲鳳翔兼山南西
道節度使
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賜讓能自盡

而將之遂賜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于邠岐南北司往
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復以茂貞鎮兩道于是茂貞盡
有鳳翔興元洋隴秦十五州之地
十一月以王行瑜爲太師賜號尚父賜鐵券
行瑜求爲尚書令韋昭度密奏曰太宗以尚書令執大
位自是不以授人惟郭子儀以大功拜終身避讓行瑜
安敢輕議遂有是命
十二月朱全忠請領鹽鐵不許
朱全忠請徙鹽鐵于汴州崔昭緯以爲全忠新破徐鄆
兵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
邵州刺史鄧處訥[illegible]取潭州殺周岳

初處訥從閔勖爲邵州刺史及勖爲周岳所殺事見[illegible]
[illegible]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咸受僕射
大恩今岳殺之吾欲與公等竭力爲僕射報仇可乎皆
曰善于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州刺史雷滿共攻潭
州斬岳自稱留後詔以爲節度使
甲寅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
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二月以鄭綮同平章事[illegible]
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
班簿命以爲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
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

是夜入文德殿前賀容不答揖行苫以歎設如五件宅
但聽事可知矣果讓不獲乃視事 [illegible]

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

先是克用自引兵攻邢州 [illegible] 飛走不能達存孝由是逆 [illegible] 及是邢州城中食盡存孝出見克用泣而謝罪克用因之以歸車裂于牙門 [illegible]

[illegible] 自是克用兵勢寖弱而朱全忠獨盛矣。

夏五月劉建鋒馬殷入潭州殺鄧處訥

孫儒之敗也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比至洪州已十餘萬及是至醴陵 [illegible] 鄧處訥遣其將諸助將步騎三千禦龍回關 [illegible] 殷遣使 [illegible] 劉龍驤智勇兼人將十萬衆 [illegible] 無敵 [illegible] 之雖 [illegible] 不如先下之 [illegible] 遣鄉里不若善乎 [illegible] 東軍 [illegible] 皆 [illegible] 呼 [illegible] 逐 [illegible] 入城殺處訥自稱留後 [illegible] 步騎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初田令孜以楊晟為威戎節度使治彭州令孜既投于建建遣兵圍之久而不下 [illegible] 及是彭州城中食盡建克之殺楊晟獲其馬步使安師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荷楊司徒厚恩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為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

六月以李谿同平章事 [illegible] 罷之

以翰林學士李谿為同平章事 [illegible] 方宣制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哭 [illegible] 谿姦邪依附宦官得在翰林 [illegible] 谿為崇魯所沮 [illegible] 為太子少傅上師谿為文 [illegible] 分已 [illegible] 故使崇魯沮之谿上表自訴醜詆崇魯 [illegible] 田令孜 [illegible] 進表哭正殿為國不祥 [illegible]

秋八月楊復恭伏誅。

李茂貞拔閬州楊復恭 [illegible] 出走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閬下 [illegible]

冬十一月楊行密取泗州

朱全忠遣使至泗州泗州刺史張諫舉州降行密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揚汴始有隙

十二月李克用攻幽州克之李匡籌走死

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納仁恭不克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唐光啓中置今宣化府是）進圍新州（本北燕州光啓中更名今宣化府保安州是）匡籌遣兵救之李克用逆戰破之新州降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夾擊之幽兵大敗匡籌挈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遣兵攻殺之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自李全忠得幽州凡三世十年而滅）幽州軍民以幢蓋歌鼓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本姓符宛丘人克用養以爲子）劉仁恭略定巡屬

以劉隱爲封州刺史

封州刺史劉謙卒其子隱居喪賀江（謙以刺史兼賀江鎮遏使賀江源出廣西富川縣南逆賀縣至廣東封川縣東曰封溪水入西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押牙表刺封州（[illegible]）

乙卯 二年春正月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卒

軍中請以重榮子珂知留後（珂本重榮兄重簡子重榮養以爲子）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珂表言珂非王氏子珂上表自陳且求援于李克用上遣中使諭解之

二月董昌僭號于越州

昌爲政苛虐加斂數倍以充貢獻由是寵命相繼求爲越王未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有諂之者曰與爲越王曷若爲越帝于是民間訛言相率塡門請昌爲帝昌大喜將佐議之副使黃碣（閩人）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大王興于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爲族滅之計昌族誅之又問會稽令吳鐐鐐曰大王不爲眞諸侯以傳子孫欲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山陰令張遜曰浙東雖領六州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爲天下笑耳昌又殺之遂稱皇帝（先是越中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illegible]）錢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以狀聞

復以李谿同平章事三月罷

上重谿文學復以爲相宦官惡之與邠岐相結行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谿再入相崔昭緯使告行瑜曰曏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

臣外相與交結恐聖聽惑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
貞表鄭綮韋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
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
不已谿復罷

以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

從李克用之請也

崔允罷以王摶（摶字昭逸璵曾孫）同平章事

王珙王珂請朝廷命河中帥詔以允充護國節度使持
同平章事

以王珂爲護國留後

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珂節鉞

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
請以珂爲陝州珙爲河中上報曰先已允克用之奏矣

楊行密取濠州

行密攻濠州拔之掠得徐州人李氏子生八年奇而養以
爲子其長子渥（渥字承天）憎之行密謂徐溫曰此兒質狀性
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
知誥（知誥字正倫後復姓李名昪）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使掌家事
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知
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illegible]）既而行密復取
壽州及漣水（壽州今曰安[illegible] 漣水今屬淮安府）

夏四月罷諸王將兵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及犯陵寢者欲令宗室
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
之臣恐其不利於已交章論諫上不得已罷之

五月制削奪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
郃陽（漢縣今屬同州府）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隋縣元省故城在今平涼府）
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
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爲珙請不能
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與河東婚姻必爲諸公不
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
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人入朝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
盛陳甲兵拜伏舞蹈上詰之曰卿等不奏請俟報輒稱
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
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之
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
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眾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
竟殺之及樞密使康尚弼等數人謀除王珙河中徙王
行約于陝王珂于同州上皆許之李克用聞三鎮犯闕
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三帥謀廢
上立吉王保（懿宗子也）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
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

八月以孔緯同平章事張濬爲諸道租庸使
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智略之士故擢用緯濬既而朱全忠薦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夕至闕下上和解之
李克用舉兵討三鎮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鎮今日石門谷在西安府藍田縣西南長安志唐昭宗出幸南山次石門佛寺即此舊皆以爲在淳化又以爲在鄜密者幷誤以爲在畧陽尤誤。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攻拔之斬刺史王瑤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王行約棄同州走至京師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奏請幸邠州樞密使駱全瓘請幸鳳翔上以克用尚駐軍河中就使至此猶可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本姓閻名珪茂貞假子也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于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入衛既至兩軍退走上及李筠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行瑜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劫以筠

居實兩都兵自衛幸石門鎮由啓夏門幸南山之莎城鎮駐于石門佛寺。啓夏門長安東南門莎城鎮在長安城南近郊之地克用遣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于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聞邠岐欲迎車駕乃移兵營渭橋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嘗奉使于克用因留監其軍克用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攻王行瑜梨園寨今邠州淳化縣南是唐史地理志淳化縣東以雲陽縣之梨園鎮置擒其將王令陶等獻于行在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于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元宗子琰封延王戒丕其後也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復以崔允同平章事
允雖授河中節不得赴乃復以中書侍郞輔政
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爲招討使討之
詔李克用討王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勗存勗克用長子即後唐莊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于吾家。胡三省曰李存勗始此。
車駕還京師
李克用表請車駕還京師從之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王建遣兵北趣援東川州。

建頓兵不進已奏言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
請興兵討之
冬十月貶崔昭緯爲梧州司馬以孫偓偓字龍光武邑人同平章事
以昭緯黨附邠岐故貶以偓代之
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兵于梨園北李罕之李存信等
又急攻之王行約行實遁去行瑜以精兵五千守龍泉
寨龍泉鎮在邠州東北李克用攻拔之行瑜走入邠州克用
引兵逼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
與者茂貞韓建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
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

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行瑜挈族出走克用入邠州
封府庫撫居人行瑜爲部下所殺傳首京師
朱全忠圍兗州
朱全忠遣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圍其城朱瑄
遣其將賀瓌瓌濮州人柳存薛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
以解兗州之圍全忠自中都本平陸縣唐更名故城在[illegible]引
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漢縣屬[illegible]南及之屠殺殆盡擒
二將俘三千人會大風沙塵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命
所得俘皆殺之縛二將詣于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
已敗何不早降[illegible]而用之瑄
瑄告急于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將[illegible]救之
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克用還晉陽
詔李克用進爵晉王李罕之[illegible]侍中[illegible]行在克
用遣掌書記李襲吉洺州人入謝請乘勝遂取鳳翔上
謀于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上乃
賜克用詔褒其忠款且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茂貞韓
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
既而私謂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
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詔又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宜
[illegible]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illegible]天子
[illegible]人心[illegible]大王者引兵渡渭[illegible]驚駭[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天下之人[illegible]克用[illegible]
[illegible]克用乃表曰臣總帥大軍不

[illegible]天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茂
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
三年春李克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兗鄆羅弘信襲之存
信軍潰
李克用遣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illegible]屯于莘
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
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
夜襲之存信軍潰委棄資械甚衆弘信自是與河
東絕專志于朱全忠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
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面拜受之曰六兄于予倍年
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夏四月河漲[illegible]始也。

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夾城而東，為害滋甚。

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

建鋒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殺建鋒。諸將迎行軍司馬張佶（[illegible]）為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謂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至，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廳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illegible]

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

崔洪伏誅。

[illegible]既已復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中使楊[illegible]及子[illegible]中外咸以為快。

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

先是錢鏐遣其將顧全武[illegible]諸將多降，遂進兵越州，昌出戰而敗，全武下之[illegible]昌去帝號，復稱節度使[illegible]蘇州[illegible]錢鏐遣召全武使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委之而去？請先取越州，後往救蘇州。鏐從之。及是全武

攻克越州外郭，昌猶據牙城拒之。鏐遣駱團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illegible]全武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遣其將葛從周救之，還擊克用。

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遣其將葛從周將兵救之[illegible]

克用攻[illegible]為汴人所擒[illegible]

[illegible]克用馬蹶，為汴人所擒[illegible]

[illegible]還從周復擊克用，兵破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秋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闕，帝如華州。

河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疏，表章驕慢[illegible]石門還，從殷後[illegible]置軍數萬人，使延王戒丕將之。茂貞遂表言延王[illegible]茂貞遂舉兵犯[illegible]上告急于河東[illegible]京[illegible]七月茂貞進逼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北[illegible]不許[illegible]復[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

今華州[illegible]

之以兩軍諸役。上乃從之。[illegible]茂貞遂入長安，宮燔燒俱

盡。

崔允[illegible]上以允爲昭緯之黨，故罷之而相偓。

八月[illegible]兵入援。

[illegible]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上亦竟用[illegible]之[illegible]曰

[illegible]往[illegible]有今日之患[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臣竊[illegible]足不爲李茂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illegible]耳。

奏[illegible]道發兵入援。

王摶[illegible]以朱朴[illegible]人[illegible]同平章事。

水部郎中何迎表[illegible]國子博士朱朴材如謝安，道士許

巖士亦[illegible]，上即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

曰：[illegible]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

傑之士不次用之。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

以爲然，以朴爲[illegible]同平章事，中外大驚[illegible]

凡軍旅財賦，一以委之。

九月，以崔允權[illegible]之，同平章事陸扆貶硤州[illegible]刺

史。

允之罷相，韓建之志也。允密求[illegible]朱全忠[illegible]

[illegible]宮闕表[illegible]允[illegible]忠[illegible]之行[illegible]以[illegible]宜[illegible]允

忠[illegible]不宜出外[illegible]復[illegible]召允爲相[illegible]使[illegible]止[illegible]允

[illegible]以[illegible]于茂貞[illegible]之。

冬十月，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左右之，竟不

出師。[illegible]

以錢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王摶復同平章事。

[illegible]以[illegible]爲威勝[illegible]使[illegible]浙東[illegible]至是鏐令

兩浙吏民上表[illegible]朝廷不得已，復以摶同平

章事[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illegible]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

韓建奏[illegible]諸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建[illegible]之，遂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不之見。

表請[illegible]十六宅[illegible]教[illegible]以時[illegible]不令與[illegible]

上不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留

殿後四軍[illegible]亦從之。于是天

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

奏斬之。

[illegible]太子。

[illegible]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illegible]爲太子，

欲以解之。[illegible]

朱全忠[illegible]鄆州[illegible]朱[illegible]

龐師古[illegible]從周[illegible]兵[illegible]朱瑾[illegible]不[illegible]出戰

引水[illegible]

人執之以獻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爲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後改名懷英兗州人）守兗州自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境以給軍食全忠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降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瑾及儼等帥其衆奔淮南于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守淄青亦服于全忠瑾至淮南楊行密逆之表領武寧節度使淮南舊善水戰不習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爲尼）

二月孫偓朱朴罷。

朴既入相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故與偓俱罷。

夏六月貶王建爲南州（[illegible]）刺史以李茂貞爲西川節度使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

王建將兵五萬攻東川李茂貞表其罪故貶之徙茂貞鎮西川以覃王嗣周代之先是遣宣諭使李洵和解兩川及是建克梓州南寨會洵至建指其旗幟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茂貞亦不受代圍覃王于奉天韓建移書茂貞覃王乃得歸。

秋八月韓建殺宗室通王滋（[illegible]）等十一人。

韓建奏諸王握兵尚恃陰謀險陂上聖明不疑制于未亂上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升屋呼曰宅家（唐末宮中率稱天子曰宅家猶言家主也）救兒建盡殺之以謀反聞。

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敗之。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攻華州克用徵兵于仁恭以天授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之爲仁恭將單可及所敗（[illegible]）

克用醉曰可及[illegible]兵過伏大敗克用[illegible]復書謝[illegible]將則盜彼[illegible]人不足信[illegible]

冬十月[illegible]節度使。

詔削李茂貞官爵姓名發兵討之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王建克梓州顧彥暉自殺。

建與東川兵與彥暉凡五十餘戰至是攻之益急彥暉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以王宗滌（本姓華[illegible]建更[illegible]）[illegible]爲留後。

朱全忠擊楊行密戰于清口（在淮安府清河縣西南稱清口亦入淮之口今屬黃淮交匯）全忠大敗。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將[illegible]兵[illegible]見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

與朱瑾將兵三萬拒之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
不可久處不聽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以
爲惑衆斬之瑾以五千騎潛渡淮趣其中軍士卒倉皇拒
戰淮水大至軍中驚亂行密將大軍夾攻之汴軍大敗
斬師古從周奔還行密從淠水追擊之殺溺殆盡還者
不滿千人全忠亦奔還 [illegible]
立淑妃何氏爲皇后
十二月威武節度使 [illegible] 王潮卒
王潮以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
色潮寢疾捨其子命審知知軍府事 [illegible] 知爲節度使
南詔驃信舜化上書
南詔上書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上言南詔小夷不足辱詔
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 [illegible]
貶張道古 [illegible] 爲施州司戶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陛下登極十
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先朝封疆日蹙臣雖
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
有也上怒貶之仍下詔以告中外

戊午光化元年（是年八月改元）春正月詔復李茂貞姓名官爵
赦諸道
上下詔罪己息兵復茂貞官爵仍以爲鳳翔節度使
以韓建爲修宮闕使
初李茂貞以數出兵救東川不欲東遷憂患請改過
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與韓建皆懼請修復宮
闕奉上歸長安詔以建爲修宮闕使遂及茂貞皆致書
于李克用請和仍乞工匠助修宮闕克用許之
二月以朱全忠爲宣武宣義 [illegible] 天平節度
使
朱全忠 [illegible] 入奏求兼鎮天平朝廷未
之許 [illegible] 已從之
夏四月朱全忠 [illegible] 將兵擊李克用敗之拔洺邢磁
三州 [illegible]
秋八月車駕還長安
遣使宣慰河東宣武
上欲藩鎮和解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
使和解之克用欲從全忠不從
九月 [illegible]
匡中 [illegible] 節度使
冬十二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克用 [illegible]

恃功興兵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朱之日吾首奏遼
敵[illegible]朝野之論必謂吾輩復如行瑜
所爲也俟還鎮當爲公論功贖罪之不從遂取小鎮器
成克用乃不許罕之[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
罕之遂引澤州兵夜入潞州執之克用怒遣人攻之罕
之遂請降于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嗣昭先
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全忠表罕之爲昭義節度
使[illegible]
留後[illegible]河西人[illegible]

紀二年春正月崔允罷以陸扆同平章事
允用朱全忠之謀其行而罷之乃復相扆

劉仁恭陷貝州[illegible]月朱全忠遣兵擊敗之遂攻河東大敗
而還
先是義昌節度使盧彥威與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
守文將兵襲之彥威棄滄州奔[illegible]遂取滄景德三州以
守文爲留後兵勢益盛有并吞河朔之志[illegible]
[illegible]十萬攻貝州城中[illegible]
[illegible]不下仁恭進[illegible]
[illegible]朱全忠全忠遣[illegible]
[illegible]其將[illegible]
[illegible]已入魏州[illegible]仁[illegible]
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從周乘勝攻河東拔承天軍

[illegible]別將氏叔琮[illegible]
李克用[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六月保義軍亂[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朱全忠攻[illegible]
[illegible]李克用[illegible]
李克用[illegible]到延光[illegible]曰大王[illegible]振華
夷宜揚兵以威四境不當退[illegible]而使[illegible]
克用[illegible]
冬四月朱全忠遣兵[illegible]
全忠遣[illegible]兵擊劉仁恭[illegible]州[illegible]
進使[illegible]河東李克用遣[illegible]德威將五千騎救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以崔允[illegible]
七[illegible]
務[illegible]
[illegible]
務明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勢

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

以速姦變允聞之譖摶為道弼外應上疑之及允罷

相意摶排己恨之遺朱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

允復相之貶摶崖州司戶流道弼驩州景務修愛州皆賜

自盡於是允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

秋九月以徐彥若為清海（[illegible]）節度使

崔允以彥若位在己上惡之彥若亦自求引去時藩鎮

皆為強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illegible]）

（[illegible]）

朱全忠攻鎮州。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遣判官張式

請全忠請和全忠怒謂式曰以書諭王公皆不之

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困於侵

暴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

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

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全忠笑曰與公戲耳

乃遣使入見鎔鎔以其子（[illegible]）為質全忠引還（[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馬殷取桂州。

靜江軍（[illegible]）節度使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屯

全義嶺（[illegible]）以備馬殷殷遣李瓊等將兵擊之可

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為瓊鄉導引瓊兵襲城

（[illegible]）擒可璠進圍桂州士政出降桂宜

（[illegible]）

巖柳象五州皆降（[illegible]）

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illegible]）

張存敬攻定州王郜遣兵馬使王處直（[illegible]）將兵

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

梁汶曰存敬兵少無用依城不伏部乃遣處直逆戰大

敗部奔晉陽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之朱全忠

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于公未嘗相

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婚

姻（[illegible]）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

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

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廢帝（[illegible]）而立太子裕。

自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

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illegible]）多詐難奉

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立太子引岐

華兵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會上獵苑中夜醉歸手

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

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出謂崔允曰主上所為如

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

順也允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廷作允等狀請太

子監國允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爲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遂扶上與何后同輦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紙筆皆不與公主嬪御無衣衾號哭聞于外季述迎太子入宮矯詔立之以上爲太上皇加百官爵秩將士優賞凡宮人左右爲上所信任者捞殺之進士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曰明公居[illegible]重鎮君父幽辱坐視內逆而[illegible]之舉[illegible]山東侯伯倡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illegible]自安其可得乎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illegible]則元凶破膽[illegible]之間二豎之首傳于天下計無便[illegible]李愚字子晦[illegible]人崔允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反正全忠在定州聞亂而還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illegible]之孫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閹豎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親吏蔣元暉如京師與崔允謀之

辛酉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鹽州五原人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帝復位黜太子裕爲德王

神策指揮使孫德昭以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允聞之遣判官石戩說之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爾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死允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王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斬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允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幷誅其黨二十餘人上曰裕幼弱非其罪黜爲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李皆以使相留宿衞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允進位司徒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

進朱全忠爵爲東平王李茂貞爲岐王

以韓全誨張彥弘爲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

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撓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允與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允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於是復以宦者爲中尉又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

允以宦官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入
朝允與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將之諫議大夫韓
偓[偓字致光京兆人]以為不可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
國兩安允不從

二月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執王珂以歸殺之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取河中以制河東遣張存敬將兵
三萬襲之而自以中軍繼其後晉絳不意其至皆降全
忠留兵守之以扼河東援兵之路珂告急于李克用克
用兵不得進報曰不若舉族歸朝珂又遺李茂貞書言[illegible]
[illegible]仔彼關河中王珂欲
奔京師而人情離散不復能出迺請降全忠驅赴之至
虞鄉[illegible]哭於[illegible]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
全忠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
日何以見舅于九泉乃以常禮出迎全忠表張存敬為
留後珂舉族遷于大梁後全忠竟殺之

以王溥[illegible]裴樞同平章事

溥常在崔允幕府故允引之與樞同相

三月朱全忠遣兵攻河東取沁澤潞遼等州

李克用遣使請好于全忠全忠怒其辭甚倨遣氏叔
琮等分道攻之沁澤潞遼等州皆降別將白奉國會成
德兵自井陘入拔承天軍叔琮等兵抵晉陽城下克用登
城備禦不如飲食時大雨城多頹壞不給士卒瘧痢全
忠乃召兵還[illegible]李嗣昭以兵騎躡之殺獲甚衆[illegible]

夏五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

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有詔更兵[illegible]

李茂貞入朝

初楊復恭借度支賣麴之利一年以贍鄜而不復歸至
是崔允欲抑宦官罷之令酤者自造而月輸錢度支鳳
翔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
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允始懼陰厚朱全
忠而與茂貞為仇敵矣

閏六月解崔允鹽鐵使

上之反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
其謀同擢為翰林學士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允宦官
側目允欲盡除之韓偓以事禁太迫此輩亦不可全無
恐其黨與切更生他變允不從內之[illegible]
[illegible]
為[illegible]允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

內諸司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
詗察其事盡得允密謀所以去允者時允領三
司戶部度支鹽鐵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諠譟訴允減損冬衣上
不得已解允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
諸侯之意允知謀洩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
以兵迎車駕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初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彥弼
及神策指揮使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他日韓
偓因對及之上曰是不虛矣奈何欲朕召允及全誨
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
獨[illegible]其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
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
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或使
監軍守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朱全忠得崔允書自河
中還大梁發兵上聞之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
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功若兩帥交爭
則事危矣卿語崔允[illegible]
施彥弼益驕橫[illegible]
時仍[illegible]
目[illegible]允不留[illegible]
一汴兵若來必與鳳翔鬬臣竊寒心十月全忠發兵

大梁。

楊行密遣兵攻杭州擒其將顧全武。
先是錢鏐使顧全武取蘇州擒秦裴以歸[illegible]
[illegible]遣李神福等
將兵攻杭州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illegible]遁歸所
襲杭俘走還皆不追暮還營兵先行[illegible]兵青山
[illegible]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錢鏐聞之泣曰喪我良
將神福入攻不克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
[illegible]又使鏐全武之家[illegible]之神福受其[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崔允令[illegible]如[illegible]朱全忠取華州。

[illegible]朱全忠[illegible]令彥弼等勒兵劫
上幸鳳翔[illegible]曰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
卿等但東行也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復侍側同議政事
李繼筠遣兵掠內庫寶貨法物[illegible]遣人密送諸王宮
人先之鳳翔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
上遣中使召百官皆辭不至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
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
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按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
[illegible]
[illegible]餘人
翔[illegible]

必爲後患乃引兵[illegible]迎謁全忠以建序[illegible]
武節[illegible]以兵送之[illegible]
[illegible]京師無天下行在無宰相崔允等列狀請朱全
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脇君之謗退則懼負
[illegible]二節然不敢不勉。

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于長樂坡明日復班辭于城東李
茂貞遣[illegible]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illegible]讒人誤公至此
全[illegible]令[illegible]封還[illegible]天子令來問[illegible]迎[illegible]官[illegible]
若不預謀何煩陳論[illegible]驅軍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
辭全忠移兵北趣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請降繼徽爲李
[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光啟[illegible]參知政務崔允表罷。
時宦官相持不使從光啟以兵部侍郎權勾當中書事參
知機務從光啟之罷官[illegible]

十二月青海節度使徐彥若[illegible]
彥若遣表薦劉隱權留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五

昭宗皇帝

天復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爲[illegible]同平章事。
貽範罷李茂貞[illegible]以所舉刺史拜給事中繼嗣何逢[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韓偓[illegible]

三月汴兵圍晉陽

先是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克慈隰二州進逼晉絳

朱全忠還河中遣兄子友寧字安仁全忠兄存之子及氏叔琮擊
之汴軍擁陳十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恟
懼友寧[illegible]河東軍潰友寧叔琮乘勝取慈隰汾
三州遂圍[illegible]嗣昭德威僅收餘衆得還而汴軍兵
尚未集[illegible]李存
信欲入北[illegible]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
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illegible]入亦曰王常笑王行
瑜輕棄其城死于人手[illegible]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
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illegible]數日潰兵復集軍府
漸安嗣昭[illegible]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擒虜[illegible]
會[illegible]大疫[illegible]引兵還嗣昭[illegible]德威追之[illegible]復取慈隰汾

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illegible]

以楊行密爲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上遣金吾將軍李儼[illegible]宣諭江淮，拜御札賜楊行密[illegible]，令討朱全忠，立功將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既而儼至揚州，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于紫

極宮元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回鶻遣使入貢。

回鶻請發兵[illegible]。上命韓偓答詔許之。偓曰：戎狄不可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微弱，必有輕中國之心。且自會昌以來，爲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

[illegible]泣訴于朱全忠，請以明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以[illegible]留東渭橋[illegible]師範難。

貽範以母喪去位，宦官欲引翰林學士姚洎爲相，洎謀于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儻出上意，亦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雖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不許宦官之請。

進錢鏐爵爲越王。

以蘇檢字聖用，武功人同平章事。

韋貽範方居喪，蘇檢及姚洎于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昇州刺史馮弘鐸襲宣州，[illegible]楊行密取昇州。

馮弘鐸介於宣楊之間，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至是帥衆襲宣州，田頵帥舟師逆擊，破之。弘鐸收餘衆將入

海，楊行密遣使招之，署節度副使，館給甚厚，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illegible]

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于虢縣[illegible]之北，大敗而還。全忠進軍鳳翔城下。[illegible]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illegible]

秋八月，兩浙軍亂。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至是鏐如衣錦軍。[illegible]

[illegible]

爲衣錦軍錢鏐歸來遊 命指揮使徐綰帥眾治溝洫眾有怨
父老山林皆被以錦
言綰與將所部還杭州與左都許再思等作兵焚掠逃
逆牙城鏐聞變微服夜歸踰城而入守之恐綰等召田
頵于宣州乃遣顧全武往廣陵說行密許以子傳璙爲
質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既而綰等果召頵頵引兵赴
之急攻杭州行密遣人召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
州頵取錢鏐子傳璙爲質乃還 [illegible]
起復韓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日爲
債家所噪故汲汲于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
茂貞求之上許之遂起復貽範上先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

疏論之 [illegible] 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建攻興元
西川軍請假道于興元節度使李繼密遣人拒之戰敗
西川軍乘勝至城下 [illegible] 王宗滌 [illegible]
得兵三萬 [illegible] 宗滌有勇略得眾心 [illegible]
[illegible]
建召宗滌詰責殺之成都爲之 [illegible]

[illegible]

進視城迭以王宗賀 [illegible] 權興元留後
九月李茂貞 [illegible] 朱全忠 [illegible]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溫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
[illegible] 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
今茂貞已困奈何舍之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
募人爲諜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 [illegible]
發兵于大梁將至當出兵迎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
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爲逃亡入城告茂
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
之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于中軍百營俱出
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
相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

駕還京 [illegible]
冬十月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朱全忠遣觀察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詔復遣使
詣全忠與之和修好而上亦遣使詣 [illegible] 賜之
鳳翔軍夜縋降于全忠營茂貞疑上與全忠有謀增
兵防衛行在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
曰劫天子賊守城者詬城下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保大節度使李茂勳茂貞之弟引兵

攻鳳翔[illegible]忠遣兵取鄜坊茂勳降。

十二月，李繼昭（此李繼昭乃茂貞養子，本姓符，名道昭，[illegible]州人。五代史作李繼瑭，并賜姓名李繼昭。）[illegible]全忠降。

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敝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等食，議與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五代史作一日食[illegible]，一日不托。不托，餅也。）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illegible]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闔城塗炭，止爲軍容輩數人耳。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于朱全忠，復姓名符道昭。

癸亥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兗州。

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illegible]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illegible]師範[illegible]屬，乃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illegible]張濬亦遺之書，勸[illegible]兵[illegible]公[illegible]力不足，當死[illegible]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舟入汴、徐諸州，西亡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洩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illegible]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爲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奉車駕還京。上喜，即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李彥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代承旨爲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遣使[illegible]及[illegible]國夫人[illegible]全忠[illegible]全誨等首以示之曰：鄉來脅留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雪衆憤。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而圍城不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必欲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賜詔六七，胤竟不至。全忠亦以書召之，胤始來。鳳翔乃啟城門，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illegible]蘇檢女爲[illegible]妃，以[illegible]上皆從之。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illegible]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illegible]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與崔胤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

領□司如故。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車駕入長安，崔胤、全忠奏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月，貶陸扆為沂王傅分司。

車駕至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言宜與其[illegible]人，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

賜蘇檢、盧光啟死，貶王溥為賓客分司。

皆崔胤所惡也。

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將佐敬翔、朱友寧及都頭以下皆賜號有差。

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

進崔胤為司徒兼侍中。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為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于幼沖，為之固請，從之。

貶韓偓為濮州司馬。

上密與偓謀，欲用偓為相。偓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

崇御史大夫，贊兵部侍郎，自代。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不得已貶偓。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弒之辱。」

朱全忠辭歸鎮。

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宿衛使，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為街使。乃辭歸鎮。上餞之于[illegible]。全忠至大梁，乙[illegible]加[illegible]

以裴樞同平章事。

朱全忠薦之也。

二月朱全忠遣朱友寧將兵攻王師範夏五月師範以淮南兵擊斬友寧秋七月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楊師厚圍青州斤溝人。攻青州。

朱全忠還至大梁王師範遣兵間行齊州全忠遣友寧擊御之復擊取師範所益劉鄩兵由是援絕鄩從周引兵圍之友寧攻博昌[illegible]臨淄抵青州城下師範求救于淮南楊行密遣將王茂章合肥人。救之茂章與師範大破友寧斬之乘勝逐北[illegible]全忠聞友寧死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師範逆戰大敗

茂章以眾寡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攻青州而歸[illegible]

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

楊師厚逼青州王師範降冬十月葛從周取兗州。

楊師厚屯臨朐[illegible]王師範攻之師厚奮擊大破之獲師範弟師克遣使請降師範以治故遂請降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復據[illegible]而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之降從周急攻兗州劉鄩[illegible]

[illegible]後譯為保大留後已又表師範為河陽節度使後師範

宗族為全忠所殺[illegible]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取荊南表其弟匡明為留後

匡凝父德諲仕事秦宗權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朱全忠全忠表為節度使德諲卒匡凝嗣至是荊南節度使成汭援淮南將李神福溺死[illegible]

[illegible]王彥威已[illegible]

[illegible]

朱全忠之克兗州也[illegible]

十一月楊行密[illegible]

[illegible]

章討仁義頵將水軍拒神福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
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
濛將兵赴之至是濛戰斬頵遂克宣州仁義勇決得士
心茂章攻潤州踰年始克之斬仁義頵之叛也行密書[illegible]

[illegible]

以獨孤損[illegible]同平章事裴樞罷

損以禮部尚書樞皆罷為左僕射。

朱全忠殺左僕射張濬[illegible]

御宗紀[illegible]改之

濬居長水[illegible]王師範舉兵時
欲取濬為謀主不克及是朱全忠欲篡恐濬扇動藩
鎮諷張全義殺之[illegible]

甲子 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璨字炤之公綽族孫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之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
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雖與全忠外雖親內私心漸
畏之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之備六軍十
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全忠無西顧之憂全忠
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
與京兆尹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會朱友倫擊
毬墜馬而死全忠疑胤所為盡殺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子
友諒[illegible]代典宿衛至是全忠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
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
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
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朱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安二月至陝。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

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
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
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
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
而下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
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于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
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illegible]朕今漂
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
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于陝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
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王建出兵迎車駕

上遣制使以御札告難于建。建遣王宗祐與晉暉將兵會鳳翔兵至興元，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三月朱全忠判六軍諸衛事。

全忠既殺崔胤，遂專總禁衛。

朱全忠赴洛陽

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遂請赴洛陽督修宮闕。上與之宴，群臣既罷，留全忠及韓建侍宴，皇后出自捧玉卮飲之。宮人或附耳語，韓建躡全忠足，全忠不飲，陽醉而出。

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

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于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楊行密遣兵擊杜洪

行密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之，詔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illegible]

夏四月帝至洛陽。

朱全忠奏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車駕發陝。全忠迎于新安，殺上左右及宮人數人。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預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至洛陽入宮，以蔣玄暉王殷為宣徽南北院使。[illegible] 使張廷範為街使，韋震為河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為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衛。

以朱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

更封錢鏐為吳王

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吳王。命說得曰天祐，進羅紹威爵為鄴王。宣宗以盛事寫天從尊及田視宗倫寧於就。今復之。

五月朱全忠還鎮。

帝宴全忠，群臣既罷，復召全忠宴于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然則可使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亦醉矣。乃還大梁。

六月李茂貞王建起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取鳳翔，判官馮涓曰：今[illegible]襄兵同盟勤王，不若親之。

每事即將兵訓兵有事則相與而動以爲全□進曰善
乃與茂貞修好。與茂貞及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
拒之河中。
秋八月朱全忠弑帝于椒殿太子祚即位（是爲昭宣帝）
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疏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
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于帝帝
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
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
悲泣全忠使判官元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元暉曰德王
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元暉
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來往皆
以興復爲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于中欲
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元暉及朱
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元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
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
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
家。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于元暉乃釋之于是
元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弑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
柷于柩前即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
陽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于萬代至
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
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歸河中。

賜行密以子渥爲宣州觀察使。
當是時行密以子渥代之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
出藩此必姦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
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九月尊皇后爲皇太后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十二月楊行密遣兵襲岳長沙
寧□流西事行密陵行功行密從容謂其兄弟乃知爲
馬殷之弟大賨曰吾嘗怪□□□□□□□□□□□
長沙行密厚禮行密因遣之（□□長沙□□□□□□□□□□□□）
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宜勿爲吾累
劉隱爲清海節度使
以羅紹威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illegible]
乙丑（哀帝天祐二年）[illegible]
二月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等九人（[illegible]）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宗
之子也
昇和殿[illegible]
[illegible]

狗私僞巽福程遠與能以張文蔚字右莊河間人楊涉字文川同

平章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獨孤損崔遠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譖遠損于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張文蔚楊涉爲相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

時璨皆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腹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于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才行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爲浮薄貶之凡三十餘人至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常自謂

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廷必有貶逐朝士謂之鴟梟。

秋八月殺刑部員外郎司空圖請還山

初圖棄官居　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

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司空圖徒有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還其圖　不食而卒

冬十月朱全忠擊淮南不利而還

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趙匡凝奔廣陵復拔江陵趙匡明奔成都乘勝遂擊淮南攻霍丘不克至光州遇大雨撫光

州刺史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一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遂還大梁。

改昭宗謚號

延嗣　昭宗　也　卿張廷範　太常

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　洪代爲淮南節度使

行密長子　官

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
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
子長而授之行密不應張顥徐溫言於行密曰
王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
密曰吾死瞑目矣行密使溫與顥從嚴可求謀 [illegible]
隱取渥遣使召渥以王茂章代守宣州渥至行密承
制以渥爲節度使 [illegible]
錄以爲鎮東節度副使 [illegible]
以朱全忠爲相國總百揆進封魏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
先是全忠急於傳禪使蔣玄暉與柳璨等謀之玄暉與柳璨
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
當次第行之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 [illegible]
[illegible] 譖之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
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詣全忠全忠曰汝曹
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
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燕岐蜀皆吾勍敵
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玄暉
等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玄暉
與璨議 [illegible]
宜速行封冊 [illegible] 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
進 [illegible] 加九錫全忠怒不受璨遂屢請傳禪詣大梁

以全忠 [illegible] 之
十二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璨張廷範
初柳璨蔣玄暉張廷範相結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
宮人達意求傳禪之後子母保全王殷趙殷衡譖
玄暉與璨廷範於積善堂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興復唐
祚全忠信之收玄暉 [illegible]
衛宣徽院事王殷等 [illegible] 玄暉私侍太后全忠令殷
等殺太后于積善堂斬柳璨于上東門車裂廷範于都
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illegible]
先是 [illegible] 用十月行之既殺
[illegible] 朱全忠怒 [illegible] 欲延唐祚以殺太后誅璨等故以宮禁內
改用來年正月 [illegible] 全忠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丙寅三年春正月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
厚其給賜以自衛 [illegible] 父子相襲親黨膠固日益驕橫
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
手羅紹威患之力不能制密告朱全忠欲借兵以誅之
全忠乃發兵屯深州 [illegible] 魏州 [illegible] 全忠女適紹威子
[illegible] 將 [illegible] 兵千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全忠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不之

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襻，普患反，甲襻之系也。夜帥奴客數百人，與汴將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合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已而天雄牙將史仁遇……之亂，乃還大梁。

紹威雖去其偪，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

以朱全忠為三司都制置使。全忠辭不受。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朱全忠攻滄州。

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

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欲先取滄州，乃引兵渡河圍之。劉仁恭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臂曰一心事主。得兵十萬，軍于瓦橋。畏汴軍彊，不敢戰。滄州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何不早降？」守文……之曰：「……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仁恭……克用恨其反覆，不之許。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計也。為天下者不顧小怨，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一舉而名實附焉，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徵幽州兵與攻潞州，曰：「于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楊渥取洪州。

先是，鎮南節度使鍾傳以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傳養子延規恨不得立……及是楊渥遣秦裴……洪州……也。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諸將以為怯……守城不可猝拔……以要害誘致之……執楚，遂圍洪州，拔之。

冬十月丁丑……

王建始立行臺于蜀，建東向舞蹈號慟，言曰：「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

朱全忠以高季昌為荊南留後。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使……代之……

十一月，昭義節度使丁會以潞州降河東，朱全忠引兵還。

初，昭宗凶訃至……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會舉……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

其黎拔之恩誠不忍其所務故來歸命其現用與待之
位于諸將之上全忠將攻滄州與潞州不守引兵還先是
全忠留河南北鎮將 [illegible] 及還奔悉焚之 [illegible]
以收其余 [illegible]

丁卯 四年 [illegible]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

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 [illegible] 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
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顥溫懼遂謀作亂一日渥方視事
二人帥牙兵百餘人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
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
曳下擊殺之謂之兵諫 [illegible] 諸
將不與之同者稍以法誅之于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
能制

三月遣使奉冊寶如梁

全忠自滄州還欲受禪過魏
有疾羅紹威恐 [illegible] 中外 [illegible] 欲
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復為名王宜早正位號以絕人
望全忠然之乃歸大梁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 [illegible]
勞之貽矩請以臣禮見北面拜舞于庭還言于帝曰元
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
楊涉及薛貽矩 [illegible] 奉

[illegible]

夏四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 [illegible] 守光 [illegible]
仁恭驕侈貪暴以大安山 [illegible]
其上 [illegible] 方士 [illegible] 煉 [illegible] 其中 [illegible] 內錢
於山 [illegible] 令民間用墐泥為錢 [illegible] 愛妾羅氏其子守
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
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城幾不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
拒守敗之遂自稱節度使仁恭將李小喜攻大安虜仁
恭以歸囚于別室守光弟守奇奔河東

[illegible]

百年 [illegible] 得 [illegible] 平梁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唐帝

為濟陰王，遷于曹州，栫在甸反，圍也。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長安為大安府佑國軍。

梁以馬殷為楚王。

梁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時奏請，皆因以聞。復廢樞密院，以其職事歸之。翔為人沈深有智略，佐帝[illegible]自餘年，氣盡心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illegible]

梁以朱友文判建昌院事。友文[illegible]梁主養以為子。[illegible]

初，梁主為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友文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穀。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王建以[illegible]朱氏所改元。餘皆奉梁正朔。蜀王建與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illegible]帝。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illegible]

岐王李茂貞開府。

茂貞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illegible]

契丹遣使如梁。

初，契丹有八部，[illegible]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以次為之。及耶律按巴堅，[illegible]彊之，按巴堅恃其彊，不肯受代，七部劫之。按巴堅不得已，傳旗鼓，請帥種落居古漢城，[illegible]別為一部。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後稍以兵擊滅七部，北侵室韋、女真，[illegible]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帥衆三十萬侵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晉王不許，留之旬日厚遺之。按巴堅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illegible]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illegible]說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今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于唐，[illegible]必有怨心，及

賢其言雖不能用而甚義之。

梁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 [illegible]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

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

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參謀議

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

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梁主封其兄全昱爲廣王。

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二子皆封王。

梁令蘇循等致仕。

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于梁朝夕望爲相梁主薄其爲

人欲以李振亦鄙之言于梁主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

求利不可以立于維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

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六月淮南遣兵擊楚楚大破之遂取岳州

楊渥遣其將劉存陳知新將水軍擊楚楚王殷遣[illegible]使

楊定真[illegible]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

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殷命指揮使秦彥暉[illegible]之存等遁而引兵

還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illegible]詐降彥暉使謂殷曰

此必詐也勿受既而進存等走黃塥引兵合擊大破

之執存及知新遂拔岳州 [illegible]

梁攻晉潞州晉遣周德威等救之

一梁將康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

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illegible]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爲行營都指

揮使救之。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爲盧龍節度使。

八月晉敗梁兵于潞州梁築夾寨守之。

晉周德威壁于高河[illegible]康懷貞遣

親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

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

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

口築甬道屬于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

十發梁兵疲于奔命閉壁不出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蜀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爲然獨馮涓獻議請以蜀王

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不從而杜

門不出建用[illegible]之議而帝位[illegible]

[illegible]建元武成以王宗佶[illegible]

[illegible]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

修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冬十一月義昌[illegible]節度使劉守文舉兵討其弟

守光。

守文斬其弟守光囚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
此梟獍 [illegible] 吾生不如死誓與諸侯討
之乃發兵擊守光守光戰勝執守文逆梁乘虛襲其後遣
使請降

五季 梁開平元年。分注晉王、唐宣帝四年下二年以後至周
顯德六年俱分注每年甲子下爲五代係十國之崩
標曰五季宋太祖建隆元年 [illegible] 七
年天下未一分用五季之例。
戊辰 [illegible] 二年。蜀王建武成元
[illegible] 後依隋書例五代紀
[illegible]

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

晉王病篤 [illegible] 命其
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
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
事爾曹善教之 [illegible] 言不及見
亞子兼汝與德威知遠等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
亞子累汝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
軍中多竊議者存勗懼以位讓之克寧曰汝家嗣也且
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方哀哭
久未出張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
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是時晉陽諸將皆
陵存勗 [illegible] 作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蜀以張格 [illegible]
格爲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己者必以計排去之

梁王晃弒濟陰王

追諡曰哀皇帝 [illegible]

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李存 [illegible]
[illegible]
欲 [illegible] 將以 [illegible] 克用晉兵且退 [illegible] 援
諸將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之梁王從之命 [illegible] 同德威還晉陽
[illegible]
夾道遣大將求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
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
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
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
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
爲都招討使 [illegible] 五月朔晉王伏兵三
垂岡下 [illegible] 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
斥候將士尚未起 [illegible] 分兵爲二道
填塹燒寨 [illegible] 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

餉彼殺失亡將士萬計委棄資械山積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誑我爾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見嗣昭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周德威乘勝進趨澤州梁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遂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喧噪欲應晉兵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引兵救之德威乃退[illegible]晉王歸晉陽

晉王歸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illegible]及留絕以避險[illegible]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違犯者必斬[illegible]昭宗許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存勗始承制除吏兄事張承業升堂拜母賜遺甚厚[illegible]

淮南張顥徐溫弒其節度使楊渥溫復攻顥殺之

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王渥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于梁于是顥遣

其黨紀祥等弒渥集將吏于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也可求曰劉陶輩皆先王等夷必不肯爲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率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隆演稱留後顥以徐溫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昧于事請爲公圖之乃往說顥留溫顥曰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爾明日可求邀顥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于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illegible]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illegible]密令將鍾泰章選壯士三十人斬顥于牙堂暴其弒君之罪初溫與顥謀弒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

溫為[illegible]不知[illegible]降[illegible]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可求為揚州司馬 [illegible]

[illegible]

蜀岐晉會兵攻梁雍州梁遣[illegible]度使劉知俊拒卻之。

秋七月楚收茶稅。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于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詩于梁置回圖務[illegible]運茶于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國是富贍[illegible]

[illegible]

淮南將史[illegible]領[illegible]節度使。

淮南刺史請于李[illegible]承制授[illegible]淮南節度使弘農王

冬十月楚[illegible]原[illegible]發[illegible]陵。

[illegible]

掠雍州諸縣[illegible]

[illegible]

以大梁為東都而移[illegible]于友文為留守

二月丁酉朔日食。

梁攻岐[illegible]四川[illegible]

初邠寧[illegible]楊崇本[illegible]攻夏州梁遣劉知俊擊敗之[illegible]不接及[illegible]置亂指揮使高[illegible]及其弟[illegible]以兵降于知俊知俊遂攻丹延[illegible]保大皆取之

淮南徐溫自領昇州刺史。

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為閩王。

審知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

淮南攻吳越圍蘇州吳越救而破之。

淮南遣指揮使周本[illegible]圍蘇州久之不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周本夜遁

[illegible]

守光囚守文于別室，乘勝進攻滄州。滄州判官呂兗（滄州人）、孫鶴（安次人）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

六月，梁劉知俊叛，奔岐。

知俊功名寖盛，以梁主猜忌，內不自安。會佑國節度使王重師被誅，（重師鎮長安數年，梁主怨其貢奉不時，以劉捍為留後，捍誣重師與邠岐通，遂殺之。捍，開封人。）益懼。梁主急徵知俊，欲以為河東行營都統。知俊弟知浣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知俊遂以同州附于岐，遣兵襲華州，守潼關，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劉捍送于岐，殺之。梁主遣近臣諭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背德，但畏族誅。」詔削知俊官爵，遣楊師厚、劉鄩等討之。鄩至潼關，獲知俊伏路兵，使為前導，關吏納之，鄩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王厚禮知俊，以為中書令。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燕王。

守光既執守文，遣使如梁，上表告捷，故有是命。（守光表言俊雅僭事畢，為陛下掃平并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同破偽梁。）

淮南盡取江西地。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于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illegible]）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illegible]）圍高安（[illegible]）以助全諷。徐溫問將于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吾前為全諷所敗，故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則援兵自還。」乃疾趨象牙潭，全諷營于溪西，本隔溪布陳，先以羸兵嘗之，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勝克袁州。歙州刺史陶雅遣兵襲饒、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米志誠敗苑玫于上高。（上高縣，唐屬筠州，在今瑞州府西。）吉州刺史彭玕（玕本吉州[illegible]）帥眾奔楚。信州刺史危仔倡奔吳越。（[illegible]）虔州刺史盧光稠（光稠，南康人，[illegible]）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于楊氏。（[illegible]）

冬十一月，岐遣劉知俊攻梁靈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還。

[illegible]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使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遜本靈州牙校，唐末據有朔方，因以為節度使。）遣使告急于梁，梁主遣康懷貞、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知俊解圍引兵，梁主急召懷貞等還，知俊據險邀之，左龍虎統軍王彥章（[illegible]人）力戰，懷貞等乃得免。至昇平，（[illegible]）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illegible]）

[illegible]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稱疾罷歸，閉門不出，獨上[illegible]其怨望，加檢校太保。[illegible]謂人曰：「[illegible]者足而不受，貴者毀而不足，吾小人，故[illegible]

此是交疏可以進不已乎瑞小[illegible]其志而行之
[illegible]
春正月劉守光克滄州[illegible]
囚兄守文。
州城中食盡呂兗選男女羸弱者[illegible]之以給軍食[illegible]
劉延祚力盡出降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其
繼威鎮滄州[illegible]延祚歸使人潛殺守
[illegible]
論罪于殺者而誅之族呂兗而釋孫鶴[illegible]五[illegible]門下
[illegible]
二月晉王不制[illegible]吳王[illegible]
夏四月梁以[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族父仁福代之
先是夏州節度使李思諫卒子彝昌代為節度使及是都指揮使
高宗益作亂殺彝昌軍中將吏共誅宗益迎仁福[illegible]
[illegible]
梁宋州獻瑞麥
[illegible]節度使衡王友諒[illegible]
[illegible]今宋州大水[illegible]
帝[illegible]友諒[illegible]代之
梁以寇彥卿為[illegible]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illegible]
行民不[illegible]避[illegible]外兩[illegible]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

功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司憲崔沂[illegible]劾
奏[illegible]請論如法梁主命彥卿分析[illegible]彥卿對今[illegible]者卑
賤[illegible]外不[illegible]故殺[illegible]梁主欲以過止沂奏在法以勢力
使令殺人者首下手從不得歸罪於從不鬥而故毆傷人
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責授[illegible]左衛中郎將彥卿
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曰崔沂
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横由是稍戢
五月梁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卒以其子周翰代之
梁以楚王殷為天策上將軍
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始開府以弟賨存為相
秋八月吳越築捍海石塘[illegible]廣杭州城[illegible]
[illegible]
由是錢唐富庶盛於東南
冬十一月蜀主立其[illegible]宗衍為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強由是
諸將亦效之而蜀主兒多至百二十人雖冒姓連名而
不禁婚姻。
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主[illegible]晉遣兵救之
梁主疑趙王鎔貳於晉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
會燕王守光發兵侵定州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
魏博兵[illegible]分屯深冀[illegible]趙將石公立戍

深州目鎔拒之紗　石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
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
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
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梁延隱等閉門盡殺
趙戍卒，乘城拒守。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
于燕、晉，與義武　度使王處直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
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温，歲輸貢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王曰彼亦擇
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
之臣乎。今救先不[illegible]
氏計。乃遣周德威將兵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
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
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此常患其與朱温膠固，温之
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仇敵，王若與之并力破
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燕矣。王不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
守光曰[illegible]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守光不爲出兵。自
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梁主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
十二月，梁進軍趙州，晉王救之，次于高邑。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于晉，晉王自將
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
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之北。[illegible]
[illegible]
之兵長于守城，不長于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于平原
曠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

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
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
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
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
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
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
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
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
高邑。
辛未，乾化元年[illegible]春正月，丙戌朔，
晉王伐梁，戰于柏鄉，大敗之。
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
營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
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于野河之上，梁兵競前
奪橋。晉指揮使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李罕之假子。力戰卻之。戰自
已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
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
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
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內迫，矢刃
交下，士卒必怠，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
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東引，德威鼓譟呼曰：
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潰，[illegible]

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子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精兵殆盡棄糧食資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河朔大震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棄深冀而去

晉師圍邢魏梁兵救之晉師還

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趣澶魏考澶州應初置今開州是也貞觀中廢乎晉天福中復置此云澶魏蓋史臣追敍之文。張承業李存璋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劉守光聞梁兵敗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梁楊師厚引兵救邢魏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釋邢州圍

晉王命德威以兵戍趙州。趙王鎔[illegible]晉王大犒將士[illegible]以女妻其[illegible]山是晉趙之交[illegible]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

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巖以為[illegible]節度使

幾多延中國士人置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皆武人

夏四月晉王並劉守光為尚父梁亦以為采訪使

守光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炙之又以鐵刷刷人面背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欲自帝未見其可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已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并河東等六。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益驕表梁主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梁主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遣使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受冊儀使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人臣也安得郊天改元守光怒投之于地曰我地方三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哉命趣具即位之儀械繫梁及諸道使者于獄既而皆釋之。

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宗奭第即張全義也梁主賜名宗奭。

梁主避暑宗奭第亂其婦女殆遍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弒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事見[illegible]啗木屑以度朝夕獨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

八月劉守光稱帝

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鑕于
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
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以爲今日之帝未可也。
守光怒，伏諸鑕上，令軍士剮而啖之。鶴呼曰：百日之外，
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遂即位，[illegible]改
元應天。受册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illegible]
[illegible]
岐王使劉知俊攻[illegible]安遠軍。[illegible]
先是，岐攻蜀興元，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卻之。[illegible]之女

普慈公主[illegible]及是，岐
王復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蜀將王宗侃大敗，乃
退保安遠軍。知俊等進圍之。已而蜀主自將救安遠，大破
岐兵，岐兵遁去。[illegible]
九月，梁主如相州。冬十一月，還洛陽。
梁主聞晉趙謀伐[illegible]將拒之，至衛州，方食，聞晉
兵已出井陘，遽命輟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至相州，
聞晉兵不出，乃止。刺史李思安不迎，梁主怒，[illegible]
其坐削官爵。梁主[illegible]洹水[illegible]
吏言晉趙兵南下，梁主即將後軍至魏縣，或告云沙陀
至矣，士卒怖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沙陀，

上下始定。梁主病已經年，以衆失利，故力疾
北巡，思一雪其恥，意忽忽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
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梁主南還，[illegible]懷
州刺史段明遠[illegible]明遠以妹爲美人，明遠館獻豐備，梁
主悅。至洛陽，疾復作。[illegible]
[illegible]
幽州參軍馮道[illegible]
劉守光[illegible]道以爲不可，繫獄得免，亡奔晉，晉張承
業薦之，晉王以爲掌書記。
[illegible]春正月，晉師及趙定之兵
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大敗走還。

晉周德威[illegible]義武將程巖
會于易水，攻[illegible]下之，進克涿
州，德威逐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于梁，梁主自將救之，
[illegible]
人。
[illegible]梁主夜至下博，遇晉將符習[illegible]
數百騎，遽遁，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兵
[illegible]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強，拔其城，屠之。德倫
攻蓨，晉將李存審引兵扼下博[illegible]使
史建瑭、李嗣肱分道擒生，獲梁之芻牧者數百人，殺
之，留數人斷其臂，縱之，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

梁主引所厚兵攻蓨縣及史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
效梁軍旗幟服色與芻牧者雜行至梁營門殺門者大譟
[illegible]縱火營中大擾不知所為[illegible]者復來以為晉軍大
至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始
[illegible]耕者皆荷鋤奮梃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
[illegible]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梁主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攻瓦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幽州人皆降[illegible]以嚴為傅王使傅其子繼岌嚴固辭王怒
[illegible]教練使孟知祥諫[illegible]保元[illegible]是兄子[illegible]曰強敵未滅大王豈
可以一怒戮向義之士乎乃免之胡三省曰[illegible]知祥始此

[illegible]月梁主[illegible]至洛陽
梁主[illegible]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
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
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劉守光[illegible]人擊敗之擒其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吳徐溫攻宣州克之殺其觀察使李遇
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
遇常州刺史李簡[illegible]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
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館驛使徐玠[illegible]使于吳
越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曰公不爾人將以公反遇怒曰君
言遇反殺侍中[illegible]者非反邪溫怒以王檀[illegible]
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柴再用徐知誥副
之遇不受代再用攻之踰月不克遇少子為淮南牙將
溫執至城下示之遇不忍戰乃請降溫斬之夷其族于
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梁朱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
梁主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
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娼也為控鶴
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
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
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為太
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
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
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

急計生何不改圖六月朔梁主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懼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以牙兵從友珪雜控鶴士伏禁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于背以敗氈裹之瘞于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孝將兵誅之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為友珪謀多出金帛賜將士及百官以取悅乃發喪即位

梁匡國軍（[illegible]）亂殺節度使韓建

時梁新有內難許州軍士更相告訐建不之省亦不為備遂為其下所殺

秋七月梁以楊師厚為天雄節度使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楊師厚軍于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梁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徙周翰鎮宣義（[illegible]）

（王孫而亡）

梁加吳越王錢鏐尚父

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

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怨雖曲加恩禮終不悅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

起宮掖弒逆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乃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先帝晏駕不以理且至洛當問罪何以徵為友珪遣將韓勍擊之友謙以河中附于晉以求救晉王自將西擊梁將康懷貞大敗之梁兵解圍遁歸

梁以敬翔同平章事

友珪以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于己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遂以為相以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政事

吳以徐溫領鎮海節度使

吳劉威為帥府所忌徐溫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闕雅亦等與威俱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皆遣還鎮由是人皆服溫

冬十月梁楊師厚入朝

楊師厚既得魏博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威勢甚盛心輕友珪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師厚將行其腹心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為人矣乃帥精兵萬人渡河友珪大懼至都門留兵江外與十餘人入見友珪為遜詞悅之厚賜遣還

五年癸酉。是歲唐天祐十年，梁主友珪鳳曆元年，乾化三年。是爲凡五國五鎮。

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于大梁，更名瑱。梁友謙復歸附。

友珪既篡，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犨之子。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謂師厚。得其一言諭禁軍，其事立辦。友貞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乘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

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龍虎統軍袁象先謀。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于是象先帥禁兵五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自度不免，令馮廷諤先殺張后，次殺己，廷諤亦自剄。象先以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于大梁，更名鍠，久之又更名瑱。追廢友珪爲庶人。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

三月，晉師徇山後八軍。今居庸關以北，古北口以東。又徇武州。注見下。

晉王以劉守光命元行欽將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以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質於晉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八戰，力屈乃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從珂母魏氏，鎮州人，先適王氏，生從珂。嗣源從晉王克用戰河北，得魏氏，以爲妾，故從珂爲嗣源養子。及長，以勇健知名，嗣源愛之。

夏六月，蜀以道士杜光庭字賓聖，長安人。爲諫議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光庭好談九流，自號東瀛子。蜀主重之，頗與議政事。太子元膺亦與杜光庭游，光庭爲擇師傅，尊儒者，爲之交言。許與會諸人。

秋七月，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少保唐道襲，閬州人，爲蜀主嬖臣也。道襲本以舞童見幸，太子元膺惡之，屢相詆毀。會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河西人。翰林學士毛文錫高陽人。不至，元膺怒。明日，元膺訴於蜀主，蜀主以峭、文錫離間兄弟，詔貶之。元膺出，道襲入，言於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道襲請召兵入衛，元膺聞之懼，遣徐瑤字伯玉。常謙以兵攻道襲，道襲中流矢墜馬死。蜀主命王宗侃等發兵討之，斬徐瑤，元膺亡匿躍龍池艦中，明日出而丐食，爲衛兵所殺。蜀主追廢元膺爲庶人。先問元膺死，蜀主不止，會與將吏謀，以元膺之死非其罪，行斧鉞之誅，將議社稷之計，蜀主乃收淚曰：朕將何以私害公。

八月，梁賜高季昌爵勃海王。

寧八從戰福五百興治城壘藉儀城為攻守之具劉眾
十六命攻通漢關梁于是後不能制。

冬十月蜀立子宗衍為太子。

蜀主十一子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使飛龍使唐
文扆諷張格表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詐云受
密旨眾皆署名蜀主以宗衍才不及宗輅己許之因張格功德以其
任子遂立為太子。

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先是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於
周德威不答守光懼甚哀祈因監軍張承業見於晉王
也不答已而燕之將校多出降八子晉守光求救于契
丹以其無信不救守光請降于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乎
是晉王城周德威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則開門泥首聽命十
一月晉王單騎至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
公合河朔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
定一州皆俛首事公而公會不之悔是以有今日之役
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
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他
也初守光愛將李小喜勸守光之勿降及城將陷李小喜
出降小喜止之而自踰城降晉且言城中力竭晉王督
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入
幽州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

守光將奔滄州迷失道為人所擒送晉
王晉王發幽州命掌書記于鎮以練緊
械不知故事責之于布道人夷之仁恭父子皆荷校于
其下。

十二月梁遣兵侵吳吳人擊敗之

梁以王景仁為淮南招討使將兵萬人侵廬壽吳徐溫
朱瑾帥諸將拒之遇于趙步吳
未集溫戰不勝而卻景仁乘之吳史士皆失色將軍陳
紹援槍大呼曰寇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鬬眾
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
復戰于霍丘梁兵大敗

晉王以練繫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獻
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教守光不降者李小
喜也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
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
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鎮定推晉王為尚書令始置行臺
故事唐太宗以秦王為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
梁為讐不當用其官且自太宗後未嘗敢當其名

晉令晉王爲盟主不許以尚書令讓之鎔乃與王處直
各遣使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
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季昌以夔忠萬三州舊隸荊南興兵攻之先攻
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蜀將張
武以鐵絙拒之船不得進兵溺甚衆季昌遁還（[illegible]）
（[illegible]下方以德綏天下忍以[illegible]之民爲魚鱉乎蜀主乃止）
秋七月晉伐梁邢州不克
晉王既克鎮州乃謀伐梁命趙王鎔及周德威攻邢州
李嗣源引昭義兵會之梁楊師厚引兵救而卻之
冬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
南詔寇黎州蜀主遣兵擊敗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
人（[illegible]）
（丁亥反與蜀通）
乙亥（晉天祐十二年梁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三月梁分天雄爲兩鎮
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晉王入魏
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矜功恃衆擅割財賦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欲以復（[illegible]）
梁主乃分天雄六州爲兩鎮以弱魏兵梁主從之以賀

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于相州割澶衛二州隸
之以張筠（海州人）爲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入昭
德軍于是天雄軍亂（魏兵皆父子相承族姻磐結不願分徙[illegible]）
城殺數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
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四月梁主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
軍許彥以刺史彥請復還六州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
書抵地戟手南向而詬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
遂逼德倫以書求援于晉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
清（臨清縣屬貝州今屬山東東昌府）五月晉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
我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貝州清陽人）
犒軍密言彥兇狡請王先除之王進屯永濟（[illegible]故城在[illegible]）
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執兵自衛詣謁王登驛樓語
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
非貪土地汝雖有功于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
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
問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彥卒擐
甲執兵翼馬而從衆心由是大服六月晉王入城德倫
上印請王固辭而後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
德倫爲大同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
秋七月晉王勞軍魏縣
梁主之分相魏也恐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自白

馬渡河張聲勢以脅之鄩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州以襲魏軍果亂攻彥章于金波亭(金波亭彥章處故址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彥章南走鄩遂屯洹水(洹水見前)聞晉軍至急遣萬人趣魏縣晉王使史建瑭拒之自引親軍與鄩夾河(魏縣見前)為營晉王既入魏州遂分兵襲德州拔之又陷澶州(王彥章在澶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厚待之遣人誘彥章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殺其家)至是晉王勞軍于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于河曲叢林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魯奇字邦傑青州人)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賜魯奇姓名曰李紹奇

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克還守莘城(莘縣城也莘縣唐屬魏州今屬東昌府)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嶺(嶺名在山西遼州東南與河南武安縣接界)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曰鄩長于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泥深鄩士卒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土門見前)鄩已整衆下山屯于宗城(宗城漢縣元省故城在今廣平府威縣東)馬死殆半鄩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饟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鄩兵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趣貝州軍堂邑(今縣屬東昌府)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軍于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既而鄩攻鎮定營為晉將李存審所敗奔還(鄩運不給晉人[illegible]不出[illegible]人乃攻[illegible]……[illegible])

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吳以徐溫為諸道都指揮使鎮潤州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冬十月梁康王友孜(梁主之弟五)作亂伏誅

梁德妃張氏卒將葬友孜謀作亂使腹心數人匿于寢殿梁主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刃之捕友孜誅之由是疏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妃兄弟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

獄臨閣待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十一月蜀遣兵攻岐克階成秦鳳州岐將劉知俊奔蜀

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在秦州徽縣南）王宗綰等敗秦州兵于金沙谷（在秦州東南）克階州成州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子迎降劉知俊攻保彥威（字子重）于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妻子皆遷成都所留還鳳翔鄩及麾夜帥親兵斬關奔蜀蜀主宗稍攻鳳州克之（既而蜀主以知俊為節招討使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族之敵屢成功居之欲害之蜀主亦忌其才乃誣以謀叛殺之）

丙子二年春正月梁以李愚為左拾遺

梁主聞李愚學行以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于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三月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王擊敗之

劉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勞軍于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澶州刺史楊延直以萬人會魏州延直夜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潰走鄩引兵至城東與延直餘眾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躡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劉鄩遇其前鄩見之驚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漢元城縣也在今大名府城西漢初元城縣舊治故名）西鄩為方陳于西北存審為方陳于東南鄩為圓陳于其中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突圍走步卒七萬殺溺殆盡鄩渡河保滑州（滑州已見前晉以李存審為宣義節度使將兵屯黎陽）

梁遣兵襲晉陽晉將安金全（代北人）擊敗之

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字眾素京兆人）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卻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檀引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不行賞（按金全以代北人擊梁兵敗之晉王收其功）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秋七月梁以吳越王鏐為諸道兵馬元帥

吳越王鏐遣判官皮光業（日休之子自建汀間道）入貢梁主嘉之故有是命朝議皆言鏐之入貢利于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棣州人）執麻以泣坐貶

九月晉王還晉陽

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晉王克用正室劉氏無子，寵姬曹氏生存勗。克用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存勗立，曹氏封晉國夫人。）

晉拔貝州。

先是，晉王使李存審攻貝州刺史張源德，（源德本晉人。）拒守，存審圍之。已而晉克衛、磁、洺、相、邢等州，（梁以相州為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保（義節度使閻寶以邢州降。）晉遂置安國軍。（閻寶字瓊美，鄆州人。）滄州亦降。於是源德被圍踰年，欲降，其眾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擐甲執兵而降，晉將許之。其眾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為梁守。（考歐陽修五代史張源德死事傳，云貝人斷首降晉，已盡得河北，城中食盡，源德出降，恐不從，遂見殺。通鑑考異以歐陽史所載為未盡然，故從薛史及實錄。今仍從通鑑，點正歐史誤。據新注于此。）

冬十二月，晉以張瓘為麟州（州未見）刺史。

張承業治家甚嚴，有犯為盜殺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兵賊，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是瓘所至不敢貪暴。

契丹稱帝改元。

契丹主按巴堅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舒嚕氏（名平，小字鄂爾多。按舒嚕原作述律，鄂爾多舊作月里朵，今改。）為皇后。（[illegible]）

（[illegible]）決多權變，按巴堅行兵御眾，后常預其謀。按巴堅嘗度磧擊黨項，留后守其帳，室韋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先是，劉守光末年遣參軍韓延徽（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求援于契丹，按巴堅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于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舒嚕后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按巴堅召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頃之，延徽逃奔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按巴堅待之益厚，及是稱帝，遂以為相。（延徽寄書于晉王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蜀天漢元年，[illegible]元年。是歲凡稱帝者六國五鎮。）

丁丑　春二月，

契丹取晉新州，（州…今宣府保安州是。）晉師攻之不克，契丹遂圍幽州。

先是，晉新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存矩，晉王之弟。）裨將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以眾奔契丹。（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晉王使…[illegible]…至是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遂以其將劉殷守之。周德威

試問以攻城之不足爲武不學遼爲今天爲之山岩道焉乘彝詩嘗之識吳按巴既上朝時北碑其遺徵國當後此亂攻甚錄而君臣其間用行以明者足耳乎先屬特奏

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按巴堅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韓言有衆百萬氊車毳幕彌漫山澤【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前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繒纊以供其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按巴堅聞猛火油可以攻城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盧文進敎之攻城不上渝關今山海關渝水今臨榆縣東渝水入大海即此渝水】

殺。

夏五月吳徐溫徙治昇州。

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徐溫行部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常州人】勸溫徙鎭海軍治所于昇州溫從之徙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邱曰三郎【謂知訓】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溫以彥謙爲判官溫但總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于廣州。

先是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已獨爲南平王【南平郡王】表梁求封南越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自是遂絕至是巖稱皇帝國號越【改元乾亨】以趙光裔【字煥業光逢之弟】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李殷衡【德裕之孫】同平章事用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

明年改國號曰漢。

晉師救幽州擊契丹敗之【幽州圍解】

契丹之圍幽州也周德威遣使告急于晉王晉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于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乃命嗣源將兵先進存審寶繼之及是嗣源等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嗣源與存審謀以虜騎利平原不若自山中潛行趨幽州遇則推之遂踰大防嶺【即今大房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北】而東嗣

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五代史按巴堅以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曰西樓遼上京爲臨潢府地在今巴林部東北】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撾三入其陳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于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莫測多少因合戰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遂入幽州【契丹以盧文進爲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數引契丹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爲之殘弊】

冬十月晉王還魏。

王違反出亂。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幣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繼岌小名）乏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illegible]）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于王手，僕

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

十一月，晉王如魏州。

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渡，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晉王襲梁楊劉城（城名，在泰安府東阿縣北，晉有臨河津，為梁晉交兵要地），拔之。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拔之。先是，梁租庸使趙巖言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請幸西都行郊禮。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不聽，遂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汜水見前）矣。梁主懼，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戊寅（是歲晉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蜀光天元年，是歲凡六國）春正月，晉師掠梁濮鄆而還。

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

夏六月，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後名衍）。

蜀主久疾稍甚，以王宗弼為都指揮使，召大臣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而立之，若其不堪，可置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

[illegible]

宗族時內飛龍使唐文扆典兵預政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宗弼等聞其謀排闥入言之召太子入侍疾貶文扆刺眉州以宋光嗣（福州人）為內樞密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至是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癸蜀主殂太子即位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賢妃妹）為太妃殺唐文扆。

吳副都統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

吳都軍使徐知訓驕倨淫暴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又嘗與王泛舟王先登知訓以彈彈之又嘗侍宴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左右扶王登舟知訓追之不及以鐵檛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參軍蒼鶻說已見前註優人為優以一人[illegible]謂之參軍以一人髽角褰衣如僮奴狀謂之蒼鶻。）吳副都統朱瑾為知訓所忌出為靜淮節度使（軍在泗州）瑾恚恨之而外事知訓愈謹請置酒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提其首馳入府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楊行密先娶朱氏故呼瑾為舅）我不敢知子城使翟虔（彭城人）等闔府門勒兵討之瑾逾城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濟江撫定軍府溫乃以知誥代執吳政。（守[illegible]倪李[illegible]）為海陵[illegible]其與瑾通謀殺之。

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許州人）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瀰漫數里

晉王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彥章拒之稍卻鼓譟復進梁兵大敗河水為赤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蜀以王宗弼為鉅鹿王。

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蜀主又以宦者歐陽晃等為將軍皆干預政事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日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

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溫怒稍解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屢有諫書溫賞之以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諫（知諫知誥弟）權潤州團練事（知訓與弟知詢皆不禮于知誥獨知諫以兄事之知訓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乃遁去）還金陵庶政皆決于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于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知誥曰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謂三者比[illegible]直千錢之物[illegible]）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

齊邱曰安有民窮而國家猶存者耶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閒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知誥或是用齊丘之言而徐溫忌之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以鐵箸畫灰為字隨以匙滅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

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以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李嗣源及王處直遣將各將兵騎萬人及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州循河而上軍于麻家渡在曹州府濮州東北梁賀瓌謝彥章屯濮州北行台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

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也王為之攬轡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乃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兵五千圍王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冬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陂在濮州西南亦名胡柳坡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治兵于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已而晉軍柵之瓌疑彥章與晉通欲戰彥章請持重老瓌益疑之因饗士伏甲殺彥章以謀叛聞帝欲殺之晉王聞之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梁號十萬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此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勿戰而德威以騎兵擾之使其營壘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陳王軍居中鎮定軍居左幽州軍居右而輜

重次右之西王帥親軍擊梁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馬步都指揮使王彥章軍敗西走濮陽晉輜重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軍幽州軍亦擾亂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邱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許州人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天平節度使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

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亦以爲言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吾幾誤事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軍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敗卒走至大梁曰晉人至矣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之敗也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曰北渡河矣嗣源遂渡 本冰北渡是日復進攻晉陣戰後之時嗣源復來見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其子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之浸薄〕

己卯〔晉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乾德元年吳宣王楊演武義元年是歲凡六國五鎮。〕

春正月晉築德勝兩城〔在大名府開州今濮州治即北城也其南城宋爲澶州治後圮于水〕

晉李存審于德勝〔渡名也在 津之要〕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大寧〕晉王以存審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

二月晉以郭崇韜〔代州雁門人〕爲中門副使

孟知祥薦教練使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知祥稱疾辭其位與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先是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隆演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不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至是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不許乃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東海郡王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令謀爲內樞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

吳越擊吳敗于狼山〔在通州南寧海縣狼山與塔山並山中狼山刀刃山並在江海之際〕敗之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陽〕及陳汾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復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陳汾按兵不救彥章自殺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廩其妻子終身。

梁攻晉德勝南城不克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大索也〕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睥睨城上女牆之名也設之船上以窺敵〕戰格〔戰格木柵以蔽人從陰中出船以擊敵〕橫于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遍募能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李建及〔建及[illegible] 效[illegible]〕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持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隨流而下梁

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渡壞解圍去

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于無錫（無錫今屬常州府）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溫之疾稍閒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大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瓘遁去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亦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涸此天亡之時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

八月梁以王瓚為招討使拒晉兵

賀瓌卒梁主以王瓚為招討使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之楊村（[illegible]）夾河築壘造浮橋自[illegible]運相繼（[illegible]）

[illegible]石君立等[illegible]失亡萬騎晉王乘驕逆拔濮陽梁主召瓚還以戴思遠代之（[illegible]）

（[illegible]）

吳與吳越連和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于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于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

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沙陀人[illegible]）與梁人戰于河壖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沙陀部人後居太原）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馬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illegible]）

春三月晉以李建及為代州刺史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為都將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者宦者韋令圖譖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illegible]）

夏四月梁朱友謙取同州遂以河中降晉

梁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留後表求節鉞不許乃附于晉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illegible]）

五月吳王隆演殂（[illegible]）六月弟溥（行密第四子）立

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于

[illegible]

中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疾溫自金陵入朝議當以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王率溥即位

閏月。蜀殺其華陽府縣今與成都縣並爲成都府治尉張士爵。

蜀主作高祖王建原廟于萬里橋。萬里橋在成都府城南元和志蜀使費禕聘吳諸葛亮于此祖之禕曰萬里之行始于此橋因以名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士爵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不可。乃流黎州。士爵惑憤赴水死。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計教坊使嚴旭強取士民女子納宮中累遷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多者得之文思殿大學士韓昭以佞倖得幸乞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韓昭字德華長安人

梁遣劉鄩等討同州。秋七月晉遣李存審救之。

李存審至河中即日濟河軍于朝邑梁軍亦大集河中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于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蓄積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進逼劉鄩營鄩悉眾出戰大敗僅遁逃之殺傷甚眾不濟乃移檄尹論關仲引兵歸地在下邽鄩歸朝陝之間還[illegible]

八月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兵侵岐不克而還。

[illegible]

蜀主下詔北巡遂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漢縣元省故城在今成都府漢州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十一月遣王宗壽本許州民家子王建以其姓錄之爲子將兵伐岐攻隴州岐王自將屯汧陽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筈嶺在今陝西鳳翔府汧陽縣南舊道關于此蜀兵食盡引還蜀主至利州泛江而上龍舟畫舸輝映江上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王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死利州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是閬州亦唐閬中縣今保寧府是

辛巳七年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王楊溥順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春正月蜀主還成都廢其后高氏。

蜀主之后高氏無寵而嬖其妃韋氏韋氏者徐耕之孫

也有殊色蜀主見而悅之太后因納于後宮蜀主不欲娶于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累加元妃高后益見疎薄至是遂遣還家。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熱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焚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于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illegible]

發明 [illegible]

[illegible]

……不知所自……遂于……欲……[illegible]

蜀主與晉王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師（[illegible]）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各帝一方。先王語余：（[illegible]）

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

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illegible]）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自魏州詣晉陽謁王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在，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大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成德將張文禮（[illegible]）弒其帥趙王鎔而代之。

趙王鎔驕于富貴，多事遊嬉（[illegible]），好左道，求長生，盛飾館宇于西山（[illegible]），每往遊之。（[illegible]）委其政于宦者（[illegible]）。會鎔自西山宿鶻營莊（[illegible]），將還府，石希蒙止之。李弘規諫曰（[illegible]）：今晉王身自冒矢石，血戰於河上（[illegible]），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踰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將安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詣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弘規因進曰：感王者希蒙也，請誅之以謝衆。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于鎔前。鎔怒，遽歸，使其子昭祚及養子德明（[illegible]）收弘規、漢衡，族其家，窮究反狀，親軍皆懼。德明（[illegible]）因誘以為亂（[illegible]），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城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斷其首而出，因焚宮室，盡滅王氏之族（[illegible]）。

昉復姓名曰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且安之晉王不得已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夏六月乙卯朔日食

秋七月晉以蘇循為節度副使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營循依友謙 [illegible] 循至魏州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唐制 [illegible] 王大喜即命循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illegible]

八月晉以符習趙州昭慶人為成德留後討張文禮

張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都指揮使符習將趙兵數萬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訴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命閻寶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聞晉兵拔趙州文禮驚懼而死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韓正時悉力拒晉九月晉兵圍鎮州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梁戴思遠聞之悉眾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乃命李嗣源伏兵于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大敗失亡二萬餘人戚城在見前

冬十月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以遺之 [illegible]

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為節度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脣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宜赦文禮晉王答以文禮弒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于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許以郁為嗣 [illegible] 都素蓄異志乃邀處直求為兩處並許之軍府皆不欲召契丹都亦忌郁奪其處為嗣之 [illegible] 乃以新軍數百伏于府第大譟以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盡殺其子孫及將佐之為腹心者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為留後而 [illegible]

考異曰 [illegible] 自唐末王處存 [illegible] 兄弟相繼 [illegible] 而滅

十一月晉王自將討鎮州

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旬日不克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虛襲定州求救晉兵追斬之

十二月契丹攻幽州拔涿州進侵義武晉王救之

丁郁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衆而南舒嚕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攻幽州李紹宏（本宦者姓馬賜姓名）嬰城自守契丹南圍涿州拔之進侵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將親軍五千救之

壬午（晉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是歲凡六國西蕃）春正月晉王擊契丹大敗之。

晉王至新城（後魏建在正定府無極縣西今名新城鋪）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即派水出正定府靈壽縣外逕行唐新樂縣又東過定州與滋河合）將士皆失色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衆寡不敵又梁寇內侵宜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亦曰彊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衆退保望都（漢縣本收唐爲慶今仍曰望都縣屬保定府）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晉王引兵趣望都遇契丹酋托諾（舊作禿餒今改正）五千騎爲其所圍力戰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

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契丹主乃歸（晉王引兵躡契丹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于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

梁戴思遠襲魏州不克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州梁兵遁還。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拔成安（北齊縣今屬廣平府）入掠而還又攻德勝北城重塹復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燒營遁還。

晉師圍鎮州不克退保趙州夏四月晉李嗣昭戰死。

晉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滹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晉王以李嗣昭爲招討使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于九門嗣昭設伏邀擊之殺獲殆盡有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拔矢射之。經而殪是夕亦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京兆人）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也嗣昭七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因之而自立晉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改昭義爲安義

以繼韜爲留後。

秋八月。梁取晉衛州。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于晉王。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梁段凝張朗引兵夜襲之。[illegible]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鎮名。在衛縣東北。共城隋縣。故城在衛州[illegible]新鄉縣[illegible]。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

九月。晉師克鎮州。張處瑾等伏誅。

[illegible]之。先。晉王以李存進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illegible]柵未就。鎮兵奄至。存進出戰死。晉王以李存審代之。鎮州食盡出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中將李再豐投縋以納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高濛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于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晉王祭而葬之。晉王以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illegible]乃以爲天平節度使。

冬十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illegible]

[illegible]唐宗室也。

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

十二月。晉以趙季良爲魏州司錄。字德彰。濟陰人。唐制。諸州有司錄。錄事參軍。[illegible]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癸未。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唐莊宗同光元年。[illegible]凡九國。

[illegible]月。晉以豆盧革盧程爲行臺丞相。

晉王下教于四鎮河東魏博易定鎮冀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爲相。河東判官盧質。質字子徵。河南人。爲之首。質固辭。請以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爲之。即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爲禮部尚書。

梁以錢鏐爲吳越王。

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以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行丞相侍郎客省等使。鏐有寵姬鄭氏。其父犯法當死。左右爲之請。[illegible]

三月。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其將裴約[illegible]

李繼韜爲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illegible]亦勸之。繼韜

乃使繼遠詣大梁請附梁主大喜以繼韜為節度使
義請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見
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而郎君違
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遣董璋
將兵攻之繼韜救之不克山人郭崇韜
往應募繼韜殺人繼韜釋其罪其才勇而進之
時

夏四月晉王即皇帝位于魏州國號唐是為莊宗

晉王築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己巳升壇祭告遂即帝位
國號大唐尊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
妃無子性不妒忌太后亦感其德及受冊太妃
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
享國久長吾輩死得入地下足矣
以豆盧革盧程為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
使至此教郭崇韜中相權任均矣
擊程衔輕撓無能雅有情以其衣冠之舊為府元僚
故用之已而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程史笞
其府吏之吏訴之程曰何事
相此喜誣乃收程不赦
州任運孔謙為其付在已上乃為請於崇韜以為租庸
副使謙既不得志事
故諸宗之又度務使孔謙
裨夫之等作門州為租庸吏以諛人微其實故
崇韜為眾置百官以附之掌亦不從

唐建東西京及北都
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于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
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閏月唐立宗廟于晉陽
唐主追尊曾祖執宜曾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
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于晉陽以高祖
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
契丹侵定唐幽州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恟恟
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奔唐言
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郭崇韜等皆以為不可
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嗣源曰朝廷有渡河之志
立奇功以濟大業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
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
遣嗣源將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
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
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而入進攻牙城
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
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
段凝等請以王彥章為招討使
五月梁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楊劉
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楊劉七月彥章等罷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納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為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守殷唐主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鞴排反革囊也所以吹火）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字通理內黃人）固守（唐主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為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于中流交鬬飛矢雨集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眾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之六月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不可入唐主問計于郭崇韜對曰請築壘于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接應東平（[illegible]）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我城不能就願募敢死士日挑戰以

綴之苟旬日不東則城成矣唐主以為然（會梁將康延孝來請降延孝代北胡人有罪奔梁因延光言于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從之遣延光監築人）乃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六日彥章將兵數萬至急攻新城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illegible]）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趨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船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于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于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

裴約遣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

梁以段凝為招討使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梁主遣段凝監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不從于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

梁復決河以限唐兵

段凝以唐兵日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軍謂之護駕水

梁將康延孝奔唐

梁主引兵屯朝城（朝城本漢東武陽縣後改今屬曹州府）康延孝來奔唐主解御衣金帶賜之以爲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當唐主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臣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

九月蜀主宴群臣于宣華苑

蜀主以重陽宴群臣于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冬十月辛未朔日食

唐主攻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梁自朱晃至瑱凡三主合一十六年）

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議之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于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以雪國家之讎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詢問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段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唐主曰此正

合族心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會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遣其家屬歸魏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舉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乃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爲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夏魯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踣遂擒之並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唐主惜彥章之材欲將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召諸將問大事去矣詢諸將曰議所進取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或疑猶在河上何向而可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知之即發救兵直趨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擒矣延孝之言是也願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從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下彥章終不爲用斬之越一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日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

唐軍至矣乃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降首如字低頭爲之下也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將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剄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色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翔李振不用其言以至于亡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梁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趙巖奔許州溫昭圖斬之昭圖降梁更名韜唐復名韜詔漆朱友貞首函之藏于大社

梁段凝降唐

段凝入援以杜晏球晏球洛陽人本姓王爲杜氏養子故從杜姓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將兵在後亦降唐主勞之賜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

唐貶梁宰相鄭珏等十一人

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也

[illegible]

梁主曰事急矣[illegible]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illegible]

翔[illegible]殺蠹群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

共傾唐祚可並族誅[illegible]賜姓名李紹欽[illegible]賜姓名李紹虔

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晃朱友貞為庶人

梁諸藩鎮入朝于唐者皆復其任

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

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

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

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梁河南尹張全義入朝于唐

宗奭來朝復名全義[illegible]主欲發朱溫墓斲棺全義

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

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鏟其闕室

削封樹而已

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

殷遣其子希範[illegible]入見納行營都統印上本道

將吏籍

吳遣使如唐

唐遣使以滅梁告吳蜀[illegible]可求曰[illegible]今

將奈何[illegible]可求[illegible]

只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

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illegible]唐使稱

詔吳人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吳人復書稱大

吳國主辭禮如牋表

吳以鍾泰章為饒州刺史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

王稔代之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

謙詰之者三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

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illegible]

代之乎我輩不負國[illegible]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

自辨以彰朝廷之失知誥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

泰章已死于張顥之手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

子娶泰章女以解之[illegible]

[illegible]

辭之窮

[illegible]星見

[illegible]出輿鬼[illegible]

長文命司天監[illegible]

百姓怨氣上徹于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行禳[illegible]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道卒。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 姓段名凝 為泰寧節度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于宮掖故有是命。[illegible]

唐朱友謙溫韜入朝

友謙入朝唐主與之宴寵錫無算賜姓名曰李繼麟其子令德延孝亦賜姓名李紹琛賜溫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遍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唐主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唐省文武官

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損省百官俸[illegible]諸從

[illegible]

之人頗恣橫

寮只任光胤光逢之弟 韋說 [illegible] 之 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議者以郭崇韜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illegible]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有宰相器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故有是命光胤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于郭崇韜奏憲東京副留守崇韜復奏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唐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

高季昌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矣季興不從既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于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季興辭還鎮[illegible]

下孫令如此，所任何人，皆無功，賞罰不解，殿下荒于酒色，何能長久，吾甚憂矣。乃請減宮人，罷招募，幷兵為戍守之備。

唐復以長安為西京京兆尹。

十二月。唐遷都洛陽。

從張全義之請也。廢北都為成德軍。罷東京仍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

唐復行舊律令。

御史臺奏朱溫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獨定州敕庫所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唐李繼韜入朝，赦之，尋伏誅。

李繼韜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繼韜偕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遺。伶官宦官爭為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又求哀于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自安，潛遺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己撫安之。事覺，並斬繼遠。

吳復遣使如唐。

吳復遣盧蘋如洛陽，使唐。嚴可求豫料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七

五季

甲申　後唐同光二年。是歲凡四國四鎮。

春正月，岐王李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茂貞聞唐主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繼曮入貢，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前朝耆舊，特加優禮，賜詔不名。尋封為秦王。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恃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唐太后至洛陽。

唐主遣存渥唐主之弟、繼岌迎太后、太妃于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太后至洛陽。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唐主將祀南郊，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崇韜素廉，及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借外財，但以偽梁之日，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有事南郊，乃悉出所藏以佐賞給。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燕遊及給賜左右。于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首言于唐主曰：臣已

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
主默然久之曰吾富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輸取于是軍
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有所請多覆駁之

唐立夫人劉氏成安人。爲皇后。

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
正室衛國夫人韓氏次燕國夫人伊氏次魏國夫人劉氏
太后素惡劉夫人
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會崇韜爲樞密使伶宦所嫉
本鎮以避之所親以爲不可因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

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爲
患矣崇韜從其言乃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
是時皇太后誥與制敕交行于藩鎮奉之如一

三月蜀主宴近臣于怡神亭

蜀主宴近臣酣飲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
知制誥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啟
北敵之謀不聽

唐封高季興爲南平王

唐以李存賢爲盧龍節度使

李存賢以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成疾求入覲許之
初唐主嘗與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
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
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唐詔銓司考覈僞濫

唐末喪亂縉紳之家或以告敕鬻於族姻遂亂昭穆至
有以叔拜姪者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
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
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
或餒死逆旅

唐遣使按視諸陵

夏四月唐主加尊號

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

唐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
下之志且言朱氏篡逆諸侯曾無勤王者王宗儔請斬
之蜀主不從宋光葆言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
積粟治艦船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
已而嚴還言于唐主曰王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
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臣諂諛專恣黷貨無厭
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唐主然之
嚴之行也唐主命以宮中珍玩而易蜀珍奇不
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得入中國

[illegible]

唐秦王茂貞死。

遣秦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府事唐尋以為節度使

五月蜀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illegible]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也請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唐以曹義金為歸義節度使

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illegible]

十三年義金為歸義留後及是已五十四年

六月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

時潞州牙將楊立據城以叛[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唐以孔謙為租庸使

謙欲為租庸使[illegible]

于唐主乃以謙為租庸使孔循為副使謙

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謙豐財贍國功臣

九月唐主獵于近郊

時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illegible]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illegible]

冬十月蜀以宦官王承休為龍武指揮使

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俸賜優異以承休為都指揮使[illegible]以承休為[illegible]

天雄[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

吳越入貢于唐

吳越王鏐[illegible]於唐[illegible]而命之[illegible]公皆用竹冊唐主曲從之

吳王如白沙，鎮名在揚州。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曰迎鑾鎮。徐温來朝。先是温以親吏翟虔爲閤門宮城武備等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温名雨爲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雨，吾諱之熟矣。[illegible]温頓首謝，請斬之。王曰：遣還可也。乃徙撫州[illegible]。

十二月，蜀復以張格同平章事。

初格罷相，坐貶茂州，[illegible]召還，[illegible]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及再爲相，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殺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

契丹侵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

先是契丹數寇幽州，以盧文進不能遏，徙幽州至是復侵蔚州，唐主命李嗣源將兵禦之。

唐主及后如河南尹張全義第。

全義大陳貢獻，后以幼失父，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強之乃受。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爲父者。唐主嘉其直，然卒行之。

[illegible]

唐主至興唐，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張憲曰：比以行宮闕庭爲毬場，前年陛下即位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唐主命毀即位壇。

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受命之地，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之，唐主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謂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二月，唐以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

唐主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殆盡，欲徙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爲便。時崇韜領真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將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卿爲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漢遣使如唐。

漢主聞唐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強弱。詞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遂不復通。

三月，唐以李從珂爲突騎指揮使。

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宦之讒，頗疏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表從珂爲北京內牙指揮使，以便[illegible]。李從珂[illegible]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朝廷政有得失，嗣源憂恐，求朝不許。郭崇韜亦忌之，私[illegible]公[illegible]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

[illegible]

弟皆不及也宜勸唐主罷其兵權因而除之不從。

唐遣使采民女入後宮。

唐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

夏四月癸亥朔日食。

大旱。

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

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慚懼而死。

五月唐太妃劉氏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自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及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

六月雨。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連雨七十五日始霽百川皆溢

唐主作避暑樓。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宮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崇韜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秋七月唐太后曹氏卒。

唐主哀毀五日乃食。

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

貫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書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于劉后后與伶宦共毀之唐主含怒未發會往祀坤陵（唐主以中書門下奏作坤陵於壽安壽安縣屬河南府）道路泥濘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

[illegible]

不已唐主自閤殿門崇韜不得入責讓死累退府門遏
近苑之

九月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諂事宦官使李紹宏薦紹欽驍勇有將才可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以為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

恩將行言于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為西川帥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

冬十月蜀主東遊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數府署作行宮大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以遺韓昭蜀主將行羣臣諫皆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極諫不省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承休妻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行在道賦詩殊不為意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前蜀自王建據成都至衍凡二主合三十五年。）

郭崇韜入散關傳檄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從之遂進先是李紹琛（即康延孝）攻蜀威武城（在漢中府鳳縣東北）降之縱其敗卒萬餘人逃去因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蜀主至利州遣威武敗卒始言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王宗儼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紹琛等自興州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illegible]）大敗之斬首五千級餘皆奔潰蜀主聞宗

勳等敗倍道西走桔柏津（[illegible]）浮梁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趨之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崇韜復書撫納之繼岌至興州光葆及諸城鎮皆望風款附（[illegible]）宗弼棄利州歸[illegible]招討追及之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illegible]至成都百官及後宮皆郊迎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翌日宗弼亦至登太玄門嚴兵自衛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及內府金帛

[illegible]

歸其家，自稱西川兵馬留後。[illegible]

勢窘，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命撤去樓櫓。嚴主命翰林學士李昊[illegible]草表，又命中書[illegible]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illegible]奉之以迎繼岌[illegible]

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唐以董璋為東川節度使。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illegible]相從，反附郭公之門，謀為傾陷，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illegible]。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耶！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

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

先是宗弼以蜀主之後宮珍寶賂魏王繼岌及郭崇韜，求為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已而宗弼復賂崇韜，求之，崇韜陽許之。久而不得，宗弼乃帥蜀人列狀請留崇韜鎮蜀。時宦者李從襲從繼岌在軍，以崇韜專制軍事，心多不平[illegible]

[illegible]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己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豈肯棄之蠻夷之域，且此非予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於是繼岌始疑崇韜，崇韜因欲誅宗弼以自明，乃徵犒軍錢數萬緡于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夜縱火諠譟。崇韜誅宗弼及宗渥等，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承休等至，繼岌亦斬之。

[illegible]

唐以北都留守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議選代者，樞密

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憲
有宰相器然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
北都獨繫一方安危其任尤重非憲不可乃徙憲爲太
原尹王正言爲興唐尹史彥瓊爲鄴都監軍正言昏耄
彥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威福自恣陵忽將佐
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唐主獵于白沙（此洛陽之白沙也在伊闕山旁）

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軍士乏食有鬻妻鬻子
者老弱餓死流亡怨嗟而唐主遊畋不息獵于白沙後
宮畢從六日而還會大雪吏卒有僵仆者伊汝間饑尤
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甚

於盜。

漢白龍見。

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
書滅劉氏者龔也乃採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
以名焉

長和求婚于漢。

長和驃信鄭旻求婚于漢漢主以其增城公主妻之長
和即唐之南詔也（滇載記唐光化中鄭買嗣篡其位國號曰大長和）

閏月唐詔羅折納（排殺帛之數紐合其數乃以錢物占紐配而得之法）

唐主以軍儲不足謀于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古
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空
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
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
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唐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
行（凡此上人欲以汁將帝旨上下相催促以足用自內留親兵大了今揭以本錢不宜不以虛實乃止）

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還。

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
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未即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
崇韜待之倨延嗣怒李從襲因謂曰郭公專權如是延
誨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
父請表己爲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于虎狼之
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

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于唐主請早救繼岌前此唐主
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不能無疑閱蜀府庫
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聞
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至
宦者馬彥珪馳詣成都視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
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劉后說之曰蜀中
事勢憂在朝夕安能緩急禀命于三千里外乎后復言
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退
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illegible]）
（日凡天下[illegible]后自上畫表之專用士
人主宮聞[illegible]劉后擇精之[illegible]驛與親賜書以諭宦者
賜令
此也）

楚鑄鉛鐵錢

楚王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多鉛鐵殷用高郁策鑄鉛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illegible]

[illegible]春正月

唐[illegible]入朝。

[illegible]自恃[illegible]功[illegible]求[illegible]無厭遂拒不與人[illegible]征蜀也[illegible]門[illegible]其子合德將之以從既進蜀宦官謂之曰繼岌聞大軍起以爲討巳故閉兵

自衛又曰崇韜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繼岌聞之懼或人勸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岌曰郭侍中功高于我今事勢將危若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乃入朝。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繼岌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後無敕書安可爲此且主上無敕而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撾殺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

[illegible]繼岌[illegible]中外初無敕

[illegible]人[illegible]今行此僅[illegible]繼岌曰公言是也

悔之無及矣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鑄爲救書用蜀印傳之軍中[illegible]將掌書記張礪[illegible]人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總軍政

[illegible]殺其子[illegible]又殺[illegible]及[illegible]繼麟。

時彥珪[illegible]乃下詔暴崇韜之罪并殺其諸子朝野駭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婿也宦官言存乂[illegible]怨望與朱友謙謀亂唐主[illegible]殺與存乂同謀宦官者因其相過除之唐主乃使人守殷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illegible]李嗣源入朝亦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唐魏王繼岌發成都

先是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至是繼岌留李仁罕[illegible]潘仁嗣[illegible]人趙廷隱太原人張業[illegible]武漳文水人李延厚[illegible]人等戍成都而還

二月唐鄴都亂遣李紹榮招諭之

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晸將兵戍瓦橋關踰年代歸唐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illegible]崇韜[illegible]殺繼岌[illegible]兵皇甫暉魏州人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晸仁晸不從暉殺之又

劫小校不從又殺之劫效節指揮使趙在禮（在禮涿州人[illegible]）
而走追及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
帥焚掠貝州南趣臨淸有向鄴都告亂者都巡檢使孫
鐸等亟請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曰賊至爲備
未晚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彥瓊兵潰單騎奔洛陽賊遂
入鄴都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定州人）爲指揮使縱
兵大掠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其家人告之衆焉不
得乃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諭遣之衆推在
禮爲留後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
憲斬其使以聞唐主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討鄴都
招撫之而紹榮至鄴都攻之不克（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illegible]）

唐李紹琛反于劍州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擒之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附郭門邪
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西川縣[illegible]）
繼岌令董璋將兵誅朱令德（友謙子[illegible]任遂州[illegible]）時紹
琛將後軍至中途聞之以唐主不見委大驚僞病
璋過不謁紹琛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
皆郭公之謀而吾之功也至于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
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
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
等號哭于軍門曰西平王（友謙封）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
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
節度使移檄成都招諭蜀人衆至五萬繼岌以任圜爲
副招討使討之時董璋屯綿州以兵二萬會圜追及紹
琛于漢州紹琛出戰大敗以十餘騎奔綿竹遂擒之繼
岌乃引兵而東（[illegible]）
唐從馬直（[illegible]）軍士作亂伏誅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以德勝

之役俘獲有功遂有寵[illegible]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
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
謙數以私財饗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至是軍士
王溫等五人作亂擒斬之唐主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
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
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
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李紹榮再攻鄴都城中不拔堅無降意唐主患之日
遣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以討李紹琛未至紹榮
久無功會邢州兵[illegible]人等亦[illegible]未下滄州軍亂

步校王□殺□為亂設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唐主欲
自征鄴都大臣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唐主曰
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唐主心忌嗣源
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張全義亦言李紹
宏亦屢言之唐主乃許之
□月詔□□□兵□□□人□□
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
士張破敗帥眾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
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
從馬直數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心但畏
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

源泣諭之不從遂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
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
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說
在禮曰凡舉大事須借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
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
有至者

唐李嗣源歸相州

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將萬人營于城南
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攻亂者紹榮不應
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
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人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

由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曰
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
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
口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
遂至相州遣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租
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
帥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
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
人如我何宰相又于便殿論之后屬耳于屏風後須臾

出妝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于外曰四方貢獻隨以
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

李紹榮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
章自理一日數輩
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
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于果決而敗于猶豫安有上將
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
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如此庶可自

全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嗣源家在眞定虞候將王建立（遼州榆社人）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鎮州與建立合倍道從嗣源嗣源分三百騎遣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軍勢大盛唐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賜諸軍軍士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李紹榮至洛陽曰鄴都亂兵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關東謂汜水以東）招撫唐主從之

唐殺故蜀主王衍盡滅其族。

景進等言於唐主曰西南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

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唐乃遣中使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illegible]）[illegible]兵次於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騎兵入封邱門遂據其城嗣源入趣嗣源入大梁是日唐主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彥溫至汜水以衆叛歸嗣源嗣源奪其兵唐主至萬勝鎮（萬勝鎮在開封府中牟縣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illegible]）還汜水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即杜晏球）李紹英（[illegible]）引兵來會李紹榮請唐主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唐主從之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唐主欲如汜水四月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洛陽宮城東面中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主遣召之守殷不至引兵憩茂林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彥卿字[illegible]符存審之子）軍校何福進王全斌（[illegible]）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唐主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illegible]）扶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illegible]）及李紹榮焚嘉慶殿

[illegible]

出走。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內于其家。於是諸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訃，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于灰燼之餘而殯之。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君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魏王繼岌至興平，聞亂，復引兵西，謀保鳳翔。

唐太原軍亂。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張憲以下承應不暇。及莊宗既殂，推官張昭遠[illegible]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illegible]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于禍，乃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遂大掠。憲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illegible]

唐李嗣源監國。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illegible]監國[illegible]宮中[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乃悉[illegible]用老舊之人，其少年者悉遣出之。

唐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延朗副使。

延朗本梁租庸使，性纖巧，善事權要，故重誨引之。

唐監國殺劉后及諸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為其下所殺，劉后為尼于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幼子繼嵩、繼蟾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太祖子以病得免。

高季興以孫光憲字孟文，貴平人為掌書記。

[illegible]光憲諫曰：「荊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他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唐監國殺李紹榮。

先是，紹榮將奔河中，為人所執，折其兩足，送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于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于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唐監國殺孔謙，罷租庸使及諸道監軍。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斬

之凡誅所立寺餘之法皆罷之因廢田令

司委宰相 人再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蔣宗由宦官

亡國令諸道盡殺之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魏王繼岌退至武功令從襲曰進不如速西取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留守張籛已斷浮橋乃循水浮渡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于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拾東華州都監李沖殺從襲

書王制注立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宏請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于唐為唐復讎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可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以吾宗屬愛養如子又事武皇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天業即吾之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又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眾從之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唐大赦

唐主大赦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四節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唐以鄭珏任圜同平章事

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唐李紹真等復姓名

李紹真李紹虔李紹榮李紹奇李紹能各請復姓名霍彥威段凝長從簡稱人房知溫王晏球夏魯奇米君立獨紹珠本王氏子亦見故請復姓王

唐以趙在禮為義成節度使

在禮請唐主李嗣都唐主徙在禮義成節度使 以軍情未聽不赴

唐以馮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請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鳳為之

唐貶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

秋七月唐初令百官轉對

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 [illegible]

契丹主按巴堅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托允 [illegible] 鎮之號人皇王次子德光 [illegible] 守西樓號元帥太子

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唐遣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按巴堅聞莊宗遇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

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我于今天子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唐豆盧革韋說罷

革說奏事帝前禮貌不莊稍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賂除近官中旨以諭希甫 [illegible] 疏言革說不忠前朝 [illegible] 說擢希甫為散騎常侍 [illegible]

契丹主按巴堅殂 [illegible]

晉魏太祖廟號 [illegible]

按巴堅卒于夫餘城舒嚕后稱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乙酉朔日食

唐平盧軍亂討平之

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討斬之并誅其黨支使 [illegible]

吳 [illegible] 其友李 [illegible] 人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復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九月契丹德光立

契丹舒嚕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托允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托允愠欲奔唐后遣歸東丹德光尊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唐 [illegible]

殿是遼太祖[illegible]不能不其山也和五代史不言今
一統志木葉山有克什克騰旗北蒙古名齊[illegible]
遼太祖陵在巴林旗北[illegible]州
[illegible]字文[illegible]平州盧龍人

冬十月王延翰自稱閩王。

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百官皆倣天子之制。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

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唐主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帥其眾十餘萬歸唐。

唐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為西川都監。

初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制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欲洩前啓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已而嚴果為知祥所殺

[illegible]

十二月閩王延稟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延翰疏棄兄弟出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illegible]于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翰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于是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梯城而入延翰驚匿延稟執之暴其罪惡斬于門外延鈞至延稟納之推為威武留後唐以為節度使尋封閩王。

唐主以其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

丁亥　後唐天成二年　吳乾貞元年　是歲凡四國

春正月唐主更名亶。

初唐主詔朕之二名不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唐以馮道崔協[illegible]同平章事。

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內職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時議置相循已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惡琪由是循力沮之他日議于唐主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重任卿輩審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也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蘇合丸出大秦國[illegible]）取蛣蜣之轉（[illegible]）也循與重誨共短琪而與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唐主以其子從厚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從厚從榮之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三月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
唐以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二月唐鄴都軍亂討平之。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徒義成不之官亦實爲其下所制在禮自謀脫禍陰求移鎮唐主乃爲之除皇甫暉陳州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爲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范延光字子環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晊部之戍盧臺軍不給鎧仗但繫幟于長竿以別隊伍而去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既至又聞朝廷擢烏震副招討使代房知溫知溫怨震訛言能罷所部兵殺之其衆寄于營外馬軍指揮使安審通脫身濟河知溫恐其不濟亦走渡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列炬宵行疾趨于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盡四月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鄴都闔凡指揮之門殆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悉斬之永濟渠爲之變赤
朝廷雖知知溫首亂欲安反側召加侍中
夏五月荊南自附于吳吳人不受。

初唐魏王繼岌破蜀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高季興殺而掠之唐主既立遣使詰問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唐主怒貸季興襲據夔州自除刺史不許季興遣兵突入夔州據之又請乃削季興官爵以劉訓爲招討使討之久而糧道不繼軍士疾疫乃詔訓引兵還至是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季興復奪之而自附于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不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
已而唐取夔忠爲二州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封季興秦王

六月唐任圜罷。
任圜性剛直勇于敢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于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于唐主前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居磁州
唐以馬殷爲楚國王
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以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丞
抗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九月吳州與唐修好

冬十月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

唐主如汴州至滎陽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密州人】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敬瑭將親軍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圜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唐主至大梁守殷自殺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吳吳徐知誥客之】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行軍司馬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不如也嚴可求及內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誥為嗣溫以知誥孝謹不忍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溫卒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諡曰忠武】

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

十二月唐以周元豹為光祿卿致仕

初相者周元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

闕趙鳳曰元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在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以為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有年

【是歲諸州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戊子【唐天成三年吳大和元年是歲凡四國二鎮】春正月丁丑朔日食

吳遣使如唐唐不受

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窺覘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三月唐以孔循為東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

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重誨性強愎成德節度使王建立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婚相表裏弄威福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以王建立代卿延朗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太原人】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唐主尋召重誨慰撫之會建立求致仕以建立為僕射判三司

夏四月唐以丁從實為北都留守

以從榮為北都留守馬□□（太原府）留守楊思權（新平人。）
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唐主聞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
矯宜以古今勿接儒生恐溺人心者假以從榮年
少隔大儒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欽
斬之重誨請嚴誡而已。

唐王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兵討
之。

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租賦皆贍本
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都篡父位
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間都陰為之
備浸成猜阻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遣人
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
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削奪官爵以晏球
為招討使發諸道兵討之都以重賂求救于奚酋托輝
五月托輝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曲陽本漢上曲陽縣屬定州）
（今屬定州。）都與托輝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得其
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定祁易）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王都襲新樂（新樂縣今屬定府）合兵
萬餘人至曲陽邀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
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
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撾揮劍直衝其陳
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托輝

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illegible]）遣人邀擊契丹北走
者殆無孑遺

吳遣使如楚

先是吳攻楚岳州楚擊敗之獲其將苗璘（[illegible]）
一王（[illegible]）以歸至是吳求和於楚（[illegible]）楚王殷（[illegible]）之

秋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八月擒其將特哩袞（[illegible]）

契丹復遣酋長特哩袞救定州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
州（[illegible]）溺死者不可勝紀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
之擒特哩袞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人以梃擊之
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illegible]）
（[illegible]）六百人悉斬之

閏月契丹遣使如唐

九月唐[illegible]伏誅

先是（[illegible]）造郡王[illegible]唐主以[illegible]反覆殺
所在驛死

冬十一月唐[illegible]于曹州。

十二月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吳立其子從誨（[illegible]）代之（[illegible]）

己丑[illegible]唐天成四年吳大和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illegible]春正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都伏誅獲托輝送大梁斬之

定州守備周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兵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托輝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托輝送大梁斬之[illegible]

三月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總錄事

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達于殷

夏四月唐置綠邊市馬場

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并給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稍有違者至是始于綠邊置場市馬

不令詣闕

唐以子從榮爲河南尹從厚爲北都留守

先是從榮任北都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侍講書[illegible]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illegible]孝謹好善親禮儒士有老成之風相公[illegible]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illegible]日我[illegible]其廢乎思[illegible]固對

從榮多[illegible]謝而結甲兵[illegible]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illegible]賢賓從榮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已賞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至是

唐主以從榮尹河南而以從厚留守北都[illegible]

[illegible]

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唐主問武帝王賜人鐵劵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我得殷如毫釐耳因嘆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秋八月楚希聲殺判官高郁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以富強鄰國[illegible]害之[illegible]遣[illegible]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illegible]謂[illegible]高郁所爲[illegible]郁[illegible]不聽[illegible]爲楊[illegible]希聲之母族[illegible]代[illegible]曰[illegible]希聲希聲屢言于殷請誅之殷曰成吾[illegible]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illegible]老獨[illegible]人能[illegible]人矣希聲聞之[illegible]以殷命殺郁誣以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

偶人笑曰大發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征伐收貯財物
不習多駿路鄉馬步[illegible]其有冤死者乎
朕日夜[illegible]在此告驗持大體[illegible]老竟政非已出使
吾刺侍[illegible]既而顧左右曰君亦何可久處此乎

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九月唐削錢鏐官爵

自光化以來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不稱至是鏐遺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唐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玫與昭遇有隙還言昭遇稱臣於鏐[illegible]唐削之[illegible]鏐令[illegible]下制鏐以太師致仕[illegible]不省

冬十月唐以康福為朔方節度使

[illegible]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唐主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會朔方軍亂留後韓澄遣使請命帥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更他鎮重誨不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衛審峹將兵萬人衛送之[illegible]

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吳諸道副都統徐知詢自以與知誥爭權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指貲貨結歡舊知詢從之廷望至江都因知誥親吏周宗輸款于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以統軍遣徐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又以廷望所告語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之吳加知誥兼中書令[illegible]

唐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

唐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安重誨之

泉也。先是仁矩奉使兩川，不禮于董璋，璋欲殺之，泣訴而免。（唐主將祀南郊，遣仁矩以詔諭兩川……[illegible]）至是重誨使仁矩詗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重誨又使綿州刺史武虔裕（[illegible]）將兵赴治，復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將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唐龍州，今四川龍安府是。）為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天成五年，是歲九月改元長興，凡四年。）春正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劍門，孟知祥遣都押牙李昊詣璋修好。于是知祥與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于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唐主以詔書慰諭之。（[illegible]）

三月，唐立淑妃曹氏為后。

唐主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邠州餅家子。）曰：「吾素病中煩，倦于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妃有美色，先為劉鄩侍兒，鄩卒無子，安重誨言于唐主，納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

夏四月，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

初，唐主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院宣（[illegible]）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召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illegible]）、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illegible]）將兵討之。唐主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傳首。唐主以彥稠不生致，深責之。（[illegible]）

六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

三司使設官自此始 考唐末始有三司之名天祐三年故鹽鐵度支使置王此始設三司使

事宜總於度支明賦道及宋初並設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職任益重

唐立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

八月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唐遣指揮使姚洪史無里系將兵千人從李仁矩戍閬州董璋以書遺在洛其子宮苑使光業曰朝廷割吾支郡分建節鎮又以兵戍之是必欲殺我也汝為我白樞密若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安重誨復遣別將荀咸乂將兵赴閬璋聞之遂反 事前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

止此兵吾父必無他慮虔徽以告重誨重誨不從咸乂未至璋已反 利閬李仁逆頁

二鎮以閬安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唐主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時西川進奏官蘇願在洛陽遣人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于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璋引兵擊閬州知祥以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將兵攻遂州侯弘實孟思恭將兵會璋攻閬州已而璋陷閬州殺李仁矩執姚洪洪不屈死之 洪初為小校嘗事璋及是被執璋謂曰我待汝何如何負我洪曰老賊昔為李七郎家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汝而反我猶事天子不能為國家死不與人奴以生耳璋怒乃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罵不絕唐主聞洪一子于近院厚給其家 李七郎即朱友謙也入梁賜朱友謙璋與高季興孔循皆其家僮

九月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本王鎔家奴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唐主遂決瓊詣中書議重誨去留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

唐詔削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

唐下制削孟知祥官爵興兵討之以孟知祥兼供饋使 既已遣兵攻遂唐主欲大轄之以鳴龜瑞之交敬瑭是命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奇副之 光業誅族

冬十一月楚王馬殷卒諡武穆子希聲嗣

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猶食雞臛

無賓

唐削孟知祥官爵討之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史不詳何許人瀘州刺史馮暉魏州人與前鋒王思同幽州人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 嶺馬嶺化城西鄙山作馬頭山名在閬中被東南北去劍門二百餘里今名遇劍後過劍

史048-117

門之南〈元和志劍門南至劍州六十里〉遂攻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
據而守之先是敬瑭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
其資糧還保劍門董璋之陷閬州也將趨利州遇雨而
還孟知祥聞之曰董公退處閬中遂棄劍閣非計也欲
遣兵助守劍門璋辭之至是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
懼曰董公果誤我遣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
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山賊無能為也又遣趙廷隱
將萬人會屯劍州李筠將兵四千趨龍州守要害〈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乃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東川須解遂州之圍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illegible]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子[illegible]分屯劍州石敬瑭攻之不克[illegible]人來蘇村[illegible]寨在劍門北〉

契丹東丹王托允奔唐
托允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奔唐唐賜姓名曰
李贊華以為懷化〈唐懷州軍名〉瑞州節度使〈[illegible]〉〈先所俘特哩衮等皆賜姓名特哩衮曰狄懷忠〉
十二月唐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難進
關右之民疲於轉饟唐主憂之謂近臣曰
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不振臣之
罪也臣請自往督戰〈重誨即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
聞之無不惶駭〈錢帛糧料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
不可勝紀唐主已厭兵〈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
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論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
〈[illegible]長興二年春正月是月〉陷遂州府守將夏魯
奇死之
初西川將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及是城陷魯
〈[illegible]〉
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引兵還歸西川兵追之至利
州。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
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于府舍妻子羅拜奉酒進食禮
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
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至行
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止孟浪恐將
士疑駭宜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宜
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
召重誨還二月石敬瑭以[illegible]糧運不繼燒營
北歸重誨至三泉得詔返歸過鳳翔弘昭不內重誨懼
馳騎而東兩川兵追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彥琦
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illegible]〉

[illegible]

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趙鳳言於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illegible]其心終不負主，但不能周防，為人所構，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悅。

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吳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illegible]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illegible]入山敦諭，齊丘始還，除右僕射致仕。

以[illegible]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為左衛大將軍。盡復錢鏐官爵，遣使宣諭，以鏐致仕[illegible]重誨矯制也。

是月，閩[illegible]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

延稟聞閩[illegible]延鈞有疾，即與其子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illegible]拒之。仁達偽[illegible]降，繼雄[illegible]登舟，仁達[illegible]之。延稟[illegible]前[illegible]。延稟既[illegible]，延鈞[illegible]老兄再來，及[illegible]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慚不能對。延鈞[illegible]囚之，[illegible]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illegible]

[illegible]

用[illegible]文[illegible]如[illegible]之[illegible]道士陳[illegible]則是閩中多[illegible]父元[illegible]者徐彥林與[illegible]

五月，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illegible]

自安重誨以剛愎得罪，[illegible]不敢可否，獨漢瓊與[illegible]妃[illegible]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illegible]由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白[illegible]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詔以太子太師致仕；以[illegible]李從璋[illegible]為護國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illegible]將兵趣河中。重誨二子[illegible]逃奔至重誨所，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非汝意，為人所使耳。吾以死殉國，夫復何言！[illegible]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illegible]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illegible]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illegible]發罪[illegible]重[illegible]使翟光鄴[illegible]惡重誨，[illegible]主遣[illegible]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illegible]誅之。光鄴至河中，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illegible]以重誨[illegible]又誅其[illegible]欲[illegible]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五季

[illegible]

二月唐始刻九經。[illegible]

唐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從之。[illegible]

三月吳越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爲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遂卒年八十一[illegible]以遺命[illegible]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選舉賢能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契丹遣使如唐。

初契丹舍利萴剌[illegible]與惕隱皆爲唐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主謀於群臣[illegible]契丹所以數年不犯[illegible]數求和者以此業

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唐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猶歸附璋已族滅何謝爲由是復爲怨敵。

六月唐均田稅。

秋九月唐敕解縱五坊鷹隼。

敕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爲司徒輔政。

知誥表請歸老金陵以知誥爲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總錄朝政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王令謀宋齊邱爲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知誥作禮賢院于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illegible]與孫晟陳覺談議時事[illegible]陳覺[illegible]人。

有南故也縱之則為患復生蔚州刺史楊檀（小注）
名光 亦日獵于塞下契丹騎將首劉延數千卻中國所質
若得……必深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
日朕志在安邊不可不稍副其求乃遣……（小注）
里與俱歸突厥以不得……下自是……州及振武
度……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敗之……其下所殺

知祥遂取東川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于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十一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益怒不許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王暉曰劍南為國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在漢州東）擒其戍將知祥以趙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人趣之趙廷隱陳于雞蹤橋（在成都府新都縣北）張公鐸陳于其後璋望陳于武侯廟下（在新都縣八里）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于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宜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而還璋還至府第方食王暉以兵三百人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首以授暉明日城遂降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唐主聞璋死知祥已據全蜀乃遣供奉官李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如成都詔知祥拜冊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加命李昊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趙季良等為節度使唐從之

秋七月唐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八月弟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

闕

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九月唐城三河縣（以地近潞水……今屬順天府）

初契丹既……薊州自幽州運糧入薊州又多伏兵于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又于州東五十里城潞縣（……在今通州）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于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來爭戰德鈞擊卻之

冬十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略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不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忘唐主優詔獎之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于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浸得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秦王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敬瑭懼不外見依號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帥臣延光延壽先言石敬瑭康義誠可往既而欲專用義誠李崧曰非石太尉不可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晉陽人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癸巳長興四年閩王延鈞龍啟元年

春正月閩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真封宅也見有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自以國小民貧仍奉中國用其年號境內稱之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軍中立其子彝超為留後

唐以孟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留後彰武延州以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故以夏銀綏宥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超上言為軍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夏四月唐以劉瓚為秦王傅

言事者請為秦王擇師傅宰相以其秦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于從榮從榮請以為傅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以師傅待之瓚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餘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六月唐立李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

吳

景遷任修通命補王輔政號之權總萬機王室者佐儲

知誥營宮城于金陵

知誥勸吳主徙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于金陵

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

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斲鑿不
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
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
供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
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
為聞奏其自新許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
叛臣必陰與之通以邀賂遺（已而彝超上表謝罪朝廷以為節度使）

汴京諸軍優給

上暴得風疾久不愈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
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賞賚無名士卒益驕

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十兄弟並俾其兄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

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及是閩主璘復位十五月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叛入吳

八月唐主加尊號赦內外將士優給

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乏竭

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唐主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乃以白唐主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九月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

秦王從榮請嚴衛（衛左右軍）捧聖（捧聖馬軍）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人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快于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為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唐主女延壽妻）復為延壽言于禁中乃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天長縣屬揚州）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帛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于杭州而還

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馮贇爲樞密使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爲成德節度使以
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爲樸忠親任
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
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延
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
外輔臣參決勿聽群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
事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
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

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
先制權臣遣都押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
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
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曰公輩殊不愛
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
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
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
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
岳謀議漢瓊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
吾輩自布衣至將相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
地乎義誠不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
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時唐
主病小愈漢瓊等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
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
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
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當呼
爾父授以兵柄重吉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
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
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
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
雄節度使遣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爲庶人（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

（遠之進卜上奏涇州判官人）

唐主殂

明宗目不知書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于
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
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爲
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是爲閔帝）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
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
吾君之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時同列亦謂從府自宋王幼弱爲政者皆府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甲午[illegible]

正月唐以高從誨爲南平王希範爲楚王錢元瓘爲吳越王。

唐以李重吉爲亳州團練使

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遂忌之[illegible]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何得從珂陰事于是朱弘昭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爲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爲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

先是閩吳光請兵于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于吳越及是延徽敗閩兵于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兵救之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誅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聞閩人讀惡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之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爭食之[illegible]吳大亂[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illegible]恐其克建州奔[illegible]與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

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illegible]

閩[illegible]

唐以[illegible]爲樞密直學士[illegible]

明宗[illegible]有才朱弘昭[illegible]斥逐之[illegible]以文學從[illegible]以其黨陳[illegible]又益之

蜀主[illegible]

知祥[illegible]爲[illegible]

吳徐知誥以其押牙周宗爲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不欲遷都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之宗見知誥久有傳國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

唐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軍潰

朱弘昭[illegible]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從潞王從珂鎮河東[illegible]皆不降制[illegible]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illegible]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

從璋幸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前事具）從珂謀于將佐皆曰主上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馬胤孫（字慶先棣州人）曰今奉召不行為今之道適京師臨喪赴鎮而已諸人以為不可從也衆附之從珂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危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以西京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得之相繼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為鄰道所執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相里氏以地為氏金字國寶并州汾陽人五代史作李金全今依相里氏）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為統帥嚴衛指揮使尹暉（魏州大名人）拱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于行陳將士多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李存進之子存進已見）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攻城拔東關守備具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

耳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褊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于從珂（思權以紙曰願王克城日以思權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鄩之子）閉門不納乃趣潼關

潞王從珂至長安庚辰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從珂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宋州虞城人）為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于外軍士前至者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帝聞王思同等敗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召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時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於大業事皆委諸公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事至于此諸公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于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康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乃召將士慰諭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與朱洪實議其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門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

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
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亦不能辨遂斬洪實軍士
益懈[illegible]又發[illegible]

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

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
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illegible]射殺思同以
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鉞
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
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
釁鼓固所宜也請早就死從珂爲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
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貲妓

妾屢言于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殺之從珂聞不
懌遂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從珂至閿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
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爲京城巡檢從
進已受從珂書將爲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
霸皆降保義節度使康思立[illegible]謀固守陝城從
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
爲徒累一城人於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
亦出迎從珂至陝僚佐請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
贇兩族不赦康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爲羣棄甲兵爭先

詣陝降義誠麾下纔數十人亦因候騎請降（既而興元張虔釗[illegible]）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于衞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中使召朱弘昭將與謀弘昭
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于第傳二人首于從珂唐主欲
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爲先備漢瓊單騎奔陝唐主乃以
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道及劉昫[illegible]
人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
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于寺中召百
官中書舍人盧導（導范陽人）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
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

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
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
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
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
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馮道李愚劉昫）憩于上
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
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從珂上牋于太
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衞州東數里遇石
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義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
乃見衞州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
矣然皆有將相侍衞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

爭雄以紀綱從僭他日以潞王之亂亦責何其非愚闇且貽天下矣

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遣以其吉告弓箭庫使沙〔沙風沙氏之後為沙氏〕守榮奔〔奔音奔後為奔氏〕史炤曰古有賁姓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婿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走逆欲附賊賣天子耶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鬭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從珂有舊獨至澠池西見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于路隅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是爲後唐廢帝〕

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天明凡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于柩前

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王弘贄遷唐鄂王于州廨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酖之王不飲弘贄縊殺之〔王性仁厚于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王坦懷待之卒免于患及嗣位于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王不能違以致禍敗〕孔妃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之并其四子鄂王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既而唐主以淑妃請乃并葬鄂王于徽陵域之南封纔數尺觀者悲之後晉高祖立追諡王為閔帝〕

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

唐主之在陝也義誠至陝待罪唐主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在諸公何為不能始終陷吾弟至此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唐主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至是唐主斬義誠而滅其族

唐賜將士賞錢有差

初唐主發鳳翔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及至洛陽三司使言府不過三萬兩而賞軍之費計須五十萬緡于是有司百方以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言其為主盡力於今日當然〕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其不能為謀專美因白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夫因之

存亡不爭繫于呼貢亦在修法度立紀綱令財力豈此
立據所有以給之何必殺牲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
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
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
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五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
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
及魏國公主[illegible]數為之言而鳳
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
汴不宜猜忌敬瑭唐主亦見其骨立不以為慮乃復遣
之河東。

六月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

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
器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
衛之[illegible]
之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illegible]姚顗[illegible]同平章事。

劉昫苛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滯
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有清望宜為相
者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
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

筯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蜀主知祥卒子昶立。

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子仁贊為太子仍監國趙
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受遺詔輔
政是夕卒祕不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告之涕泣不
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
絕覬覦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仁贊而後發喪仁
贊即位更名昶不改元[illegible]

八月唐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劉昫判三司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
數姦吏利其徵責丐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
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
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皆
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illegible]
[illegible]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illegible]

冬十一月唐以[illegible]
節度使李[illegible]代之
[illegible]月唐詔問言事。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極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 [illegible] 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允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責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夏六月，契丹使邊境，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曹太后在宮，敬瑭 [illegible] 陰為之耳目 [illegible] 朝廷不之覺。以候天時。契丹屢侵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菽粟，鎮州輸絹五萬匹于總管府 [illegible]，鎮冀車千五百乘運糧于代州。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促嚴急，山東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河內人）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敬瑭。

唐詔稱盜不計贓，并縱火強盜並行極法。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分石敬瑭之權也。[illegible]

見侍衛嚴列，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illegible] 殿相對，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唐以房暠為樞密使。

劉延朗及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與趙延壽雖為使長，皆奏除授 [illegible] 延朗，州鎮有外入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冬十月，閩李倣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閩主璘娶其父婢陳金鳳，立以為后。后陋而淫，會璘得風疾，后與璘嬖臣歸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閩人皆惡之。（璘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歸郎，謂守明也。）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于璘，后族陳匡勝無禮于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璘疾甚，倣使人殺可殷，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引步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倣遂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皆后族）、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并殺之）。繼鵬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于唐，並以李倣為判六軍諸衛事。倣專制閩政，陰養死士，昶患之，因大享伏甲擒殺之，梟首朝門。[illegible]

曰臣轉尋雖欲致陛下節位以來無善可稱臧公法骨肉川兩合不善公當科言余何郎因去身[illegible]金用慈諭復位趣以[illegible]數李[illegible][illegible]之記不悅未發復亡書言事和[illegible]其[illegible]見曰一葉監風各[illegible][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終[illegible]業翘福州承泰人不[illegible]君[illegible]宋政承福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九十九洲之一也在荆州府江陵縣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忲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

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illegible][illegible]三公象[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掃除盧文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遂以為[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丙申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甲午閩王昶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興凡五國三鎮春正

月唐以吕琦為御史中丞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于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吕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蓈剌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蓈剌等歲遺禮幣十餘萬緡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他夕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吕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邪既而怒解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

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翰林學士呂琦等
皆力諫以為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
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
主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命為除目，徙
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
顧失色。以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
疑懼，謀于將佐。判官趙瑩字元輝，華陰人。勸敬瑭赴鄆州。劉知
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
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
掌書記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
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

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
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
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
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
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
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疏遠，衛州之事，天
下皆知，[illegible]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
官爵，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為副。
先鋒指揮使安審信[illegible]，雄義指揮使安元信[illegible]，帥
眾奔晉陽，敬瑭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朔州人。亦
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于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
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
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
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
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
赴援。

八月，唐張敬達攻晉陽，不克。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
指揮使，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
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無

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
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拊其背而賞之。唐主
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達急攻，不能下。每
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
城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
主自將次懷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illegible]而南，至晉陽，陳于
虎北口[illegible]，[illegible]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
卿[illegible]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
光遠、安審[illegible]兵陳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

[illegible]

千不欲用命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
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
等收餘眾保晉安（寨名在太原府晉陽縣南）契丹亦引兵歸虎北
口敬瑭出見契丹主引兵會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
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
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
唐主大懼遣符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
趙德鈞耀州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唐主本不欲行
張延朗劉延皓勸之唐主不得已發洛陽遣符彥饒軍
赴潞州為大軍後援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
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
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
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
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
朗與翰林學士和凝（[illegible]鄆州須昌人）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
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
如潞州唐主至懷州問策于羣臣吏部侍郎龍敏（[illegible]）
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
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
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
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日夕
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

[illegible]

腹地

冬十月唐括民馬籍義軍以拒契丹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
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用張延
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
而民間大擾

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
主許之德鈞乃請為諸道行營都統及是其子延壽逃于西唐
[illegible]德鈞以兵赴行營時范延光受詔將兵屯遼州
德鈞志在併延光兵逗留不進[illegible]德鈞乃引
兵北屯團柏谷口[illegible]
契丹主[illegible]敬瑭為晉帝[illegible]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
以賂之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
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
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晉
皇帝自解衣冠授之[illegible]
新媯儒武雲應寰朔[illegible]十六州[illegible]以與
[illegible]
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illegible]長興七年為天福元
年敕命法制皆遵明宗[illegible]以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承旨

桑維翰爲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爲[illegible]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𠡠[illegible]州人爲步軍都指揮使史立

晉國長公主爲皇后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illegible]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遁。既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兎俱斃耳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身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素蓄異志何可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輒敗歸糧俱竭馬死則食之馬盡乃食其肉[illegible]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于契丹敬達曰[illegible]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出降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日集行周未至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于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于汝宜以爲相故有是命

契丹以晉主南下使唐兵于團柏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晉主與契丹主引兵而南晉主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illegible]晉主見于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爲子[illegible]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illegible]契丹以其將高謨翰[illegible]爲前鋒與降卒皆進[illegible]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illegible]劉延朗劉延朗在明宗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契丹議[illegible]魏州唐主召季[illegible]之[illegible]口[illegible]誠謀欲[illegible]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至洛陽

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契丹主鎖之，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俯首不能對，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以為翰林學士。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溫[illegible]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餘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成功之臣，無大故勿棄也。

唐主還洛陽。

符彥饒、張彥琦言于唐主曰：今契丹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贊華于其第。[illegible]既而晉主至河陽，從簡迎降，[illegible]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後唐自莊宗至廢帝，凡四主十三年。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唐主之子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于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于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初，[illegible]延朗[illegible]不欲河東多[illegible]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illegible]付御史臺[illegible]逃匿于龍門，數日自殺。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

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馬道同平章事。

既而晉以王禮葬從珂于徽陵南。[illegible]

晉以張希崇字[illegible]，幽州薊人。為朔方節度使。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從為靜難節度使。至是晉主與契丹修好，恐其又取靈武，遂復以希崇鎮朔方。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

文進因晉主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棄鎮奔吳。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高麗擊破新羅、百濟。[illegible]

高麗王建[illegible]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illegible]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晉天福二年[illegible]

春正月乙卯，日食。[illegible]

晉以李崧同中書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府將帥得其人諸鎮多未服從或難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有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宏祚勸之[illegible]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詔金陵[illegible]進宋齊邱[illegible]德誠之子建勳[illegible]公大祖元勳今日稽延矣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以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爲內樞使知誥尋更名誥。

日契丹攻雲州判官吳巒[illegible]拒之

契丹主歸過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巒在城中帥衆閉城不受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崇威[illegible]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illegible]

[illegible]

戊戌[illegible]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天雄節度使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illegible]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illegible]

[illegible]州

五月[illegible]遣使修好

徐知誥用[illegible]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

范延光[illegible]

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illegible]

凝署其門不[illegible]

近之職[illegible]

安身為便知其謀何從奇之為于桑維翰除左右逃遁
上言北戎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治兵備不可輕
進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晉魏州部署兵從資水向陽入東都
張從賓擊梁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晉
主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晉主子東都留
守重乂引兵東扼汜水關將趨汴州羽檄縱橫從官內
外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
常度眾心差安 [illegible]
不能久論少待之乃止
段凝 [illegible]
爾作白龍寺
方士言于閩主有白龍夜見閩主作白龍寺時官役
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藉而量之以貨多
寡為差又以空名堂牒鬻官于外民有隱年者杖背隱
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秋七月晉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帥兵及指揮使盧順密前
作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三隸奉進二
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
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無客主之義乎奉進
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
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

奉進殺之諸軍皆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
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
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賊通謀此去行宮纔
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乎今日當
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萬
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眾莫敢動萬不得已與
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
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于
窮迫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知遠曰
[illegible] 知遠曰
晉楊光遠收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殺從賓伏誅
[illegible] 光遠引之渡河半
渡而擊之所殺溺死甚眾從賓走還汜水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
遂克汜水從賓走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 [illegible]
送大梁斬之史館修撰李濤 [illegible] 上言張全義有
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范延光知
事不濟歸罪于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不許
與徐請攤而闘 [illegible]
凡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illegible]

吳可從王令謀乞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病亟力勸徐誥受禪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邱不署表九月令謀卒十月齊王誥即帝位于金陵國號唐追尊……珍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元弘古讓皇立王后宋氏為皇后子景通為吳王史名璟[illegible]

[illegible]

契丹改號遼[illegible]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兼政事令

戊戌等入[illegible] 戊戌年是歲凡五國二鎮

春正月乙酉日食。

二月晉詔求直言

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選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無詔者復降御札趣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晉禁民作銅器

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為銅器者故禁之。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員數

中書舍人李詳上言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獲……朝廷[illegible]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illegible]聽奏大將[illegible]刺史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從之。

夏五月唐主詔遷故吳主于潤州。

吳讓皇固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陽宮徙讓皇居之[illegible]

唐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

金部郎中張鑄言竊見鄉村浮戶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illegible]

以受天[illegible]以為文。

八月，晉上尊號于遼。

上尊號于遼主及太后，以馮道、劉昫為冊禮使。遼主大悅。晉主事遼甚謹，奉表稱臣，謂遼主為父皇帝。每遼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遼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遼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illegible]

遼遣使詣唐，未濟，[illegible]主厚賄之。使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九月，范延光復降于晉，晉以為天平節度使。

楊光遠奏：魏博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廣晉，[illegible]歲餘不下。晉主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illegible]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遣子牙將奉表待罪，詔釋之。光遠表乞入朝，制以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佐皆除防團刺史。[illegible]

冬十月，遼加晉主[illegible]。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便于漕運，故定都焉。

晉樞密使桑維翰罷。

初，鄴都未平，晉主[illegible]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illegible]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不平語，處讓因之，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罷維翰，而以處讓代之。

河決鄆州。

[illegible]年，決鄆州，[illegible]決原武，凡九決，其詳具後。

十一月，晉冊閩主昶為閩國王，不受。

晉以閩主昶[illegible]常作[illegible]損為冊禮使，賜昶[illegible]。閩之[illegible]遣進奏官[illegible]以[illegible]讓位，辭冊命。使損至福州，閩主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使奉繼恭表隨損入貢。其[illegible]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illegible]

晉廢鄴都，置彰德[illegible]

楊光遠為入朝[illegible]桑維翰請[illegible]

分天雄之衆加光遠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
是怨望密以賂自訴于遼晉郎中于徐人常蕃與志晉
遂建鄴都于廣晉府置彰德軍于相州以澶衞隸之置
永清軍于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丘晉主慮遼
為後世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津。註見以高
行周為鄴都留守王廷胤（處存之孫）為彰德節度使王周（邠州人）為永清節度使。

晉聽公私自鑄錢。
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
天福元寶為文仍禁私作銅器（既而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故吳主楊溥卒
[illegible]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illegible]）

是春正月唐主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昪。皮變反
唐羣臣屢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
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
踵其法又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
及也徐氏故吏[illegible]餘猶在唐主因出納有數苟非稽
民列頁安得[illegible]類改太祖廟號[illegible]為李氏考妣
發哀[illegible]如[illegible]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
委齊王[illegible]次惟軍[illegible]門[illegible]更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重威妻晉主女弟）無大功恥
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遠
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
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危于朝露非知遠
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
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
遠第諭旨知遠懼起拜受

夏四月晉廢樞密院
梁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
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illegible]）
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
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晉主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
院事[illegible]宰相分判[illegible]不知大體習于故事
無欲復之

晉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

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于泰州（泰州本海陵縣南唐升為州今屬揚州府）
唐人遷讓皇之族于泰州號永寧宮防衞甚嚴（故太子璉自請遷居大成卒于唐中書主追封弘農郡王）

秋七月庚子朔日食

晉以桑維翰為彰德節度使

楊光遠疏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

晉以王廷胤為義武節度使

初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奔遼至是遼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防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遼主怒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邪晉主恐其搖變不已厚賂之請以處直兄孫延壽繼易定遼主怒稍解

閩王曦（本名延羲審知少子）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

初閩以太祖（閩主審知廟號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閩主昶立更募壯士為腹心號宸衞都祿賜皆厚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好為長夜之飲強群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羲陽為狂愚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囚于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本名）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昶命重遇將兵捕除餘燼日中昶惡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羲共攻昶延羲與李后如宸衞都昶明宸衞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在福州府侯官縣北九峯山之一嶺也）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于村舍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羲自稱閩國王更名曦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于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晉以唐王從益為郇國公

從益尚幼李后（晉主后明宗女）養于宮中奉王淑妃（唐明宗妃）如事母

冬十二月晉禁造佛寺

[illegible]春二月楚平群蠻立銅柱于溪州（今湖南）

初溪州刺史彭士愁（其先本吉水人後徙溪州世有其地）引獎錦諸蠻寇辰澧楚王希範遣兵討平之自是群蠻服于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後漢馬援立銅柱事見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于上立之溪州（溪州為楚黃鍊在今永順府永順縣東與辰州府沅陵縣分界）

閩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于建州攻汀州與吳越遣兵救建州

夏五月延政擊御之。

曦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更相猜恨欲殺曦所遣監軍鄴翹鄴通鑑作業史炤曰當作鄴風俗通漢有鄴介鄴風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執攻敗之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眞將兵擊延政延政求救于吳越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仰仁詮湖州人都監使薛萬忠將兵救之丞相林鼎侯官人諫不聽二月師逵分兵出戰延政遣兵攻之殺師逵其衆皆潰行眞將士棄營走延政乘勝取永平鎮唐[illegible]順昌[illegible]延平[illegible]二城自是建兵始盛仁詮以兵至建延政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于曦曦發泉州兵救之遣輕兵絕吳越糧道

吳越軍食盡延政以兵出擊大破之唐主遣使如閩和閩王曦及延政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illegible]然猜恨如故。

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吐谷渾人叛降于唐晉遣馬全節字大雅元城人討之唐師敗績。

先是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漢筠貪猾不法晉主遣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筠漢筠教金全留己而毒殺仁沼至是晉以馬全節代金全漢筠紿金全曰進奏吏遣人來以朝廷使公受代因按賈仁沼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自歸于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安審暉審琦之兄為之副金[illegible]于唐唐主

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逆之金全[illegible]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進軍與戰大破之承裕焚掠走全節入安州安審暉追敗唐兵段處恭戰死虜承裕及其衆送[illegible]之送唐監軍杜光業等于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遣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晉主復遣之唐主令以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晉[illegible]仁沼[illegible]

秋七月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

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軍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以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

九月晉罷翰林學士。

學士李澣[illegible]輕薄多酒失晉主惡而罷之併其職于中書舍人。

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

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

數人爲刺史徙光遠鎭青州
冬十一月晉以閩王曦爲閩國王。
[illegible] 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初晉割鴈門之北以賂遼由是吐谷渾皆屬遼苦其
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于是部落
千餘帳來奔遼主大怒遣使來讓晉主遣兵逐之使還
故土。
閩以王延政爲富沙王 胡三省曰建州有富沙驛
延政請于閩王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
以建州爲鎭安軍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鎭
安曰鎭武而稱之

夏四月唐遣使如晉。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遼不許。自黃
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豐稔兵食有餘群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遼使者上表請伐遼。
重榮恥臣遼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殺之遼以爲
讓晉主遜謝六月重榮執遼使伊剌 [illegible] 遣輕騎
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等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
亦殺契丹 [illegible] 爲虜所陵暴願
自[illegible] 人抗表 [illegible] 上父事

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久錫詔遣頒貢及移書燕
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
制甚患之。[illegible]
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
閩王曦以詔招泉州刺史繼業還賜死殺其子于泉州

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
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之 [illegible]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晉主畏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爲北京留守 [illegible]
閩王曦自稱大閩皇
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
勝負鎭武判官潘承祐 [illegible] 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

閩主使者至延政對使者語侍慢承祐長述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

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

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晉主如鄴都

晉主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吳越王錢元瓘卒子佐嗣（元瓘卒子名佐今從歐史）

先是吳越大火焚燒宮室府庫盡元瓘驚懼遂發狂疾（唐人…）及是元瓘卒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佐為節度使佐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河決滑州

冬十月晉劉知遠招誘吐谷渾白承福徙之內地

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誘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承福帥衆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谷（嵐州屬今太原府嵐縣是在州北亦屬今嵐州界）（承福所處）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收精騎以隸麾下吐谷渾部落亦不附安重榮重榮勢大沮

閩王曦稱帝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人）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從進退至花山（在南陽府…為安從進之花山也）遇張從恩兵不意兵至之遂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唐定田稅

唐主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由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久而用之（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頮用鐵盎暑則寢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以…先加江淮及…）

十二月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擊敗之

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饑民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將入朝十二月晉以杜重威為招討使帥…

重威與重榮遇于宗城西南重[illegible]之不動[illegible]欲退指揮使王重允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允爲公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却官軍乘之鎮人大潰重榮走還掔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已而牙將入鎮州殺重榮斬之晉主函其首送于遼

[illegible]

五季

[illegible]春正月晉以杜重威爲順國節度使

安重榮既誅晉改鎮州成德軍爲恆州順國軍以杜重威爲節度使重威以上瑜人[illegible]爲副使瑜爲重斂于民恆人不勝其苦

二月唐以宋齊丘[illegible]尚書省事罷之

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丘知尚書省事[illegible]官錢二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illegible]齊丘稱疾請罷從之

夏四月晉以[illegible]彥澤[illegible]部人爲龍武大將軍

彥澤先爲彰義節度使校其掌書記張式[illegible]式父鐸詣闕訟冤晉主以河陽帥王周代彥澤鎮涇州彥澤遂至陝獲亡將楊共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户彥澤既至[illegible]以其有功不問諫議大夫鄭受益[illegible]上言[illegible]彥澤因此無所忌憚[illegible]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一無所譴中外皆言陛下受其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爲陛下惜此名[illegible]乞正彥澤罪以[illegible]洗聖德疏奏[illegible]刑部郎中李濤[illegible]代[illegible]彥澤罪語甚切至敕[illegible]斷彥澤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

參問諭如汝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辭
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
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許不知范延光鐵券
安在晉主拂衣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

漢主龑殂子玢立。

漢主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
越王洪昌（洪昌[illegible]）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翷謀
（[illegible]吾子孫不肖[illegible]牛角當漸小耳）如鼠人欲出洪度洪熙而立洪
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
違之必亂乃止（[illegible]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illegible]性嚴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illegible]蒸之刑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illegible]晚年殺人[illegible]不勝[illegible]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宦者大盛）及殂洪
度即位更名玢以洪熙輔政。

九月唐以宋齊邱為鎮南節度使。

齊邱既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
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酣齊邱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
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游客干朕今為三公亦足矣
齊邱曰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
之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
邱鎮洪州

[illegible]

晉主發鄴州[illegible]

[illegible]主以晉招納吐[illegible]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illegible]

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之置道
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殂于保昌殿）道與
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
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illegible]。初
高祖（晉主[illegible]）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
寢之由是知遠怨。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于尤口。（[illegible]）

漢循州盜張遇賢作亂。

有神降于博羅縣（[illegible]）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
謹時循州盜賊群起莫相統一共禱其神神大言曰張
遇賢當為汝主于是共奉遇賢為主攻掠海隅遇
賢年少無他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洪
昌循王洪杲討之戰不利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illegible]）
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晉[illegible]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illegible]
口城中已危[illegible]
與指揮使[illegible]發[illegible]進[illegible]放[illegible]

冬十一月晉復[illegible]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官中所賣者稍貴，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于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請增求羨利，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商人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斂之如故。

十一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

仁遇，閩主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閩主，以爲左僕射，閩吏部侍郎李光準同平章事。

月晉主還東京。晉主即位于鄴，及是始還汴。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主擊晉……

稱與延壽通，相往來無虛月。

唐主昇卒。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璟長而止。嘗知與宮遇璟親，衆器大怒，數日。幼子景逷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逷可爲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駕部郎中馮延巳爲齊王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陳覺相結。又有魏岑者，亦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扶風人，屢言覺、延巳、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亦表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悟，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秘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奸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爲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乃止。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

延政以潘承祐爲吏部尚書，楊思恭爲兵部

尚書。未幾以承制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于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已而求略士謀陳十事，首以兄弟相攻為言，延政大怒，削其官爵，放歸私第。

三月，唐主璟立。

唐主即位，大赦，改元。秘書郎韓熙載以踰年改元不從。唐主為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illegible]

漢晉王洪熙弒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

漢主玢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玢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大醉，洪熙使道庠、思潮等拉漢主，因拉殺之。洪熙即位，更名晟，以洪昌為太尉，道庠等皆以功賞賜。[illegible]

夏四月[illegible]日食。

[illegible]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

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穀。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

唐主以烈祖[illegible]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遂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遂，賴唐主力保全之。

九月，晉執遼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于晉，置邸大梁。及景延廣說晉主囚榮于獄，凡遼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遼主，遼主大怒，南侵之志始決。晉使如遼者皆絷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每為延廣所沮。[illegible]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群臣，又總宿

衛兵故大臣皆能與之言成德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
必召兵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倍事以備之
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為后
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娶馮濛女濛定州人女為其
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見而悅之至是
立以為后頗預政事兄玉字璟時為禮部郎中擢為端
明殿學士與議政事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遼人南寇
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
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告于遼以晉主負德且大饑乘此攻之
嶽而以趙延壽亦勸之遼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
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遼盡力朝
延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南樂故城在今大名府[illegible]西北）
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邱為青陽（縣屬池州府）公遂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邱謀欲傾之宗泣
訴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齊邱齊邱稱疾乞歸九華舊
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
公齊邱乃治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
益甚
晉旱水蝗民大饑
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廬舍

[illegible]

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illegible]不留
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民餓死
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illegible]）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
民穀杜威（[illegible]）奏[illegible]如諸州例括之[illegible]檢索
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
官李沼稱貸于民復得百萬斛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
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節度兼觀察）職
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楚作九龍殿
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務窮侈麗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
龍飾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言身一龍也（先是楚地
[illegible]）

春正月遼克貝州權知州事吳巒
死之晉遣兵以禦遼
遼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思溫之子）將兵南侵逼貝州先是
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軍
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溫（[illegible]）黜之珂怨望密遣

人亡入遼言貝州易取會分遣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巒至而遼兵至巒推心無私珂請效死巒使珂兵守南門自守東門遼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兵自南門入巒赴井死遼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為都部署符彥卿為副遇常山人皆將兵禦之。

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主欲傳位于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隔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作高樓召侍臣觀之眾皆歎美儼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于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國家設耳目欲得其罪有他志吾受命之際有幾死亂我兵罪不能于儼見今日又見防邪歲遂罷之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遼

晉主以景延廣為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illegible]晉主至澶州遼主[illegible]屯元城遼[illegible]太原劉知遠[illegible]

以知遠為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遼于黎陽復遣譯者致書于遼求修舊好遼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遼偉王于秀容遼兵遁去

二月遼兵渡河晉主遣李守貞河陽人等分道擊之遼兵敗走。

晉博州刺史周儒降遼又與楊光遠通謀引遼兵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應州人薛懷讓太原人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遼兵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于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遼兵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遼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遼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遼兵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初遼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于戚城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彝超之弟侵遼以救晉

晉劉知遠擊遼郗遠屯樂平注見前不遇

三月遼侵晉澶州不克引還。

遼主偽棄元城去伏精騎于古頓丘城[illegible]

[illegible]

北鄉、節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鄉癸虜已逃
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人馬饑疲趙延壽曰
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
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主從之三月朔自將
兵十餘萬陳于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
勝負遼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遼
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
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
矢蔽地遼兵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遼兵引去
經十日中小校亡來云遼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
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遼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殺其主曦而自立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閣門使連重遇以前殺昶懼
國人之討相與結婚以自固閩主曦心疑之曦嘗因醉殺侍臣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曦后李氏悍而酗酒以賢妃尚氏有寵妒之欲弒
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文進重遇曰主上殊不平二
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壯士
使錢達弒曦于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
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
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
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

文進殺之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
克文進遂稱藩于晉晉以為閩國王

晉籍鄉兵

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餘復有
此擾民不聊生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為
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
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
鬱不得志日夜縱酒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

晉因遼兵屢至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
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
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
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己留
守判官盧億字子元河內人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
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
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illegible]

六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illegible]匡國節度使
道與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
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

國節度使或又謂晉主曰陛下微契丹安得天下
翰不可廢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發數道丁夫
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昭儉嗣復之子）
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
若頒罪己之文晉主乃止

晉以折從遠（從遠字可久雲中人）為府州團練
使

民以實塞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
與契丹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

以李慎儀為承旨劉溫叟為學士（溫叟岳之子）徐台符李
瀚（瀚字文翰）為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
節度使以備邊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至是一制指
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時軍國多
事百司請輯填委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
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

人亦以是少之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效（從效泉州永春人）等誅朱文進所署
刺史黃紹頗傳首建州

朱文進以其黨黃紹頗為泉州刺史程贇指揮使留從
效謂同列曰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
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

餘愧眾以為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于從
效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
紹頗諸君從我富貴可圖不然族且至矣眾皆踊躍
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
請建州如故以繼勳為泉州刺史從效洪進皆為都指
揮使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劫其父以降

李守貞圍青州城中食盡遣援兵不至楊光遠遣
其子承勳請降光遠曰承勳勸光遠降
獲卒其族乃遣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邱濤等

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亂[illegible]　[illegible]倫理不安

送其首于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守貞以光遠爲[illegible]諸子皆命[illegible]守貞以[illegible]宜[illegible]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超授承勳汝州防禦使後遣[illegible]入[illegible]承勳以殺父誅之。

閏月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

先是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會唐遣行營都虞候邊鎬以兵擊延政屯建陽[illegible]林仁翰[illegible]文[illegible]書[illegible]建[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遣[illegible]從[illegible]延[illegible]州[illegible]延[illegible]遣[illegible]南[illegible]二國[illegible]及是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刺史林仁翰謂其徒曰吾屬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乃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趨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遼復侵晉

遼復大舉侵晉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illegible]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illegible]遼主以大兵繼至建牙元氏晉主[illegible]遼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于是惘懼無復部伍委棄鎧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巳開運二年是歲凡五國[illegible]

春正月遼兵至相州引還晉主[illegible]追之。

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illegible]遼侵邢磁洺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陳于相州安陽水[illegible]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illegible]將數千騎前覘遼兵至鄴都遇遼兵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兵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illegible]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爲遼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帥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藉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遼兵解去遇等乃得還遼亦引軍還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遼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illegible]河北相繼[illegible]日此非安寨之所乃部分諸將[illegible]行討[illegible]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illegible]士以爲然徵兵諸

道下詔親征發大梁。

殷改國號曰閩。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鎮福州以指揮使黃仁諷將兵衛之（[illegible]）發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唐兵屯赤嶺延[illegible]統軍使陳望將兵扞之[illegible]）

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遼克晉祁州刺史沈斌（下邳人）死之。

遼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遼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遼兵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破斌自殺

晉以馬[illegible]為[illegible]

晉[illegible]宣徽北院使李彥韜（太原人）皆挾恩用事忌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維翰政[illegible]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有寵于晉主[illegible]至于升擢將相亦得預[illegible]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耳目[illegible]諸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用且欲盡去之）

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討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亂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珣說黃仁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眾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為帝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遣使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illegible]）

遼還師南下晉都招討使杜重威擊之遼兵敗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遼泰州（[illegible]保定府[illegible]）降之取滿城（[illegible]保定府）獲遼二千人取遂城（[illegible]保定府安肅縣）

遼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遼主還至虎北口（[illegible]順天）

[illegible]閏月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illegible]遼兵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遼兵踰白[illegible]而去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遼軍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遼主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

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張彥澤藥元福并州晉陽人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遼兵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illegible]橫擊遼兵呼聲動天地遼兵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棄馬仗蔽地遼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

之而走諸將請追擊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遼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將引歸晉主亦還大梁

五月晉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威久鎮恒州貪殘不法又畏懦遼騎數十入境威已閉門登陴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殘弊為衆所怨又畏遼之強累表求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罷之庶無後患晉主不悅

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illegible]

六月晉遣使如遼

遼連歲入寇中國疲于奔命邊民塗地遼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遼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遼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

謂遼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晉以遼主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

秋八月甲子朔日食

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和凝罷加樞密使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曩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吾曹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每善承迎益有寵嘗有疾在家晉主謂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玉乘勢弄權賂遺輻輳朝政紊亂

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閩自王審知據建至延政降凡七主合六十年

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入上元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思安整衆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縱兵大掠建人大失望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冬十一月晉桑維翰罷

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李守貞李彥韜合謀排之以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

崧為樞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丙午 晉開運三年是歲凡四國二鎮

春正月唐以宋齊邱為太傅

唐齊王景遂府屬謝仲宣言于景遂曰宋齊邱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遂為之言于唐主曰齊邱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主乃以齊邱為太傅但奉朝請不預政事

唐以李建勳馮延巳同平章事

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中高越字沖遠幽州人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戶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密命夢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不勝其黨宜左右之既而夢錫罷宣政院務乃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于是稱疾縱酒不復與朝廷事[illegible]

二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唐泉州牙將留從效逐其刺史王繼勳而代之

從效表聞于唐唐召繼勳還金陵以從效為刺史從效兄從願復取漳州唐不能制乃建清源軍于泉州以從效為節度使從效遂據泉漳從效勤儉養民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

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定州清苑人叛降遼

定州西北有狼山（在易州西南亦曰狼山上有西不及姑姑窟等其）土人築堡于山上以避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之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嗣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遼絕好北邊寇盜充斥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據城自保遼人入境帥衆邀擊頗獲其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遷怒舉寨降于遼請為鄉導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盜賊蜂起吏不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于遼延翰逃歸上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遼南侵宜為之備

六月晉復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

初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至五千匹晉朝忌之徙鎮邠州又徙陝州入為侍衛都指揮使暉乃厚事馮玉李彥韜復求靈州會羌胡作亂（党項拓跋彥超最為大族暉在鎮留之州下賜予豐厚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罷鎮而殺之王令溫代鎮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羣部怨怒皆）叛。遂有是命。（暉在道擊敗彥超遂入靈州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

秋七月河決。

河決楊劉西入莘縣（注見前）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注見前）流

（賜又溫等李等志）

八月晉劉知遠殺吐谷渾白承福夷其族。

晉主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遼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于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注）請徙于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唐攻福州不克。

初唐人既克建州　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仁達必令入朝宋齊丘亦薦覺可使唐主乃以覺為宣諭使賜仁達仁達知其謀見覺詞色

甚倨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自恥無功至建州矯詔發汀建撫信州兵命馮延魯將之趣福州唐主以覺專命大怒羣臣皆言兵業行不可止唐主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魏岑為監軍使又命留從效王建封以兵會攻福州仁達遣使乞師于吳越吳越王佐命統軍使張筠以兵三萬救之會唐兵已入福州外郭吳越兵至與之□不利唐諸將爭功進退不相應仁達固守第二城攻之不克

冬十月晉杜威將兵伐遼十一月至瀛州與遼戰不利而還。

先是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馮玉李崧信之命杜威致書延壽延壽復書乞發大兵援應至是遼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言城中遼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己為內應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與宰相議之以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為之副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不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威守貞會兵于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於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遼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還

遼大舉侵晉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遼遼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後晉自高祖至出帝凡二主合十一年

遼主大舉侵晉趣恆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恆州引兵會之言遼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恆州以彥澤為前鋒與遼夾滹沱而軍遼忌晉軍急渡滹沱與恆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威性懦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illegible]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採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恟懼十二月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奏

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為遼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無憂矣威許之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獨戰遼軍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猶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我困急而不救此必

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遼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遼人遂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遼。威潛遣腹心詣遼主牙帳邀求重賞。遼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途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遼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威，其實皆戲之耳。威引遼主至恆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先是遼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遼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是遼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豫謀。遼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遇，邢州人。遼主引兵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晉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赴火，為親軍將薛超遼州人。所持。而彥澤傳遼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表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遼主命，晉主[illegible]服素衫拜受宣，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illegible]微笑不應。以晉主命召桑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公領大鎮，握彊兵，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自謂有功於遼，晝夜酣飲，自謂赤心為主，見者莫之[illegible]。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于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帝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李濤請誅彥澤事具前。

彥澤遷晉主于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所上遼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晉主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佞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遼復任用。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遼主云其自經。遼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遼降。遼主賜晉主手詔，且言孫勿憂，必使汝有啖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真，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為，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于郊外。遼主曰：吾遣奇兵取大

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稱
慶並用漢禮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遼主于封
邱遼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
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
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illegible]
主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illegible]自殺
正月朔百官遙辭晉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遼主
伏路側請罪遼主命起復服撫慰之晉主太后迎于封
邱門外遼主辭不見遼入門民皆驚走遼主遣通事諭
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

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日暮復
出屯于赤岡在開封府城東北先是張彥澤與閤門使高勳
不協及引遼入京殺勳叔父及弟至是勳訴于遼遼主
亦怒彥澤剽掠京城鎖之百姓爭投牒疏彥澤罪遼與
傅住兒俱斬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
子孫皆絰杖號哭詬罵以杖撲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
者市人爭破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遼主徙延廣歸其
國至陳橋[illegible]夜扼吭而死
遼封晉主[illegible]
[illegible]
遼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于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

[illegible]

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
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
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既而
遼命遷之黃龍府[illegible]
[illegible]
遼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晉諸藩鎮皆降
遼主引兵入宮諸門皆以遼兵守衛磔犬懸羊皮為厭
勝[illegible]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
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
張礪共薦李崧[illegible]遼主素聞二人名

皆禮而[illegible]之以崧為太子太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諸鎮皆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
匡威[illegible]州拒遼而[illegible]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
成州降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悉以所部指而納之河[illegible]或謀[illegible]
[illegible]必[illegible]不若且

撫之徐思其策遼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凍餒咸怨重威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遼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說之延壽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他人取之乎遼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東西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晉兵無守之者吳蜀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取之乎遼主曰吾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遼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爲仇敵北向與吾戰辛苦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乘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曩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于鎮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遼主悅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宗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從者百餘人遼遣三百騎援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于路相對泣以獻晉主至中度橋中度橋在正定府城東南跨滹沱河上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遼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遼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遣延壽請給上國兵食遼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于鋒刃老弱委于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遼主謂判三司劉昫曰遼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民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遼皆思逐之矣。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遼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爲北面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厲兵畜馬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強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遼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遼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遼主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峻秀容安陽人奉表稱臣遼主賜詔褒美又親加兒字于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虜法以此賜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既而遼主以知遠觀望不至使謂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之怨深矣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急當隨時制宜今遼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丁晉劉知遠自稱帝[illegible]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于遼又遣使詣河東勸進

唐主立其弟景遂爲太弟

唐主立其弟齊王景遂爲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illegible]

[illegible]

契小交獨禰用紫微下力未能大敗尚扩之彼服而爲敵所不至自是勿遺寇擾邊多謝其不遜易字簡能泉縣人

唐遣使如遼

唐主遣使賀遼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遼主不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遼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于唐唐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

二月遼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爲中京留守

遼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一人

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二月朔遼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于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遼主負約心快快乞爲皇太子遼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命爲延壽遷官時遼以恒州爲中京張礪奏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遼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指揮使史弘肇

字化元鄭州榮澤人

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強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威邢州堯山人邠魏州冠氏人）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遂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爲遼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神寶主詔向[illegible]而還

知遠以軍興故晉主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故晉主既出塞遼人無復供給至錦州（[illegible]本天）令拜援巴堅墓故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求毒藥欲與故晉主俱自殺不果

晉遣兵歸梁暉襲取相州殺遼守兵

遼主聞知遠即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遼主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爲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猾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聊生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澤陽賊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衆殺遼兵數百據州自稱留後已而降晉[illegible]

晉主知遠還晉陽。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澶州賊帥王瓊攻遼將郎五（時鎮澶州）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圍郎五于牙城遼主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然亦遼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遼以李從益爲許王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遼趙延壽夫人明宗女歿淑妃詣大梁會禮遼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爲許王復歸于洛

遼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羣盜陷宋亳密州。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遼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安審琦武寧符彥卿等歸鎮。

二月朔遼行入閤禮（唐故事天子正殿謂之衙衙有仗便殿謂之閤其御便殿也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閤）

遼主服赭袍御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遼者

遼以蕭翰爲宣武節度使

遼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舒嚕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遼主后自翰始以蕭爲姓于是遼后族皆稱蕭氏（說已具前。）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擊敗唐兵遂取福州。

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至白蝦浦（浦自龍江別派在福州城南）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兵聚而射之簀不得施馮延魯欲縱其登岸而盡殺之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求一戰而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于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

延魯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敗之唐城南諸軍皆遁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仁達舉所部授之（仁達後爲吳越戍將所殺夷其族）

遼主德光發大梁。

遼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遼主至相州梁暉乘城拒守遼攻之及城陷盡殺城中男女驅以北民之存者七百人其後得髑髏十餘萬）遼主見所過城邑邱墟謂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爲太原尹（劉崇本太原此）

夏四月晉以劉信（從弟）史弘肇為侍衛指揮使楊邠為樞
密使郭威為副使王章（魏州南樂人）為三司使。

晉以蘇逢吉（京兆長安人）蘇禹珪（密州人）同平章事。
時制度草創皆出逢吉然素不學問與禹珪同在中書
決事多逾舊制而逢吉尤納賄賂論者譏議。

晉以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避晉主名）置永安軍于府州（注見前）以
從阮為節度使。

遼侵潞州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并州人）守
嵐憲（憲州唐末置治樓煩故城在今靜樂縣）。
遼招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晉主遣史弘

肇將兵救之又以鄭謙為忻代都部署閻萬進為嵐憲
都制置使知遠聞遼主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
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遼兵勢。

晉以武行德（太原榆次人）為河陽節度使。
遼以船載晉鎧仗水河歸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
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將勢不能久留中國不
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衆
以為然即相與殺遼監軍使任延煦以兵送耿崇美
之潞州行德乃自稱河陽都部署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
陽晉主以行德為河陽節度使（[illegible]）

唐流陳覺于蘄州馮延魯于舒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議斬二人以謝
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建安人）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
延巳延魯岑覺四人皆陰狡其懷奸蔽聰明排斥忠直
引用群小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同罪異誅
人心疑惑唐主以文蔚言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流
覺于蘄州延魯于舒州。（[illegible]和州司士參軍[illegible]）

遼主耶律德光殂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遼主至臨城得疾至殺狐林（在[illegible]欒城縣西北）殂（[illegible]）
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
帝羓趙延壽恨遼主負約即日引兵入恒州遼永康王
鄂約（東丹王托允之子[illegible]）
亦以兵繼入遼諸將密議奉以為主延壽不知自稱
受遼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供給鄂約與諸
將同鄂約銜之（[illegible]）

五月遼鄂約執趙延壽而自立。
鄂約召延壽及張礪等飲鄂約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
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俱入良久鄂約
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

遺我一鏃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偽廟別無遺詔而燕
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後數日集晉漢之臣于府
署宣遼主遺制仰皇帝位既而鄂約以德光有子在國
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舒嚕太后之命內不自安乃勒兵
歸以滿達勒（德光從弟舊作麻答今改正）為中京留守（鄂約之即位也以鎮州為中京成德節度）
（尋卽易去以見其宜不復行實歡吹之聲不絕于內及歸告又武史名皆留恆以少騎以後宮優諸教坊自隨）

晉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晉主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
魏知遠欲自石會（關名在遼州）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
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
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
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
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
也卽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

楚王希範卒（謚文昭）弟希廣（字德丕）嗣

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
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
知永州事希萼最長請立之劉彥瑫李弘皋等欲立希
廣拓跋恒曰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
爭端彥瑫等不從稱希範遺命共立希廣少敵退而歎
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晉主知遠發太原[illegible]

晉史弘肇攻澤州遼將崔廷勳等遁去

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知遠以弘肇兵少
欲召還使問之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
退乃遣一偏超說令奇令奇降崔廷勳耿崇美奚王伊
喇攜衆北遁遼人在河南者州縣引去（弘肇為人沈毅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illegible]樹者皆[illegible]陽安行入[illegible]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知遠由是倚愛之）

遼蕭翰立許王從益稱帝于大梁遂北走從益遣使

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
不得從容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
遼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
匿于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
之自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
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為從益宿衛而行（遼將）
[illegible]
軍國事遣使入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

晉十　遼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契丹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illegible]以安遠[illegible]諸將者皆勿自疑其[illegible]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劉從義[illegible]先大人大梁[illegible]命[illegible]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晉主知遼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illegible]使魏仁浦[illegible]州汲人自遼逃歸契威問以兵數及[illegible]事仁浦[illegible]悉[illegible]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

遼主[illegible]以其母弟[illegible]木葉山[illegible]

遼[illegible]太后[illegible]自立[illegible]發兵拒之[illegible]以偉王為前鋒相遇于石橋太后以李彥韜[illegible]排陳使彥韜迎降于偉王太后兵敗[illegible]太后于[illegible]巴堅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illegible]中華風俗多用晉[illegible]於酒色[illegible]諸部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敗[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遼[illegible]本[illegible]故地[illegible]北[illegible]招討使[illegible]北方[illegible]漢已入大梁[illegible]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

重威自以降遼負中國內常猜懼[illegible]鎮制下拒而不受遣子質于滿達勒求援滿達勒遣其將楊袞將遼兵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illegible]主章白漢主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漢主從之

閏月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

恆州將何福進[illegible]李榮[illegible]太原人逐遼將滿達勒遣使降漢

滿達勒貪猾殘忍民間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嘗疑漢兵稍稍廢衛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漢主已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李榮潛結軍中壯士奪守門者兵因突入府據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鎧仗焚牙門與遼人戰衆推諸將并力指揮使白再榮史不詳何人猶豫狐疑軍吏逼之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燒火因起鼓譟震地滿達勒等大懼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貪貨者乘亂剽掠[illegible]八月滿達勒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說[illegible]士卒乃奮爭自奮會日暮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遼寶貨婦女衆懼而北遁滿達勒[illegible]

節郎馬合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以再榮位在鄴進等止乃以兵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漢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虐漢人背夫滿達勒者皆拘之以取其財市人謂之白滿達勒把而漢以再榮爲成德留後尋爲節度使踰年始以何福進李榮爲刺史

八月漢制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朗州

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遣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來奔喪彥瑫白希廣遣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希萼求還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

乃厚賂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密爲希萼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

荊南襲漢郢州不克

初荊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詰讓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九月漢以竇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李濤同平章事

初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因薦之濤

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斃行周女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器制貞固濤並同平章事詔幸澶魏勞軍

冬十月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字元輔叛降于蜀

匡贊延壽之子也恐不爲漢所容遣使降蜀

漢主如鄴犒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漢主至鄴鄴城下命高行周等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于執政

蘇逢吉楊邠密以白漢主漢主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于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初遼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漢主至盡殺之于繁臺在開封府城東南九域志本梁孝王吹臺其後有繁姓居其側人遂以姓呼之之下至是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漢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之并誅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十二月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

[illegible]

承訓孝友忠厚，達于從政，人皆惜之。

漢主還大梁。

漢鳳翔節度使侯益 汾州人 叛降于蜀。

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倧而立其弟俶。字文德

倧性剛嚴，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倧惡之，有所謀議，數面折之，進思慍怒不自安。倧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倧，叱之不退，[illegible]趣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于俶，因帥諸將迎俶于私第，稱倧之命，承制授俶鎮海鎮東節度使。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俶始脫其危。[illegible]

戊申 漢乾祐元年，[illegible]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 邢州人 等將兵關中。

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邊患，[illegible]師，將為邊患所阻，乞兵應援，命將軍王景崇、齊藏珍將[illegible]

二人之心皆未可知，[illegible]已入朝，則勿問，若猶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漢主更名暠。

趙匡贊、侯益叛蜀還漢，王景崇等擊蜀兵，敗之。

趙匡贊不俟李恕反命，已離長安。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恐牙兵亡逃，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 魏州人 首請自文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蜀將李廷珪聞匡贊已入朝，欲引歸，景崇邀敗之。張虔釗至寶雞，侯益拒之，虔釗夜遁，景崇追敗之于散關。

漢主暠殂，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楊邠忌侍衛指揮使劉信，出之鎮，信不得奉辭而泣而去。漢主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皆斬之，磔尸于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

三月，漢史弘肇以[illegible]復加兼侍中。

弘肇遘疾，不數日自出朝參，故有是命。

漢以侯益為開封尹。

侯益入朝，漢主問何故召蜀兵，益曰：臣欲誘致而殺之耳。漢主信之。益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遂以益

行開封尹。

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

侯益盛毀王景崇于朝言其恣橫景崇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至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益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于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思綰等既入城即大譟持白梃入府開庫取鎧仗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諷鳳翔吏民表己知軍府事朝廷患之以王守恩之建雄爲永興節度使以保義節度使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以景崇爲邠州留後

漢復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遼將[illegible]棄定州而遁

初遼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及北歸徙方簡大同方簡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遼攻之不克求救遣使歸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遼[illegible]平常懼漢人爲變與滿達勒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歸自還據定州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方遇爲泰州刺史時遼人南侵兄弟奔命疲頓既之於兄留本州猶遼者許復爲漢有矣滿達勒[illegible]

漢李濤罷

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爲濫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且二樞密臣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濤濤曰此臣獨爲之他人無預乃罷濤政事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

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嘗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門下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于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勳陝州平陸人將兵西據潼關

是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

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因之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己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爲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于邠

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

五月[illegible]

六月戊寅朔日食

漢王景崇叛降于蜀

景崇遷延不之邠州，聞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至是降蜀，受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蜀以王昭遠。成都人。知樞密院事。

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主孟知祥。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財帛皆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邊。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珙青州人。勸崇為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邊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纍遣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眾心始附于威。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于河中。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代州雁門人。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舍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于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刻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于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于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于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

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思謙遣申貴將兵二千設伏于竹林，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引還。既而景崇復告急于蜀，蜀主再遣思謙救之，思謙進屯散關，擊敗漢兵。趙暉告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李(?)聞蜀兵以食盡引去，遂還。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字德長。知留後。

十一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

初，漢高祖入大梁，馮道及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

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以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甚謹，而二弟嶼、嶬時乘酒出怨言，逢吉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尤殘忍，及三叛連兵，群情震駭，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不請。姦宄屏跡，而冤死者甚衆。李嶼僕夫葛延遇販嶼杖責，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召崧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字為五十字。詔誅崧兄弟家屬，仍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懼僕隸，往往為所脅制。延遇[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

五季

己酉（乾祐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漢以靜州（本嶺臺寨，五代時改，故城在今綏德州。）隸定難軍。

漢詔以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漢人故以恩澤羈縻之。（李氏世據銀夏，漸以桀驁，遂成宋所患邊之禍。）

遼遷故晉主重貴于建州。（本唐昌黎郡，遼置州，後遷治永霸縣，故城在今錦州府錦縣。）晉李太后請遼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遼主許之，并晉主遷于建州。未至，安太妃卒于路。遺令焚其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遼主德光之子舒嚕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夏四月，太白晝見。

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獲，史弘肇腰斬之。

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漢郭從義尋誘殺之。

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李肅（肅，建人，前為晉昌節度使。）僕，肅不納，以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彼且為患。乃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居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乃來污我。欲自殺。張氏曰：曷若勸之歸國。會長安城中食盡（思綰好食人肝，又好以酒吞人膽。及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每犒軍輒屠數百人。）

[illegible]

思綰向肅問自全之策。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若翻然改圖自可不失富貴思綰從之遣使請降于漢漢以爲華州留後已而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郭從義疑之密白郭威召思綰赴闕因執之及其部曲三百人皆斬于市。

六月癸酉朔日食

秋七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先是守貞出兵攻長圍郭威擊敗之擒其將魏延朗王繼勳以衆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及是克其外郭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及所署將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于市。[illegible]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illegible]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illegible]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王守恩貪鄙專事聚斂[illegible]郭威自河中還過洛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己不見即以頭子[illegible]命白文珂代守恩朝廷不之問[illegible]

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

希萼誘[illegible]什戰艦將攻潭州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固爭以爲不可乃以王贇部將戰棹人敗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illegible]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辭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illegible]威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賚之乃徧賜[illegible]宜徽[illegible]王峻[illegible]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侍衛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亦徧加恩有差[illegible]不亦濫乎。

冬十月吳越募民墾田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料民遺丁以增賦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十二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蒲雍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自焚死諸將乃降[illegible]

庚戌 漢乾祐三年 三國 是歲

春正月漢遣使收瘞河中戰場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為但眾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夏四月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人以遼將南侵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之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由是將相始有隙

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

郭威之妻兄子也威未有子收

養以為子 榮即周世宗始見此

五月漢以折德扆為府州團練使 德扆從阮之子

時從阮舉族入朝故有是命

郭威赴鄴

威辭行言於漢主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察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愚漢主斂容謝之 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斥候守備如遼人侵掠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閏月漢大風

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 大梁城西面南來第一門也 扉起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漢主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六月河決鄭州

秋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遼

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遂卒 後周顯德中有自遼來者言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九月馬希萼遣使乞師于唐唐遣兵助之

希萼先奉表于漢請別置進奏務于京師漢主不許亦

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希萼以漢廷意佑希廣怒遣
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往
助希萼先是希萼誘溪洞諸蠻共攻益陽楚將懼為素聞人震恐沈而附唐府目于希萼以兵為人入羅引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戰進則進竹木以助其後希萼遣兵逆戰虎口乘勝大以焚其艦兵之亂同自焚遁走爲江州已寄屬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諸亦不好所爲追其屬逐希萼曰公志大先之量北面事曹何異豪端我于曹公邪希萼將初之曰辭若最先安者此眾驗之首非私十萬人爲公謀也乃舉之使蓋將大義遂天其地下不拒兒也內之兵起長沙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
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弑其主承祐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

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御四方饋
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捃摭遺
利供饋不乏國家粗安然章斂于出納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
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于用俸廩皆以
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
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頗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李業
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亦久
不補聶文進後匠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
劉銖久不除官共怨執政

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
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
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于前曰陛下但禁
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邠等專恣
終當為亂晉卿嘗與弘肇有隙數以言激業等漢主遂
與業文進後贊允明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
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
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不可漢主忿曰國家之
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閻晉卿晉卿恐事
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辭不見與邠等入朝殿中
甲士出而殺之又進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

諭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戚黨從盡殺之遣供奉官孟
業齎密詔令鎮寧李洪義太后弟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
王殷殷大名人時屯澶州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崇定人
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
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劉銖權
知開封府李洪建洪義弟權判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草草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于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又命李洪建誅王峻之家洪建但使人守之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
敢發殷囚業以詔示威威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佐
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
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

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群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翰林天文趙修己（修己少依人善術數初為李守貞客守貞欲反修己為言時命不可勸勿妄動不聽及守貞敗徵為翰林天文時從郭威在鄴）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舍匕筯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遂趣滑州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不可）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言宜其亡也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扈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次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馬倒引兵退漢兵死者百餘人于是諸軍奪氣稍稍降于北軍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七里寨（在開封府城北）餘皆逃潰旦將還宮至元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聞劉銖射之歎曰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命諸將分部禁止

[illegible]

掠者至晡乃定漢宗室帝獨宿于西府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漢迎武寧節度使贇于徐州

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請早立嗣君太后詔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以為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承勳為嗣太后以承勳久病不能起令左右以臥榻舁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于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帥百官表請太后誥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illegible]）

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群臣請之也（[illegible]）

遷入[illegible]（[illegible]）免銑憐漢遣郭威將兵擊之

馬希萼帥潭州破楚王希廣而代立

先是希萼攻長沙刺史（[illegible]）不下希萼呼彭門君貴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答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貴

[illegible]

將內與心乎顧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敗不辭
希萼乃引去遂下湘鄉後漢縣今屬長沙府至長沙屯水西楚將
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指揮使彭師暠[illegible]登城望之
言于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易破也請令可
瓊等陳山前臣以步卒三千自巴溪長沙縣北渡江出
嶽麓[illegible]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
而可瓊已送款于希萼遂沮其議[illegible]
[illegible]朗兵水陸
急攻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
時矣各引兵出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劉彥瑫按兵不
救[illegible]蠻縱火焚城東北隅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

陷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illegible]
自稱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謂將吏曰希廣懦夫也
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朱進忠曰大王三年血
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
[illegible]

漢湘陰公贇發徐州
贇留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
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
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
我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贇以太后
誥廢為湘陰公命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
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
身共扶抱之呼萬歲[illegible]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
言[illegible]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
疑至七里店竇貞固率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贇至宋州
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
遣馬鐸將兵詣許州[illegible]崇威忽至宋州贇大驚閉門
登樓詰之對以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贇召崇
威登樓執手而泣[illegible]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贇

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急召令超夜劫崇威奪其兵
北走晉陽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帥眾歸之
贇大懼郭威以書召馮道先歸贇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
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
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草無預
馮公事崇威遷贇于外館殺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誥
廢贇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自殺太后誥以
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後漢自高祖至隱帝凡二主合四年

南漢以宮人為女侍中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

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閩人）等用事（延遇陰險多計數，殘忍，南漢主即日用之，蘇章（?）南海人）春正

（至周太祖郭威……周代漢，北漢……）

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是為周太祖）

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享守戶並如故

漢太后遷居西宮

號昭聖太后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正定人）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

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

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贇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贇以書諭之

遼使至大梁

遼人之攻內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遼主懼引兵還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劉崇遣其使者詣大梁周主遣將軍朱憲報聘且敘革命之由

周以王殷為鄴都留守

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遼境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為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為故漢主（隱帝）舉哀成服

殺漢湘陰公贇于宋州漢劉崇稱帝于晉陽（是為北漢）

崇即位于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隆州……）以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那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為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周羅四方貢獻。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于微賤、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周主悉取漢宮中寶玉器碎之于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爲。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爲鎮寧節度使、

選朝士爲之僚佐、以王敏、崔頌子輔之、爲判官王朴（字文伯東平人）

[illegible]下[illegible]書[illegible]也

遣[illegible]冊周[illegible]北漢之

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師。

[illegible]遼主聞北漢主立、使招討使潘伊納克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遼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已而遼主遣使如北漢、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之、致書稱姪、請行册禮。（按伊納克舊作[illegible]律郎、今改正。）

周克徐州、趙延美死之。

夏四月、周以伊審徵（太原人）知樞密院事。

審徵、周主[illegible]之甥也、少與周主相親狎、及知樞密、以寧[illegible]爲己任、而貪侈[illegible]與[illegible]相表裏[illegible]

由是[illegible]

周以王峻兼領、李穀同平章事。

初、周主討河中、已爲人所屬、李穀爲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忠義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與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論議慷慨、善於諭以開主意。

楚朗州將王逵（朗州武陵人）周行逢（亦武陵人）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illegible]人）爲留後。

先是、楚朗州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作亂、入于朗州、（[illegible]）推楚王希萼兄子光惠爲留後、及是、逵行逢[illegible]光惠愚懦嗜酒、辰州（[illegible]）刺史劉（[illegible]）心欲迎以爲帥、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如將攻我、乃與[illegible]逆之、既至、廢光惠、推言權武平留後、求命于唐、亦稱藩于周。

遼遣使如北漢、册命其主崇、更名旻。

遼燕王述軋（[illegible]）作亂、弑遼主而自立、齊王舒嚕討殺之而代之。

北漢遣兵伐周、遼亦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不欲南侵、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軋作亂、弑遼主而自立、齊王舒嚕遂入南山、諸部[illegible]攻[illegible]殺之、立舒嚕爲帝、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舒嚕年少好遊

戲何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

名明 [illegible]

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楚人

徙希萼於衡山

楚王希萼以軍政委其弟希崇希崇與指揮使徐威陸孟俊等謀作亂俟希萼宴將吏威等先驅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從之言繫馬逸座上縛希萼囚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希崇遣彭師暠押送希萼于衡山 [illegible]

冬十月唐遣邊鎬將兵襲楚馬希崇降 [illegible]

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大懼密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將兵自袁州趨長沙希崇率弟姪迎拜鎬下楚將劉言之時湖南饑鎬發馬氏倉廩賑之楚人大悅 [illegible]

遼遣兵會北漢伐周攻晉州

遼遣蕭禹厥將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 [illegible] 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 [illegible] 何徽 [illegible] 共拒之

唐以邊鎬為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長沙而唐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為帥鎬趣希崇希萼入朝希崇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聲振川谷希萼亦與將佐士卒萬餘人東下唐主以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illegible]

十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

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許以便宜從事

十二月周主自將救晉州不果行

王峻留陝州旬日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十二月朔詔以三日西征峻因使者言于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乃罷親征

周王峻至晉州遼北漢兵夜遁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遼人思歸聞王峻至燒營夜遁 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指揮使藥元福追之北漢兵 [illegible]

春正月周泰寧軍節度使慕容

彥超反周發兵討之

初周主既立彥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賜詔慰安之及徐州平彥超疑懼日甚（潛以書結北漢又求援于蜀）周主遣使與誓彥超愈不自安反迹漸露至是彥超發鄉兵入城爲戰守之備又多募羣盜剽掠鄰境周主以曹英（周主名威避名改）爲都部署向訓（向氏宋向戍之後訓河內人後更名拱字星民）爲都監樂元福爲都虞候討彥超（周唐主發兵軍下邳以援彥超周師逆擊大破之彥超勢沮）英等至兗州設長圍彥超屢出戰樂元福皆擊敗之長圍合遂進攻之（彥超之將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于國家非有私憾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撫以赤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彥超怒及是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衆因文達忤彥超惡殺）

二月唐設科舉既而罷之

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已延魯江文蔚潘佑（幽州人）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于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文蔚知貢舉放進士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之

三月唐以馮延已孫晟同平章事

唐以延已晟爲相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文蔚嘗劾延已事具前）晟素輕延已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

夏四月丙戌朔日食

周主自將討兗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

周主以曹英久無功下詔親征至兗州使人招諭彥超不從乃命進攻彥超貪吝人無鬬志將卒多出降官軍克城彥超赴井死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周主欲悉誅其將吏翰林學士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見馮道范質與共白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

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在曲阜縣城中）拜其墓（注見前）

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

大水壞其太廟

幽州節度使蕭海真（遼史作國舅蕭眉古得按世宗后之弟也舊作眉古得今改正）請降于周不果

李濤之弟澣在遼爲勤政殿學士與海真善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謀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昏無志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度其情勢他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秋九月遼攻周冀州周兵拒卻之

冬十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不合衆心時王逵從鎬經
畧朗州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而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
逵曰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乃以逵
及周行逢何敬真（武陵人）潘叔嗣張文表（俱朗州人）等十人皆
爲指揮使部分發兵（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暱）十
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邊鎬遣屯兵益陽逵等克之
遂至潭州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
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爲行軍司馬唐將守湖南
諸州者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
于南漢

遼大水

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周詔所在賑給
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

周平章事李穀辭位不許

穀以病臂辭位周主遣中使諭旨曰卿所掌致可朕難
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
執筆詔以三司務繁命刻名印用之

周定訴訟法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
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
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明代人申）
訴

[illegible]

周慶州野雞族反遣折從阮討之

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
求賂野雞族遂反詔從阮與靜難節度使討之（[illegible]）

（族降殺牛族復反周主以郭彥欽擾羣胡[illegible]）

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
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
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至
是鎬削官爵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
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illegible]曰臣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先是唐[illegible]）

十二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

周靜難節度使侯章（并州人）入朝

侍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曰諸侯入覲天
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illegible]）春正月周以劉言爲武平節度
使

劉言上表于周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
馬氏故事許之以言爲武平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軍
事王逵爲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

[illegible]

為武安行軍司馬政與焉為逵所殺

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為言敕悉罷之以其民隸州縣田廬牛具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主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一張保宗上言近遣使上關明北 [illegible]曹彥進攻晉兵數破于濟朗[illegible]

其有南征之志寫之耳

逵攻周定州周駁走之

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

先是榮屢求入朝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會峻行覲決河[illegible]以大為榮復請周主許之至是乃入朝 李自蒙干馬余載從榮入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後至[illegible]于成事首有河中[illegible]興拜軍掖華宜家之 馬全義幼州[illegible]人

周以王峻兼平盧節度使

峻留宋[illegible]人稱遣[illegible]河上邏大梁內求領鎮故有是命

二月周更作二寶

初遼主德光以晉傳國寶北還至是更以玉作二寶 五代會要時製寶兩座一用白玉方六寸螭虎紐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命中書令馮道書之

周貶王峻為商州司馬

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衍字[illegible]曲阜人兗國公隋十五世孫陳觀為相周主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浸不遜峻退周主內之別所召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君如此誰則堪之乃貶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三月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夏六月周九經板成

後唐長興中所刻九經板至是始成蹟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是時蜀毋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illegible]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未盛 [illegible]其後因以為氏昭裔河中龍門人

王逵執劉言殺之尋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逵上表于周誣言欲降唐囚之別館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周從之逵以周行逢知朗州事使潘叔嗣殺言于朗州已而逵復徙治朗州以行逢知潭州事叔嗣為岳州團練使

秋七月唐大旱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鬭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詔以舟車運載者勿

王
八月周塞決河。
周大水。
周築郊社壇作太廟于大梁。
周主自入秋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周主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于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于大梁。
周鄴都留守王殷入朝周主殺之
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周主聞之不悅因其入朝留充京城內外巡檢因力疾御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殺之。

唐復置[illegible]。
從知制誥徐鉉之[illegible]
冬十二月周主朝享太廟[illegible]而退。
周主享太廟僅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甲寅周顯德元年正月[illegible]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朔周主祀圜丘。
周主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
周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

時羣臣希得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周主疾篤詔晉王榮[illegible]政。
周主疾篤停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illegible]
周還使分塞決河
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周主命趙[illegible]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周主[illegible]晉王榮即位[illegible]是爲周[illegible]
[illegible]月北漢主以遼兵擊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illegible]周主名[illegible]
逆戰敗績
北漢主聞周太祖殂甚喜遣使請兵于遼遼遣其政事令楊袞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爲都部署張元徽爲前鋒使與遼趣潞州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illegible]逆戰元徽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
三月周主自將與北漢戰于高平[illegible]北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illegible]
周主[illegible]北漢兵[illegible]臣皆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

遼將楊袞……（上方批注殘缺，字多漫漶不可辨）

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周主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上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上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上不悅惟王溥勸行乃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兼行速進宿澤州東北北漢主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周主慮其遁去趣諸軍急進北漢主陳於巴公原（在澤州府鳳臺縣北今名巴公鎮）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憲州人）李重進（滄州人周太祖之甥）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兵少悔召遼兵遼將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勁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微轉南風北漢主命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涿郡人即宋太祖）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以右翼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張元徽前陳馬倒

為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袞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言全軍而退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劉詞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高平僵尸滿谷委棄輜重器械不可勝紀是夕周主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周主休兵高平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法猶豫未決以訪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衆安得而用之周主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矣又奇匡胤之智勇周主補為殿前都虞候（宋人[illegible]始此）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

（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寇[illegible]）

周遣符彥卿等將步騎攻北漢王晉陽盂縣（今屬[illegible]）汾遼州降

周主遣符彥卿等北征仍欲耀兵于晉陽城下未議攻

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州縣亦繼有降者。周主始有兼并之意。（憲州、北漢憲州降周。又克北漢石、沁、忻州，嵐州亦降。）

周中書令馮道死。

道少能矯行以取譽于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唐[illegible]晉，浮沉取容），益以舊德自處。然是時天下大亂，道視喪君亡國未嘗以屑意，方自著長樂老敘，述所得累朝階勳官爵以為榮。君子鄙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況為大臣而無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夏五月，周主攻晉陽，不克，引兵還。

周主自潞州趨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遼騎數千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等擊之。史彥超為前鋒，恃勇輕進，為遼所殺，周兵死傷甚眾，彥卿引兵還晉陽。時方久雨，士卒疲病，會彥超死，乃議引還。將發，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焚棄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復皆失之。（周主以[illegible]）

（漢兵自是[illegible]）

[illegible]

乃失政之本，不從。（[illegible]）

冬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天下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

周罷諸道巡檢使臣。

周主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然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十一月，周河隄成。

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隄而出，灌齊、棣、淄諸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illegible]）捕魚以給食，屢不能塞。至是遣李穀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北漢主旻殂，子鈞立。

[illegible]

北漢主自高平之敗，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及是北漢主殂，告哀于遼，遼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于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事遼甚謹，遼主賜詔，謂之兒皇帝。

湖南大饑。[illegible]

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illegible]

自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每斛給耗一斗。

周遣使如夏州。

先是，周主以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兵來朝，因置永安軍，以德扆為節度使。彝興以德扆與己並列，恥之，塞路不通周使。周主謀于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周主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彝興惶恐謝罪。

周制縣令、州錄事法。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周浚汴口。[illegible]

為身口。今日李晏口有二，一在河間府景州，一在東北為東鎮，一在崇州南為西鎮。以張藏英為[illegible]沿邊巡檢使。

遼人侵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大名臨清人、韓通太原人將兵夫浚之，築城于李晏口，留兵戍之。周主召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彥超等役夫為遼人所關，藏英引兵馳擊，大破之。自是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二月庚子朔，日食。周詔羣臣極言得失。

詔曰：朕于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夏四月，周廣大梁城。

周主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令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

周以王朴為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周主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

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illegible]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illegible]

周主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周主重之，以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五月，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萊州掖人）伐蜀。

周主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使向訓，詔訓與景偕取秦州。

周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

六月，周主親錄囚于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周主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蜀遣使如唐及北漢。

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二國皆許之。

周以張美（字元成，貝州清河人）權點檢三司事。

初，周主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周主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至是，以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以才授之。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秋九月，周始鑄錢。

周主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採銅鑄錢，唯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期滿隱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周主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周王景敗蜀師收[illegible]州。

蜀主遣李廷珪[illegible]周兵，王景遣裨將以兵趣唐倉（鎮名在[illegible]府[illegible]也），扼蜀歸路，蜀將[illegible]，秦州判官趙玭（澶州人）[illegible]城降，成[illegible]州皆降，[illegible]官皆入[illegible]。周主[illegible]酒屬王

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蜀主致書抵周，徵謝罪；蜀主昔聞之，遣使請和於周，周主怒其抗禮，不答。周師圍鳳州，節度使王環拒守不下。久之城陷，執環及都監趙崇溥，崇溥不食而死。環召見，周主嘉其不降，授右驍衛將軍。王環，鎮州人。）

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

周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磁州武安人）等十二將以伐唐。（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溺於人類已。由是諫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又遣使通遼及北漢，約共圖中國，然遼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為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疆場無事，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從。及是周師將至，唐人大懼。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眾情稍安。）

周疏汴水。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汙澤。周主謀擊唐，先命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周主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遣兵拒周師于壽州，周師擊敗之。

唐主以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為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皇甫暉（魏州人）、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定遠縣，今屬鳳陽府）。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還金陵謀國難。周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鎮名，有二：一在潁州府潁上縣東南，為西正陽；一在鳳陽府壽州，為東正陽。兩鎮夾淮相對）濟淮。

王彥超敗唐兵于壽州城下。

周樞密使鄭仁誨卒（仁誨，晉陽人）。（仁誨為周太祖所親重，居中謹密，不問于人，謀事縝密，為士大夫所稱。）周主欲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謂年月方道不利），周主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有！往哭甚哀。

吳越遣使入貢于周。

吳越王俶遣使入貢于周，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俶以其相吳程言，遣兵襲唐常州。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併力？危矣。不從。唐主以柴克宏為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克宏至，擊吳越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克宏，再用之子也。）

（內周顯德三年，是歲凡五國。）

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

周主下詔親征淮南，命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遂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救之，穀退保正陽。彥貞素驕，無才略，聞穀退，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彥貞不從。李重進渡淮逆戰，大破之，斬彥貞，擒其裨將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眾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清流關在滁州西南。）

周以李重進為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

二月，周主命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先是，周主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之，徙正陽浮梁于下蔡。趙匡胤敗唐兵于塗山，大破之。至是下蔡浮梁成。

周主自往視之命兵[illegible]道沿流關[illegible]
入壽州監[illegible]自守[illegible]兵步水直抵城下聯[illegible]
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illegible]笑而許之[illegible]將衆而
出[illegible]陳擊[illegible]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初[illegible]
[illegible]

唐主遣鍾謨[illegible]奉表于周

唐主先奉書于周稱唐皇帝願以兄事周周主不答及
[illegible]以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
德明奉表[illegible]請罷兵周主知其欲

[illegible]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
義異于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以修好惟泛
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
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爾主亟來
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看金陵城借府
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二人戰栗不敢言

周取唐揚州。

周主聞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令坤奄至
揚州以數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虜副留守馮延魯髡
髮衣僧服伏佛寺中執之令坤慰諭其民使皆安堵已而
唐泰州[illegible]

[illegible]

盡滅故吳主楊氏之族。

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
延範以道路艱難恐其為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
唐主怒腰斬之。

衡州刺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朗州行逢誅叔
嗣斬之

王逵受周詔攻唐遣岳州潘叔嗣[illegible]逵左右索
取[illegible]叔嗣于逵逵面辱之叔嗣懼謀其下曰逵
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乃以兵襲朗州逵還戰敗死或
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朗州非吾利也乃
迎衡州使將史迎周行逢于潭州行逢至或請以潭州
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
若與潭州是吾使之殺主公也召為行軍司馬叔嗣
怒稱疾不至行逢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節鉞
與之召使至府受命既至數其罪而斬之行逢乃自稱
武平留後奉表于周

三月周主行視水寨

周主至淝橋淝水上之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
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趙匡胤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
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人以身蔽之矢
中瓊髀死而復甦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巵令人
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illegible]

唐遣司空孫晟奉表于周

唐主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上國。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然晟若辭之則爲負先帝矣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之一抔土餘無所知也[illegible]既至周主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于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問之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周主釋之[illegible]

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爲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景達爲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于親王重莫重于元帥安用監軍爲哉不從

夏四月唐兵攻六合趙匡胤擊破之

先是周主命匡胤將兵屯六合[illegible]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匡胤曰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彼必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其破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illegible]

周主如渦口

周主攻壽州久不克失亡頗多議欲旋師乃先幸濠州命渦口作新浮梁成復自濠州如渦口欲遂下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illegible]

五月周主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

六月唐遣員外郎朱元[illegible]將兵復江北諸州

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爲能故用之

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

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境內以治[illegible]

唐朱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并兵攻壽州。

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博易也謂以茶鹽易粟帛)又興營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為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出諸將時以為壽州當攻)

(宋翰林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為于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自守得擒由是屬揣之關益民散)

(王景延軍于陳州道為擢援軍鼓行由于陳揮兵五萬無火鼎為自將東面之無敵口書)

八月周作欽天曆。

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河南洛陽人所撰也。

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

周主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周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

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審琦威周主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

歸心哉。

周以趙匡胤為定國(□同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匡胤表趙普為節度推官。

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

唐使者孫晟鍾謨從至大梁周主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會得唐蠟書(求援與李重進不相誘重進有二心重進不之信已而重進表奏之唐主以書誘重進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周主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晟于右軍巡院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為耀州司馬(既而周主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周召華山隱士陳摶(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詣闕尋遣還山。

周主召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丁巳(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唐交泰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唐遣兵救壽州周師擊破之。

唐齊王景遂遣諸將朱元等將兵數萬救壽州軍于紫金山(在壽州東北)列十餘寨與城中烽火相應又築甬道運糧以餉壽州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

五千人奪其二寨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
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月周更造祭器祭玉。
命國子博士聶崇義（河南洛陽人）討論制度為之圖。

三月周主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
先是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周主以為恨返自壽
春于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
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大
梁命一驍將之自閔河（河自新鄭與蔡河舊自祥符縣界至陳州入都城宋史河渠志蔡河即閔水以通陳潁是也今涸）沿潁入淮唐人大驚三月周主渡淮抵壽春
城下躬擐甲冑軍于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寨破之
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朱元舉寨萬餘人
降周其餘衆沿淮東潰周主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
追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劉仁贍聞援兵敗
扼吭歎息景達陳覺皆奔歸金陵。

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死之
以壽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
周主耀兵于壽州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
知人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舁仁贍出城以降于
周仁贍臥不能起周主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是夕

[illegible]

州治下蔡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
臣幾人堪比其以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追
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周主復以清淮軍
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徐州滕縣人）韓令坤之父遊處
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周主既為太祖嗣入
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遇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
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周主知而不問。

夏四月周主還大梁。
周疏汴水入五丈河（河在開封府祥符縣北元城志云即[illegible]前之濬溝在都北歷陳留及鄆其廣五丈故名。）
自是齊魯舟楫皆達于大梁。

五月周作刑統。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勅煩雜不一命侍御史張湜等
訓釋詳定為刑統。

唐敗周兵攻其浮梁
唐鎮江[illegible]林仁肇（[illegible]人）將水軍衝渦口浮梁又襲敗武行德
于定遠唐以赴渦為應援使

秋八月周主命[illegible]設龍以王朴為樞密使
[illegible]以疾[illegible]九人[illegible]侍郎[illegible]每月[illegible]與一當[illegible]
殿議政事

九月周以竇儼〔儼，□之子〕為中書舍人
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
論政刑及勸農經武之要。以為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唐之
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
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
上各舉所知且令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
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允則罷更選官
機如賢者有不稱則罰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
中有員無職者太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功行之
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
貨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
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
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有一差
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
境獨清請令他縣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
部聽民質錢且論其不知及其能神之有可怪而賴之
後民告發則且不如得其為殺之者其叛數行之
甚矣因無不實且亂由殺多設多之民務藏之
百姓又無辜中由和江淮盛所加南無遺竊今役衆

冬十月周詔賢良經學吏理等科〔先是以為代罷不克復行之賢遂罷民以行政之多設民息奉論之因舉〕周復置之。
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遼北漢會兵攻周潞州不克而還
十二月唐泗州降周。
唐泗州守將范再遇以城降周周主自至城下禁軍中
剽掠者拘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
入城者
唐濠州降周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
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舉城降周〔先是廷謂□家在江南今若〕
〔遽降恐為唐所種族乃先遣使白唐主□請以待之□□〕
〔廷謂度不能救□□□□□□唐不能救乃降。□□□〕
〔降。夫延謂以廷謂兵之延□□則□〕
〔大破之，以為□□□□□□之，廷謂降。〕
〔八。〕將周主進攻楚州延謂謁見周主使將濠州兵攻
天長遣指揮使武守琦將兵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
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乃至
周主聞泰州亦焚偽遣兵襲取之〔已而周克泰州〕
南漢主使入貢于周不至。
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于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
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曰吾身得免幸矣
何暇慮後世哉。

〔戊午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
〔大寶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鑿鸛水〔鸛水〕
〔在楚州西北今□□〕引戰艦入江。

周主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今日北神堰在楚州北〕不
得渡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使行視還言地
形不便計功甚多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用
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周師拔唐靜海軍〔軍在今通州□□□□□□□〕
周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周主遣使如吳越語
之曰師大興則海道當隨歸已而果然
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等〔皆不屈死之〕
周攻楚州逾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周主自
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巷戰矢刃
皆盡彥卿猶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

降者

二月北漢攻周隰州不克。

隰州刺史孫議卒，建雄節度使楊廷璋以晉州都監李謙溥守隰州。并山令大將南征澤州當作隰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君宜亟往。請待報則孤城危矣。用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援無備，潛與謙溥募死士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解去。

三月唐以太弟景遂為晉王，燕王弘冀為太子。

景遂前後十表辭位，且言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為嗣。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以弘冀為太子，參決庶政。

周主臨江，唐主遣使奉表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周主自揚州如迎鑾，遣水軍擊破唐兵。唐主聞周主在江上，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于太子弘冀，使聽命于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覺見周兵之盛，白周主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周主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喜，唐主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周主賜書慰納之，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周主以今當罷兵，不必傳位。

周汴渠成

濬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夏五月辛巳朔日食

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平章事馮延巳罷。初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其黨陳覺李徵古等皆恃勢用事，及淮南兵敗，延巳等罷。

秋八月唐太子弘冀殺其叔父晉王景遂。

唐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弘冀密遣洪州都押牙袁從範毒殺景遂，唐主不之知。

南漢主晟殂，子鋹立。本名繼興，即位更名。

鋹年十六，國事皆決于龔澄樞及宦官陳延壽、女侍盧瓊仙等，臺省備位而已。

周遣閤門使曹彬如吳越。彬，真定靈壽人。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嚮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親舊，無留者。

冬十月周遣使均定河南田稅

周主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illegible]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并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諸邑課戶[illegible]及係戶，[illegible]戶主之收其息，給蠶課之係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十一月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之書。

唐放其太傅宋齊邱于九華山

齊邱自[illegible]陳覺、李徵古共相附和，唐主惡之[illegible]

鍾謨[illegible]唐，頗以李德明之死怨齊邱，欲報之，知謨前自周還，[illegible]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斬之。唐主未之信，謨因請復之于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書，自以拒命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周主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乃詔暴齊邱等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舊宮，州安置[illegible]，被之微言賜自盡，齊邱未幾自經死。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一

五季　七年[illegible]

己未[illegible]

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初，有司奏正仗宿設之[illegible]樂懸于殿庭，周主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俾為之，朴具疏以對[illegible]

[illegible]乃依古法以秬黍[illegible]定尺，[illegible]為寸，十寸為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鐘之管，與今黃鐘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備，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illegible]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為一律[illegible]及黃鐘清聲[illegible]旋用七律以為一均[illegible]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illegible]

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樸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朴又言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樂成而和

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汴水即汴河見前蔡水以入潁爲閔河東南以通陳潁之漕爲蔡河後又改曰惠民河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

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奏所減之數仿此

周賑淮南饑

淮南饑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毅而有志略通人及卒周主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遼五月取瀛莫易場諸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周主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道入遼境柵于乾寧軍南[illegible]今屬天津府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周主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趨遼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之知遼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至益津關後周置今霸州見前遼守將終廷暉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趙匡胤先至瓦橋關遼守將姚內斌平州人舉城降瓦橋關見前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illegible]瀛州刺史高彥暉[illegible]人舉城降于是關南悉平宴諸將于行宮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illegible]人先發據固安隋縣今屬順天府周主自至安陽水在固安縣北即[illegible]河支流也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孫行友拔易州擒遼刺史李在欽獻之斬于軍市以瓦橋關爲雄州今雄縣是益津關爲霸州今屬保定府命韓令坤陳思讓[illegible]人戍之遂還大梁

六月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于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行之罪在于朕

唐城金陵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

口。况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鄉時則為讎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璟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郭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

初羣臣請封皇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為梁王，生七年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溥、范質並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

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胡三省曰：後唐始置大內都點檢官，至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置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之上。

先是周主自臨行道閱文書，於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都點檢，永德周太祖婿，永德張穎之子，尚太祖女。又有功，周主疑焉，是以匡胤代之。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是為周恭帝。

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著著成都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相！慎勿泄此言。是日，周主殂。諡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梁王宗訓即位。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帝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唐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少物貴。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從謨言，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一錢，文曰唐國通寶。

九月，唐太子弘冀卒。唐主以其子從嘉字重光，唐主第六子。為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謨。

謨數奉使入周，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慢，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善，屏人夜語，樞密副使唐鎬譖其有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會太子弘冀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善，從善字子師，唐主第七子。謨言于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謨請令

洪州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詔暴其罪流饒州
既釋宜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不通錢。

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illegible]人以龔澄樞爲內太師。

南漢主鋹以允章潘好倚伶俐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
愛任之允章嘗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鋹不能從宦
官[illegible]之內侍監許彥眞[illegible]允章欲作亂[illegible]使
龔澄樞內侍監李托[illegible]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
是宦官益横未幾以澄樞爲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
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唐以洪州爲南都

唐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將上游議徙都
之羣臣皆不欲從惟樞密副使唐鎬勸之乃以洪州爲
南都命曰南昌府

遼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遼主遣其舅使于唐周泰州團練使荊罕儒[illegible]人
刺客使殺之[illegible]

庚申 周恭帝宗訓[illegible]
[illegible]
前都點檢趙匡胤[illegible]爲鄭王周
侍衛司都指揮使[illegible]
[illegible]兵入寇王是正月辛丑
朔遣趙匡胤率宿衛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

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乃密有推戴匡胤之意
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册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
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北征未知[illegible]
供奉官都知[illegible]
分都將家[illegible]使郭延斌[illegible]將入京報殿
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審琦[illegible]
人皆素歸心匡胤者將甲長驅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

將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身徐起將校已露刃
列廷曰諸將無主願奉太尉爲天子匡胤未及對黃袍
已加身矣衆皆羅拜呼萬歲扶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
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
皆下馬曰惟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者不得
驚犯公卿大臣我之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
命有重賞[illegible]皆曰諾乃肅隊而行乙巳入
汴[illegible]
既入[illegible]
[illegible]
歸[illegible]之[illegible]遂迎[illegible]人其

第未及閤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遣發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并州太原人）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扶升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illegible]）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因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

加官進爵有差[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自此定矣）

宋贈周韓通爲中書令

宋主嘉通以身殉其君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顧自以建國之始乞貸之宋主銜惡故終身不得節鉞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爲[illegible]（[illegible]）趙光義[illegible]

[illegible]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以其弟光義（避諱）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等太常寺言議立四親廟（[illegible]）

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坐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常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文學

二月宋主尊母杜氏（定州安喜人）爲皇太后

（[illegible]）之日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及尊爲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群臣稱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既而后有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及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因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向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

氏汝有成德[illegible]光美光義傳光美宋上弟光美傳

德[illegible]新宋大內寢殿在長君[illegible]授之[illegible]也宋

主立日取不受發[illegible]不可違也

齊師傷前[illegible]日臣[illegible]謹藏之金匱命謹

密宮人掌之遂[illegible]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為樞密

使加同中書門下二品[illegible]

周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illegible]人談狀

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illegible]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

憚宋主英察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

字以[illegible]宋主從之[illegible]遂為[illegible]

三月唐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

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延使者置酒既而

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北漢主聞之乃以

蠟書結筠[illegible]筠長子守節[illegible]不聽遂起

兵會[illegible]于北漢

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illegible]

[illegible]北漢主自將兵赴筠迎謁

于太平驛[illegible]不攻愛死北漢

主用世[illegible]不悅其[illegible]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益

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之[illegible]多不協乃留守節守

潞而自引衆南向北[illegible]遣其半從[illegible]

[illegible]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等容延

[illegible]

五月[illegible]食

宋主自將兵至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用[illegible]多石宋主先于馬上負

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石守信等會

大破筠衆于澤州南殺虜萬[illegible]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環

之六月宋主[illegible]督[illegible]敢死士數十人乘梯而上遂入

其城[illegible]北漢主[illegible]引師歸[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宋主還

[illegible]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illegible]

保融性[illegible]國事悉委于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

[illegible]宋[illegible]

冬十月唐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

自將擊之重進[illegible]死

重進與宋主[illegible]周[illegible]常心[illegible]宋主宋主立

加重進中書令[illegible]州重進恐不自安宋主遣六宅

使[illegible]陳思誨繫。遣[illegible]之錢，勞且進，欲沮其
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舊臣，恐
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守，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illegible]
宋主遣石守信、王審琦等將兵討之，[illegible]分道討之
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日
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
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命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
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叛奔宋，獻平
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牙校，遂還汴。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
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illegible]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
儀曰：陛下創業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
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illegible]
宋主[illegible]
宋主[illegible]曰：陛下所得天下，
人心未安，今數帥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
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
害我。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彼行愈數，自有天命者在。
自爲之，不汝罪也。
辛酉　宋建隆二年。是歲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旨。至
是宋主訪得[illegible]，欲勤恤下民，而民猶[illegible]至今
富者[illegible]，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詔州縣課民種
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若[illegible]所取二稅，每
一石別輸一斗，謂之省耗，因禁。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受民租，入倉概量增多，公取羨餘，
唐[illegible]取民尤甚，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illegible]
其戶民始不困。
唐徙都洪州。
宋主既下揚州，唐主甚懼，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
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群臣日夜思歸，唐主怒，欲誅首行者。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illegible]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各典禁衛兵，趙普數
以爲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
亦不憂其叛也，然[illegible]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

考異……使諸人各承命之不暇，又何處有異者乎中宋[illegible]……彼……宋主……

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

宋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漢超，雲中人。關南兵馬都監，文獻通考：宋監兵馬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取其女為妾及貸其錢不償者，宋主召其民問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貲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廢彰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逾八年。狼山佛舍妖尼事，見前。宋主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孥，遁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以驍騎會鎮、趙之兵，為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倉皇聽命。既至，詔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禁錮私第。

唐主景殂，子煜（即從嘉，景第六子，史名）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遷，以從嘉為吳王，尋立為太子，監國。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延魯（延魯，延巳之弟，一名謐）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即位後，更名，易上……明首律。）

女真（部名）來見，入貢于宋。

女真部人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其在北者不隸遼籍，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登州沙門島（在登州府蓬萊縣西北海中，舊名沙門島，亦名……，今有五島相聯屬，亦見……多在其上）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瓜沙自後唐同光初，曹義金遣使間道通貢（事具前）。其後義金卒（五代史：義金卒，子元德立，一曰……），其子元忠、元深等亦皆遣使中……

國。五代史天[illegible]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深為瓜州團練使至是入貢于宋。[illegible]

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illegible]重貲(?)　磁州武安人　董其役甚謹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詔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宋令諸州大辟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夏四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

從效卒子紹鎡[illegible]使[illegible]紹鎡夜召[illegible]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既而洪進廢漢思而代之。漢思[illegible]

[illegible]欲[illegible]

宋以[illegible]節度使

[illegible]前受分界[illegible]不[illegible]之際遠見[illegible]不畏服宋[illegible]

[illegible]野人[illegible]人今凡城人。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鬬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

宋[illegible]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illegible]

十一月荊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沖嗣。繼沖字成和保融子[illegible]

十二月衡州刺史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畢惟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自歸于朝廷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襲潭州殺留後廖簡據其城又將取朗州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宋

蜀鑄鐵錢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爲之者置場榷之以專其利又遣使遍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illegible]上疏言援民[illegible]但其意聚財損君道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illegible]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眞以李托爲內太師
彥眞既殺鍾允章威權震赫驕恣[illegible]其[illegible]植使人告其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illegible]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illegible]五代以來藩鎮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猶有不奉詔者宋初藩鎮率[illegible]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遞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荊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沖以荊南降荊南自高季興至繼沖凡五主五十七年

初宋主遣[illegible]使荊南還言江陵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荊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illegible]諭繼沖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沖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公亦不失富貴矣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荊門且覘師弱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而進繼沖遽聞宋師[illegible]出迎遇處耘指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兵先入城繼沖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illegible]授繼沖荊南節度使如故尋[illegible]

宋[illegible]克潭州周保權遣[illegible]延釗[illegible]

朗執保權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朗州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猶進，不能無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從富等以兵逆戰於澧江，澧江出澧州安鄉縣，過州南，下入洞庭，與九江之一也。宋師敗之。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李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宋主以户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呂餘慶，琦之子也。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之入。從容詰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宋史職官志：通判掌倅貳郡政，以朝官以上充。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于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宋行應天曆。

王朴欽天曆推驗稍疏，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曆上之，宋主自爲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illegible]

約訖鄆久戍人行可忿不法，鄉邑的不治，乃詔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蒞之，遂著爲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黜白起像。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遼救之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縣，以爲平晉軍。

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

初，宋主爲周將，從世宗攻壽春，瓊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殪而復蘇。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性粗暴，多所陵轢。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宋主，瓊輕之。二人因誣瓊擅乘官馬，樹私黨，宋主召瓊面詰之。不伏，宋主怒，令左右擊之，漢卿以鐵撾亂擊，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悔之，責漢卿而厚恤其家。

九月，北漢以遼兵攻宋平晉，宋將郭進救卻之。

初，進從征澤潞，遷洺州防禦使，兼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有軍校自西山詣闕，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遣送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貸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薦汝于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即以聞，乞遷其

職宋主從之。

冬十月，北漢以郭無為同平章事。

北漢主自敗于潞州，日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十一月，宋黜鄭起楊徽之為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掌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為西河令，徽之為天長令。

溪州[illegible]附于宋。

北江[illegible]

化大陽水南六州及[illegible]

州[illegible]溪州刺史彭允林以地附宋，于是各州[illegible]

[illegible]

州。

二年[illegible]春正月，宋[illegible]

[illegible]

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illegible]

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敗北漢，遼州克之。

繼勳屢敗北漢兵，[illegible]合兵人救北漢，攻其遼[illegible]及遼石州，[illegible]大敗北漢兵于遼州城下，北漢遼州刺史[illegible]以[illegible]千人降。于繼勳遼以六[illegible]來援，又擊[illegible]敗之。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節度使。

先是，洪進既幽張漢思，遣使[illegible]府[illegible]遣牙將魏仁

丟命知水口向甫介令史水土訴論府土[illegible]

下海軍授拱延節度使。[illegible]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illegible]參知政事[illegible]

始職官志。

宋主以延福[illegible]

[illegible]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illegible]

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料給半之。宋欲與此官也。

宋以[illegible]為旅州刺史。

初南唐[illegible]旅州[illegible]溪州及[illegible]敘州[illegible]皆西南溪洞[illegible]地也唐末羣蠻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所出為[illegible]宋既平湖南[illegible]人為其黨所服者得[illegible]武健有奇略宋主擇其可任者[illegible]為刺史使自[illegible]以[illegible]賊而[illegible]以死報[illegible]早[illegible]餘以[illegible]不從風而[illegible]各得降表以聞

自是荊湖[illegible]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編刑統。

判大理寺竇儀所重定也。

八月宋置榷貨務。[illegible]

置于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宋改南漢[illegible]州[illegible]

宋[illegible]

內侍[illegible]

[illegible]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繁重[illegible]人入海採珠[illegible]

[illegible]宮城左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方民時方謀[illegible]長

[illegible]

嶺山[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何以塞時論。

黃若通[illegible]

存億□累捷必渠□復焚迎□之□耳觀其出師屢增附邊者自方徐而及關輩而號其嚴異□□若纓小人倚無可姑一噫

又慮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
然其言謂樞密院遣趙彥韜興州人等以蠟書間行詣北
漢約同舉兵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久
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
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illegible]
[illegible]
進大名人[illegible]剛之子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
蜀且命爲蜀主治第于汴水之濱凡五百餘間供帳什
物備具召全斌等詔曰凡克城寨只籍其器甲芻糧悉以
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

由鳳州進[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興州升見前擒其招討使韓保
正蜀兵大潰
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先鋒將
史延德與保正等戰[illegible]敗之擒保正
及進等蜀人退保大漫天寨[illegible]
寨[illegible]之分三道擊之蜀人
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仁贍等復引兵迎敵三戰
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劍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太原人
死之
初夔州有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砲具光
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泝流至此慎勿
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卻即以
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
進先奪其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
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
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汴人戰於豬頭鋪敗走廷翰乘勝登
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
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見其

骨于灰燼中以禮葬之[illegible]
[illegible]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illegible]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
王朴律準較洛陽所得天寶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illegible]人西竺
[illegible]
爲人皆仰給[illegible]
手足成務[illegible]而釋之宋主開其惑乃選步
軍有口耕者[illegible]見[illegible]說[illegible]之
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平邊爲事

乙丑宋乾德三年[illegible]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之

獲其都統王昭遠。

全斌進次益光，[illegible]得降卒

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illegible]蜀人於

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

[illegible]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illegible]乃分

兵趨來蘇而自帥大軍前進[illegible]蜀人見

之皆棄柵遁[illegible]崇韜[illegible]之留其偏將守劍

門自引眾退屯漢源坡[illegible]

已破[illegible]

先遁[illegible]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

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illegible]向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

執

蜀太子元喆[illegible]兵[illegible]綿州[illegible]全斌進次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兵固守以老之蜀主[illegible]以[illegible]

年不[illegible]敵不[illegible]向[illegible]人為我

城。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全斌以

降全斌受之遂入成都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

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

十八[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宋兩川兵亂

王全斌等作鎮蜀日夜飲宴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

財物蜀人苦之[illegible]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

詔發蜀兵赴汴[illegible]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蜀兵憤

怨行至綿州遂作亂[illegible]眾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

[illegible]推[illegible]為帥稱興蜀大王兩

川郡縣爭應之[illegible]彥進高彥暉等為師雄所敗彥暉戰

死全斌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宋主聞之命客省使宋

[illegible]

[illegible]時師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分道招[illegible]蜀人始定

宋[illegible]諸將[illegible]進伐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

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强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判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務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夏六月宋以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蜀主昶挈族及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元喆為泰寧軍（五代史職方考後梁以兗州為泰寧軍）節度使從俱授官有差昶尋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楚王（諡恭孝昶母李氏宋主常命肩輿入宮[illegible]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州妾之願也宋主[illegible]俟平劉鈞當如母所願及昶卒李氏不哭[illegible]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而卒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鄧廷瑤

廷瑤屯洸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誣廷瑤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瑤死士卒詣使者訴廷瑤無反狀請加考覈南漢主乃[illegible]洸口[illegible]之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仍令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然後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勞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樁庫

宋主平荊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陷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三五百萬遣使謀于彼倘肯以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滿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棹池中宋主時臨觀之

丙寅（宋乾德四年[illegible]）[illegible]月宋定羨餘賞格

初三司請諸州[illegible]羨餘[illegible]以上者賞[illegible]光化軍（宋置今屬湖北襄陽府）張全操上言此前升倍取民租稅減軍食何以敢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閏月宋求遺書

冬十[illegible]宋[illegible]

蜀[illegible]宋[illegible]求大用[illegible]

[illegible]在五月宋主令斌等以罪被遷貶官有

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西川兵之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

事得其實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暴其罪但令

中書問王全斌等其伏罪貶降之罪于是全斌及崔

彥進王仁贍皆貶黜惟曹彬劉光義以功進賞彬任歸除

[illegible]

二月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 [illegible]

義倫為西川轉運使隨軍入蜀 [illegible]

獨居佛寺依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卻之及歸箱中

惟書數卷而已宋主詢曹彬以官吏賢否彬曰[illegible]

臣奉使于外[illegible]問之曰義倫可用

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宋罷[illegible]

時有[illegible]宋主怒欲誅之趙普

諫曰[illegible]

乃止

三月五星聚奎 [illegible]

周翰德中[illegible]

普步星歷官謂之[illegible]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

當太平[illegible]見之矣不與也今如其言

夏六月戊午朔日食

秋九月[illegible]子免殺嗣 [illegible]

冬[illegible]存二月宋士方宋氏 [illegible]

為后

宋主元配賀氏[illegible]王氏[illegible]

為宋皇后后左衛上將軍偓

之女也

三月宋復試貢士

知貢舉王祐[illegible]上進士合格者十

人入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

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

士之選固無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

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

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illegible]中人[illegible]照載因趙

[illegible]之欲以為

相[illegible]

六月宋以[illegible]使

遣御史宋[illegible]州判史宋[illegible]

遵誨父嘗銜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紫雲黑蛇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爭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遵誨母在幽州悲難睽隔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秋七月北漢主劉鈞殂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旻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質非撥亂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忌無為欲不助己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疏之

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先是宋主因諜者謂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之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銅鍋河在今平定州壽陽縣西流至太原縣界入汾亦曰洞過水通志謂之洞過河地形志洞渦水合諸溪過太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本楊重貴太原人北漢世祖賜姓名）馮進珂等領軍扼團柏谷（見前）。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二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北漢司空郭無為弒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聽次見之驚起緣屏環走霸榮以刃揕其胸弒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或以人疑無為授意于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群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使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即顯祖孫繼文久留契丹（初劉崇遣子承鈞弟子繼文使契丹留不遣）何故命為契丹所質以為國本立之可以固宗社締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冬十月宋貶雷德驤（雷德驤字善行同州郃陽人）為商州司戶參軍

德驤判大理寺事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懣求見宋主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

虜此殺奏餘氣俱脫并言晉趙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以來宋主怒叱之曰出諸省有司汝不合越官言事援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齒（音鄂齒上下肉也）命左右曳出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開人之罪黜之。

十一月遼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澤州

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主遣耶律撻烈（字涅魯袞六院部郡君努古只之後）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賫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會李繼勳等聞遼兵將至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按絳舊作隆撻烈舊作達烈努古只舊作褭古直今並改正）

宋主享太廟祭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至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時中加進以為常制。

北漢主劉繼元殺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孝和（劉鈞后）郭氏所責既而段卒繼元疑后殺之方衰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就而縊殺之宮中與御遊從者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鍇錫鐸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圖

因之未踰年皆死。

唐建澄心堂于內苑

初元宗創清輝殿于北苑命徐遊（字知新）與張洎（初字師黯改字偕仁徐州全椒人）為學士入直其中至是唐主復于殿北建澄心堂為別延內地遊與其兄遼居中用事師以從子元挺為員外郎凡機事密書中者皆自澄心堂出元樞宣行之由是中書樞密俱同散地。（唐主留意…羽衣…絕不傳…後…有…寵…）

巳宋開寶二年。是春二月遼弒其主烏里（舊作述律今改正）于懷州（遼置在今巴林部西北金史地理志慶州有遼懷州境中有遼行宮）

遼主沈湎好畋戲不已（有司虞人魚舊又漏舊作名虜…）殺戮之刑又以億…而之令則或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醉還行宮夜分近侍小格庖人華格庖人錫吉等弒之（按…今並改正）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伐北漢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察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面繼勳軍于南趙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党進（朔州馬邑人）軍于東北漢劉繼業等來攻党進門犯東西砦皆敗而遁宋主又命

率汾晉一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殺衆救之止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之升坐乃止

遼耶律賢[illegible]立

賢聞遼主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號爲[illegible]日穆宗以蕭守興爲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爲后

賢嬰風疾因事皆后決之[illegible]

夏四月遼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遼人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illegible]入使何繼筠邀擊授以方略令分遣兵于陽曲人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陣于嘉山[illegible]遼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遼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遼州刺史杜昭文憲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宋

閏五月宋主引還

太原圍久不下宋將石漢卿等戰死北漢兵亦屢敗遂復遣南人[illegible]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illegible]日師勞已困若遽班師[illegible]懷忠[illegible]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會霖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illegible]

多散[illegible]敗之[illegible]

北漢郭無為伏誅

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許之選精騎千人付無為自啓北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宦者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蹤跡顯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田園臣之願也安遠[illegible]節度使郭從義定國[illegible]節度使白重贊保大[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競自陳攻戰閥閱之勞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illegible]

[illegible]十六人至是遼主盡厚禮[illegible]文等

[illegible]上以劉繼文同平章事繼文鼎梧

有器局沉毅寡言久留于遼遼主甚敬禮之及歸秉國政左右害其寵多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爲代州刺史

宋徵處士王昭素酸棗人爲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命講周易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斂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因引援據以示諷諫微旨宋主嘉之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昭素以衰老求歸鄉人服其德凡爭訟者多就決焉

夏四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修前代帝王陵寢

宋遣將兵伐南漢

南漢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劉鋹殘暴虐民屢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爲書諭之使稱臣歸湖南舊地南漢主囚其使者答書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主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而南漢主日以耽于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

[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馳往賀州[illegible]聞宋師已至芳林[illegible]進圍賀州南漢主遣其將伍彥柔以兵救賀潘美以奇兵擒彥柔斬之[illegible]於是南漢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illegible]南漢主不從及聞賀州陷乃令崇徹領兵三萬屯賀江[illegible]前往見潘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十月遂攻昭州克之又拔桂連二州[illegible]遂攻韶州南漢主以李承渥將都統兵十餘萬陳于蓮花峯下[illegible]南漢主教象爲陳每象載十數人皆

執兵仗每戰必置陳前以壯軍威宋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承渥大敗僅以身免韶州遂陷韶爲南北門戶既陷南漢主懼莫知所爲欲擇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illegible]以禦宋師

[illegible]

辛未[illegible]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逕[illegible]南漢主鋹降[illegible]六十五年

潘美[illegible]潘崇徹以其衆降[illegible]南漢

土遣使[illegible]求救[illegible]不許進兵馬迤去廣城十里
砦于雙女山[illegible]下南漢王繼遣其左僕射蕭
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仰令人送漼赴汴宋師進頓城
外南漢主復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郡縣皆止之乃
復遣[illegible]許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illegible]惟
日[illegible]既而宋師濟水植廷隱力戰不勝死于
陣[illegible]皆斧破其柵美問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縱火
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
人持[illegible]潛造其柵會夜大風俱燃烟焰坌起
南漢兵大敗宋師乘勢破其城鋹與李托等縱火焚
府庫宮殿 又皆[illegible]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
紀[illegible]
屬[illegible]白[illegible]請見[illegible]
見殺人多矣若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
十縣二百四十
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illegible]李托[illegible]劉鋹[illegible]
鋹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illegible]
兆[illegible]托[illegible]
時宋主御明德門[illegible]
曰[illegible]
在[illegible]
卯[illegible]

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恩
赦侯[illegible]
[illegible]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
卒[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
十一月唐主以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在宋師滅南漢[illegible]之懼必遣人貢
由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illegible]其弟從善
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
名宋主許之[illegible]
[illegible]
河決澶州
東周于[illegible]民田[illegible]宋主怒官吏不[illegible]以聞遣[illegible]
[illegible]

甲宋開寶七年是
戌歲凡一國一鎮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數敗吳越兵于海門江南主以絳為[illegible]也絳[illegible]日吳越[illegible]他日必為北朝[illegible]攻我當先[illegible]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而乞兵吳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可亡江南主亦不用盧絳[illegible]人

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宮人

大雨河決濮陽宋主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因謂曰朕信宿以來焚香告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此必不能為災也宋主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邪趙普對曰陛下憂勤庶政若由為災乃是臣等失職宋主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頓首服

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仲甫汾州孝義人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之一也。

癸宋開寶六年是
酉歲凡一國一鎮春二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諡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諡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世宗陵五代史注在鄭州管城縣。之側號曰順陵。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舍取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七人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二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共百二十七人續編作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仍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溫叟更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開寶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宋以璉為交阯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illegible]長驩福祿峯武峨武安演州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阯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

死。其後交州牙將…州刺史丁部領率兵盧

踞等，自稱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遣

璉位南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

封。（考宋史交阯傳…[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illegible]）、李美、

李檝以贓論死，瓚流沙門島，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illegible]）

[illegible]

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

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可使趙

珉以聞，宋主大怒，促召翰林學士盧多遜力爲援解，得止。盧多

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當從盛之

貶商州也，知州奚嶼希普旨，羅織其罪，…

怒，下御史獄，將貫始疑……

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解政事，遂出爲河

陽三城節度使，以有翊戴…

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

（光義爲皇弟…）

之際，臣實預聞…昭憲太后大漸

表藏之金匱。

宋主封其弟光美爲齊王，廷美，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美（見）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

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已知所取書，因

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

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

高識，累責子所爲，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

死，不見其敗幸也。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illegible]）

北漢主立，繼欽多所諫爭，繼欽謝病，罷爲交城（[illegible]）

所遣人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夏五月，江南遣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

歲時宴會，北顧流涕，作登高文以見意，遣常州刺史陸

昭符入宋，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illegible]）諭江南

主入朝，[illegible]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

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于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江南主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蓋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盛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册宋主不許命梁迥迥州都城人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以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其異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銅陵縣今屬池州府進次采石磯磯見前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俶使判官黃夷簡夷簡字明舉福州人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強倔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密告以師期乎至是加俶行營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彥華臨州人等拒戰敗走

初池州人樊若水若水字仲師後更名知古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

漁釣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于石牌口石牌口在今安慶府懷寧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自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死後生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請行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都虞候杜眞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戒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眞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宋始修日曆

史館修撰扈蒙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請修日曆宋主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宋 起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二年己卯凡十八帝十三世共三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帝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illegible] 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帝生於洛陽夾馬營[illegible] 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仕周從世宗征伐屢立大功[illegible] 入掌禁兵及世宗殂恭帝立陳橋兵變[illegible] 遂踐周位尚有天下[illegible]

開寶八年[illegible]

春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illegible] 見進

圍金陵

曹彬敗江南兵于白鷺洲[illegible] 新林港[illegible]

遣田欽祚[illegible] 敗江南兵于溧水[illegible] 江南統軍使李雄[illegible] 皆沒于陣[illegible] 江南兵水陸十餘萬陳于城下[illegible] 大敗之江南兵大潰[illegible] 又拔關城[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遼遣使來通好

[illegible] 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illegible] 遂遣使來結成復遣人[illegible] 以道好于宋與宋復使北漢卡陰命援[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illegible] 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illegible] 權知軍務自率兵五萬攻常州[illegible] 江南[illegible] 之[illegible] 今大丁自將兵攻[illegible] 不能進兵拔其關城又收其軍[illegible] 北路進兵攻江陰[illegible] 見皆下之遂拔常州[illegible] 有[illegible] 不答以[illegible] 進帝[illegible]

[illegible] 見東方

秋七月辛未朔日食

遣史如金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廹遣學士承旨徐鉉來乞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兵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辨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皇恐辭歸

曹彬將丁明[illegible]大破江南兵于皖口[illegible]獲其都虞候朱令贇[illegible]

先是江南主遣使召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眾號十五萬自湖口[illegible]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因之遣戰櫂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于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退撓不敢進明因移[illegible]擊之及是令贇乘大艦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令步軍劉遇[illegible]急攻之令贇勢窘因縱火拒戰會北風反焰自焚眾不戰而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自是孤城危蹙矣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

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降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稱愈又明日城陷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耳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illegible]

[illegible]死之[illegible]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江南主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臣湯悅等四十

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斛賑之

[illegible]

[illegible]曹彬振旅還[illegible]

[illegible]帝御明德門以[illegible]

爹令御娀同之以名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毗陵，今常州府治，吳越改爲毗陵縣。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玉帛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

以帝如西京，以郊大赦

帝以江表底定，方與人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既賜河南令年甲祖之半。夏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有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群臣有差。還宮。

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閱月乃陷，則被執，翰殺之，因縱其兵悉取貨財而屠其民。

秋八月，遣黨進等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太原，遼救之。

帝命黨進、潘美、楊光美、忻州人，後避太宗諱更名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深州博野人。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于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遣其相耶律沙等相援。

尼帝使之

帝崩，晉王光義立。

帝友愛光義，嘗有疾，帝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所及也。

節用愛民人君治平要道無過於是至云為天下守財何其見之卓哉此與俗所謂看財奴何以異乎無論帝王[illegible]以為誇言[illegible]三讀冲又覺超[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疑案[illegible]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是為太宗

癸丑夕帝崩于萬歲殿帝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慶公主帝之女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傚禁之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逭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貸及是崩晉王在南府宦者王繼恩馳詣府曉召王入（羣臣聽遺詔求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俱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考宋史宋后傳不載此語今不取）甲寅王遂即位號宋后曰開寶皇后明年遷之西宮（[illegible]）

以弟廷美（即光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太祖第四子）為興元尹

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

內外官俱各進秩有差

十一月進封劉鋹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十二月大赦改元

改是歲為太平興國元年

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能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

罷兩京兵

太宗皇帝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illegible]元年而書號以其始也）春正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等及第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曹州寃句人）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弟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慎刑法十懲奸）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之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illegible]）又覆試諸科（[illegible]）百人並賜及第（又賜[illegible]出身[illegible]及第[illegible]）

[illegible]

置江南榷茶場。

二月。帝更名炅。

夏四月。[illegible]

冬十月。初榷酒酤。

十一月。丁亥。詔付食院。

四年春二月。[illegible]崇文院。

帝以[illegible]其隘[illegible]命有司於左升龍門東北創立三館。

成。賜名為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為武寧節度使。

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凡得十四縣。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illegible]

五月。吳越王錢俶以其地來歸。封俶為淮海國王。

俶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俶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illegible]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返國。不許。其臣崔仁冀[illegible]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矣。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

[illegible]

一軍八十六縣。詔封俶為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illegible]觀察使。俶子惟濬[illegible]惟治[illegible]惟演[illegible]惟顥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illegible]沈承禮[illegible]崔仁冀[illegible]

[illegible]

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嗣。

秋七月。隴西公李煜卒。

初。南唐[illegible]李煜[illegible]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illegible]貧不自給。[illegible]命有司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至是卒。追封吳王。[illegible]

以孔宜[illegible]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illegible]。[illegible]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其官。[illegible]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與庶民為編戶。詔特復其家。

冬十月。詔內外[illegible]

帝幸左藏庫。謂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乃收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隸焉。

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
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
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督崔彥進李漢瓊劉
遇曹翰米信（[illegible]）田重進（[illegible]）分四面攻太原城又
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
援師遼遣撻馬長壽來言（[illegible]）
問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
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初以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僉書樞密院事（僉書之名始此）
新渾儀成
司天監生張思訓（巴中人）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
以獻置于禁中日月行度成于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
尤為精妙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
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于廷美曰
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
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東京留
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
三月遼救漢都部署郭進逆擊于白馬嶺（在忻州西）大敗之
漢求救于遼遼遣耶律沙[illegible]（[illegible]太宗
子按巴勒圖舊作巴達今不改）[illegible]至白馬嶺與郭
進遇沙欲待後軍[illegible]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

進擊遼軍大敗之[illegible]兵至進引師退沙得
（[illegible]）
免（[illegible]）
（[illegible]）取漢當冀軍[illegible]
（[illegible]）
御批分兵攻嵐州下之遂取嵐州（[illegible]見）
憲嵐隆州（[illegible]）見威勝軍[illegible]使[illegible]等攻破之
漢人于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宋進郭[illegible]彥昇等先發
兵圍之[illegible]遂[illegible]（[illegible]）往城遂拔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
公

帝先督戰數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漢外援不至饋
道又絕城中大懼帝手詔諭繼元城無完堞帝臨城督
戰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
諸將急攻城下列砲于城中交射矢集城上如蝟
毛[illegible]日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
出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諭
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亦慮城陷害民[illegible]兵少
劉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勍奉表乞降帝許之因至城
北張樂宴從臣于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
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

[illegible]

……校大師右衛上將軍……

馮命康部署中劉供餉……知太原府凡有州十[illegible]

縣四十帝作……命從臣……又侵漢樞李惲……以下官有……[illegible]

徙太原民於并州

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

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

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帝發太原六月……七月與遼耶律休格大戰于高

[illegible]

帝既取……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惟

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

易耳帝遂發太原六月……東易州……判官劉宇以

城降……小以城降進次幽

州城……

北面攻……分兵四

面攻城……以……府……將多降七

月進順州薊州皆降……

……不能支城中大懼遼遣耶

律休格……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敗

將遼休格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

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

驢車走免委棄器械不可勝計乃命孟元帥屯定州崔彥

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鎮定而還以石守

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遼好遂絕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

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

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

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

封魏王[illegible]

九月遼遣……鎮州都鈐轄劉廷翰……合擊大破之

遼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鎮

州……之役……[illegible]……力陣

官軍詐降……[illegible]……可

將宋行之……劉廷……[illegible]

擊其後……入……合擊之遼

軍大敗……斷……旗鼓遂長驅

休格整兵而退

[illegible]

業卽漢建雄節度使楊業帝克太原聞其名召見之
姓楊氏止名業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業舊名繼業號
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各官進秩有差

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耆長主
課督賦稅以耆長壯丁主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
力散從官給使令 [illegible]
承符 [illegible] 依宋史食貨志 [illegible] 至是從京西轉運使
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後

有貧富隨時升降

三月魏公劉鋹卒
鋹于帝之將伐北漢也寵近臣于禁中鋹進言曰
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
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
長帝大笑 [illegible]

楊業敗遼兵于雁門 [illegible]
遼兵十萬 [illegible]
雁門關 [illegible]
使駙馬侍中蕭咄李 [illegible] 遼兵望見旗卽引去
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交州亂秋七月命邕州知州侯仁寶等將兵討之
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弟璿嗣事年
尚幼大將黎桓專權 [illegible] 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
寶 [illegible] 趙普女弟之夫 [illegible] 多與普有隙由仁寶於
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陳取交州之
策帝 [illegible] 以交州內亂此實天亡
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 [illegible] 宜爲之備未易取也
不如密命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
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爲
部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州澄湜等由廉州進和

開乃還 [illegible] 帝不許

冬十月遼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於大名遼軍
退乃還
遼主營固安瓦橋關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宋軍大
敗休格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
破遼兵帝次大名諸將復敗遼于莫州敗績會遼主引去
帝欲進取幽州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遼以耶律休格爲 [illegible]

休格智略宏遠料敵如神知戰勝攻取諸將故士卒咸
爲之用

辛巳 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謚康惠。

罷交州兵。

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在今安南國海東府界江之入海處亦曰白藤海口獲戰艦。自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伏誅。仲宣字希粲，青州人。考宋史孫全興下獄是年四月，徵下獄，十一月棄市。綱目于二月即書徵孫全興棄市并湜，今依宋史改。

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家務賢之。及卒，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檢，帝召問其家何所依，惟吉悔悟，自是盡革故態，帝嘉其後，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

初遣攻渤海，欲徐境備東州，至是帝將大舉伐遼，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以與之。然渤海無至者。帝又賜定安國王烏元明詔書，遣使入貢。

九月乙未朔日食。

左拾遺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上疏言事，詔嘉獎之。

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略以王師平太原，軍功猶有未賞，願因郊禮錫賚將士，此要機也。交州瘴癘，得之不足以顯武，此大體之一。今諫官不聞廷爭，中書不問封駁，左右史不聞箴規，中書舍人不稱官。事中大體之二。宮禁之中有佛寺，道宮造輪奐，兩京寺觀此大崇飾，官府寺監皆闕而不修，此大體之三。刑部大理寺無知法之人，以獄官付之胥吏，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

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人，後徙來鄭州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奏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錫曰：事君之誠懼恐不竭，大臣章奏必先白普，及斯普復相，令有司受其性旨，爲一實遵普。

[illegible]
罷[illegible]官[illegible]一品以下常參者謂之[illegible]
舊制京朝官[illegible]史謂[illegible]以來皆出中書[illegible]京朝
官承使從政于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
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
院

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食

[illegible]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illegible]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
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
上變[illegible]柴禹錫[illegible]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
閤門使楊守一[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仕之

[illegible]廷美[illegible]皆稱皇子及德昭不
得其死[illegible]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
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
得罪

以[illegible]參知政事
初帝尹開封[illegible]為判官[illegible]子坐叱之曰
賈氏[illegible]皆失色帝因重[illegible]
之[illegible]

勅[illegible]廷美[illegible]沈倫罷
趙普[illegible]相[illegible]不自安[illegible]遂[illegible]闕
權位不能決[illegible]通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

兵部尚書趙[illegible]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
[illegible]
奏廷美多遜[illegible]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
遜官[illegible]崖州[illegible]廷美勸歸
私第[illegible]子為皇[illegible]女[illegible]公主之號沈倫坐與多
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

五月[illegible]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
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illegible]
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illegible]

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
通判州事以伺察之[illegible]
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illegible]六月繼捧
弟繼遷奔走地斤澤[illegible]
夏州自李思恭[illegible]以來[illegible]中國[illegible]
[illegible]繼捧[illegible]
多相[illegible]四州[illegible]
遣使[illegible]夏州[illegible]以上[illegible]以[illegible]光[illegible]
為[illegible]州[illegible]使[illegible]定難[illegible]都知蕃落使
[illegible]留居銀州[illegible]至乃詐言乳
母死出葬於郊[illegible]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

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帝嘗以繼捧□□□問曰汝在夏州何道以制諸羌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秋九月遼主賢卒。謚景宗子隆緒小字文立。復國號曰契丹是爲聖宗改元統和文殊努舊作文殊奴今改正

遼主如雲州至焦山行在今□□府有疾命韓德讓耶律之非色珍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遂卒。隆緒嗣位。

□□□□□上尊號成□尊母蕭氏爲太后攝因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耶律

休格□□□□□□金□□之後總領南面將州事。耶律休格爲南面行軍都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未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顯開封人弭德超德超□□□□□□滄州清池人爲樞密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寵於帝。覬代曹彬之位。乃自請用乘僞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臣謂以事爲譖。帝信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

二月戊子朔日食。

三月癸酉七子瓊林死瓊林宴之名始此

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成定制。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

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快快。一日詣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副之自顯後帝。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狀。命削官禁錮。流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如初。德超死乃李符爲得罪上符□□國司馬德超□其家□超□□□□□□今從□表初□□□□之□□州□□□□遼□□□□□□□春州□□□者必死□□□今多遜處之普不答是以□□□□□□春州

五月河決滑州。東南入于淮。此河決入淮之始

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既□□□□□□□房村河決帝曰韓村堤決不處

□□□□□□□以諸□代之乃發卒五□以侍衛蕃指揮使田重進□□□又命瓊林□□上宋白□□白馬津已而役成帝作河平歌賜近臣□衛水所及州縣田租宋白字太素大名人

六月大水

江河淮泛溢。溺死者以萬計。

秋七月郭贄罷。以李昉參知政事。

贄嘗因論事。有拒匪不次之遇。嘗以懇直上報。帝曰卿在何益于朕□□□諸務好邪至是以入對宿醉不能出□□□□□□宋以荆州□□陵□□□□□□□□□□□□□

冬十月以姚坦□□□□□□□□□□□人□□□□□□□□上□□元□□□□名□和□□□□□□□□□□□□□□□□□宋□官太中□□□□從七品

王作假山。府僚屬置酒。衆皆稱美。坦獨俛首。王强使視

之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旦曰向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遽毀焉王行有過失則仰首觀正左右致王術疾帝徙其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閣召旦慰諭之

趙普罷

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後周置武勝軍節度使治鄧州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捧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illegible]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illegible]

參知政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及多遜敗帝嘗語及其事昉頗為解釋帝由是重之遂與琪並相帝謂琪等曰[illegible]

末中亦當以為言史之所以垂于後世者不以其言行也使人不敢[illegible]以呂文仲[illegible]王著[illegible]

李昉等[illegible]至是書成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嘗欲周覽是書升行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illegible]

時三館所藏[illegible]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者[illegible]等級優賜不願官者給其本直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illegible]延美以憂卒

延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追封涪王[illegible]曰[illegible]以其子德恭[illegible]為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帝覽其奏[illegible]侍臣曰[illegible]之不

[illegible]不幸也[illegible]

[illegible]九月[illegible]文明殿[illegible]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

先是泰山父老詣闕請封禪羣臣三上表帝許之詔以
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illegible]詳定
儀注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
囚獄罷封禪[illegible]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摶入朝
帝之即位也召摶入見待之甚厚至是復來帝謂宰臣
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
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
乎摶曰摶山野之人于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
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
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
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
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
先生[illegible]
知夏州尹憲[illegible]等襲李繼遷破走之
憲與曹光實襲繼遷于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
四百餘帳繼遷僅以身免獲其母妻而還

十二月立妃李氏為皇后[illegible]
賜京師大酺三日
乙酉 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州
據之[illegible]
[illegible]地斤澤[illegible]以羅大兩人以李氏世
澤思德多歸之于是連衆攻麟州使人紿都巡檢使曹光
實[illegible]
[illegible]光實信之止欲擅其
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光
實光實從百騎赴之遷前道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
鞭伏兵四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illegible]
帝以外官[illegible]積[illegible]自[illegible]帝聞之思其戒衆令犯流惡
[illegible]因謂宰相曰近多[illegible]建置[illegible]才數
十間假以名額大抵[illegible]閑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
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
遣知秦州田仁朗[illegible]等將兵討李繼遷
夏四月江南[illegible]
遣使賑之
[illegible]
先是帝詔[illegible]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
物茂暢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

是召補三司使翰林密副直學士尚書省四

等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

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徵用仁朗是五月副將丁贇（字心贇明）殺獻人入繼遷繼遷之銀

綏夏州諸內附

繼遷既殺贇光嗣遂圍三族砦（三族下志有諸指揮光成軍所居今化綏德州米脂縣）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繼遷乘

勝攻撫寧砦（撫寧砦在今綏德州北見將折御卿之罪）將仁朗行及綏州

前方諸將其侯報之言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

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精騎數萬盡銳以攻孤

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

分遣強弩三百遮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

示閑暇縱酒博蒲侯等因誣奏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

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問狀仁朗對曰臣已定擒繼遷策

會召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假詔懷來或以厚

利啖諸首長令圖之不爾他日人爲邊患帝愈怒特

貸死貶商州是月侯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斬其首

折御卿遂帥州諸部族入州界掠其首領招繼遷與所

部兵八千詣綏州（綏州今山西大寧縣）（注文不能盡識）

水砦出谷中……斬首萬千級擒獲

木以遷走明年部將守安…… 與侯同領邊事守文

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各族焚千餘

佐由是銀麟夏三 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

餘（……）

秋九月廢楚王元佐爲庶人（元佐帝長子）

元佐少聰警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

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疾少

間帝爲赦天下遣重九詔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

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志曰若等侍上宴我

獨不預是棄我也因忿恚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

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

帝許之行至黃山（名黃山在今南陽府湖陽縣）召還居于南宮

遣使如高麗

時將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爲所侵命御史韓國

華（……）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

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食

宋琪柴禹錫免

琪詔廢宫城禹錫得別第在太廟内上言願易官地帝

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爲琪請臨多避舊第帝益惡之歲

中遣使上廷範（……）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

復知城人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廷範何如人

琪禹錫不知其謀盛言廷範強明忠幹帝意其交通

狀累其狀命與廷範（……）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

爲左驍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南康軍（今江西南康府。宋爲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
雪厚三尺，江水冰合可勝車載。
丙戌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
契丹。
（[illegible]）人民 [illegible] 兵屯 [illegible] 交 [illegible] 城名在太原府陽曲縣北。
[illegible]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
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帝信之，以曹彬爲幽州
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
彥圭副之；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
飛狐（[illegible]）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
業副之，出雁門。
[illegible]
至上疏諫伐契丹，因請解機務，帝許之。
三月，曹彬取涿州，田重進敗契丹兵于飛狐北，潘美取寰、
朔、應、雲州。（[illegible]）
彬遣先鋒李繼隆（[illegible]）敗契丹兵于固安（註見新
城。[illegible]）進攻涿州，克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招安使大[illegible]來拒重
進，[illegible]以五百騎[illegible]契丹兵[illegible]力
不[illegible]延矣（人名。[illegible]）小沼（[illegible]）延矣列

陣平川，別遣二百人銜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
鬬。契丹兵見旗幟，以爲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
契丹兵奔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邱（今屬大同府。）皆降。潘
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
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
應、雲州，皆克之。已而重進再破契丹于飛狐北，（[illegible]）
（[illegible]）
夏五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格戰于岐溝（前見。），敗
績。
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州，卿等以十萬衆
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
衆救范陽，不暇救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在克捷，
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
耶律休格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
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
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糧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
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乎？失策之甚也。遣使止彬勿前，
急引師緣白溝河（[illegible]）與米
信軍（[illegible]）合勢以取幽州。
彬部下諸將（[illegible]）兵不能有所攻取，
謀（[illegible]）與米信復趨涿州，休格聞
之，以輕兵來薄，伺彬食則擊，[illegible]用者[illegible]

故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
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
主與其太后駐駝羅口〔在涿州東〕聞大兵至遣輕騎趨涿州彬
信復挾休格兵出其背乃收潰師彬信敗走無
復行[illegible]休格引精兵追及[illegible]不可勝計
彬信南趨易州方渡沙河〔[illegible]〕
〔中易水入[illegible]〕而契丹[illegible]休格引兵復至驚潰死者尚半沙河
爲之不流棄戈甲如邱山休格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
太后不從引兵還〔[illegible]〕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
進等歸命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
州吏民及吐谷渾部落分置河東京西〔[illegible]〕

〔[illegible]復作如此[illegible]〕
契丹復陷寰州
契丹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遼史明省故城在今宣化府蔚縣〕西
賀令圖逆之敗績[illegible]色珍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
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于
飛狐又敗〔[illegible]〕應州將[illegible]棄城走色
珍乘勝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
〔[illegible]〕至陳家谷〔在[illegible]朔州〕
〔[illegible]〕
諸人[illegible]狐[illegible]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
律色珍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
大石路〔[illegible]〕直入石碣谷〔[illegible]〕
〔代州[illegible]〕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
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進得非有他志
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
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即今石硤口[illegible]〕
東北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
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非縱敵不擊蓋欲
何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
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illegible]〕于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相
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
侁領麾下兵陳于谷口[illegible]

〔[illegible]五代史〕伏
兵于路[illegible]色珍[illegible]戰[illegible]進色珍令伏
兵門起色珍遂兵與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illegible]〕
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
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
緣灰河〔[illegible]〕西南行二
十里〔[illegible]〕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且戰且行自
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力戰身
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
匿深林中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墜馬被擒其子
延玉死焉〔[illegible]〕[illegible]耶律

[illegible]

希[illegible]遂以敵不能為功[illegible]所載不同
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
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
[illegible]
于是[illegible]應朔州及諸城將吏[illegible]業死[illegible]城[illegible]復
陷其地事聞帝深惜之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

六月戊戌朔日食

以辛仲甫參知政事

先是仲甫奉使契丹太平興國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主欲留之[illegible]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乃厚
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不辱君命更得故人如此
朕何患也以為刑部郎中知成都府至是擢參知政事

秋七月壯甫[illegible]為行營[illegible]上將軍

洛其[illegible]諸失律罪也崔彥進米信以下皆貸不問初米
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
詔以彥進為[illegible]步軍[illegible]部[illegible]使繼隆為[illegible]候知定
州

[illegible]
帝[illegible]業[illegible]可知代州者[illegible]以言[illegible]
[illegible]因[illegible]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冬十二月契丹大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與戰

戰敗績契丹遂掠[illegible]州代州南遂掠邢深德州

契丹主及蕭太后率兵南下以耶律休格為先鋒都統
時劉廷讓師數萬[illegible]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禦之
休格聞之以兵扼其要道戰于君子館[illegible]
[illegible]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契丹兵大至[illegible]廷讓數
[illegible]
重圍廷讓力不敵[illegible]以數騎脫走李敬源[illegible]
進[illegible]尚死之先是詔將[illegible]合圍[illegible]
且又[illegible]
[illegible]
休格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illegible]來降欲擒其功
即引數十騎造之既至帳下休格據胡床罵曰汝嘗好
經度邊事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
是河朔戍兵無復鬥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逐深祁
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illegible]金帛所在[illegible]之北民[illegible]
爲帝聞之下詔自[illegible]身上一罪[illegible]河北
租稅復一年[illegible]
[illegible]契丹[illegible]代州
[illegible]
宿衛宋[illegible]三千出[illegible]
契丹少卻先是[illegible]使[illegible]以[illegible]來會戰使為
契丹所執俄而[illegible]使至云[illegible]

既得密詔云東路王師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磴砦掩擊大破之（殺其國舅詳穩將官使者送闕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甚衆詳穩蓋諸官府監領兵官按詳衮舊作詳穩得蘭舊作達蘭今並改正）

丁亥四年夏四月張宏（字□□青州益都人八月拜樞密副使）三免以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為樞密副使

時河湖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免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代之

遣使募兵于諸州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惟清（字□□□□人）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繼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大赦

二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

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失諫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李昉罷

布衣翟頴性險誕以辯與知制誥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狎旦為作大言使頴上之且改頴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于是頴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循謹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

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耕田入朝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並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雅重之

三月趙昌言有罪貶為崇信（軍名屬涇州）行軍司馬

昌言素與知制誥胡旦善翟頴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結頴盛肆譏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輔令昌言為內應事覺旦流海島昌言為行軍司馬旦坊州團練副使

夏五月作秘閣

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

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予嘉[illegible]

與李昉王化基[illegible]與定人[illegible]賜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

三館學士與焉

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捧[illegible]復命繼捧[illegible]夏州節[illegible]見知

賜而遣之[illegible]以官也

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illegible]賜死

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illegible]

按其士卒[illegible]命配商州[illegible]誅之帝[illegible]

之[illegible]不能庇一人乎[illegible]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illegible]可

惜此一[illegible]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

貸之使至新安[illegible]馬旋濘而踣及再易馬至商州

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秋六月錄上錢俶[illegible]

追封秦王[illegible]自俶以地歸朝[illegible]大國[illegible]

南陽[illegible]襄[illegible]王之封[illegible]始命終[illegible]之盛

近代無比

九月契丹復侵邊冬十一月遂入祁州[illegible]

契丹[illegible]攻涿州[illegible]不聽[illegible]兵[illegible]

城陷乃除[illegible]攻[illegible]

上卒[illegible]南走契丹邀擊之殺獲殆盡因攻滿城[illegible]

祁州及[illegible]皆陷之

己丑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

時契丹屢寇邊帝下上備戍策張洎請于沿邊[illegible]

大鎮各統十[illegible]

以控其要害[illegible]

[illegible]

河[illegible]

永定[illegible]

服燕之路[illegible]下觀[illegible]必克[illegible]

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一得

也李昉在兩府[illegible]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

自二月不雨至于夏五月

詔錄繫囚遣使分諸路決獄

秋七月以張齊賢[illegible]密副使

齊賢從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彗星出東井八月赦

可天[illegible]妖星爲滅契丹之象[illegible]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

不足信帝覽疏[illegible]人赦

作開寶寺塔

[illegible]

成如制[illegible]上疏云[illegible]金碧熒煌[illegible]

殿而帝亦不怒

繼倫以[illegible]及騎搏之……不失其義……未勝之際……[illegible]敗矣

者巡檢使尹繼倫[illegible]襲契丹耶律休格于
徐河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
數千乘趨威虜（軍名宋置後改爲安肅軍）休格聞之
帥精騎數萬邀諸塗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巡
巡路遇之休格不與戰而過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
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泄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
今日計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
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衆皆憤激從
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
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倫方

與於前以待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
休格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
引出（契丹自是不敢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大旱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變倒置上
侵下之職而燮理未聞[illegible]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
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庚寅　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普自西京來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
政則召對普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
書令西京留守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氏粟

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兄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
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
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
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閭復租免徭役至兢子姪
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
千石（[illegible]）

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爲夏國王（宋史夏國傳[illegible]）

辛卯　二年春旱蝗

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詔以無應帝手詔宰相曰天將
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閏二月辛未朔日食

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參知政事張遜（[illegible]人）溫
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爲樞密副使

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
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illegible]
以得失[illegible]以人數[illegible]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
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
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
詔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

伏誅任以參政沔王沔字楚望齊州人端拱元年二月參知政事之弟淯主守
財至于為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
頓首謝于是切責沔而以旺為可大任遂有是命
五月以謝泌（[illegible]）為左司諫。
上修正殿頗施彩繪泌[illegible]陳其事即日令
代以赭堊[illegible]泌入[illegible]下從諫如
流故[illegible]者[illegible]上陳疏[illegible]
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置諸路提刑官。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
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在夏州北）
繼遷中流矢遁去尋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
素（[illegible]人）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illegible]奉表謝罪遂行
夏州且以其子德明（[illegible]）爲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八月置審刑院。
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
昌齡（[illegible]）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
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
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九月王沔陳恕[illegible]罷。
[illegible]爲[illegible]以[illegible]政事多決[illegible]

有過[illegible]
退非允人望之又[illegible]陳恕不協及[illegible]人參
知政事沔不自安屢[illegible]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者
會[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于都
堂[illegible]以[illegible]皆即奏行之[illegible]泌以爲如此
[illegible]以私也[illegible]之帝追還前詔沔遂罷[illegible]不
[illegible]
請之[illegible]然知古訴于帝帝怒恕[illegible]免度支
判官宋沆人（長安）伏閣奏疏請立太子有忤意帝怒逐
沆[illegible]遂罷[illegible]爲吏部尚書時[illegible]日之間
進[illegible]相因有奏[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大臣[illegible]其
明啟聖者懼而止。
以李昉[illegible]中[illegible]
參知政事。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
冬[illegible]
彭城公[illegible]
追封彭城[illegible]
安[illegible]

[illegible]契丹[illegible]盡見[illegible]以[illegible]

自是不復入貢遂臣契丹。

十一月以畢士安字仁叟代爲翰林學士。（代州雲中人）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續翰林志二卷

以獻帝覽之賜詩，又飛白（[illegible]）

（[illegible]）書玉堂之署四大字（[illegible]）

美其事于是御製[illegible]賜以玉堂[illegible]其職帝

惡其躁競出知鄧州乃以士安爲學士既欲用諫議

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爾。

壬辰三年春二月乙亥朔日食。

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

時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以糴于近倉貯之俟歲儉則

減價糶之名曰常平倉遂爲永制。

秋七月趙普卒。（諡忠獻）

普卒帝聞之慟謂近臣曰普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

因出涕廢朝五日追封真定王。（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illegible]）

（[illegible]）

召終南隱士种放，（字明逸洛陽人）辭不至。

放沉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貲以養

母母亦能樂道游詠林壑帝遣使召稱其才行詔使

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

趨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

筆硯焚之與放轉徙窮僻人跡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

時加存問。

癸巳四年春二月己未朔日食。

置審官院。

初帝患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

改爲審官院掌考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

主之。

交州黎桓入貢詔封爲交阯郡王。

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illegible]璿孫全興之敗許之。

以桓爲靜海節度使封交阯郡王尋進封南平王。（[illegible]）

（[illegible]）

西川[illegible]民王小波作亂。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功利于

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

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籍除販貴

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

均今爲汝均之貧者附之遂攻青神掠彭山（青神縣今屬眉州）殺

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

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死其黨[illegible]順[illegible]掠

州縣（[illegible]）

李順為亂乘 爭毀土著。

三月以何承矩[small: 承矩何繼筠之子]爲河北屯田制置使[small: 宋史何承矩傳…河渠志作…]

洪[illegible]承矩請[illegible]北屯田[illegible]以爲制置使[illegible]河渠志作[illegible]
四年春[illegible]承矩等皆戍兵[illegible]屯田食貨志承[illegible]建議屯
[illegible]者頗衆合[illegible]上書言之乃以承矩爲屯
[illegible]左[illegible]依[illegible]採擇不[illegible]宋元
[illegible]上[illegible]不合今
[illegible]採食貨志作[illegible]以[illegible]志功[illegible]

先是承矩上疏請于順安砦[small: 順安軍今屬保定府安州]西開易河蒲口[illegible]引易
河[small: 易水]築堤爲屯田[small: 承矩以爲]…
之奇[illegible]歲[illegible]稻[illegible]
利以[illegible]陂塘以防戎馬[illegible]戎之要策也[illegible]而河朔
連年大水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
稻田以足食會臨津[small: 臨津今屬河間府]令黃懋[small: 懋閩人]上書言

河北用軍多陂塘引水灌田功省易就請以承矩爲屯
田使懋爲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于
是開將樂種稻用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illegible]
以[illegible]今[illegible]天興堰六百里取江南早稻種課令種之
初承矩建議沮者頗衆及稻熟承矩載穗闕下議乃息
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illegible]
爲[illegible]
北[illegible]
保[illegible]
今淀爲[illegible]
沈河泊自保州西合雞距河[illegible]
自何承矩[illegible]
東[illegible]今[illegible]河[illegible]安[illegible]

宋[illegible]今爲鎮[illegible]水清[illegible]東[illegible]在霸州[illegible]
莫金口在霸州[illegible]在保定[illegible]北保安軍[illegible]
前邊吳淀在安州[illegible]今[illegible]河[illegible]古流水
也水經注[illegible]城[illegible]東南入徐[illegible]此距泉在
滿城縣東[illegible]泉[illegible]一畝泉在
雞距泉北二泉合流爲[illegible]河

夏五月以錢若水[small: 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爲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
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
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
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
祿位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
之

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參知政事

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娅嘗爲其同僚王延德[illegible]
人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
怒其不自陳而干款致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
賢不欲擅沆爲證即自引咎遂至免

以向敏中[small: 字常之開封人]張詠[small: 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同知銀臺通進司[small: 職官志知]
司[illegible]人[illegible]
一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舊隸門下
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張遜[illegible]罷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small: 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同
知樞密院事

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偕行晚歸有狂民迎

凡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三月，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

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江南西、兩浙、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字垂天，歙州婺源人）為左計使，董儼（字望之，洛陽人）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置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然言官可否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蜀人始何民等。

五年春正月，王小波黨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討之。

李順攻陷蜀邛州、永康軍（宋置永康軍於成都府灌縣），成都又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字咸熙，深州人）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兵四出攻剽州縣。兩川大擾，帝遣大臣撫諭，道昌言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遣繼恩等分路進討，以雷有終（字道成，[illegible]）為峽路轉運使（宋以夔州等州為峽路，後分為今夔州路。[illegible]）。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

保吉徙綏州民於夏州（[illegible]），夏州部將高文岯等因眾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圖依特拔房其衆，積聚遂攻靈州，帝遣繼隆師討之。

饑。

焉首呼萬歲，衛使王賓（許州人）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遜，拜呼萬歲，遜白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帝因並劾其私，帝責之，乃左降遜為右領軍衛將軍，出知壽州。

秋八月丙辰朔，日食。

十月，河決澶州。

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

自七月霖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潁、宋、亳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惶懼，拜伏，遂罷之。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

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伐，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殲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illegible]），合以至便殿賜坐（[illegible]）之請，劇欲付輔政，使天下務，自後不過位。易簡以觀，急於進用，因說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欲接見，但正色責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

先是京西飢民相率持梃劫穀富室取其粟皆當死
命棄市知蔡州張綸獨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
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并趣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
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糧以圖活命耳宜悉
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

保忠謂繼隆將至先遣其母與妻子避野外乃上言[illegible]
保吉解仇求罷兵帝覽奏命遣中使督繼隆進軍
及師將至保吉引夜襲保忠於牙帳保忠方寢聞
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
繼隆繼隆執保忠以獻[illegible]

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廢夏州城

[illegible]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隳其城[illegible]
自前秦築城以來頗為關右之患若廢之[illegible]世利
也乃詔隳之遷其民於綏銀

初李昉監修國史復時政記不足行議大臣張佖請
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illegible]與時政記逐月終
送史館以備修日曆[illegible]
[illegible]
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illegible]

左正言[illegible]梁周翰[illegible]

先是李順分遣其黨寇劍門上官正[illegible]為都監
麾下有疲卒數百以忠義勇氣[illegible]守會
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獲
幾盡[illegible]又
[illegible]二十萬圍梓州知州張雍[illegible]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道石知[illegible]家[illegible]
[illegible]

成都破賊[illegible]

[illegible]等八人于鳳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李繼[illegible]

[illegible]八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
中書門下[illegible]功[illegible]帝曰[illegible]前代史

不欲令宦官與政宜授使挑戰之職也止可授以他官

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乃

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張洎據唐[illegible]以授梓州

功皆進秩[illegible]考張舜[illegible]向守梓州[illegible]目宋元通鑑[illegible]本傳[illegible]

[illegible]州

蠲宦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詔至諭以恩義使各歸田里

且曰前日李順脇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

有張詠者詠的見情僞嘗爲州吏人皆服其[illegible]

[illegible]

以趙昌言爲川峽都部署尋罷知鳳翔府。

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部下多恣帝意頗疑繼恩召昌言

謂曰蜀川本自[illegible]國太興本之今二十年矣昌言知帝

指節制討攻取之策帝意命昌言爲川峽兩路行營都

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言昌言有反

相不宜遣其人蜀[illegible]

巳至鳳州[illegible]

九月以雷有終[illegible]

帝有位久[illegible]

之[illegible]外[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付[illegible]下爲天下擇君[illegible]

及聞人中宦官不可也帝[illegible]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有帝

首久之屏左右[illegible]可[illegible]知子[illegible]若父[illegible]

以爲可願陛下決之遂以元僖爲開封尹進封許王

以寇準參知政事

先是寇準[illegible]知青州帝念之不忘[illegible]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illegible]至是召還遂拜

參知政事。

冬十二月戊寅朔日食

是日[illegible]臣以不食[illegible]

以陳恕爲鹽鐵使

[illegible]使吏不便乃罷之復以[illegible]可兩京十道歸三部各

置使以恕爲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問

人[illegible]以計可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

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溥等[illegible]錢[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名[illegible]茶法召茶商數十

[illegible]取[illegible]太[illegible]不可行

[illegible]可以經久于是始

爲[illegible]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三

宋

太宗皇帝

乙未 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復位，同列多其直。

契丹寇府州，府州觀察使折御卿擊敗之

[illegible] 御卿擊敗之于子河汊 [illegible] 韓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呂蒙正罷 [illegible]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以專對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illegible] 不用。蒙正 [illegible] 而卒用其人，果稱職。

[illegible]

[illegible] 至是 [illegible] 判河南

以呂端同平章事，寇準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初，帝欲相呂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準不平，同列而已。先正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

[illegible]

契丹寇雄州，[illegible] 敗之

承矩縱兵擊之 [illegible] 河汊之 [illegible] 州民 [illegible] 契丹 [illegible] 將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數千騎 [illegible] 城下 [illegible] 由 [illegible]

承矩 [illegible]

開寶皇后宋氏崩 [illegible]

后 [illegible] 不成服 [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命

繼遷遣押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

[illegible]

國俾捕叛之主皆拓兩石弓行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軀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乃以浦為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illegible]

秋八月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恆大赦

自唐末五代以來中國多故不遑建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東面行中外翕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西川招安使

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禦之卒于軍

契丹韓德威諜知御卿有疾遣師來攻府州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帝以其子惟昌知府州事

丙申二年春二月以太祖孫惟吉[illegible]為開州觀察使

[illegible]

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四十萬趨靈州李繼遷[illegible]浦洛河[illegible]守榮[illegible]潰遁繼

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命范廷召[illegible]同州河道[illegible]繼遷[illegible]方圖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為繼遷所得遂頓兵不救[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乃召諸將請發兵出鄜府延環慶三道以討平夏製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言盛夏涉旱海[illegible]

[illegible]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能節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州丁罕[illegible]州出慶范廷召冀州人出延州王超趙州人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進討[illegible]

秋七月以陳靖[illegible]為京西勸農使不行[illegible]

帝務勸農[illegible]有司[illegible]上陳靖乞先命大臣兼領田制選令京東西[illegible]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illegible]均稅量田授人給井田之利為定法[illegible]行天下乃詔靖為勸農使

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請罷亦以爲不可遂出堪知夔州而罷其法

寇準免。

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則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其事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意嘗一日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帝前帝因歎

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

以丁惟清知西涼府。宋初以涼州爲西涼府

涼州久不內屬（唐廣德中涼州陷吐蕃歲遣中使 [illegible]）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等擊李繼遷于烏白池（[illegible]）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

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 [illegible] 不及

[illegible] 帝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循延召與王超等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

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字元輔）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延召等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繼遷

九月蠲諸州地租

大有年

三年春正月張洎罷。

洎性險詖巧于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趙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耶言趙奏洎輒而遇之坐是以病罷尋卒

葬孝章皇后。（宋氏太祖后）

自后崩至是踰三年而始克葬。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北兩浙福建川峽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恒即位。是爲真宗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illegible]）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illegible]）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鎖繼恩入書閣鎖閉之而入宮皇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

乃捧太子至福寧殿門，后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賀。

夏四月，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軍行軍司馬。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

立郭氏守文之女為皇后。

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蒙正望復位甚切。」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字子明對，帝曰：「此固朕所屬意也。」

冬十月，葬永熙陵。[illegible]

十二月，追尊母李氏為皇太后。

帝生母也。太宗時封夫人，帝即位，追封賢妃，又進

上尊號。

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

繼遷又求新任，帝遂赦其罪，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illegible]與之。

張浦亦遣還。

真宗皇帝

戊戌　咸平元年春正月，詔求直言。

[illegible]為最苦由[illegible]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illegible]判官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之言也。

五月戊午朔，日食。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illegible]李至罷。

端[illegible]知大體，深厚之[illegible]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私事干，又以端要[illegible]大臣延[illegible]，得[illegible]人為[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日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使。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illegible]

宋湜（字持正，長安人）爲樞密副使。

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任，嘗爲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湜嘗因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等是也。帝又問及唐人封德彝，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劉美人，益州華陽人，即劉后也。）

己亥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

轉運副使朱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人）上疏，言宜擇廣以積粟備邊，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擇守令之選，以惠民。帝優詔褒答之。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諡武惠）。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曲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瑋字寶臣）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illegible]

秋七月，詔外任官職田，

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悉免租稅。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侍講學士始此）。

詔呂文仲、楊徽之、夏侯嶠（字峻極，濟州鉅野人）爲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秘閣，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illegible]昺與[illegible]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illegible]。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illegible]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

九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契丹入寇，都部署康保裔（河南洛陽人）與戰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

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朗（業之子）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時真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冀州衡水人）擁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罵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會擊，潛不聽，范廷召等[illegible]公恇怯乃不如一嫗[illegible]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兵爲之援。[illegible]合戰保裔，保裔[illegible]兵未之[illegible]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潰圍，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矢盡絕而援不至，保裔没焉。[illegible]

[illegible]

范廷召等俱[illegible]於遼諸將不及之[illegible]契

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征之以李沆為

東京留守命王超等先鋒示以戰陣遂次大名高保

裔外傍諸將之師作中鋒其二[illegible]又謂諸將[illegible]

于諸道不進兵帝有功名抑不以聞帝命王繼英[illegible]

郎宜中從溝還功高[illegible]人代之[illegible]

沈房州

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范廷召追敗之

契丹邦帝報征乃經撫遣大廷召等追敗之于莫州斬

首萬餘級盡獲所掠悉遣出境

益州戍兵作亂推王均為首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均遂

陷漢州詔以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將兵討之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眾

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貧[illegible]以給[illegible]兵[illegible]符

昭壽[illegible]驕恣[illegible]正月朔日戍卒趙

延順等八人為亂[illegible]正日

[illegible]知州[illegible]張適縋城而

[illegible]都巡檢使劉紹榮[illegible]不敢擊卒[illegible]

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明

豈能與爾為逆[illegible]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

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自往招安之均至卒見均

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縊死[illegible]

[illegible]王均[illegible]擁眾攻[illegible]綿州不克由劍州[illegible]

州李士衡[illegible]大名奏至

帝曰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illegible]石普[illegible]

李守倫[illegible]八千往討之上官正[illegible]

日上[illegible]城北門[illegible]

兵再逆[illegible]于州南十五里[illegible]

帝至自大名

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illegible]史王

濟[illegible]州[illegible]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

奏省其什六七役濟以河決為憂因並召濟入見

濟言[illegible]濟河不決[illegible]陰陽災沴所

致宰相[illegible]能和陰陽弭災沴為[illegible]致太平河之不[illegible]

臣亦可保[illegible]則今非[illegible]濟曰北有胡寇

西有[illegible]陛下神武[illegible]用

得其人可以驅策今則未也上勤[illegible]以邊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初[illegible]奏事[illegible]之[illegible]太

[illegible]必此人也

二月戊[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太保[illegible]正

端㬌稽搢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及疾篤帝親視之端不
能興撫慰甚至卒贈司空
六月以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
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經制河北河東方民必苦
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
先是有終至益州為賊所敗雷有終趙綸使張思鈞已
[illegible]
彼將還保漢州既而賊由昇仙橋分路擾王師有
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棄城遁遂據橋瞰門有終與
石普進屯子城北分遣將校攻城東西南三面賊出戰
遇敗入城且以是有終等入城均夜與其黨二萬餘

突圍南遁有終遣楊懷忠追之富順監殺均州府及
之均方在監署中與黨飲其黨多醉不能拒均乃
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僞法物旗甲馬其衆擒其黨
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以[illegible]信州為遂寧
州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為益州[illegible]安撫
之
十一月[illegible]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illegible]至朝會被酒失儀免坐
免
辛丑四年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以一經
夏四月回鶻來貢

[illegible]

[illegible]進
六月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遣曹為清
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
請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徙其軍民六七萬皆下塞亡之
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
裏山河決不可會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群臣議棄
守之宜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
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以之李沆曰

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諸將使部分
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
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
發江南山北兵以益攻守帝以其不惟人心搖動抑使南
方之人[illegible]不從遂寢其奏
九月趙保吉[illegible]
保吉[illegible]部署楊瓊分
人[illegible]不救[illegible]大復攻定州[illegible]
[illegible]又擒[illegible]重至唐龍鎮
[illegible]敗之
冬十月契丹[illegible]邊[illegible]敗之

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illegible]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
王超副之。是月，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斬二萬級，保
人契丹遣次論[illegible]
王[illegible]五年春三月，[illegible]保吉[illegible]州[illegible]
濟知靈州，謀輯八鎮，[illegible]興屯田之利，民
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使間道絕糧，刺指血染奏
求援兵，不至。城遂陷，濟死。其保吉以州為西平府，據之。
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illegible]王超屯不赴。
秋七月甲午朔，日食。
九月，以种放為右司諫，直昭文館。
放辭[illegible]名行[illegible]退[illegible]風俗，下詔召之。

放乃詣京師，對于崇政殿，以民政邊事，放對以
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
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辭，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
明年，請歸還山，詔遣[illegible]
[illegible]
故王人為[illegible]力行[illegible]
知鎮戎軍[illegible]則濟[illegible]刀討趙
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亦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帝
以問宰相，[illegible]已[illegible]刺史太輕，未[illegible]

嶺西[illegible]招討使，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
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已而[illegible]朝廷恩信，願保
吉[illegible]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
夏四月，以都部署王繼忠[illegible]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
丹獲繼忠以去。
[illegible]
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illegible]
[illegible]繼忠[illegible]東偏為敵所乘，超贊皆畏懦退[illegible]
忠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
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illegible]
力不能支，遂被擒。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錄繼忠見

契丹主[illegible]陘山[illegible]
[illegible]
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
再至，皆鼓舞相慶。[illegible]下詔褒美，且
令巡撫使[illegible]之矣。
六月，以[illegible]為[illegible]
怨久鬱[illegible]其中外錢穀，怨久不進
[illegible]到日，陛下當下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
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illegible]之，[illegible]因求節儉之職

奏曰[illegible]人可代者[illegible]忠恕遂薦李[illegible]王旦可從

寄恕前後改刻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條別用新板勞

至如翰請判押恐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詞使無不領

其體貫備十倍[illegible]

冬十一月有星出于井鬼[illegible]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職[illegible]李沆之爲人以謹默[illegible]爲已任盡

言無政得失[illegible]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三

[illegible]

亦後以直[illegible]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

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illegible]

冬[illegible]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巴嘞濟[illegible]保吉走

疑巴嘞濟集六谷番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

保吉將內涼殺丁惟清于是巴嘞濟僞降保吉受之不

紀[illegible]明嗣

負還死于靈州境上子德明遣使告哀[illegible]

保吉備[illegible]合封[illegible]德明爲西平王[illegible]

寇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合審[illegible]

去就如[illegible]保吉據河南地二十年兵不

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

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

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丙申[illegible]

三月皇太后李氏崩[illegible]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illegible]

[illegible]

一流卒帝[illegible]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

[illegible]

[illegible]

益種湖方節度使巴嘞濟

[illegible]

[illegible]

鄭遣[illegible]所城六谷[illegible]巴嘞濟之弟斯鐸多

[illegible]爲首領朝廷因之授斯鐸多朔方節度使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欽若爲樞密使

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

帝倚準不疑。

閏九月契丹主大舉入寇。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本漢縣宋為砦後改軍故城在今保定府完縣）保州皆敗乃與契丹主合眾攻定州王超拒于唐河（唐河源出山西渾源州之翠屏山東流逕唐縣入于定州之滱水下流與滋沙諸河合）又分兵圍岢嵐軍高繼勳（字紹先）力戰卻之又攻瀛州李延渥（并州晉陽人）擊敗之契丹遂駐兵陽城淀（在慶都縣東南水經注陽城故城在西北故名）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鬭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

冬十月契丹來議和遣閤門祗候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報之。

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乎是詔諭繼忠許其遣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作龍圖閣。

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世譜待制學士直學士每帝皆建一閣。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

契丹陷德清軍（在今開州清豐縣東南大名府境）通冀州遂抵澶州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議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字唐夫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時欲擇大）

[illegible]

此策人[illegible]若[illegible]判天雄軍王欽若以[illegible]

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蕭撻覽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等禦之。會有自燕中回者，言遼陽謀以疑朝廷。衆議繼隆以兵分據要害之地，遂拔遼主[illegible]遼蕭撻覽出軍前督戰（[illegible]），繼隆伏弩射殺之。遼師奪氣。撻覽有機勇，所向皆捷，既死，遼人大挫。[illegible]

以王旦爲東京留守

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太宗第四子）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至東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十一月庚辰朔，日食。

帝渡河次澶州。[illegible]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illegible]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illegible]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矣。」[illegible]又問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帝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illegible]適若寒，左右進貂裘，帝御之曰：「將士亦苦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illegible]契丹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illegible]）分大陣以扼其左右，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illegible]準遂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錯愕，[illegible]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illegible]契丹遣其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後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

有敢言收所許過二十萬者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
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
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
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
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愧
見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
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
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
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詔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
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帝還京師

乙巳　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彊壯歸農罷諸路
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
掠奪得契丹牛馬悉縱還之遣官市糴城池招流亡廣
儲蓄由是河北民復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擇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皆所擇任悉當其才。馬知節字子元和義人楊延昭初名延朗改名李允則字垂範孫全照字繼明行友子。

置國信司

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命以
宦者時遣太子中允孫僅字鄰幾汝州汝陽人賀太后生辰致
書曰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上

言古稱單于可汗不過可今從其國號契丹何用對稱
兩朝帝以為然而謂果易何此事損益豐約中度後來使
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夏四月王欽若罷以兵部侍郎罷政事

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
之。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才識兼
茂明于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
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科詔中
書門下先察其才具名入閣試親策之。

初輸歲幣于契丹

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有星孛于紫微注見前

以向敏中知延州。

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為鄜延
邊安撫使受其誓約帝賜敏中密詔書付西鄙
許便宜從事敏中得密詔遂視之如常日邊藩以安至
是以德明納款徙敏中為部署兼知延州委以
經略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諡文簡。

[illegible]

上安石曾謂臣曰上安能躬親政事行古人之風遂
此何故不為標準及丁謂為相白於上欲官至輔相而
四方無聞門人皆悉沒不終寇準用已論謂不負陛下之
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丙午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

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謂選薦於其功帝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帝由是顧準浸衰尋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

[illegible]

帝謂王旦曰寇準多許人官為己恩卿當深戒之

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或夏秋糴市價貴減價出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荊湖川峽廣南悉置焉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願奉表歸款復奉詔表詣鄜延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因請其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契丹亦冊德明為夏國王德明終其身二十年不敢叛

葬明德皇后

先是后崩權殯沙臺至是始附葬永熙陵

丁未四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殿二月還宮

又置國子監於西京

契丹城遼西為中京 [illegible]

闕府廊城市[illegible]以漢戶號中宮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謚莊[illegible]

五月丙申朔日食[illegible]

六月葬莊[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

自[illegible]凡今[illegible]是月下子是科

[illegible]縈文箭衛錫精密吏不得售其奸太宗尤

[illegible]可[illegible]其[illegible]金銀錢[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illegible]使者會計録以戲門[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

冬十一月[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大中祥符元年[illegible]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illegible]

帝[illegible]上欽[illegible]以[illegible]州之盟為[illegible]當[illegible]

若使帝[illegible]兵[illegible]下以兵取幽薊乃可[illegible]

帝曰河朔生靈[illegible]為此可思其次欽若

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illegible]

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illegible]

前代[illegible]以人力為之[illegible]

示天下則與天瑞[illegible]

人以神道設教[illegible]不可乎欽

若曰[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

然[illegible]學士[illegible]

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illegible]

日此[illegible]人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正月乙丑[illegible]臣曰

去冬十一月[illegible]夜將半[illegible]光耀見神

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illegible]一月當

降天書大中祥符[illegible]已復[illegible]自十一

月朔[illegible]以[illegible]可奏

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illegible]中使視之帛長二丈

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illegible]人所謂

天降之書也[illegible]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

再拜遣二內史升屋奉之下[illegible]再拜受之[illegible]

與中[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

洪範[illegible]

簡儉[illegible]

識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

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illegible]將校[illegible]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illegible]求諸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illegible]

[illegible]

及[illegible]

金[illegible]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illegible]上帝傳號

王欽若至乾封唐縣宋改奉符今屬泰安府為泰安府治[illegible]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illegible]蒼龍見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見黃

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illegible]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群臣曰朕九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卽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大喜[illegible]不勝王[illegible]

[illegible]再拜稱賀乃迎至含芳園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作玉清昭應宮[illegible]

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illegible]張旻[illegible]皆上疏諫不聽帝先召丁謂問之謂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illegible]以此論之

[illegible]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illegible]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illegible]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illegible]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于圜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群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禮畢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乙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工曰本玉匱置于石感[illegible]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升壇[illegible]相率從官稱賀

已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封祀儀[illegible]

群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illegible]

耳老送駕人賜天下酺三日以泰山[illegible]大宴

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

十一月帝還[illegible]

帝幸曲阜[illegible]

[illegible]

軍[illegible]

[illegible]

六十二人節度使留後爲國公
又封左僕射等十九人爲伯
邊官

帝遣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于始成不可遽自滿假知制誥周起字萬化鄒平人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于安逸而忽于敗興願毋以告成爲恃帝皆納之

己酉二年春三月丙辰朔日食

夏四月昇州大水壞西城樓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謂上封禪祥瑞圖宗拜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讚頌獨種放立獨言未聞徐奭事述江淮無爲

軍今屬廬州府烈風吞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云務以爲本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得

五月代州地震

冬十二月罷制舉諸科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異以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乃罷制舉

庚戌三年春二月交州李公蘊弑其主黎至忠遣使入貢

詔封公蘊爲交阯郡王

初黎桓死子龍鉞立未幾爲弟龍鋌殺龍鉞而代之踰年入貢詔封交阯郡王賜名至忠交阯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爲至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表

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賜之器幣

贈呂端弟賜其家

端諸子多不同處有第已質于人帝聞之出內府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藩又貸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藩弟荀與昌宗又遺仍令內侍省爲掌其家給其家諸姻族餘其家凡十日下推恩舊臣始終至於此矣

夏五月尚衣庫使殺其上官

建臣立爲兄誦而樹之

契丹主以高麗臣康肇殺其君誦而立詢因而樹之大逆也豈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帝遣曹字尼西密告曰

國家連歲征討亡命叛亡在高陽太后年歲

不發則兵未復爲大小因此便完固勝不爲武備一失利恐爲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興衆其未晚不聽已而契丹伐高麗擒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州

秋旱蝗

九月丙寅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妻子殺技殺其家

獻

時恩寵戚政害物以爲戒故不使

過分有非常於黄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爲鑑
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冬十二月夏州饑
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武言
德明方納款而敢爾請降詔責之王旦曰勑詔德明
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
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 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
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丁
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
書發京師是月至河中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至寶

鼎縣本漢汾陰縣唐改寶鼎宋 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
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爲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
宴羣臣于穆清殿而還
[illegible]
月召陝州隱士魏野 野字仲先蜀人 不至

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爲詩清苦帝自汾陰還次陝
州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 野所居草堂
有水竹之勝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
太子太師呂蒙正卒 蒙正諡文穆
六月太白晝見 八月復晝見
江淮大水
秋七月畿內蝗[illegible]
八月河決通利軍[illegible]
冬十月以向敏中等爲五嶽奉冊使
加上五嶽帝號命翰林[illegible]敏中等充使詩作

會靈觀以奉祀
壬子 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時錢相出鎮不以吏事爲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
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
情帖然遂復拜相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illegible]
逋少孤力學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illegible]如也結廬杭
州西湖之孤山[illegible]帝聞其名賜以
粟帛
秋八月河南府[illegible]
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

爲慎密副使

一時天下又安王欽若[illegible]以封祀[illegible]遇日降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皆爲附會之與[illegible]彭年宦者劉承珪[illegible]幷首[illegible]大修宮觀以林特字士[illegible]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illegible]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迺因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爲癭相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illegible]以衆方競言祥瑞蓋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大不疑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初汀州人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神劍蓋司命眞君也是爲聖祖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爲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至是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命汝祖[illegible]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illegible]是日即于延恩殿設道場[illegible]頃之黃光滿殿[illegible]祖至朕再拜于殿下俄有六人揖聖祖聖祖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生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

撫育蒼生[illegible]乘雲而去[illegible]稱賀詔告天下[illegible]加聖號[illegible]

十一月以王旦爲玉清昭應宮使

[illegible]太宗尊像以丁謂爲奉迎使又安于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如謁又詔刻天書于寶以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謂副之。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以爲美人[illegible]

未幾爲修儀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illegible]言妃起于微賤不可以母天下參知政事趙安仁亦言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帝不從[illegible]

[illegible]

癸丑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凡有一預此類公事必有官吏不以階級並之

秋七月除農器稅

知濱州[illegible]呂夷簡[illegible]請免稅河北農

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

之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獻太清宮朝元殿

先是[illegible]朝元殿[illegible]遂詔扶侍

使[illegible]玉清昭應宮及太廟

[illegible]老子于太清宮

先是[illegible]宮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illegible]

奭上言陛下事事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

邪帝曰東封祀汾陰[illegible]老子非効于明皇凡開元

故今[illegible]所行不可以天寶之亂而并之作解[illegible]以

示[illegible]及是令大[illegible]京師述[illegible]太清宮[illegible]

九[illegible]龍[illegible]州及[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州爲集

[illegible]

以應天[illegible]

陵以[illegible]宋乃東京[illegible]府[illegible]爲西京

河[illegible]以太祖[illegible]宋州[illegible]宋州爲應天

府至是建爲南京[illegible]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夏四月[illegible]州入貢

先是曹[illegible]殺其從父節度使延祿而代之至是死其

子賢順遣人入貢詔授歸義節度使[illegible]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

知節素惡欽若之爲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

懷數奏但出一二留其餘謂同列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

節[illegible]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

[illegible]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

[illegible]知節因[illegible]其短爭于帝前帝召王

旦質之旦[illegible]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

下御史府旦[illegible]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

若等[illegible]求知[illegible]以例罷帝曰然爭[illegible]曰[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

始至中書以欽若[illegible]宜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

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illegible]因難忍月餘始罷欽若

知節併及堯叟

[illegible]

以[illegible]爲樞密使

[illegible]之也。

契丹伐高麗大敗而還

[illegible]詢近

[illegible]以疾辭

契丹[illegible]取地不從乃遣

蕭迪里討之，納擬敗，女真設伏邀擊，又敗而還。

[illegible]。蜜其縣府而還。耶律世良小字斡奴，六院部人。

冬十月，高麗來貢。

自高麗王詢立，遼使人納爲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徵古入貢，詔登州置館于海次以待之。

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

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爲宮本刻玉天書，安于寶符閣，以御容立侍于側。

十二月癸丑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羣臣表賀。

戶部獻天下民數。

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乙卯八年春正月，淮浙饑。

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夏四月，寇準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輒抑挫。帝方倚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

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

[illegible]

朝元殿災。

榮王元儼（太宗第八子）宮火，延及殿閣內庭，有司劾遺火狀，當死者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己詔天下，今乃過爲殺戮，且火勢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減死者數百人。

六月己酉朔，日食。

秋九月，吐蕃唃廝囉（唃廝囉作[illegible]改正）請伐夏州，不許。

唃廝囉者，吐蕃贊普之裔也，宗哥城（今西寧縣東，宋于此[illegible]）[illegible]以宗哥僧李立遵爲論逋（[illegible]）。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illegible]

戰于[illegible]，而敗，復[illegible]
怨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唃廝囉[illegible]之號，朝議
以唃廝囉乃戎王[illegible]不宜妄授，止命
爲保順軍節度使，[illegible]西夏，援塊每以兵抗

待明年朝廷賜予，因是眾數十萬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事，瑋知秦州以行之。

[illegible]張詠卒。[illegible]

詠倜儻有大志，[illegible]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illegible]方[illegible]上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首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章三上，出知陳州，卒贈左僕射。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初，漢張道陵子孫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在今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南。[illegible]世以鬼道惑眾，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今曰大上清宮，在龍虎山上。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丙辰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

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為變。[illegible]之，[illegible]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illegible]都已令[illegible]旻使領兵，[illegible]皆自安矣。帝從其[illegible]，兵果無他。帝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illegible]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illegible]死蝗進，[illegible]死矣，[illegible]乎，請率百官賀。王旦曰：[illegible]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illegible]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illegible]天，帝[illegible]旦[illegible]使百官方賀，有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

秋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寨。[illegible]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孰可代瑋者。迪曰：[illegible]知[illegible]勒斯賚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illegible]，[illegible]發[illegible]兵赴[illegible]瑋。[illegible]勒斯賚與[illegible]使[illegible]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illegible]其至，大破之，[illegible]斬首千餘級，自是畏[illegible]勒斯賚[illegible]不出。

九月，[illegible]陳堯叟免，以陳彭年[illegible]知政事，任中正[illegible]。

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有不記其名者[illegible]

以臣爲[illegible]乃一時[illegible]自分條所行元年入
[illegible]合今
[illegible]之

帝以[illegible]侍[illegible]可謂用不給召李迪問所以濟
之之策迪對曰[illegible]內藏庫欲取[illegible]以備因年
今[illegible]以佐國用則[illegible]天下財利[illegible]而民不
困[illegible]帝[illegible]士衡代爲三司使[illegible]人爲三
司使[illegible]其[illegible]出金帛借之[illegible]曰天子于[illegible]內外何
必曰借迪又[illegible]陛下自[illegible]以來土木之役不可勝
紀[illegible]乃天[illegible]以[illegible]陛下也[illegible]之
費[illegible]之[illegible]金帛[illegible]司[illegible]禁[illegible]皆
諸路[illegible]小人下[illegible]物[illegible]民能[illegible]者

官之不[illegible]行[illegible]州[illegible]多赴海死。

丁巳天禧元年春二月以王欽若爲[illegible]僕射[illegible]不受

王欽若[illegible]以[illegible]己者[illegible]以[illegible]
爲[illegible]使[illegible]帝不[illegible]大[illegible]會
國事[illegible]臣[illegible]賴
陛下不知[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其[illegible]決[illegible]因辭[illegible]之。
曰[illegible]多[illegible]乃拜太尉[illegible]五日
一赴[illegible]人中[illegible]國事[illegible]不[illegible]日[illegible]參決[illegible]
令[illegible]上[illegible]命[illegible]奏曰[illegible]其[illegible]止
加[illegible]邑

秋七月王旦罷

旦寢疾求罷帝[illegible]方以大事託卿[illegible]
此[illegible]命皇子[illegible]拜[illegible]旦[illegible]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illegible]
子[illegible]帝[illegible]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
[illegible]人李及[illegible]鄭州人[illegible]復力求避位
[illegible]其形瘠[illegible]之[illegible]日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
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帝固問之旦舉笏
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
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illegible]曰以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
留之樞密兩府亦均[illegible]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
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阻抑
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illegible]人曰爲
王子明[illegible]我十年爲宰相。

九月王旦卒

旦[illegible]不受[illegible]使[illegible]不[illegible]欽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令人[illegible]其門[illegible]
[illegible]開之[illegible]上[illegible]然[illegible]
[illegible]子不[illegible]
[illegible]觀[illegible]上[illegible]氣[illegible]無所[illegible]
[illegible]我[illegible]政事[illegible]十年[illegible]進[illegible]不能

白容以是知其僞也。

太尉王旦[illegible]

旦疾篤帝臨問[illegible]乃卒所謂死之道內侍問者曰

至二四及卒痛悼不已且遺令削髮被緇以斂盡悔其

不從之之久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illegible]

二年夏五月京師民訛言妖至。

[illegible]

先是西京北市[illegible]人家又變爲犬狼

狀能傷人民恐怖夕[illegible]閉[illegible]京師民

訛言帽妖[illegible]者知應天

府[illegible]閉門[illegible]者卽捕之妖亦不興。

[illegible]

[illegible]長

史皆有所獻節度使[illegible]無他[illegible]僚屬[illegible]一

[illegible]

代之皆[illegible]因召見奏止稅畢帝及世務占奏二

十餘事由是頗見特異。

六月彗星出北斗。

秋八月立子受益爲皇太子更名禎。

受益[illegible]八人[illegible]所生[illegible]后養以爲子與楊淑妃[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立爲太子[illegible]元[illegible]殿賜之

冬十月張知白罷。

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

軍。

己未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食。

[illegible]得天書于乾佑山[illegible]夏六月上

[illegible]

欽若有罪罷以寇準同平章事。

[illegible]永興軍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illegible]詐爲天書

降于乾佑山[illegible]寇準方判永興素[illegible]能[illegible]已遂上其書

[illegible]迎入禁中[illegible]中外皆[illegible]其詐[illegible]信之[illegible]孫奭言乞斬朱

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甚[illegible]會食中

書奚所學蒙鄙徐鉉之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
長官捕蝗邪滿大慚後遂成釁隙。
河決滑州。
泛澶濮鄆濟徐境。
秋七月羣臣上帝尊號大赦。
以天書再見也。
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
凡萬三千八百六人。
京東河北水。
彰德留後馬知節卒。謚正惠
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
言不肯少有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
退見王曰顏色猶怒抉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
驚動君相爾至是卒。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自是[illegible]行禮宮廟圜丘必同乘大駕定儀向敏中
[illegible]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
[illegible]賓客必多使人瞰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
然[illegible]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四

宋

真宗皇帝

庚申 天禧四年春正月以曹利用[illegible]院事。
[illegible]多有[illegible]自少[illegible]熟知羌情以奇
[illegible]士卒樂懷遠人羌戎畏愛之。
[illegible]不視朝
[illegible]平章事[illegible]使向敏中卒諡文
敏中[illegible]大體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多決于皇后[illegible]寇準以爲憂一日準
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
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
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
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
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因力
譖準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illegible]爲太子太
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illegible]爲樞密使。
迪與[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不允[illegible]太子見帝拜
曰陛下用賓客爲僕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迪乃

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日疑不起，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仍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字寶臣，蔚州人）等以其謀告謂，謂因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illegible]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卿、知相州。

詔罷翰林學士盛度（字公量，餘杭人）、樞密直學士王曙（字晦叔，河南人，準之壻）。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擬云遠小州，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指此。）

八月，貶寇準爲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潰，自縊死，準坐是再貶道州。既至，具朝服如常時，待賓客笑語如初，無慊慊之色。責者自罷相二年，皆非帝意。疾後，嘗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左右莫敢對。

九月，帝疾愈。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尋詔謂復留，罷翰林學士劉筠（字子儀，大名人）。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師，迪加中書侍郎、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

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罷制，既而謂復留，命筠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樞密院南門，殊側面不敢與揖。既而謂復位，筠忿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乃請補外。（[illegible]）

命太子[illegible]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議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

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天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深秀(?)

間言之后深納焉。

辛酉 五年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九月以[illegible]知制誥[illegible]。

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爲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歸朝京師丁謂使人紿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與疾至京師[illegible]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壬戌 乾興元年春二月群臣上帝尊號。

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是爲仁宗尊皇后爲皇太后赦。

王曾參議草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illegible]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獨攬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乃密結入內押班雷允恭[illegible]太后降手書[illegible]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擅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

眞宗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惡準而太后忮迎(?)[illegible]丁謂遂誣以朋黨之連坐者甚衆曾(?)[illegible]亦[illegible]

六月契丹遣使來弔祭。

契丹主聞眞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illegible]等來弔祭[illegible]眞宗[illegible]追遙(?)白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眞宗諱者悉改之。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作(?)中正免。

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

[illegible]

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
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illegible]領工徒數
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
作而罷奏請待命詔詰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
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
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
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
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拯獨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
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謂允恭等
二日太后召宰相樞密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官交通前
皆附允恭奏事言已與謂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
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
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
實賴聖明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
先帝顧命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
廟尚何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
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
制仍榜朝堂布告天下以拯爲山陵使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
密使
會方議時事傳述[illegible]利害奏請而中理者多所按發尤

[illegible]

惡僥倖帝嘗謂輔臣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illegible]
群下務升殿以自陳[illegible]有欲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
封禪祀汾兩過洛陽皆[illegible]王曾問曰[illegible]
用策[illegible]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illegible]
由是進用[illegible]名下
[illegible]大任之[illegible]
真宗[illegible]以曾直言思念之也
丁謂再貶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
內侍省[illegible]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覡不
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于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
于園中允恭數令德妙持入內[illegible]禁中又[illegible]
[illegible]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
上[illegible]問[illegible]所專何知爲老君言相公非凡人當知之
謂又作頌[illegible]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
州司戶參軍[illegible]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illegible]聽政
冬十月[illegible]以大書[illegible]

[illegible]

史臣曰[illegible]之上[illegible]臨事抗[illegible]興[illegible]作論[illegible]瑞[illegible]以天[illegible]歎哉。

十一月復御邇英。

初雍熙中[illegible]諸帝因[illegible]之類爲擇[illegible]

之后惟演有力。及[illegible]姓氏[illegible]近

準不畏御史中丞[illegible]州[illegible]小人[illegible]我

閒天下社稷之臣也[illegible]

之謂[illegible]

長爲人[illegible]太后姻家不[illegible]

及以[illegible]大節度使[illegible]

給[illegible]人。上疏論之太后

遣內侍[illegible]不行詠語在同求劉

隨[illegible]取白麻延毀之惟演始罷

大[illegible]相上下。子

[illegible]不不足者籍

[illegible]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

數百人臣嘗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爲學糧

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帝初御經筵。

十一月以帝初御位宜近師儒乃詔御崇政殿西閣召侍

[illegible]

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字道宗 廣州人）講論語初詔雙日御

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

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仁宗皇帝

天聖元年（癸亥）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推茶貼射見錢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上下困乏三司使

李諮（字仲詢[illegible]）請省浮費驗判官俞獻卿（字諫臣[illegible]人）亦言

天下穀帛日耗稍苗未生而和糴已叢桑未吐而和買已

下[illegible]以來耗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救正之帝納其言乃

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字順之[illegible]）呂夷簡[illegible]參考

茶法利害。[illegible]陝西河北商人入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擇要會之

[illegible]

[illegible]以茶償之後又益以

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謂之三說[illegible]及其既久利歸

商賈[illegible]

券之濫[illegible]二三年茶不足以償[illegible]歲

山澤邊備日蹙[illegible]

入錢粟下[illegible]

[illegible]安[illegible]歲課[illegible]

五年獲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

五千總爲實錢七十三萬緡而茶九萬緡爲本錢歲課得息

錢三萬餘緡而官吏率[illegible]耳不足償是則虛費雖考

貨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詔官給
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
其息如舊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
已然必瀆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
私售之貼射以物爲質曰貼射而取其茶故有貼射之名若
歲課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
所有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
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茶一者不得相爲輕重語等又以
乾興中罷通商入錢京師歲一十萬緡視天禧二年
數損十四萬請令入中之錢皆從之

二月行崇天曆
司天監張奎所造
秋九月罷榷院
拆氣親撤也而之風節
自奉多侈靡外示儉約人不能知乎是以殊戲也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自官敘遷皆有常法爲圖以
獻然亦不能大用帝如其素朝矣
閏月放樞密副使于雷州後復官陽
初太宗以通天犀角刻爲帶工爲

二帶一以賜准及是準從人取自洛中至沐浴具
朝服東帶北面再拜號慟而卒
冬十一月禁巫覡邪術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己之所貪假神而言
無求不得知州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
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荊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
者悉禁絕之
置益州交子務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
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
界謂之交子使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
訟不息轉運使薛田請置
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
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

二年夏五月…
中書…
秋八月…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
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疏

三年夏五月帝幸御莊觀刈麥[illegible]

閱民稼穡好苦[illegible]

冬十一月王欽若卒

欽若既死仁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誠如聖諭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

太后微時嘗寄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以樞密副使晏殊言旻無勳勞徒以恩幸得進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后不悅

丙寅四年夏[illegible]甘州兵敗而還

先是契丹[illegible]入甘州降其王伊拉里克[illegible]

既而又叛蕭[illegible]其民徙[illegible]陷口故城[illegible]

之中是契丹將[illegible]

不克由是與宋[illegible]諸部皆叛契丹乃兵將多死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溺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間亦皆大水帝避殿減膳遣使撫流民方水之作也[illegible]有言敗[illegible]使奏曰大發其[illegible]可避[illegible]私[illegible]請

人見隙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學舍延范仲淹（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好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

秋九月以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屢以[illegible]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illegible]

[illegible]

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謚文節）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

如樂士及是卒帝為罷上巳宴。

三月丙申朔日食。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范雍（字伯純河南人）為樞密副使。

士遜之相曹利用為之也。

夏五月夏德明使其子元昊（小字嵬理更名曩霄嵬理華言惜為富貴夏國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襲回鶻甘州取之。

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于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數戰回鶻拔甘州遂立為皇太子。（元昊事始此。）

秋七月江寧河北水。（據宋史及東都事略是年大水在七月宋不及淮浙今改正。）

江寧府揚真潤州江水溢詔遣使安撫賑恤河北大水

九月遣近臣十七人巡行免水災州軍秋稅。

己巳　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頷之會利用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羅崇勳與利用有隙（先是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戒之利用去其幞頭詰責良久）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

政與顧望未有對者獨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耳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乃罷為千牛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宗道字貫之）

宗道剛正疾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及卒太后臨奠之（太后臨朝宗道多所匡正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輔臣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

張士遜罷。

先是曹利用恃權自恣士遜為相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及是利用既斥士遜遂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字希元堯叟之弟）為樞密副使。

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號無事然實無以數宴為樂人臣以數宴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嘉其直以及是人謂奎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矣先帝知人也（帝嘗論輔臣曰臣事君鮮有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亦由君上天資明果以臨下臣其保之）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不用復坐私錢所取官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陝志丙侍楊懷敏送之至弘農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illegible]

制舉諸科。

自祥符罷制舉[illegible]詔復置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illegible]選者[illegible]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

三月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閑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illegible]

丁未夜大雨雷震宮內火延至[illegible]宮室盡燬詔勅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illegible]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illegible]因其所存又將[illegible]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應天戒也中丞王曙亦[illegible]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司諫范諷[illegible]此人之[illegible]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爲萬壽觀罷諸宮觀使勅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會朝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仲淹裁抑之太后滋不悅[illegible]判河州。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契丹詳袞大延琳據遼陽反冬十月契丹討[illegible]蕭孝穆[illegible]多[illegible]之

遼東自渤海[illegible]契丹無[illegible]之法[illegible]韓紹勳[illegible]之民不堪命會燕地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illegible]之水

路艱險多至覆沒訊之掠治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袞大延琳因之作亂遂囚留守蕭孝先[illegible]及其妻南陽公主殺紹勳等[illegible]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告[illegible]契丹主[illegible]自京留守蕭孝穆爲都統以討之[illegible]兵[illegible]固守明年將楊詳世夜開門納軍遂擒延琳。

京師地震。

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晉何以[illegible]冬至[illegible]百官上太后壽[illegible]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

損主威非所以正法後且他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
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讓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
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蒙公爲舉懼不稱爲知己羞
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
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外補出爲河中府通判

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

[illegible]解鹽[illegible]利[illegible]民困于轉輸[illegible]

士盛[illegible]議吏其制[illegible]通商[illegible]

二十八州軍権出[illegible]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illegible]務

[illegible]行商[illegible]損矣。

九月[illegible]副使

[illegible]政[illegible]以十進用命[illegible]付馳

[illegible]中書也[illegible]以爲笑[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宗[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不諱

愛[illegible]

[illegible]太后[illegible]物之[illegible]

亦有呪詛及[illegible]太后[illegible]

逆過不踰合[illegible]宗眞[illegible]之[illegible]後先

帝四十年撫育厚恩當爲太后今不果反斥之可乎詔
太常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眞曰皇后無子而老雖
在無能爲也訥木謹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遣使聘宋帝遣直龍圖閣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世孫）使契丹
契丹來賀長寧節道輔及[illegible]等就賀册及弟
契丹使[illegible]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使人以文官王爲
戲道輔艴然徑出主客者邀道輔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
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
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宗眞是再使契丹公加禮
焉。

冬十月詔翰林學士宋綬[illegible]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
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上忤太后意出知
應天府

明道元年春二月[illegible]宸妃李氏薨。
李氏眞生帝太后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illegible]之李
氏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
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
自順容進位宸妃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
簡奏禮宜從厚[illegible]
日[illegible]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
事內外無不當預也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

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苟念劉氏則喪禮
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
都知羅崇勲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
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勲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討古弒其主母蕭氏
討古廢契丹主懷妻太后薊背恩因其鬼子雪林遣
人馳至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俟我浴
而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秋七月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發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
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道場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

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
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爲吏御史蔣堂
言[illegible]火起　妄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
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逭天譴也時使開封府具獄程
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迹狀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
以罪人遂寬其獄詔羣臣直言闕失大赦改元丞縣宗
[illegible]不銷熾[illegible]大名人[illegible]太后遂及以咎天譴
有報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入嗣
是歲封德明爲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遣楊吉授元昊三使[illegible]封西平王契丹亦

遣使册元昊爲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
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
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
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illegible]自號鄔應鳥
珠[illegible]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設中國官文武班
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
爲之以衣冠采色別上下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
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于國中
癸酉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光芒長一尺討天苑[illegible]見然觀者皆以爲彗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辭者力諫且曰必御
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獻皇太妃亞獻
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　號
帝耕藉田
命[illegible]張士遜[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大[illegible]耕藉田祀
討宋[illegible]太后[illegible]後[illegible]法乃止耕藉田
祀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illegible]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始
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

[illegible]

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鉛器曰上方器物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河中人還京師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號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斂遺制后皆二謚稱制加謚自此始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

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illegible]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削去太妃為皇太后而罷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illegible]

夏四月呂夷簡[illegible]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

夷簡[illegible]近習罷力役節冗費語甚切

[illegible]

至帝因與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聞於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命[illegible]內侍都知閻文應[illegible]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illegible]李諮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

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illegible]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奉不奉詔至是帝聞太后閤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僉樞

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illegible]

太后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六月甲午朔日食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illegible]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臣[illegible]

冬十月辛丑[illegible]不可復

[illegible]仲子之宮

故并[illegible]乃作[illegible]后御之

上遂[illegible]以呂夷簡同平章事[illegible]

參知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簽書副使

上[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不平[illegible]范[illegible]劾

之[illegible]罷夷簡遂復相

十一月[illegible]罷

[illegible]余靖[illegible]正直[illegible]志不[illegible]不

合家人笑曰何必知[illegible]曰吾何恕于人[illegible]後世

尤甚知人[illegible]范仲淹[illegible]吏部選人

許以公輔[illegible]之[illegible]如其言

[illegible]進用宦官

宦者[illegible]宦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illegible]不可

[illegible]自用[illegible]宦官[illegible]

宮[illegible]中[illegible]保[illegible]所[illegible]

廢皇后郭氏御史中丞孔道輔[illegible]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有寵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于

[illegible]

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后誤批帝

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

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夷簡以前罷相怨后遂[illegible]

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

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

受臺諫章疏乃詔稱皇后[illegible]入道特封淨妃玉京沖妙仙

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于是中丞孔道輔率

諫官范仲淹[illegible]

侍御史蔣堂[illegible]段少連

[illegible]十人請對[illegible]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

[illegible]道輔[illegible]皇后

被廢奈何不[illegible]臺臣言尋有詔令[illegible]夷簡諭以皇后當廢

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

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

后自有故事道輔曰人臣當導君以堯舜豈得引漢

世失德爲法[illegible]太平美

事遂[illegible]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illegible]

[illegible]官[illegible]

[illegible]事彈劾

[illegible]

人[illegible]不能復后[illegible]仲淹[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百[illegible]政[illegible]直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

卯前日之[illegible]畢並上意也

甲戌 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用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丘人）等自代遂置說書自昌朝二人祗候日輪說明日當覆所說

夏六月契丹主宗真幽其母耨斤氏于慶州[illegible]

契丹太后耨斤謀廢宗真立少子重元（[illegible]）重元以其謀白遼主遼主遂收太后符璽遷之慶州躬守陵（[illegible]）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八月有星孛于張翼（長六尺[illegible]）

帝以星變赦減膳（[illegible]）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賜號沖靜元師尚美人亦廢于洞真宮入道楊美人別宅安置

上晴卒以王曾為樞密使

[illegible]方嚴備事有大臣適居宮禁因損加俱喜得國法帝居蔬食泊如也及卒以王曾代之

九月立曹氏（[illegible]女）為皇后

御史裏行孫沔（[illegible]）[illegible]

冬十月趙元昊反（[illegible]）

史 仁宗紀景祐元年十二月賜趙元昊佛經蓋是時元昊（[illegible]）

元昊率衆至環慶殺掠居民下詔約束之已而慶州柔遠砦（[illegible]）番部都巡檢嵬通（[illegible]）攻後橋砦（[illegible]）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與（[illegible]）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illegible]）伏發被執久之放還（[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

先是龍圖閣學士（[illegible]）孫奭寫無逸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命蔡襄（[illegible]）寫無逸

篇于閣屏

復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稅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任綱紀者盡畏縮默亡少鮮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任責命復上書言事（[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宮中

時帝未有繼嗣曹后怙中決定大計遂取宗實入宮后撫鞠之時年四歲

李迪罷以王曾同平章事參知政事呂夷簡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事王德用韓億（億字宗魏開封雍丘人）同知院事。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黜削迪遂罷知亳州（迪為人忠實不自疑待夷簡之初自以為宋璟而以呂公爲姚崇其待我乃如是邪）（上謂籍之劾諷附會迪之故遂罷之）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

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言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以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照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既成帝御延福宮觀焉然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矯極下議者非之乃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向字公明開封人）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瑗逸亦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而逸又獨議用禧嘉量之法請鑄嘉量以定律（有司東帝諫字[illegible]）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謂之不若先得衆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不偏民物熙治斯則治世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嚴設求樂

之議救教坊奏樂之聲帝嘉納之既而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秋九月作睦親宅（攷宋史帝紀七月爲九月）

上以宗族散處都城或僻遠朝集或以不時詔即宮旁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

后居瑤華宮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辭甚悽惋帝密詔欲迎入宮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前嘗與后爲仇懼其復立會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后禮葬停諡冊祔廟乃謫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

以郊祀加恩故也時御史臺辟石介（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爲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illegible]）

（[illegible]）

（字永叔盧陵人[illegible]）

十二月吐蕃唃廝囉大敗趙元昊于河湟

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攻唃廝囉敗死殆盡蘇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illegible]）

改名宥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北。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元昊大縱殺戮。又攻青唐（今西寧府…）、宗哥（…）、帶星嶺諸城（…）。唃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絕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飢死過半。宋幾并兵臨河湟，唃廝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旗識其淺，唃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所虜獲甚衆。唃廝囉遂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三年。春二月，詔致仕官給俸。

詔致仕官給半俸，而仕官出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尚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卿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者，給俸如分司長吏，兼時以某官分給之。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帝既相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以此省費矣。

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字師魯，河南人。[illegible]）[illegible]言事。

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且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言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不可以爲罪。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疏。漢吳之君，不聞加罪。而用無待以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筠州今江西瑞州府）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宰相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而日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illegible]

請以仲淹朋黨[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置大宗正司。
以宗室允讓（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
于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糾舉違失。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契丹主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
于廷，遂大宴。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諡章惠，祔葬永定陵。）
十二月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注見前。元昊既取甘涼，又取瓜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
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
……
元大慶，改十六司以總庶務，設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
統其衆，兵總計五十餘萬，發兵則以銀牌召部長自
製蕃書，形體方整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
……
四年春二月，祠赤帝于宮中。
初乾德中，太常博士和峴奏言，帝以火德上承正統，
請以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壇而祭，至是以祈嗣

乃直保安軍刺之。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
韓億、石中立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
王鬷（字總之，趙州臨城人。）同知院事。
初，夷簡事多專決，曾力薦夷簡，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
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
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將外徙夷
簡，謝曰：「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罷，對迄交論帝
前，而曾語亦多稱參政者宋綬，夷簡亦乞罷，時曾與
蔡齊善，而夷簡與宋綬善，遂以綬、齊皆罷，於是四人兩
隨、堯佐，依違其間，度亦不能有所建明，以救時弊。
何也？度對曰：「二人之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親可
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而夷簡、曾等罷，綬、齊亦是罷。
人俱罷，而度獨留。
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地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
壓死者二萬二千三百餘人，傷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
上疏（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上言：「京師地震，忻州尤甚，東西千五百里，
誠大異也。陛下恭儉，未以為異，徙使內侍四方興佛事，
修道場，非所以消復之實也。頃者僻論濫政，羣臣以言事被
竄，天下之人鉗口不敢議朝政，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
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譴應來集。」

異數凡仲淹言斜近佞

戊寅 寶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 [illegible] 詔求直言

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 [illegible] 詣匭上疏曰 [illegible] 祖宗日日視朝 [illegible] 坐後殿 [illegible] 日中者 [illegible] 今陛下春秋鼎盛 [illegible] 宵旰求治之秋乃間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 [illegible] 可計度 [illegible] 十名 [illegible] 府庫 [illegible] 科 [illegible] 用度不節也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下因此 [illegible] 已以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心以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圖 [illegible] 十以忠外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前殿

二月壬臣陳 [illegible] 有中立免 [illegible] 為相 [illegible] 明而數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見有可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不當以子 [illegible] 舉 [illegible] 遇事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張士遜 [illegible]

參知政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得衆為翰林 [illegible] 衆必正色待之 [illegible] 者太后 [illegible] 且未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此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徙潤州 [illegible] 以其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怨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南中外 [illegible] 仲淹者衆帝以其涉朋黨之 [illegible] 下詔戒之

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遂反

元昊遣使 [illegible] 五臺供佛 [illegible] 道路 [illegible] 血約先攻鄜延欲自 [illegible] 今延安 [illegible] 保塞 [illegible] 二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 [illegible] 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 [illegible] 延州 [illegible] 元昊 [illegible] 元昊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法延 [illegible] 使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西 [illegible] 之地 [illegible] 為南面之君 [illegible] 嘗教歡好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 [illegible]

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 [illegible] 明揚士類 [illegible] 任也公之 [illegible] 欲歸已 [illegible] 仲淹服其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京師地震

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

[illegible]

時鄜延路奏趙元昊反，故有是命。已而移[illegible]知涇州。其
籍俱兼經略判官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爲體量安撫陝
西。籍就練計事，還上疏，以爲德明、元昊相繼僭擬，今
若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輕議進討，非良策
也。因條上十事。一[illegible]
[illegible]
宋用之。然是時邊臣方議征討，多以疏爲怯。

加唃廝囉保順節度使。

自李元昊陷西涼，巴刺潛往部往往歸唃廝囉，[illegible]
降者復數萬，唃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illegible]通
青唐，[illegible]諸國商人皆趨之，以故富強。由是朝廷欲籠
結擊元昊，以援其後，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加
河西節度使，[illegible]唃廝囉約盡力，然終不能立大功。

己卯 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五月，罷王德用，以[illegible]知[illegible]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illegible]。德用狀貌雄偉而黑，
頸以下白，[illegible]人皆異之。[illegible]且得士心，
不宜久典機密。[illegible]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憂
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但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群臣皆曰元昊小醜，出師討之，當即誅滅。[illegible]

官與首[illegible]對。進曰：元昊纂攜藩臣，其尺賦斗租不
入縣官，且服不常，請爵之，宗不足貴，且彼已僭輿服，
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illegible]
可而收之。不聽。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
于塞，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illegible]
[illegible]

詔省[illegible]

[illegible]命近臣及[illegible]
韓琦言省[illegible]當自[illegible]，可取先朝及近歲
[illegible]子之數，歲爲中制，無名者罷之。乃詔自乘輿服御及
宮掖所須，務從簡約，或欲損之，更條陳以聞。[illegible]
定制毋違，更發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主宗真迎其母蕭氏于慶州。

蕭氏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覘中國歲幣之
利，契丹主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
里，陰爲之備。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以[illegible]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
事。

[illegible]
[illegible]府事[illegible]人[illegible]治之[illegible]
[illegible]天章閣待制[illegible]集賢院呂公綽[illegible]
博士[illegible]等十餘人，[illegible]上[illegible]

程公孫為小人所誣益見上辨之道輔不悟人言珠
罪滴不足深治帝以道輔朋附怒于是度珠俱坐免度
[illegible]
夏人寇保安軍[illegible]巡檢指揮使狄青[illegible]
[illegible]攻之
[illegible]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illegible]
[illegible]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
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珍青擊走之[illegible]
人行使青擊走之以功加余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
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庚辰正月丙辰朔日食
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于庚辰則日食在正月之
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
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亦不
可弼曰萬一北主行之豈不為朝廷羞後聞契丹罷
宴帝深悔之
元昊寇延州執鄜延路副總管劉平[illegible]石元孫[illegible]
死之[illegible]
月以范雍知安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疏士兵寡弱又無宿將
帝以[illegible]既不報未幾元昊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
發備既而元昊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砦[illegible]
城在延安府安塞縣執都監李士彬延州金[illegible]父子乘勝至延州城
下雍命石元孫出戰又以書召劉平于慶州平督騎兵
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illegible]
里[illegible]郭遵[illegible]分
屯[illegible]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東行五里
[illegible]逐之[illegible]府[illegible]復奪其盾殺獲
[illegible]死者近千人[illegible]賊以輕兵來薄官軍小却德和
望見遂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
孫馳追德和諭曰當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
馬遁赴甘泉[illegible]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鬬
三日退保西南山立栅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
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
遂與元孫俱被執平不食數日罵曰何不速殺我遂遇害
元孫留賊中會大赦賊解去[illegible]德和既逃歸
誣平降賊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illegible]介休人即河中置
獄問狀德和坐腰斬雍貶知安州朝廷不知元孫未死
詔與平俱贈官[illegible]
以夏守贇為陝西[illegible]王守忠為鈐
轄
知諫院富弼言[illegible]非一令守忠
為鈐轄與監軍無異[illegible]用[illegible]失人望願罷守忠

勿遣不聽

除越職言事之禁

西事日棘[illegible]京東西淮南馬詔諸路轉運提刑訪

知邊事者以聞又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

八[illegible]至州縣罪免夏稅呼禁

[illegible]食[illegible]大建成若通下情帝諮

[illegible]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以夏竦[illegible]安撫陝西

詔使[illegible]命安撫陝西琦言范仲淹

前謫[illegible]召知[illegible]用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

際[illegible]故遊形跡不[illegible]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

召范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illegible]歷觀[illegible]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下貽

永[illegible]知院事

人取中嚴使河北邊臣定時曹瑋為總管見之瑋謂

曰吾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問何以知之瑋曰吾

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

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

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

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驗未以

為然比而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諒不能對及

劉平戰歿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桃中觀同罷

始歎瑋之明驗

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時單典機務頗委士遜位首相無所建明諫官以為言

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詔以太傅致仕宰相得謝自士

遜始

以夏竦為陝西都部署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詔夏

竦[illegible]

守[illegible]與王守忠建[illegible]代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illegible]延州先是詔分

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

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

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將各領之日夜

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illegible]

數[illegible]

[illegible]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

為眉[illegible]知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稅兵
洪食可省糴之十二他所減不與焉辭部以為康定鄜
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illegible]延安府招還流亡
定堡障通斥候[illegible]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諸砦[illegible]環慶副總管任
元昊寇三川諸砦騎將使任福領兵二千餘出巡邊部
[illegible]攻其白豹城[illegible]克之
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
焚其積聚而還
鄜州將种世衡[illegible]城青澗[illegible]
將寇門諸北蕃隨鄜州判官种世衡延安東北二百里
有故寬州城[illegible]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
安之勢[illegible]可以通銀夏之舊朝廷從之
命世衡董其役又人顧承[illegible]月興以城然處險無
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鑿
世衡令[illegible]畚鍤以錢給不得泉以[illegible]城成賜名青澗
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以[illegible]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冬十月詔內降只[illegible]流奏
先是韓琦言兩府[illegible]使必與兩省大臣共商量今
議內批[illegible]
奏求以致僥倖[illegible]敗壞綱紀為害至深
乞自今有凡因緣陳乞作御降出者名為奏求人並

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綱有序矣帝嘉納之詔禁皇
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奏是後都凡有內降
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鑄當十錢
助邊費也
慶曆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元昊不果行
帝以元昊猖獗御選翰林學士晁宗愨[illegible]郎
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共二議令副使韓琦判官尹
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詔改以為攝杜衍亦曰僥倖成
功非萬全之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
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
馬瘦人飢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乞
留此一路以備招納或以利進城堡以牽制元昊帝
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議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
琦奏言兩路協力[illegible]鄜延以牽制
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當一[illegible]之衆仍令鄜
延涇原同[illegible]仲淹[illegible]一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令尹洙
延[illegible]仲淹[illegible]招納使
朝廷[illegible]必無銳志臣以[illegible]

闕入寇不過四五萬我兵逆路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其破可必今中外不究此故道乃待賊太過且一下萬衆兵良守界濠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陲日虛士氣日衰經費益竭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必可進討而仁不能獨延綏略之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上書論之

元昊歸所將高延德于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稱臣以雅與綏劉復待之與俱元昊亦以盟于韓琦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宋師敗績于好水川任福敗于好水川

韓琦知秦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兵寇渭州琦乃盡出其兵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又取偵兵萬八千人乃先以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各以其所部從福出行邊戒令自後還繞出敵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戒

荷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敵佯北桑懌以騎趨之福繼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輕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屯籠洛川相距五里期明日合兵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諸將已入其伏中猶不知約以次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諸軍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結陳懌于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與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

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揮之伏兵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翼而擊之宋師大敗桑懌劉肅戰死福被十餘矢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力戰死先是川

合兵五百助觀

掠陣陣堅不可動英被重創不能敵兵大至衆遂潰英與皆死以兵千餘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敵引去將士死者萬三百人關右大震時元昊

頤國入寇僴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被
利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
得奇檄于僴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illegible]
一官徙知秦州
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以好水川之敗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
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
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忠于朝廷也何可深
罪帝乃降仲淹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尋復徙慶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府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

鄜州執中屯涇州 [illegible]
[illegible]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二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以王舉正任中師參知政事任中師[illegible]
[illegible]任布河南人爲樞密副使
庠雅與[illegible]與戩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
簡不合因罷[illegible]斥之
秋八月元昊[illegible]冬十月[illegible]陳執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破賊于柏子砦[illegible]及兔毛川[illegible]遂築十餘

無河外始因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爲統帥已三歲于茲
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破安用爲統帥
也今將校稍斥而帥不如罷竦則賞之公乃竦判河
中執中知陝州
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沿[illegible]范仲淹龐籍兼經
略安撫招討使
[illegible]涇原[illegible]慶[illegible]延爲四路各置使琦知秦州沿知
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
最當賊衝王沿未慣人望不當與琦同等列不報琦上
言請于部署[illegible]州各更征兵二萬人擇用有勇略將
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遣斥候西賊一有舉動則先據

要害觀利整帥併力擊之又于賊未集之時出已整之
兵深入大掠招其種落棄據始納別立經制朝廷頒內
路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諜賊知此則一二年間
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籍至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稍
葺治之命將狄青將兵入[illegible]招安砦[illegible]橋子谷旁
[illegible]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illegible]上之[illegible]因[illegible]人襲取
承平砦[illegible]復所亡
地築十[illegible]城延民以[illegible]爲[illegible]環慶酋
長六百餘人[illegible]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
部即[illegible]諸羌皆受命
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又據

又險築大順城在慶陽府安化縣北。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字天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旬日城成。賊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名存安北寨東北與延安府林縣界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仲淹在邊數年，方選與將帥，……得其材而用之，是仲淹江入無失所尚為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三

宋

仁宗皇帝

壬午慶曆二年春正月，復榷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商人入中芻粟於邊，京師榷貨務宋初京城置榷貨務給以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令鹽一石……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皆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二月，置義勇軍。

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衣糧，分番訓練，不願者罷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

三月，詔舉將才。

契丹來求關南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死梅以南十縣地，乃集兵幽州，議南院……宮帳……國之政南面

[illegible]忠宇[illegible]之見哉

漢人[illegible]賦車馬之[illegible]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
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
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未可逆料
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illegible]
[illegible]
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并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
特默至宋[illegible]作[illegible]中使迎勞之特默托
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illegible]中間命輒起今中使至
而君不拜何也特默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
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
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

室女嫁其子[illegible]命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
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
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
動色遂以弼為[illegible]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
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
子囊城郢計也[illegible]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
恃耶[illegible]與濟河則未
[illegible]大
名為北京[illegible]之所城[illegible]者避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以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將
教士卒皆[illegible]之上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
之德用曰[illegible]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
大閱于郊下令具[illegible]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
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遂決

秋七月[illegible]得[illegible]密使

初[illegible]帝曰[illegible]國之務當悉歸中
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且令中書同議樞密院
事及是知諫院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前命
夷簡得兼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

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
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
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
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illegible]北朝忘章聖皇
帝之大德乎[illegible]且
北朝與中國[illegible]若用
兵[illegible]為身謀
[illegible]末帝昏
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國獲金幣

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

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

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仍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與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

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賂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奏曰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

自是通好如故。

閏月，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illegible]會兵禦之，敗績。

元昊遂大掠渭州。

元昊入寇，攻鎮戎軍。先是，知延州龐籍[illegible]且早元昊思納款，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illegible]利剛浪[illegible]遇乞兄弟，令內附[illegible]人事[illegible]又遣其親信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illegible]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于和。世衡以白籍，籍曰此詐也，乃留文貴不遣。至是元昊果大入，王沿使葛懷敏節諸將兵禦之。懷敏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川砦。[illegible]賊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illegible]及將校十四人死，[illegible]馬[illegible]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illegible]居民畜產，[illegible]渭州以東，皆閉壁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引去。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

翰林學士王堯臣，字伯庸，虞城人。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戰死，中外震恐，帝思堯臣之言，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使王懷德[illegible]仲淹[illegible]之[illegible]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illegible]涇原有警，臣與琦合[illegible]之兵[illegible]而[illegible]西[illegible]之[illegible]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illegible]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從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琦等既行，[illegible]使四路各[illegible]不當[illegible]事使所[illegible]不[illegible]于是[illegible]

徵孫復上孫復[illegible]
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illegible]之[illegible]入[illegible]孫先生[illegible]隱者也，于是

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疑，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于是帝復申前命，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癸未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相半，人困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种世衡又以計間其大將野利剛浪唲、遇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昊既失二將，久之知為世衡所間，遂定計和。[illegible] 帝亦以西鄙用兵日久，心厭之，會 [illegible] 使 [illegible] 元昊欲 [illegible] 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 [illegible]

[illegible] 與文貴以 [illegible] 至延州議和 [illegible]

[illegible] 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自

[illegible]

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illegible]

未服，乃令自為而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納，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奉書至延州，自稱男邦泥鼎國 [illegible] 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illegible] 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乃遣使者護之，因 [illegible] 元昊久不通中國，人皆怨之，若事不成，必有攻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翁之。

月 [illegible] 明堂。

月 [illegible] 為可從同議軍國大事。

先是，夷簡以疾，詔拜司空，平章軍國大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于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illegible] 以前宰相辭避久之，[illegible] 乃 [illegible] 可徒同議軍國大事。

[illegible]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illegible]

[illegible] 敗盟臣死。

日有賀蘭 [illegible] 未曾修政，且收民心，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無和好，亦可保其子孫。

備兵不敢倫，帝察其意 [illegible] 學士。

召皇叔為樞密使。

以歐陽修王素字仲儀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

增置諫官以修等為之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

乃上疏曰修等忠誠剛正必能盡言但忠邪人不利必

生[illegible]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

[illegible]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

所[illegible]人[illegible]修論為人必不附數為帝分別

[illegible]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使往議

之許封冊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指

[illegible]元昊[illegible]契丹所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于天

下[illegible]乃可許招蔡襄亦言[illegible]為吾祖

特以[illegible]朝廷使朝廷賜之[illegible]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

耶[illegible]不稱臣[illegible]亦遣備定

[illegible]

以[illegible]

以[illegible]使[illegible]西

[illegible]人[illegible]一人使

[illegible]無不集

不[illegible]

及竦至京師館之以杜衍為樞密使

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

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求治用

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字君貺咸平人亦因

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帝裾畢其說帝乃悟會

竦已至國門[illegible]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

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聰惑矣竟

罷之即日詔竦歸鎮并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

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得判并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邪進一賢豈能繫天下

指事核實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illegible]

[illegible]

曰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

京師久旱遣使祠嶽瀆[illegible]帝親禱于郊帝曰太

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州以往日出[illegible]王素曰臣非太史

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

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悚然翌明日詣西太乙宮禱

官故不在屬吏間時命諸將從白其戰攻氣勢坐此罷

一駕還未濟城天大雷電而雨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呂夷簡當國柄患首陵正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條而易制者升為心腹敏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疾亟復言狀願俊病以來兩府大臣亟稍受事于門官的稍甚痛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五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歐陽修奏請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固辭以樞密副命弼為樞密副使弼辭帝使中使諭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見帝[illegible]辭帝[illegible]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illegible]以集

仲淹[illegible]

開天章閣召[illegible]

[illegible]

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illegible]必來[illegible]為中國[illegible]其罪

[illegible]之日韓琦[illegible]所宜先行

[illegible]宣又陳救弊八事

[illegible]之[illegible]若之[illegible]必陷

討平盜張海郭邈山等[illegible]不任用皆韶

延瓌陝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冬十月以張昷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

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illegible]由道短乞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illegible]郎官中選有幹強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勤幹者皆以朱書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俟其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illegible]選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illegible]

[illegible]

初太祖以[illegible]文武官各以階序遷為月限考

滿日選非徇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其[illegible]
前役序遷之制其役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
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
密取旨其七階選人[illegible]
[illegible]
積者遷退削之術耳至是用范仲淹言定磨勘保任之
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滿歲官五人保任始得遷[illegible]
[illegible]其法始密于舊矣[illegible]
十一月更立蔭子法

太祖初立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皆歷兩
任然後得蔭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
職者特定選人七等[illegible]及三年南郊皆聽
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
淹首請裁省[illegible]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
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由
是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詔[illegible]
諫官余靖[illegible]亦有者亦何也人君舒緩
[illegible]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

陰變而為灾天地災變何由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
若自上威福[illegible]救陰盛之變莫若外
[illegible]之資也
[illegible]
自元昊反叛[illegible]帝王
治經與典[illegible]不獨玩其文[illegible]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
臣等并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
不足行於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
之于是復命曾公亮[illegible]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
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
恐卿等勞爾

[illegible]
元儼屬尊望重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
為八大王[illegible]入使必問王安及所在[illegible]
[illegible]太后所忌深自沉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詔天下州縣[illegible]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illegible]
議[illegible]不木[illegible]校上不系于鄉里[illegible]不
能[illegible]不足盡人

材今莫若教士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
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
者得以馳騁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矣帝從之乃
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
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
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
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illegible]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
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illegible]作亂詔廣南鈐轄[illegible]
[illegible]之
希範[illegible]與進士[illegible]叔[illegible]應[illegible]攻安化州[illegible]

[illegible]自言其功求錄用知宜州馮伸
[illegible]希範遁歸與
[illegible]蒙趕
爲帝[illegible]攻破環州[illegible]及鎮寧州[illegible]
[illegible]李德用擊卻之[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作大[illegible]
[illegible]以錫慶院爲太學[illegible]二百人講殿既備帝以
孔子故事[illegible]帝特[illegible]
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illegible]以身率先雖
盛暑[illegible]公服坐堂上嚴[illegible]弟子之禮從之游者常數百

人每[illegible]治事齋以[illegible]
大學[illegible]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
元昊[illegible]
元昊[illegible]和[illegible]七年[illegible]曰今屬
[illegible]十五萬五千[illegible]數[illegible]
不[illegible]世世[illegible]不[illegible]
稱[illegible]不[illegible]臣子之心[illegible]使宗[illegible]不求子孫
[illegible]一一皆如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火
余[illegible]是災變[illegible]以答天意而
[illegible]列入[illegible]乃使之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民哉
[illegible]撫使
[illegible]數年[illegible]用兵帝以其
[illegible]治中外想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議論興

致太平然與[illegible]朝見授時大論名[illegible]及按察使所
多[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臣勸之設客[illegible]作者
不何明是[illegible]行[illegible]是[illegible]以行伊周
之[illegible]介[illegible]以[illegible]為使女奴險[illegible]介[illegible]
久之[illegible]伊周伊霍[illegible]偽作介為[illegible]
曾[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遺闕
[illegible]遺請行遺。
京師旱蝗。
上 [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與之來[illegible]人事[illegible]失今[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天[illegible]必[illegible]必行
[illegible]今之[illegible]

[illegible]威權[illegible]命[illegible]人恩澤及于下[illegible]
消[illegible]疫矣。
[illegible]國史
命[illegible]修[illegible]成之[illegible]史官
秋七月[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名[illegible]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用其[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丹夾[illegible]夏八月[illegible]報之。
[illegible]元昊[illegible]契丹[illegible]
[illegible]夏人[illegible]元昊遣使來
[illegible]也[illegible]欲加元昊封
[illegible]契丹之使[illegible]契丹與元昊同謀見其召募
[illegible]之[illegible]契丹[illegible]元昊且保無他也[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致[illegible]其[illegible]否[illegible]
留夏[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從之。 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
州通判。

九月[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力為多及
[illegible]遣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又
[illegible]之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妃[illegible]

不言生事又役官兵治其私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

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澤皆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契丹伐夏冬十月夏人誘內附之契丹攻夏

契丹主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illegible]遼弟重元出南路[illegible]樞密使蕭惠出北路[illegible]夏人[illegible]

[illegible]

賀[illegible]北[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又[illegible]十里[illegible]遷將

[illegible]所[illegible]元昊乃遣

[illegible]契丹[illegible]兵[illegible]敗之乘勝

攻[illegible]大敗[illegible]騎走得免已而元昊遣使歸其先內附者[illegible]不遣所留夏使遣之遂引兵還

十一月契丹以大同為西京

契丹[illegible]雲州[illegible]為西京[illegible]凡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illegible]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

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疋茶三萬斤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然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

世衡[illegible]士卒得人死力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illegible]不[illegible]州[illegible]夏[illegible]為[illegible]及卒[illegible]羌人皆畫像祠之

[illegible]月[illegible]杜衍[illegible]范仲淹[illegible]以賈昌朝同平章事[illegible]宋庠參知政事[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使

神[illegible]所用皆所改者[illegible]二人有[illegible]所[illegible]亦[illegible]而止
[illegible]擇在右之[illegible]而別[illegible]雖小[illegible]然[illegible]行
舜欽[illegible]監進奏院用鬻故紙
錢[illegible]以[illegible]益柔曙之子于席上
戲作[illegible]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
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
[illegible]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
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
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
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illegible]此其意
可見矣帝感悟乃止[illegible]見[illegible]而[illegible]

欽名同[illegible]十餘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定[illegible]皆知名之士拱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仲[illegible]
中[illegible]知兗州仲淹
衍[illegible]州[illegible]介有大節其去
也[illegible]
月[illegible]
與仲淹[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近臣

[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兵勢分[illegible]今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狄青[illegible]及[illegible]水洛之役議論奏不已
琦是[illegible]知慶州[illegible]獄而復城
水洛[illegible]出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
[illegible]入學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是日陰曀不見羣臣皆賀。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務遠名勢不私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

以陳執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illegible]爲樞密副使

宋[illegible]執中與賈昌朝[illegible]以宋[illegible]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轉運按察使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illegible]

徐州狂人孔直溫以挾妖法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illegible]樞密院使夏竦[illegible]介[illegible]介詐死乃將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illegible]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保介必死[illegible]

上意[illegible]故發棺得以[illegible]

[illegible]

丙戌六年[illegible]

富弼[illegible]十人[illegible]等並究民疾苦[illegible]以安利之又日入[illegible]大雨修德[illegible]人宜[illegible]法而[illegible]

慶[illegible]京師[illegible]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

[illegible]

務寬大尤[illegible]

秋八月以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illegible]府東尤[illegible]何紋姦通判江中[illegible]已[illegible]以[illegible]合[illegible]殺[illegible]欲[illegible]殺死賈昌朝[illegible]數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曰臣所奉者法也[illegible]力不爭[illegible]置臣[illegible]知[illegible]剛[illegible]高若訥附昌朝議紋竟減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丁亥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

三月賈昌朝罷[illegible]

昌朝[illegible]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引漢災異[illegible]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illegible]爲人所[illegible]故[illegible]是昌朝出判大名[illegible]州

以夏竦同平章事[illegible]樞密使以文彥博參知政事爲樞密副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陝西與[illegible]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冬[illegible]帝[illegible]於西太乙宮[illegible]

帝由醴泉[illegible]太乙宮[illegible]不[illegible]及還而雨大洽

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爲河北安撫使

則涿人[illegible]以[illegible]流至貝州[illegible]爲人牧羊後隸宣

[illegible]

殺其為小校且貝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人多信事之則吏卒於其在北京者與宣毅趙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泄謀北京留守賈昌朝遣捕殺之則次不待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深州人）索庫鑰元亨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奐節度判官李浩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城門閉提點刑獄田京（[illegible]）縋城出保南關入[illegible]管轄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發遣之[illegible]官吏在外者皆斬[illegible]不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安陽改元得聖[illegible]以備為[illegible]

一州[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

昔日衆[illegible]今只[illegible]信[illegible]之人過[illegible]以御

開封府[illegible]為[illegible]使[illegible]諸從賊者

諸縣[illegible]在貝州[illegible]城上[illegible]射

喚乃[illegible]及和以弘[illegible]人[illegible]名數百人賊覺

眾[illegible]不[illegible]交[illegible]復[illegible]而出[illegible]

[illegible]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諡文定）

（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

閏月執王則送京師誅之以文彥博同平章事

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闉將成為賊所焚鎬乃於城南穿地道日攻其北以疑賊之朝廷以則未下命彥博宣撫河北[illegible]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趣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指揮使王信（太原人）追則擒之餘眾保村舍者皆被焚死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

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給事中

[illegible]

夏元昊卒

元昊子諒祚[illegible]

所生也[illegible]

從[illegible]

[illegible]

疑今袁[illegible]人在元昊死後[illegible]以失史[illegible]附注于此。按[illegible]並改正。

衛士作亂伏誅。

帝將以閏月望夕行[illegible]，[illegible]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殿。皇后方侍帝側，聞亂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抱，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衛。宦官[illegible]者以孔[illegible]小女子給[illegible]，后呼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illegible]道人[illegible]水，[illegible]從者[illegible]縱火，后遣[illegible]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illegible]以見[illegible]皆[illegible]死力。宿衛兵[illegible]賊就擒，[illegible]可[illegible]。都知楊懷敏[illegible]與

[illegible]

度[illegible]奏[illegible]帝前

帝從[illegible]是[illegible]降[illegible]內職如故。

三月，詔侍臣言時政闕失。

帝以[illegible]天[illegible]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illegible]令即坐以對，輔臣[illegible]中不[illegible]交附[illegible]不對宋庠[illegible]之譏[illegible]上[illegible]曰[illegible]刑二[illegible]又[illegible]爲[illegible]

[illegible]人睽[illegible]天下小風[illegible]一[illegible]相以至卿大夫士[illegible]一[illegible]恐[illegible]人[illegible]因[illegible]求[illegible]何假[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illegible]國士。

[illegible]使[illegible]及[illegible]使[illegible]議者[illegible]因[illegible]分[illegible]二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安，[illegible]使[illegible]人之[illegible]非所以柔遠人不知因而[illegible]之帝乃遣使冊諭[illegible]爲夏國[illegible]朝廷[illegible]機會

[illegible]丁度爲觀文殿學士以明[illegible]參[illegible]政事。

度以[illegible]不合[illegible]乃[illegible]觀文殿學士[illegible]度[illegible]之[illegible]林[illegible]天下事[illegible]及[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功[illegible]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illegible]

五月，[illegible]宋[illegible]使[illegible]參知政事何郯[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要會京師一[illegible]無雲而震者

五塗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諭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亟草制乃出知河南

冬十二月以美人張氏為貴妃

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illegible]上言皇后[illegible]起皇后閤前請究其[illegible]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嘉納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己丑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二月彗星見

月餘沒青州富弼[illegible]部[illegible]不受

先是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取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illegible]及流民將復業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又萬計[illegible]帝聞之遣使褒勞[illegible]自為[illegible]其[illegible]城郭中為粥食之[illegible]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

秋八月陳執中罷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副使

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什延接下相銜才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庠初[illegible]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illegible]安然大資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汰諸路兵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為不可帝以為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于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兵歸為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二萬[illegible]又[illegible]陝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illegible]邕州

儂氏自唐初即世居廣源州為首領唐末交阯強以廣源服屬之[illegible]儂[illegible]為交人所[illegible]智高[illegible]與其母[illegible]州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illegible]因[illegible]求內屬[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智高[illegible]廣南乃[illegible]邕州[illegible]之不設備[illegible]一夕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illegible]取邕廣以

自王舍則兵死眾從之遂與眾五千沿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發兵而之
黜武臣
冬十月契丹伐夏敗績而之用以歸
先是其主伐夏北院樞密使蕭惠將師自河南進戰
艦[illegible]數百里既入夏境僻不遠繒甲載于車
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
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聞夏人已逆而
逆惠猶[illegible]夏人奄至士卒皆不及甲而走
追惠[illegible]死傷不可勝數至是北道行軍都統耶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置[illegible]蘭州。按[illegible]

庚寅

二年秋九月大享天地于明堂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至是帝以
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定儀注于是新作鎮神玉
[illegible]
真宗[illegible]

冬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illegible]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
度景靈宮使[illegible]殿中侍御史唐介[illegible]與知諫院
包拯[illegible]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
又留百官班廷諍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詔更定雅樂
先是帝以大樂[illegible]召近臣同觀雅樂至是[illegible]以鎛
鐘特磬未協音律詔令[illegible]太常檢
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illegible]太子中舍[illegible]詳定
鐘磬制度天下[illegible]集[illegible]太常寺置局于秘
閣詳定大樂[illegible]令

[illegible]定律又[illegible]議定樂名[illegible]從
[illegible]
有[illegible]不在[illegible]之大小[illegible]律長短為鐘大小之制
則減[illegible]鐘比舊[illegible]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
應鐘為宮[illegible]大小而[illegible]是君弱

臣願之爲人參苓耳[illegible]特乞制度欲且各依往數節定
長短大小容受之數均以其稱中者爲[illegible]
決[illegible]大[illegible]各[illegible]
林學[illegible]爲[illegible]之[illegible]
後人[illegible]
是[illegible]
其[illegible]前史之義[illegible]之道成大
盛典[illegible]知[illegible]大[illegible]定[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論[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既成[illegible]大臣[illegible]定[illegible]
以[illegible]近[illegible]

[illegible]

用之[illegible]大安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公[illegible]
[illegible]
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御[illegible]自誓不復爲此
久矣[illegible]
勅問[illegible]
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
夏六月詔[illegible]
知[illegible]以豐年爲[illegible]臣爲
[illegible]州郡勿復[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
[illegible]
致令朝廷之過[illegible]
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皆[illegible]
然後[illegible]有人[illegible]
下[illegible]
冬[illegible]中侍御史[illegible]行唐
介[illegible]
[illegible]欲與宣
[illegible]

介登勤[illegible]彥[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而[illegible]錦綉[illegible]通[illegible]
以[illegible]今[illegible]時[illegible]而相[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介[illegible]同
[illegible]攻示之日
介[illegible]彥[illegible]妃[illegible]行[illegible]道
用[illegible]而[illegible]彥[illegible]在帝前介[illegible]之日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彥[illegible]不已帝[illegible]
詔此介使下殿[illegible]遂救之貶春州別駕
王[illegible]其[illegible]入[illegible]州而[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以介[illegible]知[illegible]州帝[illegible]介[illegible]道[illegible]
自[illegible]名[illegible]中使[illegible]之由是介直[illegible]天下然[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樞密使不[illegible]知政
[illegible]臣為樞密副使
謙[illegible]文[illegible]文
[illegible]人[illegible]功[illegible]有[illegible]
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詔[illegible]文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公[illegible]文
[illegible]心[illegible]先天下之憂
而[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有[illegible]
邦之[illegible]如文仲淹[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一[illegible]
不[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食[illegible]公私[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今[illegible]州[illegible]
等發兵討之
智高攻陷邕州殺知州陳珙[illegible]任司戶孔宗旦[illegible]人
[illegible]不[illegible]州建[illegible]
自稱仁惠皇帝[illegible]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illegible]
高所向[illegible]廣州[illegible]今廣西[illegible]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道[illegible]
廣州[illegible]州[illegible]力[illegible]之[illegible]州[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illegible]修[illegible]城[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廣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此[illegible]
進[illegible]以左氏春秋[illegible]將不知[illegible]

今匹夫勇耳帝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
法累遷馬軍副都指揮使請迎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
涅猶存帝嘗勑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
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
[illegible]是之在是自知延州召拜同僉諫
[illegible]其不可奪不從
秋[illegible]州兒月以孫沔為宣撫使
[illegible]全州人其帝以余事憂之對曰余州不足煩
聖[illegible]以帝為[illegible]臣觀賊勢方盛官軍數久衄
行臣奮微行請用幹臣張忠[illegible]以擊賊敗沒帝問孫
沔孫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未試帝將用梁
[illegible]沔為目朝廷[illegible]前日權宜備故至此今乃欲示
鎮靜卻大賈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以兵
屯[illegible]人[illegible]賊[illegible]嶺南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
其[illegible]官[illegible]多具糧輜賊疑不敢北侵行至[illegible]州
[illegible]
以狄青[illegible]荊湖宣撫使督[illegible]討儂智高
智高[illegible]日與[illegible]功帝以為憂青
[illegible]其行[illegible]求[illegible]曰若[illegible]
[illegible]可遣[illegible]以為宣撫使
[illegible]入對[illegible]起行[illegible]非[illegible]
伐無以報國[illegible]自[illegible]以[illegible]兵[illegible]賊首致闕

下帝壯其言[illegible]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鄉或言李
沈[illegible]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寇將擊削是不足法
遂罷守忠[illegible]官[illegible]
帝以[illegible]可用[illegible]令不專不如不遣
乃詔[illegible]
以道[illegible]
[illegible]人入中[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博士范[illegible]
[illegible]中人也[illegible]其利害[illegible]而不能少助
邊計者[illegible]私[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
數十百萬乃[illegible]以[illegible]使推行之論者
爭[illegible]其[illegible]戶部使包拯[illegible]言其便[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從之因[illegible]請
久任[illegible]以專其事乃[illegible]使[illegible]
切[illegible]人[illegible]州[illegible]人中[illegible]令入[illegible]錢[illegible]以
鹽授以要券[illegible]池[illegible]民[illegible]運之役
以[illegible]所入[illegible]物[illegible]
[illegible]民得安
其[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如

[illegible]以辨于此。

冬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

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

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illegible]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

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

爲直講[illegible]不及瑗[illegible]治經道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十二月狄青帥兵至賓州[illegible]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

於是儂智高保賓州復入于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及是青令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

州青行軍行伍明肅約野行皆成營柵戒諸將無得

[illegible]

[illegible]兵八

[illegible]

[illegible]不齊兵所以敗也

[illegible]十二人[illegible]

[illegible]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狄青[illegible]智高于邕州智

高走大理[illegible]

青既誅陳曙因按兵[illegible]

還[illegible]

余靖[illegible]大[illegible]次

夜二鼓乃[illegible]如[illegible]數使[illegible]

明諸將[illegible]今乃[illegible]已[illegible]服與先鋒[illegible]

統諸將[illegible]

賊死山下[illegible]麾下[illegible]

兵從左右[illegible]不[illegible]大

敗走追奔五十里[illegible]數千[illegible]中[illegible]

及[illegible]五十七人生擒[illegible]死者[illegible]計

智高夜縱火燒城[illegible]合江口[illegible]大理

青按兵入城[illegible]招復老壯七千二百[illegible]爲賊

所脅[illegible]城下[illegible]有衣金龍

衣者[illegible]以[illegible]安知其非詐耶寧

失智高不可[illegible]朝廷以貪功也[illegible]恐平[illegible]

青收[illegible]之力也[illegible]非梁適[illegible]南方[illegible]本可

知也[illegible]余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夏五月[illegible]狄青[illegible]

賞平[illegible]功[illegible]

南[illegible]

以[illegible]御史中[illegible]

[illegible]人以普

求[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外皆謂之有政事[illegible]才[illegible]
誠不見也上察其[illegible]中復[illegible]
與爲[illegible]之[illegible]昔人[illegible]爲
[illegible]身[illegible]
秋[illegible]七月[illegible]以[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內侍[illegible]
詔[illegible]今[illegible]八十人爲[illegible]內
侍省都[illegible]
[illegible]之

[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分[illegible]定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七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中爲[illegible]
[illegible]中
[illegible]
[illegible]之
[illegible]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致仕[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公乃復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敢
[illegible]中復[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其[illegible]子太
劉[illegible]閣中[illegible]
[illegible]遂授[illegible]職

[illegible]年春[illegible]月改封孔子後世襲[illegible]為衍聖公[illegible]

世襲封文宣公大常博士[illegible]不

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是月月定差役[illegible]

[illegible]

則定役數[illegible]而催里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

者衆耳由是[illegible]得[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

小[illegible]外[illegible]死[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因

[illegible]中為[illegible]不[illegible]家[illegible]下欲[illegible]災變宜速[illegible]

上以[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陰陽不和[illegible]

大[illegible]小[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令[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illegible]對[illegible]名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之命[illegible]成[illegible]

人[illegible]下[illegible]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史[illegible]

[illegible]乃能如[illegible]

對[illegible]十[illegible]不孤[illegible]陛下之臣[illegible]

[illegible]有少[illegible]陛下乃孤立[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

[illegible]

劉某[illegible]長子燕趙國王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爲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輟朝遣官致祭焉。

冬十月[illegible]下溪蠻不克。

下溪州[illegible]其後世爲刺史[illegible]有子日師寶[illegible]取其妻及是來奔辰州[illegible]二州[illegible]將爲其出[illegible]大王補留官爲將遂爲亂知其[illegible]乃以[illegible]爲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役[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其[illegible]官軍戰死者十八九[illegible]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修六塔河[illegible]

初真宗時[illegible]河決[illegible]州横隴埽[illegible]詔復修塞[illegible]形[illegible]元年河又決[illegible]遂爲大河稍流迄棣[illegible]八[illegible]河復決州之商胡埽[illegible]卑而横隴斷流已而復決大名館陶[illegible]之至是賈中丞李仲昌[illegible]之請自商河穿六塔渠引河歸横隴故道[illegible]而河勢猶盛議者[illegible]爲言[illegible]月詔從之發丁夫三十萬修六塔河[illegible]決河流[illegible]六塔東南人[illegible]故道[illegible]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不從[illegible]

明年四月朔塞商胡北流[illegible]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仲昌坐流英州餘論罰有差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illegible]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六

宋

仁宗皇帝

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愈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疾作[illegible]

文彥博執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志聰對曰禁中密不敢泄言彥博叱之曰爾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illegible]禁中[illegible]故事[illegible]時日[illegible]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illegible]

[illegible]

和殿文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鎮指靜眾心乃安[illegible]二月帝疾愈御延

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

[illegible]

詔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為臺官言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於臣實為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illegible]

以[illegible]知諫院范鎮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病則未嘗言及帝[illegible]文彥博因請建儲嗣之[illegible]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illegible]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室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俾得[illegible]上不報執政論之曰今[illegible]已入為之甚難[illegible]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一二年[illegible]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須髮為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illegible]并州通判司馬光[illegible]爭之[illegible]

人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乃納于是文彥博
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六月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不止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
萬區諸路江河決溢河北尤甚是時壞太社太稷
壇詔羣臣封章言闕失而分遣使賑恤被災者
秋七月彗出紫微歷八十日滅
八月庚戌朔日食
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青在樞府將出入十年無指目以相疑者然謂不
得有又其家數有光怪人多指目翰林學士歐陽修
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
知揚州亦言之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
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德用將家子不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
一時屋貌黑不肯貌久不怪職而名聞四夷開始女
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大惡之

又恐攻其黨援沆遂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
歲者與外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字貴之趙抃
補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
宜聽其去取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府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其笑
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
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丁酉二年春正月
宿衛將作遷級居官以安人心
擇財用官吏遣官以安人心語不及君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于求士逆上諸科舉而其進者至于三百餘人
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等皆文章
之變更文格日失其真各出新意相勝為奇
務尚浮靡以貢舉不備治之意下詔
指言而告之不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排抑之
凡以此得第者皆被黜於是澁之者修深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謚武襄〕

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

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點刑獄專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舊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初契丹興宗遣使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宿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興宗謚〕〔宗真〕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既見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一都虞候耳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貢舉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皆試京師者恆六七千人一不中第行故不應

詔往往沉滯十數年以此多廢行于進者王珪等建議閣議周禮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兩有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成請以間歲設之從之于是進士諸科悉解額減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者皆數與擢復下詔定其選舉之格以勵鄉名

戊戌 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昌朝諫院陳旭〔言諫叔建得人後進 韓絳諫名吳升之〕等悉言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列館客從以待宦者官有舊制者帝輔臣說釋不治其劾竟罷判許州〔昌朝在許州中多得名書〕〔及就敢始不為中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樞密使張昪為副使

時群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古禍亂之起皆由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

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
誰立秖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預建太子者為宗廟萬
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
非邀後福者帝曰徐當議之[illegible]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illegible]

二月更榷茶法。

自茶為官榷民私販者罪有榷茶[illegible]之禁凡歲則戶困于征取官司並緣侵
擾因陷罪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鬲
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
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
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
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
為甚請令園戶輸租使商自售不以過利犯法舍縣宜約歲
入息錢之數均賦于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
錢從之遂詔罷禁榷通商利凡歲輸租錢三十三萬八千
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茶園
不禁如舊所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于輸錢
民既不時入納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郡乏歲

額不登經費日虛[illegible]以上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論
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鬲言也。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illegible]不行先是官[illegible]
請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

帝以月食錢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
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閤而劉氏黃氏在十閤
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
朕不知也尋密戒之遂斥出二人。

田況罷。

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大祫于太廟。

[illegible]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
[illegible]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張洞[illegible]
[illegible]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領將官不以為然乃與待
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受命之君當為[illegible]以降
四廟在上故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illegible]已用
此禮請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諡安懿

允讓天資渾厚外莊內寬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
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
其罪故人人自以為不及然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郡典行初
召對內東門議大臣不至

詳少時有俊才長於吟詠及刻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為
學問堅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既而
睦河汾諸儒之學……人之所未發其道在

[illegible]

是矣遂不復出[illegible]

[illegible]

伏羲先天之學[illegible]才學挺之青社
人其城許見前輩門由有新舉……西北賓守范仲淹
名臣富弼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等皆[illegible]居洛中相與
農中[illegible]
相從游為市園宅雍德器粹然人無貴賤少長一接
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
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留守王拱辰為之遴選擢將作
監簿後復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
稱疾不之官

庚寅五年夏四月罷減兩以府推為御史副使
殿直宋庠不合數事議于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懌殿
中侍御史呂誨之降復論擬結對作以致位乃出
留寬通其力耳

詔留守司遣官分路勸課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好讀書[illegible]其所操守不依歐陽修修薦
之館閣職[illegible]
試館職安石獨不肯[illegible]
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
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
須祿養言于朝除為群牧判官又除度支判官安石議
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
之志[illegible]

[illegible]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患在治財無其道耳[illegible]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
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
其不肯就及是[illegible]不復辭[illegible]安石[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以[illegible]

契丹[illegible]須五經傳
依[illegible]人

秋七月[illegible]書
先是[illegible]唐書[illegible]翰林學士歐
陽修[illegible]

七年…戊…一百二十五卷…呈于前…[illegible]

[illegible]

浚二股河[illegible]

[illegible]

自李仲昌治商胡決河…復北…至是河流派別

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德博之

境東北入海…自此河…

[illegible]

宜浚二股分北流入赤金河…

北自乾寧入海…二股河東至德滄入海…分而

為二…不可…溢之患…其勢…二股…役

一下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安石…為樞密…

[illegible]

…小人…

…殿中侍御史…

六年春…

[illegible]

殿以…不可

…之…復…之數…不可

施于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陳旭罷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容…

…故…用…

罷之…

六月…

…天…之一…分而兩…

…之所…必有…

…人…天下…

…不…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

…往之

…以司馬光…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illegible]下中書省[illegible]下知[illegible]又進呈規[illegible]保業措時遂
業諸役務實又言役事[illegible]保[illegible]會[illegible]石丙
臣今內臣不過[illegible]改朱[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使帝[illegible]今上介御藥侍臣及
扶侍四人分役務以備宿衛[illegible]之

以上安石御劄語

一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賚

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乃避于廁吏置勅于案
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除知制誥遂不
復辭

秋八月以曾公亮[illegible]為樞密使[illegible]宿為[illegible]傳
宿為人清慎忠實遇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其當重
任尤能持大體[illegible]務史[illegible]法古人
所譏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更無益于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illegible]孔文仲[illegible]皆任職中做對切直朋宿力請
黜之帝不許[illegible]以[illegible]名入第[illegible]以在[illegible]乃[illegible]人第
四等于安石[illegible]石[illegible]攻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八不[illegible]

詔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漢府從都處後而
用之帝以谷永疑之罷改命沈遘[illegible]為之詞[illegible]

[illegible]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illegible]法令[illegible]帝[illegible]
人同心輔政[illegible]以[illegible]民官吏
賢稱之要[illegible]所當知者具為綱目[illegible]取旨之不復
求詳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illegible]以[illegible]未[illegible]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
上疏曰自古帝臣進孫建太子之[illegible]行今寂無所
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
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
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義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
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
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奏進讀
帝遽曰朕有意久矣[illegible]非[illegible]所
宜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illegible]近不
惠人者可也琦請其名[illegible]琦等[illegible]之議乃

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
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
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
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
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
所以為賢也願固遣之帝從之
七年春二月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
使
抃年老昏忘於事無所可否御史韓縝言之遂罷為觀
文殿學士。
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拯性峭直與人不苟合不以一笑妄取平居無私書
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惡吏苛刻務敦厚子人未
嘗不恕其飲食服用皆儉樸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
尚書。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以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
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
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
曰海內望此舉久矣然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
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十餘上
記室周孟陽誦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
曰今已有此命設固辭不受

孟陽字春卿海陵人 司馬光言于帝曰皇子辭不貲
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
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乃
與從者入殿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厨而已中
外相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
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八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朔皇子鉅鹿公曙即位尊皇
后曹氏為皇太后赦
先是二月帝不豫中書樞密奏事于福寧殿之西閤至
是帝夜暴崩于福寧殿
人以遺詔命皇子即位皇子驚曰不敢為因反走輔
琦等共扶留之四月皇子即位欲諒陰三年命琦攝
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得疾號呼狂走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皇太后乃御內東
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

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等更議之未嘗出己意頗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

后衛王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少育宮中既長出宮嫁于濮邸封京兆郡君至是冊為皇后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

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而內侍猶未釋

然一日韓琦獨奏事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懌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皆股栗不敢出後數日琦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感悟

[illegible]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伏誅

契丹主尊其叔重元[illegible]賜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如太子山[illegible]重元子楚王尼嚕古[illegible]與樞密同知蕭呼都克[illegible]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

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尼嚕古仁先曰此曹凶狠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尼嚕古知事泄遂帥弩手軍犯行宮仁先使北院宮使耶律伊遜[illegible]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尼嚕古戰尼嚕古躍馬突出近侍詳袞阿蘇[illegible]射殺之重元被傷退其黨遂奉重元僭位以呼都克為樞密使[illegible]部節度使蕭塔喇[illegible]以所領兵至仁先使諸衛軍來使當蹕拾自外援之賊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誅師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伊遜等加賞有差

冬十月葬永昭陵 [illegible]

英宗皇帝

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 [illegible] 右僕射

帝疾太愈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

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

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儀

鑾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

右僕射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

睦親宅[illegible]宮教授[illegible]是時宗子皆為郡王以王

陶[illegible]為翊善記室因增置教授官

以教宗族[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貶蘄州

初英宗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illegible]

宗親政諫[illegible]酒[illegible]復[illegible]遣令[illegible]使入內都知任

守忠[illegible]帝[illegible]守忠建議欲援立[illegible]

大判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

守忠[illegible]之大賊[illegible]于都[illegible]諫亦上疏論

之帝納其[illegible]琦出空頭敕一道[illegible]已簽

[illegible]之修日[illegible]之[illegible]必[illegible]有[illegible]政事堂

召守忠立庭下[illegible]可多罪取空頭敕

填[illegible]押[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蘄州[illegible]史[illegible]

錮[illegible]不[illegible]南方[illegible]中外[illegible]之

九月詔[illegible]開[illegible]

重陽節宿[illegible]公[illegible]光[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上[illegible]及冬至[illegible]

數月令陛下[illegible]政[illegible]宜[illegible]近[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目[illegible]從之

復武戰

冬十一月刺陝西民兵為義勇[illegible]

韓琦[illegible]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

河東幾八萬[illegible]之府兵也河

東陝西[illegible]之[illegible]今若于陝

西諸州刺丁[illegible]義勇民便乃令[illegible]往籍陝西

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illegible]

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illegible]

諫不能[illegible]光乃[illegible]中書[illegible]琦曰[illegible]
遂使[illegible]兵二十萬[illegible]不[illegible]光曰[illegible]為其
[illegible]獨[illegible]於一日之間[illegible]今[illegible]不可用
不過千[illegible]彼[illegible]知其[illegible]何[illegible]琦曰[illegible]
兵刺為保捷[illegible]今復[illegible]
遣戍邊矣光曰[illegible]民[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在此[illegible]光曰公[illegible]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
以[illegible]戍邊[illegible]不[illegible]為陝西之患

十二月[illegible]以王[illegible]為[illegible]
奎[illegible]
吐蕃木征[illegible]河州[illegible]

元通鑑同考宋史吐蕃傳及王韶傳木征[illegible]熙寧六年[illegible]河州七年木征來[illegible]
初[illegible]
[illegible]
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氏[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
河州[illegible]
[illegible]

有[illegible]六[illegible]以[illegible]有河北之地[illegible]
是[illegible]木征[illegible]求內附
以內[illegible]為陝西諸路[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等[illegible]人[illegible]
其[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
兵不利[illegible]有不[illegible]
此[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

乙[illegible]二年春[illegible]月[illegible]

帝自[illegible]中有[illegible]
[illegible]

帝問[illegible]何如人[illegible]帝[illegible]不[illegible]
命[illegible]杭州
[illegible]

三月[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司馬光[illegible]
[illegible]
帝亦不[illegible]
[illegible]

王及大人十八以濮王宜避孫若化父合行典禮[illegible]宜稱
特詔令兩制大臣議濮王之稱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酌
本學士王珪等相顧[illegible]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illegible]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敬之心分于彼
則不得專于此[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大人[illegible]
故拜仲其父封以[illegible][illegible]授[illegible]
不敢再以為嫌故漢[illegible]光[illegible]之後
援立之策或出臣下[illegible]非[illegible]仁宗
廟之重于宗室中簡求[illegible]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
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illegible]陛下有
濮王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illegible]子孫萬世

祖承事先帝[illegible]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
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illegible]封太夫
人[illegible]之古今為宜稱于是與[illegible]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據
奏上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
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
名[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為人後者[illegible]父母
之[illegible]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illegible]本生之[illegible]世[illegible]人
國[illegible]皇伯[illegible]若[illegible]更[illegible]
太后手詔[illegible]政[illegible]不一[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行[illegible]求[illegible]

[illegible]子及六宗等并易勿授同[illegible]官
特詔[illegible]除檢校師[illegible]事承旨當以為父[illegible]
後來安石有是議
秋七月[illegible]
先是中書奏與兩制[illegible]議[illegible]往往[illegible]
之自然[illegible]合[illegible]不得及
太后還政[illegible]不可前因此
[illegible]公獨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安可[illegible]宗[illegible]不[illegible]政加為戶部尚
書[illegible]此特給家之
殊何[illegible]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

以為[illegible]不[illegible]足以足疾力求解
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illegible]判揚州未幾從其次
州[illegible]太[illegible]可[illegible]但命五日一
至院[illegible]見[illegible]光[illegible]
而歸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illegible]
[illegible]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副使
彥博自河南入觀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
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
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
預帝固遜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行彥博遂行乃[illegible]

判永興軍郭逵為樞密[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大雨平地湧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人多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求言日命罷宴減膳[illegible]于山川司馬光上疏極論時事[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illegible]

以其子[illegible]為[illegible]使

三年春正月[illegible]

[illegible]

契丹復改國號曰遼[illegible]

詔稱濮王為親尊園廟黜侍御史呂誨等于外

濮王典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illegible]監察御史呂大防字微仲長安人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帝亦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異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于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貴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揣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尊濮王為皇考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illegible]

[illegible]于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illegible]趙鼎趙瞻傅堯俞使遼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卻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illegible]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彗星見西方

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又孛于畢如月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

逵少隸范仲淹麾下[illegible]

先累功遷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illegible]

交章言祖宗舊制樞密不用武臣[illegible]

德用狄青勳勞為天下所稱[illegible]

用不報

夏人寇慶州[illegible]遣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掠人畜以萬計[illegible]大順城[illegible]

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衣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

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寇柔遠挺

又使副總管張玉[illegible]以三千人夜出擾之

退屯金湯[illegible]十萬騎圍大順[illegible]朝廷發兵

[illegible]知延州陸詵[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不如加折[illegible]敗不可[illegible]不與[illegible]

[illegible]遣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九月壬子朔日食

詔守臣舉館職

帝謂中書曰水旱為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illegible]得試

[illegible]近年進[illegible]五人以上皆得試

館職[illegible]人及第不[illegible]人兩任方

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illegible]大臣[illegible]

今止令上[illegible]乃試[illegible]

[illegible]

得二十人皆令召試[illegible]以人多難之帝曰[illegible]豈患

多也乃先召試十人[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以郭逵為陝西[illegible]使

自呂[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成都[illegible]見任[illegible]

[illegible]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illegible]判渭州

[illegible]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為皇太子大赦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帝又[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帝方床書之

丁未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頊即位是爲神宗大赦

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六太子即位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皆除之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韓琦爲司空兼侍中

二月立皇后向氏

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爲潁王時納爲妃至是冊爲后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illegible]

英宗嘗謂輔臣曰帝女下降輒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寢食不安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爲令

三月歐陽修罷

修以議濮王典禮爲言者所詆惟蔣之奇[illegible]以修議爲是及爲言者斥而修薦之奇爲御史衆因目爲奸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良孺有憾于修誣修以帷薄不根之謗之奇中丞彭思永[illegible]思永以告之奇即上章劾修修杜門請推治使者問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修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以吳奎參知政事

奎終制以故職還朝[illegible]參知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

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illegible]人[illegible]及帝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命下即起視事

夏四月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

中丞王陶欲以摧壓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言爲過詆陶附光兩易其任奎又言陶[illegible]陸贄而以裴延齡爲腹心[illegible]之下今日排抑端良不避[illegible]以攻大臣[illegible]附宰相[illegible]

天子始以謗過毀大臣出爲陳州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奎亦議謫外州光言因論宰相不
押班不行而罷御史中丞不可復爲請使琦押班然後光
職復言與奎各罷其 [illegible] 與奎獨怒大臣言不行
安各求引去陛下御門使于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
乃復還中書
秋八月葬永厚陵 [illegible]
[illegible]
京師地震
九月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說曾公亮因力薦安石
說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
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因問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
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
答 [illegible]
冀奉陳升之 [illegible]
韓琦既罷奎出知青州明年卒 [illegible]

以呂公弼爲樞密使張方平趙抃爲參知政事 [illegible]
樞密副使
抃自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外州將大用者
必更省府及帝卞大臣以爲疑帝曰吾顧其言耳猶欲
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
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 [illegible]
御政有未協者必密疏闇論嘉其忠故後參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後以司馬光爲 [illegible] 冬十月張方平罷
光論 [illegible] 不協 [illegible] 故以帝不從命徒光翰林
[illegible] 司馬光以 [illegible] 罷是
爲 [illegible] 不得其言也帝以公著直付閣門公著又
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
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
青澗城 [illegible] 种諤 [illegible] 嵬名山遂復綏州
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 [illegible] 諤 [illegible] 知青澗城
种諤誘使人因其弟以令名山降以金盂名山小吏李
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移
圖取河南地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誠僞未可知藏
諤母安勵諤持之方論而名山 [illegible] 與轉運使薛向
[illegible] 乃其 [illegible] 之人奏 [illegible]
之向 [illegible] 言必可成帝意 [illegible] 不協 [illegible] 從之 [illegible]

不許。會嵬名山[illegible]長城而[illegible]，名山不得已來降。諤不待命，率所領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責其毀約，諭撫[illegible]之，并欲誅諤之求，果而從秦之命，令西方用兵自此始。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而韓琦[illegible]種諤于隨州。

种諤既受嵬名山[illegible]，保安軍楊定等殺之[illegible]，會[illegible]出師[illegible]，[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何以處之，又[illegible]。

[illegible]度大[illegible]緣邊之地[illegible]。

[illegible]不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密以[illegible]。

下吏[illegible]其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諒祚遣[illegible]楊定等首級，[illegible]，乃歸景詢等以易楊定[illegible]。

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illegible]。

[illegible]皆拜稱臣，許以歸沿邊熟戶，

遺之寶金帛及金銀物，定歸，以劍鏡上之，而匿其金銀，且言諒祚可刺。帝喜，遷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己，故殺之。至是，秉常奉表詣其事，帝詔[illegible]景詢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錄死事劉航[illegible]。

以夏國主遣使[illegible]。

[illegible]

神宗皇帝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

帝不受朝，詔[illegible]，問文彥博曰：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

[illegible]

[illegible]業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作宰如不能合眾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以老求罷，知徐州。

以唐介參知政事。

先是宰相省閣所進文書，待詔院可列，不得與介詣。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

夏四月，召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受命，至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

[illegible]

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
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
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
耳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樞密不可使上不可之既[illegible]
上思其[illegible]于是復召用之

京師地震
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湖地亦大震
八月復行崇天曆
以月食不效詔臨官雜候星晷遂造新曆[illegible]是上之[illegible]
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曆仍命司天少監周琮等[illegible]官
九月初封太祖後孫從式為[illegible]德為安定郡王
帝謂執[illegible]曰太祖[illegible]以爵乃下詔[illegible]太祖諸
孫[illegible]者一人不以服屬[illegible]世世勿絕詔知太常禮院劉
敞等議敞議以為[illegible]不得祖天子太祖之大宗
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下[illegible]後者崇德昭
德芳之後[illegible]世世勿降爵[illegible]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

[illegible]

賜韓[illegible]者[illegible]帝從之遂有是命
冬十一月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
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
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
國用不足非當務之急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
頭會箕斂 [illegible] 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
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
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
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
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
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己酉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illegible]帝[illegible]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為對曰人
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傅會當如天
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
實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
十年口不言兵[illegible]之力辭赴都[illegible]見召拜司空
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以左僕射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illegible]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illegible]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illegible]失事則異論者乘之而起堯與眾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

[illegible]

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之[illegible]

以呂惠卿[illegible]

入相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illegible]為三司條例司官[illegible]凡有奏請劉[illegible]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盡變祖宗法而[illegible]由是安石倚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illegible]行天下安石與劉[illegible]

[illegible]欲引置二司條例想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在於振舉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illegible]

[illegible]

以紹政有司介卒。

介始與吳充俱以有數勸上安石學術而安石辯解帝

卒具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

以吾言為非以利為發運使

仍以宗晦治州制置發運[illegible]公誣使之薛向以向為

領同詳核以轉易[illegible]安石以向為[illegible]久作

向乎治中未嘗少與和[illegible]以向能主管[illegible]使

論薛向均輸法[illegible]帝任向[illegible]公誣君

[illegible]以向代

之[illegible]

罷知開封府滕元發

元發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

言在文飾辭見肝膽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疏

輒問之元發盡所言不少隱王安石與元發同

考試語言不相能深嫉元發會陳新法恐元發言有害

信之因力排元發出知鄆州[illegible]

[illegible]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丁夫上

役之法以條例司之論遣劉彝等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

[illegible]

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罷翰林學士[illegible]知[illegible]

罷錢公輔

[illegible]國謀殺獄不依[illegible]而旋與王安石

異[illegible]不合人意[illegible]

安石之[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不以為然

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驕蹇慢上陰賊害物[illegible]久而倚用必亂

由是[illegible]安石不[illegible]務[illegible]作[illegible]其[illegible]言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斯人也[illegible]

安石[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乙丑行均輸法

行均輸法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illegible]不能

豐年[illegible]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illegible]

罷有半價之[illegible]行使臣商賈採公私之急以援輕重
斂散之。今宜以明年發運使所管六路賦入宜假以
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
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
準事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
時議者多言其非使劉琦[illegible]蘇軾先後
論列皆不聽[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
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虛。上仁宗大怒力爭不從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
純仁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
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
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
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嘗進[illegible]為令民以事至
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
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煢殘廢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
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

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illegible]民愛之
如父母[illegible]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
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顥曰從
容咨訪[illegible]始進[illegible]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斷[illegible]才為務
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
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illegible]自傷刑部劉述[illegible]等六人
初知登州[illegible]上封獄有婦[illegible]傷而未死
[illegible]按問[illegible]
因犯殺傷而自首[illegible]因之罪[illegible]敕論帝命[illegible]

[illegible]

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謀殺傷者從首光以爲因他罪致殺
傷者得首原可以謀殺爲首兩府詳議謀殺爲
所因得以首原乎帝從安石而文彥博等言謀殺
上光議得旨不決乃是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
自首者減罪二等仍令侍御史何論兼判刑部劉
述封還詔書不已安石自宣諭封駁判刑部述上乞
[illegible]
述又與劉述進呈侍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論安
[illegible]
則括囊無[illegible]依違[illegible]趙抃疏上安石奏貶琦監

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
附安石得進頃將用爲辭臣昌齡面夫于是昌齡亦言王
克臣同不當律敕遂貶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
置述于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止貶江州通判刑部
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貶安石猶以述通
判復州師元監安州稅
[illegible]
舊條例可據以文字疏駁

一撥與呂惠卿論多不合舍遣人使子四方求遊利瞰以
告王安石乃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
之乃以爲河南府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苦食不足令民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
不足令民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
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
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
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欲以待凶年之患民既受貸則兼
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

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
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
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耕斂
補助之意也從之遂以[illegible]每州選
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
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
百萬緡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
矣
[illegible]

法合安石如以爲可用引廣調王京師賓之議司是決遂行焉。

以呂惠卿侍講崇政殿說書。惠卿字吉甫晉江人

王安石薦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帝嘗御邇英閣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其是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illegible]帝曰今天下洶洶者何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

可安石用事雖不與卿合卿度不能爭辭然光終辭十上帝曰卿師大謫可代卿者爲誰文彥博曰[illegible]久曰王安石何如卿亦默然遂罷用光州[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何云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城綏州。

先是夏人寇秦州[illegible]既而秉常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郭逵宣撫鄜延上言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許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秉常遣使詣闕謝[illegible]欲先得綏遠命趙禼等如夏受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禼至夏人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知禼曰然則問安遠二砦塞門之北得有二十六堡且以長城嶺[illegible]爲界西平王

畔符所移許鬥正也山，安定寨以易人之綏城

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初，陳升之欲傾曾正安石以同其位，安石亦忠正論竝

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

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

同者。由是二人遂判。安石 陽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

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illegible]皆可用，陛下宜從。安

石倚以為助。

遣諸路提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

使施行。仍於諸路各置提舉官一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

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illegible]

[illegible]

增置宮觀官。

帝以諸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閑局。王安石亦欲

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

宮觀官使，不限員。

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尋稱疾歸。

載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

仲淹，仲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

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

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 [illegible]

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

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illegible]

令以敦本善俗為先。帝初即位，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

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

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又稱疾，屏居南山下。[illegible]

[illegible]

宋

神宗皇帝

庚戌熙寧三年春正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

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及是方平服闋還朝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未幾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列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而易納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盡罷提舉官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曾公亮陳升之皆以琦說為是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台諫朝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所以分爭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辨不已竟不行以戒

[illegible]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光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善及行新法貽書安石陳其不可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悅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論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

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
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
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
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
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
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
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純仁封還詔旨者再帝以
詔直付光不由門下純仁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
解其職許之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
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
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
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祖洽字敦禮邵武人）
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
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考官宋敏求蘇軾[illegible]
之呂惠卿擢爲第一[illegible]
駮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遂請黜之

置刑法科

帝納王安石議設刑名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
法科許有官無贓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
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
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刑法或言高科不試人不以爲
榮乃詔悉試

以知審官院孫覺（覺字莘老高郵人）知廣德軍[illegible]
時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
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曰成周賒貸
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多取於民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
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十一之息無
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illegible]

[illegible]
專取具于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因其佃宜講求先
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見之怒會曾公
亮[illegible]之變安石遣覺行視
[illegible]民皆不願與官相交[illegible]遂坐奏詔反
覆貶知廣德軍[illegible]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illegible]

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彊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

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于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于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illegible]

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陳襄[illegible]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領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illegible]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illegible]

以李定[illegible]爲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illegible]李大臨[illegible]

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

任在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因爲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于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置憲臺雖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驟棄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illegible]言定頃爲涇縣主簿聞母仇氏

死既不爲服定自辯實不知爲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
而以侍養解。初仇氏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即佛印也後爲李問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奴見陸游老學庵筆記
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
主之罷爲御史而改定爲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
字次中薛昌朝字資之福州人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
勸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二人定亦不自
安求罷詔乃授檢正中書吏房而命入院
詔有官坐罪免杖黥著爲令
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判
審刑院蘇頌言於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
今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污辱衣
冠耳帝曰然詔免杖黥流海外因著爲令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罷顥字伯淳大名人右正言李常以論[illegible]
[illegible]人爲侍御史知雜事
顥言自古以治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
成者況于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
乎正使徼倖小有成事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
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
安石爲之媿屈顥與常皆上了論新法不便乞召還
孫覺呂公著歷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
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

邪卿劉衛治倡紛[illegible]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
[illegible]安石[illegible]而笑曰[illegible]之狂直宜爲[illegible]公之亦不少知陳升之依旁之欺[illegible]之[illegible]色常[illegible]
不得[illegible]
聚上疏襃析謂官[illegible]天下安石遂所親[illegible]論
意常不爲止又[illegible]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錢民出息
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illegible]
[illegible]以代積習[illegible]不往亦各[illegible]罷乃
[illegible]通判滑州[illegible]公[illegible]詔知上元縣安石奏[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不合罪[illegible]
辭乃改簽書鎮寧節度判官[illegible]安石
以外議紛紛爲以親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從
之。

五月罷制置條例司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
石言修條例本非政令與條例其他事是可每請問奏事
今幷在諸院未可但請中書乃降詔以
其事歸中書又以千[illegible]論安石凡修條例採[illegible]
官者稍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illegible]以爲言
今將官東西院八月罷知諫院胡宗愈字完夫[illegible]
先是以外[illegible]官以武選[illegible]是帝與上安石

議分設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
沮文彥博。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
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
可且言若定非才帝怒之乃詔宗愈罷[illegible]中書寄
其罷通判虢州。

以朱壽昌[illegible]通判河中府。

壽昌生三歲其父巽守京兆出其母劉氏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illegible]

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

及知廣德軍[illegible]與家人決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召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是言及壽昌詔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以便其養[illegible]居數歲其母卒哀毀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秋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illegible]爲樞密副使

公弼以王安石建法數動搖其務多與安石不協公弼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御史中丞[illegible]向總利權[illegible]

制子侍從爲取親非何人付者且遽帝不悅以語安石

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爲樞密副使

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

先是夏人築鬧訛[illegible]知慶州李復圭[illegible]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擊之大敗而還復圭斬信等以自解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分其眾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攻大順城及[illegible]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乃以絳爲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兼判司農

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安石遂薦布代之布首序淺人尤不服[illegible]

以劉庠知開封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自執政來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耶卒不往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邪庠對曰

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罷

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illegible]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罷[illegible]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可其[illegible]與其罷[illegible]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爲樞密副使

河東經略使[illegible]州宋塞縣中[illegible]州學地[illegible]前已設戍舉兵械不給官吏皆受賕京以前帥不道上于前夏[illegible]

章白執從詔不敢進參知政事充性謹密在西府嘗言于安石之非

策賢良方正之士黜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字經父[illegible]人

時以[illegible]對曰陛下[illegible]

[illegible]不問老成之謀不與[illegible]之

事陛下[illegible]然以陛下之心如此

天下之[illegible]如後[illegible]不[illegible]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頗主安石

取卷[illegible]未竟[illegible]色頓[illegible]覺之使馮京[illegible]有其[illegible]

有理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

所建之法非是宋敏求等[illegible]安石[illegible]帝[illegible]

文仲[illegible]故官[illegible]因[illegible]御批[illegible]

所薦孔文仲[illegible]疏遠不識忌諱且以近古求之而又罷之恐爲聖明之累不聽[illegible]亦止授通判鄧州

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作其意而詆誹者皆毀其節而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刑惟在執持而[illegible]安石[illegible]公[illegible]安石[illegible]切[illegible]後[illegible]之後[illegible]是[illegible]非必有不信者矣乃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冬十月陳升之罷

升之既作安石[illegible]升之不能[illegible]

以[illegible]使李師中[illegible]知[illegible]州

先是建昌軍[illegible]江西[illegible]王韶[illegible]州[illegible]人[illegible]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illegible]所畏者招撫之便[illegible]其部族[illegible]有用[illegible]之

[illegible]且使[illegible]人[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之上也[illegible]召問方略

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

師中以爲不便召師中罷其事既又命[illegible]源 [illegible]

[illegible]

商賈之利以其羸以治田公假官錢爲本召人以聚其

利因用安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

[illegible]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illegible]

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于古渭[illegible]

石去韶議爲罷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illegible]

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閱田所在舜卿得地一頃地主

有訟之者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遣韓縝而

命韓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illegible]

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illegible]何能爲今[illegible]

天下賢者必斯人也世[illegible]其失[illegible]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職蘇軾孔文仲不

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

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命人遂奪詞王韶上書肆意欺

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illegible]及不

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

人況彼二人是非得失在進聖鑑乎[illegible]之

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有拒諫之計陛下有愛

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

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

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

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

[illegible]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天下精兵以守

京師邊郡戍邊者[illegible]使者自

京軍遣于戶籍[illegible]有所守者曰

禁軍其籍寄下[illegible]大抵因者而已至

是議者以更戍法弊[illegible]將不相識緩急

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

其兵平居知有訓勵而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焉既

而分置將副七[illegible]河北京東京西路三十七將[illegible]

[illegible]

將官往與州縣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將隊將押隊使

臣及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皆置[illegible]

設官中外虛費宗[illegible]兵將皆知其將卒不能奮也

立保甲法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

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

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

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于畿甸。詔從之，遂推行于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于天下。[illegible]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于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珪爲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粹

因誦寬賦詩，有所感歎，帝因而嘗之，遂拜參知政事。

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輸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敷錢，先期州若縣據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illegible]名府東明縣[illegible]乃金時所置民數百詣開封府訴。帝知之，又以

諫名論奏，因問安石宜少彀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所以義，須規規恤浮近之人議論邪。[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遂城囉兀。[illegible]

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爲七軍，復以种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令諸將皆受其節制。諸兵皆怨。諤謀取橫山，乃[illegible]遣夏人于囉兀，大敗之，因以衆[illegible]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上疏極言邊患，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

大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罷廣惠倉田

罷惠倉田[illegible]業以賜學者從王安石請謝之以爲[illegible]

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皆[illegible]本錢詔從之

二月更定科舉法[illegible]試士[illegible]

初上銳意經術[illegible]之弊且以河北人材多不在

進[illegible]更[illegible]之[illegible]士[illegible]學

[illegible]

取人[illegible]

[illegible]

古者[illegible]士[illegible]之文使學者得

專意[illegible]從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

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illegible]法罷

詩賦明經諸科[illegible]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

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

首次策[illegible]道[illegible]部試[illegible]道[illegible]大義式[illegible]行試

[illegible]有文采[illegible]不但如明經[illegible]

章句[illegible]千字以上分[illegible]

等[illegible]進士及[illegible]

進士出身[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illegible]

[illegible]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

攻[illegible]

寄[illegible]兵[illegible]

寧屈[illegible]囉兀兵勢尚[illegible]諸將[illegible]夏人至

茫然失措欲作書召[illegible]不能下鈐轄趙判李南

公[illegible]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皆將上沒[illegible]

餘人詔棄囉兀城[illegible]汝州團練副使[illegible]州安

置[illegible]知鄧州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先是知山陰縣陳[illegible]不散青苗錢上[illegible]

[illegible]知長葛縣[illegible]不奉

[illegible]

助役法如湖陽[illegible]劉[illegible]免役不便[illegible]
是[illegible]奏行不力者如[illegible]留縣姜[illegible]率[illegible]人到官[illegible]
月青苗令下[illegible]即榜于[illegible]門又移于鄉村各三日無人
至達縣榜[illegible]吏曰民不[illegible]移[illegible]去。[illegible]

[illegible]

浚滹河[illegible]

漳河初由磁洺南入冀州與胡盧河合其後變徙
入于大河。先是。從內侍程昉議。詔昉與河北提點刑獄
王廣廉相視開修。至是役兵萬人浚之。袤一百六十里。

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
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
也。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故言不如蘇軾孔文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日所[illegible]陛下之所謂[illegible]若[illegible]
依舊例致仕。若[illegible]罪[illegible]所不敢[illegible]
從[illegible]光[illegible]歸洛。[illegible]
山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自議[illegible]人[illegible]見[illegible]為今[illegible]對
曰。陛下天錫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
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
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言[illegible]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
當為朕深思治[illegible]
[illegible]命[illegible]
當[illegible]新法不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獨斷專任賦用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

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侍御史謝景溫劾奏其過[illegible]窮治無所得軾遂請

外通判杭州。

以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爲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通判寧州前。見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政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由是安石力爲薦于帝驛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不能獨任其事安石

欲糾紛以成東故有是命

九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illegible]

高麗來貢。

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illegible]

人皆其[illegible]招接通好[illegible]建炎[illegible]寅亮[illegible]登州入貢[illegible]是與中國復通聘好[illegible]

[illegible]保甲法行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或從之戍邊父子聚泣[illegible]保甲[illegible]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illegible]不特除盜賊可漸習爲兵[illegible]

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悉離雜力[illegible]安石因言非者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任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于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致仕

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

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御諭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illegible]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繪字元素綿竹人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摯字莘老東光人監衡州鹽倉

初繪上言[illegible]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illegible]

摯由檢正中書禮房[illegible]月除拜監察御史裏行[illegible]

[illegible]始就職即陳率錢助役[illegible]行[illegible]者行五事于是安石大怒使[illegible]取論摯所論作十難以詰之繳翰不為行[illegible]為之且劾繪摯挾邪罔上詔下其疏于繪摯使各言狀繪條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于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illegible]民罪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遣令分析[illegible]

者君父成背君者權臣[illegible]以臣[illegible]不報明日復上疏論之[illegible]

[illegible]疏爭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謫繪知鄭州摯監衡州鹽倉琥亦特罷職道察訪使[illegible]行諸路促成役[illegible]

八月以王雱（字元澤安石子）為崇政殿說書

雱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兵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敵彊而邊患博矣故安石用王韶謀熙河議由雱力主之不淺也著書數十萬言熙寧進士調旌德尉（縣今屬寧國府）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拜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雱嘗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悅）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注見）武勝渭源（武勝今屬臨洮府渭源堡今屬鞏昌府）臨州（今屬臨洮府）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

九月罷坊場河渡司錢

冬十月以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為利州轉運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帝是侁議（詔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忠王安石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以為流亡滿路民怨者不可概舉其章奏每指安石安石怨怒擠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使責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不自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

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皆有學官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狹隘乃詔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置講書為十二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隸焉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隸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宋史職官志□□□□□□□□正之）

品覲行學規學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
諭試補正九品
主判直講復薦之，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
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
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文武通……中給……名考……前……入）
（……封謄錄院）

壬子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議者，收罪之。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卒，（公蘊之孫）子乾德嗣。

日尊既死，乾德遣使來告哀，詔封乾德為交阯郡王。

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于官，則度其抵當，或金帛為抵當，行貸之，使貸者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

（家傲以列宙上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問其太煩擾，入皆怨讟議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之……十……）

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滁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

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從試，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輸草二……在五路者……以……）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劾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指呼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

稍開悟天下事方有常卿[illegible]不由安石[illegible]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中謗我有欺心[illegible]自知制誥知[illegible]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加處耶不為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稱疾又請帝不許以表授安石同命就職

秋閏七月以章惇為湖北察訪使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illegible]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illegible]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荊湖北路經制蠻事

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秦鳳駐泊都監[illegible]有禁兵駐[illegible]張守約[illegible]人請名古渭寨為軍以便[illegible]不從在韶復[illegible]遂建為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illegible]兵度竹牛嶺[illegible]之軍而自餘敕焚其廬帳洮西大震酋木征渡河來[illegible]復依其舊勢保集抹邦山[illegible]知德順軍景思立[illegible]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一擊移關于南山[illegible]一擊木征[illegible]令城[illegible]一角使不得動韶將大軍從東[illegible]名在狄道州東[illegible]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遁[illegible]

還進至其城首領[illegible]乘城遂[illegible]為鎮洮軍既而木征亦降于[illegible]令城[illegible]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

修既致仕樂潁州風土遂居焉[illegible]初修以薛居正所進五代史[illegible]失實重加修定共七十四卷[illegible]太平興國[illegible]取其書而修之[illegible]詔用行之[illegible]義勇[illegible]食遂[illegible]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illegible]尊之

[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知[illegible]湖州[illegible]判[illegible]父[illegible]任[illegible]言乃失之[illegible]大臣[illegible]入[illegible]安石[illegible]使判揚進士出身[illegible]御史遂除太子中允[illegible]安石[illegible]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illegible]安石[illegible]凡奏二十[illegible]論[illegible]中不出[illegible]乃[illegible]相[illegible]帝命論以他日[illegible]不[illegible]御[illegible]臣所言皆大臣不法[illegible]乃指物[illegible]曰安石[illegible]近[illegible]安石[illegible]

遂坰呵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俯首又言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爲賢甚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之比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略不退懼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頒方田均稅法。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者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方田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

虎興貢則移給授縣置師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少華山崩。

其下地裂陷民居數百戶。

冬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及通遠軍升鎮洮軍爲熙州以韶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復也。

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置安化縣。

梅山峒蠻蘇氏等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得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關峽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

癸丑 六年春二月王韶克河州

蠻不征役矣

以沈起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今不取必爲後患會文人爲不滿請

[illegible]

取之易詔門以沐卯桂州經界之江入朝帝問攻取之策以復以爲難度文力官沈起言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沈起受官于安石遂一意事攻捉交州始此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先是司天奏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二月朔避殿減膳降天下罪囚 [illegible] 是日雲陰日不見王安石等朝賀以爲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文彥博罷

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illegible]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

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illegible]知爲巳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illegible]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illegible]果實[illegible]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爲言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猶于官何利焉彥博不去益力遂爲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從大名府[illegible]在外而帝眷猶加

[illegible]從[illegible]

詔[illegible]官以法從事令所習非所學宜習律[illegible]令官舉人皆得人學習律令

[illegible]

以范子淵提舉疏濬河司

河流北京良津[illegible]帝語[illegible]京東河大修河有壞隄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illegible]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故道非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備非利乎況調夫巳減于去歲若從新道塞之則天意成矣帝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

[illegible]州

[illegible]

六月置軍器監

[illegible]天下軍器[illegible]利者莫若使[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爲一若今錢監之[illegible]工爲匠[illegible]之政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獄久不決[illegible]也調南安[illegible]

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歸將棄
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
得釋調桂陽令（桂陽縣宋屬郴州）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
惴惴畏汙且又以汙穢善政為恥歷知南康軍卒年五十
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
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
原大有功于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珦音向）以其
為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
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與點也之意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峯（廬山之峯在今九江
府德化縣）下前有溪合于湓江（湓江注見前）取營道故居濂溪（在今永州

府道州）所居濂溪（在今道州西溪流入瀟水）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
生
大旱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
凡武舉試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
騎射及策于廷策以統領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
（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使）
吐蕃木征復入河州王韶破走之遂取岷宕（宕州注見前）
疊洮（疊州後改疊州今洮州廳）四州帝御殿受賀

韶既復河州會羌叛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
韶進破和諾克（舊作訶諾今改）寧城（舊作木城城在今河州西）
河州（有宋改名定羌城在州西南）穿露骨山（在今河州西南）
南入洮州境道險舍馬步行或日至六七下
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
平帳由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于是宕岷二州
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
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
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行行官司所須皆以責辦下諸行民淳

既頗有賂新行商詞請約諸行利入所得合納錢以免
吏擾貝免行戶減定市易市買貨直並下雜買場務
仍置市司估物之價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是
官從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
時河北流閉已久水勢頗淤帝患之議者以謂都水監
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
大河還二股故道（...）
之議（...）王安石主其議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
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
見水即以濬川杷疏之若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淀皆非

所思職可省關覊之費錢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
閤門使范子淵領其事
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今為府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猛
者頗桀驁惇進兵破懿州五季馬氏置後為田氏所據南江州峒悉
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後復誠徽州[illegible]
[illegible]楊光僭亦率其族姓
二十三州倚歸附因置誠州後改靖州[illegible]
[illegible]而并載於此又請置州[illegible]
行折二錢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

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
問王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
成寬之雖見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
甲寅 七年春正月[illegible]人討瀘夷[illegible]降之
先是瀘夷叛詔以本路[illegible]使得以便宜措置南
夷事不當通判[illegible]中侍及至部以夷人撲
殺晏州夷[illegible]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種股栗願效死[illegible]獨柯陰[illegible]
[illegible]首不至率軍進討柯陰窘迫乞降
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受貢
職于是瀘井[illegible]

[illegible]
長興[illegible]烏蠻羅氏鬼
主[illegible]
夷皆願世為漢官奴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
日去百年之患至下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
撰[illegible]自此始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西蕃別將戰于踏白城[illegible]敗
死三月木征寇岷州判史[illegible]之
木征[illegible]克結果莊[illegible]
入之[illegible]景思立與戰于踏
白城敗死木征遂復寇岷州[illegible]包順擊走之
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
界內使林才[illegible]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帝
歸帝面諭以二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
遂詔忱如遼遼遣[illegible]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
下樞密院[illegible]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
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是四月，帝憂形于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即命維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illegible]）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所見為圖，并疏陳時政之失。閽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輔臣入賀雨，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illegible]行之[illegible]切[illegible]，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吐蕃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木征圍河州，其勢甚盛，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illegible]）日夜趨[illegible]，[illegible]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所圍自解。乃直擣定羌城（[illegible]），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illegible]），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城後，焚其八千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振，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為營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少年超擢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皇太后[illegible]帝言祖宗法度不宜輕改[illegible]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于外帝曰群臣惟安石[illegible][illegible]久之太后[illegible]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帝再四慰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薦韓絳代己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illegible]

[illegible]

王韶[illegible]

[illegible]買茶于秦州[illegible]其事[illegible]

五月罷制科

自孔文仲對策詆王安石意罷之初帝曰進士武舉並是制科何必復置[illegible]等從之[illegible]止于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進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以諂于安石安石對曰[illegible]奉法在公以是嫌忌布曰免行錢所收細[illegible]市易[illegible]求[illegible]安石力辯之[illegible]帝為[illegible]卿如是士大夫何故以[illegible]不使安石[illegible]行時市易法[illegible]司[illegible]勢[illegible]上及曾布代[illegible]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illegible]官府[illegible]帝[illegible]安石[illegible]人有[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故[illegible]安石不可[illegible]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illegible]若[illegible]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illegible]然[illegible]定[illegible]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illegible]此之[illegible]代所[illegible]以來[illegible]之[illegible]嘉問又[illegible]不[illegible]矣[illegible]安石[illegible]之[illegible]惠卿[illegible]

法出知饒州京尚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作渾儀浮漏成

時日官皆市井傭販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于天文方志律

歷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乃上渾儀浮漏景表

三議詔從其說令更造至是渾儀浮漏成以括為右正言

宋史天文志括渾儀之制[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

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

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

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人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

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

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

本額而定所當輸錢天下皆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

括無遺至于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三司火

燒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illegible]

[illegible]防其因火為姦也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初命曾布措置官司[illegible]置官司所以省

費常日其措什一[illegible]財自然[illegible]者其措什

一而已安石又欲盡歸天下之吏常未之許而三司上

新增吏祿錢百十一萬有奇上新法皆謂吏

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

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

計司度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中書提舉其事至

是聽辭識置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

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

重複歲比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

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可因計大綱可以省察

二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之司會計司以經提舉

[illegible]

役屬諸部會石岡 [illegible]
蒲盧部節度使巴延瑪勒門今改
古翰裝而擒之賊平遼主遣王不見熱賜加等以為生
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
籍其部內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以厚價得之
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
衆[illegible]白山穆延部今改 [illegible]部今改
雅伐之會[illegible]見遼將[illegible]之功
行次拉林[illegible]水[illegible]有
決而[illegible]
八年[illegible]與州[illegible]知政事[illegible]放秘閣
校理王安國安石之弟[illegible]放歸田里
狹上疏論呂惠卿[illegible]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
林甫盧杞傳[illegible]以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
迹在位之臣暗合者各以其類[illegible]
為京所[illegible]有人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
為[illegible]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illegible]
綰[illegible]
安國[illegible]
有[illegible]
過于陳州[illegible]
[illegible]
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有旨新法罪及[illegible]姓名治之獄成惠
卿[illegible]死帝[illegible]
宜深罪[illegible]京[illegible]知政[illegible]安國[illegible]秘閣校理
放歸田里
[illegible]

六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既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
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
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怒之時韓絳顧處中
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
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illegible]
劉忱等[illegible]議不能決遼人初
指蔚[illegible]州分水嶺[illegible]為界及忱[illegible]之行[illegible]
城乃[illegible]以分水嶺為界凡有[illegible]分水遼人[illegible]時
何以[illegible]取也相持久之[illegible]致國書
以忱等逗[illegible]乃命[illegible]代忱等與遼使議[illegible]與韓

爭辯或至夜分。遼以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且
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
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
今所爭乃黃嵬山，[illegible]相遠三十餘里。表論
之。帝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
使行。括至遼，遼相楊遵勖[illegible]
[illegible]
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
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
會，竟不可奪，乃還。[illegible]

夏四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初附安石及拜相，即
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譏之。既而移疾。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官。

先是，[illegible]以王安石提舉。呂
惠卿[illegible]
安石且令誦[illegible]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朕所著經，其以
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
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
惠卿亦辭，帝許之。而是王呂之怨[illegible]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司徒兼中書令魏公韓琦卒。[illegible]

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
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後追封
魏王。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治平危疑之際[illegible]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illegible]

秋七月，太白晝見。

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界遼。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
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以分水嶺為界，縝乃去。至是遣
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

百里，遂為異日[illegible]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食。

韓絳罷。

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以疾求去，出知許州。尚三司會
計司亦罷。[illegible]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illegible]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
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
卿，遂風綰發惠卿兄弟借秀州華亭[illegible]
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
獄鞫之，惠卿遂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

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放天下[illegible]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考晉書天文志，武帝泰始四年彗星見軫，占曰天下兵起，是歲爲甲午，非五年；又十年有星孛于軫，占曰[illegible]，武帝在位二十六年，非二十八年）。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見左傳）。有如禪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陛下與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悉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變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十一月，交阯大舉入寇，陷欽、廉州（注見前）。

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事罷，以劉彝知桂州（[illegible]）代之（[illegible]），罷北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校以[illegible]方大治戈船。交人來告，皆拒之，表疏上訴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彝除名。明年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救援不至，及城陷，緘（[illegible]）一人無肯降者，交人盡殺城中凡五萬八千餘人（[illegible]）。

熊本擊渝州獠，降之，置南平軍。

渝州南川獠（[illegible]）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illegible]），破其衆。木斗舉秦州（[illegible]）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

（[illegible]）

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

蕭氏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宮爲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專政，勢傾一國，忌太子，于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伊遜以聞，詔伊遜鞫狀，遂誅惟一，后賜自盡，[illegible]其[illegible]千家（[illegible]）。

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絳字厚之，錢塘人。[illegible]）

絳在翰林，謂事王安石，而安石客鄧綰恐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于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薛向立鹽鈔，未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温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八

宋

神宗皇帝

丙辰熙寧九年，春正月，下溪州降，遂城之。（[illegible]）

先是，下溪州彭師晏襲州事，暴師晏殺之，事具前。任尋進爲刺史，會辰州縣制置荊湖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納師晏，詔下州務。（注見[illegible]）尚賢各以其地歸版，納在是，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同漢民，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于是五溪郡（注見前。）皆平。

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

欽州既陷，將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見之怒，自草敕榜詆之，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illegible]）卨以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卨孰可代憲者，卨請逵，帝從其言，仍詔卨（[illegible]）副（[illegible]）合擊交趾。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illegible]

呂惠卿既出知陳州，張若濟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illegible]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有惠卿于陳者，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皆以咎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罷粥祠廟。

司農粥祠廟于民，應天府閼伯之[illegible]微子廟[illegible]皆在粥中。判官劉摯狀[illegible]因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閼伯遷商邱，主祀大火，[illegible]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illegible]乃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illegible]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illegible]

呂惠卿告安石罔上，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illegible]李乾德降。

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征，至富良江，賊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逵命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賊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琅州、蘇茂州、桄榔縣，遂[illegible][illegible]

劉彝沈起[illegible]之罪安置隨秀州已而李乾德遣使來[illegible]

[illegible]

時宦者李憲節度[illegible]熙河諸軍

董氈將果莊[illegible]復聚兵洮西與新

附羌[illegible]之 詔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

措置邊事 詔[illegible]及御史彭汝礪[illegible]

論其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

患小功成其患[illegible]章再上不聽

丁巳十年春二月[illegible]

韶與王安石有隙[illegible]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

數以[illegible]老乞歸[illegible]出知洪州[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河大決于澶州[illegible]

自閻直河水[illegible]漲[illegible]是大決于澶州曹村

[illegible]梁山張澤濼[illegible]

[illegible]二水會[illegible]

[illegible]

合北清河[illegible]

河之決[illegible]入于海[illegible]

齊鄆徐尤甚壞田[illegible]詔遣使修[illegible]

[illegible]

綱目[illegible]

收其兵器[illegible]

九月[illegible]部[illegible]

議天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已[illegible]新法

[illegible]州縣[illegible]

殆[illegible]此皆[illegible]所當[illegible]力之[illegible]能[illegible]

一分而民受一分之賜[illegible]何益[illegible]論

[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大就其所至而

論之可謂安且[illegible]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伊[illegible]

[illegible]

驗無狀而罷改而伊遜復令齋縝閣錦（[illegible]）
[illegible]
孝[illegible]史改錄判治詹刑等誣伏皆殺之而幽崇
王別宅蔡貝陳任狀[illegible]行神經略（[illegible]）
辨之廷[illegible]伊遜[illegible]其[illegible]欲伏從王廢濬爲庶人
徙于上京伊遜遣其私人（[illegible]）蕭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夜引
力上殺之（[illegible]）蕭[illegible]上命有司[illegible]門[illegible]（[illegible]）今宜化[illegible]既
而伊遜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illegible]）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
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
須臾息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
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
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易
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法[illegible]其家婚
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
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
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
蒙西銘等書行于世

午元豐元年春閏正月[illegible]以孫固[illegible]同知（[illegible]）
樞密院事
[illegible]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illegible]先

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食

秋九月以呂公著爲同知樞密院事

帝臨御日久群臣俯首上威嚴莫敢進規公著在翰林侍
問事獻納[illegible]深敬之故有是命（[illegible]）
[illegible]
絕人[illegible]不能不[illegible]下安石方
尚功利[illegible]之故[illegible]得與[illegible]吏得[illegible]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illegible]建議復肉刑至是復召輔臣議呂
公著曰後世[illegible]不備而刑獄[illegible]肉刑不可復將有踊
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未可明
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繫多乃命復置

己未二年春二月[illegible]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illegible]）召判武學[illegible]下數日李定何正臣
[illegible]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
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illegible]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
朝野孰無議論陛下兼包並[illegible]小人販[illegible]指日
不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
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illegible]不失臣子之體[illegible]

武學亦不爲化蓋要律與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並
欲深徙其所習[illegible]一人而已雖盡不行頗
竟歸故官
夏五月元絳罷以參政[illegible]
絳善從人[illegible]
因爲之明[illegible]
[illegible]
制詔熙本行[illegible]
[illegible]
論中丞鄧潤甫[illegible]御史上官均[illegible]
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illegible]

皆放其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奏事必[illegible]

因對及之乃詔許[illegible]前者爲合
下知湖州蘇軾獄尋貶爲黃州團練副使[illegible]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
託諷庶有補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illegible]摘其
詩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
交通戚里[illegible]遂逮軾赴臺獄[illegible]
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定等媒孽
以爲訕謗時事鍛鍊久之且交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
太后方違豫聞之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

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
人中傷之乎捃至于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
教吳充亦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
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
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
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
行爲卿貰之卿第勿漏言軾方賈怨于衆恐言者緣以
害卿也左相王珪舉軾咏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
惟有蟄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illegible]
而獄具軾遂得[illegible]
明其如此[illegible]

襄劉彝皆習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爲如此，可置而不
誅乎。帝不從，但責授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轄及
下洗皆坐謫。趙抃、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
[illegible]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雖外家男子，毋得
入謁。帝請后春秋高 [illegible]
[illegible]
有意於禁衛已與大臣定議，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道而受賞 [illegible]
不能 [illegible] 可取之太祖太宗取
復以 [illegible]
二年 [illegible] 遂出 [illegible] 與中 [illegible] 見
[illegible] 太子 [illegible] 之子延 [illegible]
[illegible] 北院 [illegible] 大院部 [illegible]
[illegible] 伊勒 [illegible] 巴 [illegible]

[illegible] 聞 [illegible] 以國爽人也遂 [illegible] 未決 [illegible] 黑山
[illegible] 伊遜 [illegible] 始 [illegible]
專 [illegible] 知 [illegible] 院大王 [illegible] 之與 [illegible] 多難
以 [illegible] 參知政事 [illegible]
充有所爲 [illegible] 張 [illegible] 論充 [illegible] 郭逵
[illegible] 其進兵 [illegible] 安南 [illegible] 遂罷爲
[illegible] 太乙宮使 [illegible]
[illegible] 光獻 [illegible] 后
夏四月，[illegible] 州夷復叛，[illegible] 討之
[illegible] 有一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知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其子乞弟
[illegible] 部 [illegible] 羅木 [illegible]
[illegible]
乙 [illegible] 城下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攻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不敢 [illegible]
[illegible] 代將乙 [illegible]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雪浪何止字作者不可勝計竊意過橋叛不到[illegible]
西次歸休州竟不得乞錫而遊後乞皆無所依住
南次[illegible]陳彭謂間道死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其次有階有勳有爵故得致仕者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差遣以治內外之事而官但以寓祿秩而已[illegible]為顯官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官之遷[illegible]階勳爵邑之有無皆非所計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詔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程序刪承旨蔡確領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日四清聲李照下王朴樂二律[illegible]
[illegible]
且請追考成周分樂之序[illegible]
[illegible]
同而鎮獨執[illegible]
清聲諸悉從凡鎮議[illegible]此劉几樂
世臣何[illegible]不復
秋七月[illegible]詔[illegible]直言闕失。
王安禮[illegible]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循諸道[illegible]用力轉于溝瘠取利究于園囷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illegible]近臣之行[illegible]之門至于所讓小數[illegible]非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曰[illegible]
[illegible]
何以異此[illegible]
九月定自官[illegible]
官制成下詔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院歸兵[illegible]

統之互相綱倒何可廢也遂[illegible]
[illegible]
以馮京爲樞密使[illegible]以呂公著爲副使[illegible]罷免。
向既在政地務持[illegible]以西北事多默不對[illegible]
[illegible]長[illegible]向既奏[illegible]御史舒亶論
其反覆無大臣體[illegible]
冬十二月己酉朔日食
辛酉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
同知院事

京在執政所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中立不
倚人服其操[illegible]
一云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
朱服[illegible]御史[illegible]
惇父俞又彊占民田民遂訴惇惇繫之開封府[illegible]
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
先是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請修[illegible]河故道
詔外[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在大河行之[illegible]
今知[illegible]

[illegible]從之至是河復大決于州之小吳埽詔
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
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
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
河流自乾寧軍[illegible]地[illegible]入海宜自北京
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
已主立堤至是竟[illegible]其策[illegible]
決閉又十二歲爲元豐四年河復北流至紹聖初[illegible]元符二年東流斷絕河竟北流
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
之師討之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諜報云夏

將李清本秦人[illegible]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
之遂誅清奪秉常政[illegible]因言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
也帝然之遂決意西討[illegible]大舉征夏召鄜延總
管种諤入對諤[illegible]言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
其臂以來耳帝壯之[illegible]
衆兵易解[illegible]不可帝以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
不可失也[illegible]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illegible]
使其酋長自守帝以此爲[illegible]生之論[illegible]
但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問曰然則孰[illegible]
曰臣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
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兵而無大

師就吏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不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字公緒瓊孫）出環慶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出涇原王中正（開封人）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

詔定選格。[illegible]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帝自即位欲更制度以王安石議置審官東西院罷[illegible]其于銓

典選之職分而爲四（[illegible]）又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命廷臣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而左右選分掌審官東院[illegible]（[illegible]）舊制中書有堂選與有司郡縣參選皆罷歸于有司王安石在中書欲罷堂選曾公亮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九月李憲復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在[illegible]）復襲女遮谷（在[illegible]）破之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既而种諤克米脂城（宋置[illegible]爲縣）高遵裕復清遠軍（[illegible]）王中正以河東兵入宥州（[illegible]兵于[illegible]無定[illegible]）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溼[illegible]多陷沒[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無功遂入[illegible]城中[illegible]民[illegible]中正遂[illegible]（[illegible]）流漢從不[illegible]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合兩路全軍以進既入境而環慶兵不至昌祚次磨臍隘（[illegible]）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進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遽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在靈州[illegible]）以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遵裕與昌祚軍僅存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

敗遵裕昌祚軍亦潰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將大軍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在[illegible]）進至夏州索家平（在[illegible]夏州南）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illegible]）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還初李憲師五路兵進趨靈武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illegible]）焚夏之南牟內殿並其館庫追襲其統軍[illegible]（[illegible]）敗之[illegible]遂至葫蘆河（[illegible]）遂班師而諸路兵皆無功還[illegible]心不至或[illegible]

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illegible]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
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
遣輕騎抄絕其饋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
功而還帝自臨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安玉是討
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
中正劉昌祚姚麟降官有差以開國[illegible]
[illegible]遂功弱[illegible]後則有斬[illegible]皆
手而諸倘不行不可故帝以為有功但令益其備邊之
由志以饋餉不接於館鞍帝亦意復上再舉之策詔以
為深入絕塞安無制置使知渭州。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

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illegible]

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
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官制既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
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
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
分班奏事各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
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
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
為次相實專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拱手而已

[illegible]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illegible]

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素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
專典史事未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
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在所襃訓雖典約而

[illegible]

种諤請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illegible]
[illegible]使虜不得絕磧為寇諤遂上其策[illegible]

言興功皆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開封人〕往鄜延議之。舜舉入辭，王珪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邪？聞者代珪發慚。禧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小注〕、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小注〕，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發蕃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沮兵，令留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賜名銀川砦。禧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小注〕守之。

九月，夏人陷永樂城，徐禧等敗死。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十萬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小注〕。夏人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眾。曲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眾繼之，珍銳卒敗奔還，從陳夏人乘之，珍眾大潰。珍收餘眾入城，夏人圍之厚數匝，遂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鑿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呼，夜半，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皆死之，曲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葭蘆、吳堡〔小注〕、義合〔小注〕、米脂、浮圖、塞門〔小注〕六城，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

錢穀銀絹不可勝計。帝聞訃，臨朝慟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為皇城使。〔小注〕

癸亥　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貶李憲為熙河都總管。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字周卿，麟州人〕募死士七百餘人，夜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小注〕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請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建酉月遼大[illegible]
平地丈餘溺死者十六七
閏六月[illegible]以張[illegible]
夏人[illegible]府都[illegible]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水[illegible]
[illegible]
司徒[illegible]公[illegible]
部[illegible]有公輔之[illegible]名[illegible]遼使每[illegible]必問其[illegible]安
否[illegible]事[illegible]為不敢[illegible]不[illegible]之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七十八 宋神宗

性老而[illegible]家[illegible]一[illegible]太[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王安[illegible]尚書左右
丞
御史[illegible]及[illegible]
九月癸卯朔日食
冬十月遼[illegible]律伊遜伏誅
伊遜在[illegible]中[illegible]人[illegible]國[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耶律仁[illegible]為民至是伊遜
復[illegible]私[illegible]中[illegible]伏誅
十一月太[illegible]
彥博自河[illegible]而不代其功加兩
鎮節度使[illegible]中使[illegible]
蔡之[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戶部[illegible]今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illegible]北極三關東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三 宋神宗

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illegible]千六百二十里天下
主客戶一千七百[illegible]十[illegible]一千七百一十[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不進意必大舉
乃[illegible]八十[illegible]
[illegible]百道並進
凡十[illegible]不克[illegible]引[illegible]延州順德軍[illegible]見定
西戎[illegible]
夏五月[illegible]配食孔子
先是[illegible]請[illegible]孔子廟
庭[illegible]請追[illegible]孔子為帝[illegible]

[illegible]

為非是而井錮。都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況、揚雄、韓愈為伯，從祀廟廷。

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書，就崇文院置局，許自辟官屬，借龍圖天章閣、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辟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帝以其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資治通鑑，親製序文賜之。俟光出知永興軍，以書局自隨。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

自謂光于是編，研精極慮，窮竭所有，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為一編，又略舉事目，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疾甚，輔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是月甲午朔，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英宗第二子，日問起居，太后命二王毋得輒入。

月除教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以來密[illegible]

[illegible]

為戰守之備也。[illegible]

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哲宗。

太子時年十歲，既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帝生母），[illegible]

太皇太后既聽政，首遣罷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罷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

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又罷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限。舊制，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太皇太后以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由是震悼致疾，故禍由遵裕，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聞者悚服。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浚河司，遣京東路賣盬官。

寬民力。何可以致太平為名，修路祭，與其免之。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illegible]

避嫌不收。斯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帝上見光，待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在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illegible]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illegible]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人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illegible]有挾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于是上封事者千數。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拜，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悔不能以誠

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illegible]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除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秉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illegible]，而持門人交友從之遊久，[illegible]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illegible]方[illegible]用運[illegible]，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王珪卒。

珪以文學見推，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謹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當者云已得聖旨也。

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illegible]所天下之民引領[illegible]于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illegible]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

積事親孝，日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illegible]裘糲糧飲水[illegible]以食，亦不以父名石，至終身不

用石器[illegible]方事無不[illegible]

[illegible]

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illegible]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illegible]者悅服。及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illegible]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illegible]以[illegible]民為務

與己異者一切示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

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至是復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先是侁嘗爲京東轉運使尋知揚州已而罷居[illegible]使騎方興鹽鐵[illegible]籠絡[illegible][illegible]

水賦[illegible]州安置乃復用侁[illegible]之[illegible]將不宜復役居外[illegible]故東土之[illegible]可北一路[illegible]也[illegible]得百[illegible]散在天下乎侁既至受罷[illegible]民大悅

[illegible]

罷方田法

十二月罷市易法以呂嘉問知淮陽軍

古者交易市易之事[illegible]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于物貨苦惡

上下相蒙虧折日多外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亦極論其失于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呂嘉問三秩徙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法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illegible]知隨州

丙寅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右司諫王覿（覿字明叟泰州如皋人）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于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巖叟字彥霖大名人）朱光庭（光庭字公掞偃師人）上官均（均字彥衡邵武人）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先帝時究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反至今日稍語于人曰當時用兵皆由其意欲因獄竊名位反歸曲于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確作獄苛確皆已所建白于是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爲門下侍郎韓縝罷以呂大防爲尚書右丞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

以李常爲戶部尚書

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恐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illegible]不忠之罪與蔡確等嘗不自安及確罷[illegible]而與光爭論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黜知汝州以安燾（燾字厚卿開封人）代爲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illegible]不當遷至封還詔命[illegible]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罷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illegible]累年積[illegible]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

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勾官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于是詔修定役書侍御史劉摯亦論其弊請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光曰上戶舊充役[illegible]今出錢[illegible]下戶舊不充役今亦出錢[illegible]農民出錢[illegible]今[illegible]以爲功[illegible]提舉官[illegible]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取光所奏疏略

未盡者皆奏之[illegible]欲求勝不顧命令大戲

[illegible]定予罷黜[illegible]及范純仁

是大功[illegible]以[illegible]光[illegible]役免役各

有利害免役之[illegible]於上而下有錢無之患差役之

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姦[illegible]

光曰[illegible]何如[illegible]法[illegible]易成事有[illegible]不

得三代之法兵農為一[illegible]分為二及唐中葉[illegible]

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衞

農天下便之[illegible]大復之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

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

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illegible]又陳于政事堂光色忿然

曰昔韓魏公判陝西[illegible]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

樂公亦不顧[illegible]今日作相不許軾盡

言耶光笑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白已出[illegible]合免役[illegible]

限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illegible]

自是使人不得言[illegible]

[illegible]

安石以法當貴任光謝之[illegible]

[illegible]

范[illegible]有[illegible]知陝州

[illegible]功用卒不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知陝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來[illegible]

是日[illegible]制財用司

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初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

平中[illegible]大臣屢薦皆不起[illegible]司馬光呂公著共

其行義[illegible]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

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

聖世之逸民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秘書

[illegible]

[illegible]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illegible]諫官孫覺[illegible]王覿
朱光庭[illegible]才[illegible]在先則不使到地七[illegible]
[illegible]遂人怨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任遂出知鄧州
[illegible]
無功[illegible]以此[illegible]
王安石奏
安石[illegible]不[illegible]
不[illegible]但多[illegible]之父猶曰足不近
人情者作[illegible]以利之論王衍[illegible]合為一人[illegible]
伎過事無可[illegible]不同方[illegible]在廷交
雜不[illegible]安石[illegible]論[illegible]不能詘

其[illegible]天變不足畏[illegible]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illegible]
議紛起[illegible]不復[illegible]凡入作而[illegible]安石[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始終
[illegible]
以[illegible]分[illegible]為[illegible]石[illegible]射兼中書侍郎
[illegible]省[illegible]門
下受成[illegible]又[illegible]政[illegible]
其[illegible]

[illegible]

者[illegible]同取旨而[illegible]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六月一[illegible]一月[illegible]辛[illegible]
年八十一矣

黜內侍李憲等于外

中丞劉摯[illegible]以來分別邪正而元[illegible]
有[illegible]功[illegible]生民[illegible]之役

[illegible]今日王中正[illegible]二十
[illegible]河東[illegible]亡[illegible]
[illegible]其事[illegible]大功[illegible]
[illegible]小民[illegible]衣食之[illegible]不得一[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土[illegible]
[illegible]中外[illegible]而先帝[illegible]武是以
[illegible]者[illegible]御史林旦[illegible]
為[illegible]中[illegible]太平州
[illegible]
[illegible]之子
司馬光[illegible]明行修[illegible]

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
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致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
居家者惟[illegible]外門不得[illegible]官日[illegible]立賢告訐
而士行自美矣于是詔自今遇科舉合升朝官各舉
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升一甲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嘗稱維為山林之官及臨朝太后手詔勞問維
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
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愛民為心則民樂賦役
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
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
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汝州召為資政殿大學
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
苛疑察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
摯以為言乃命頤等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
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
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
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
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
呂惠卿有[illegible]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有司諫蘇轍
王巖叟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鞭弼中丞劉摯復列
其五罪于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
使建州安置[illegible]
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
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

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
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
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
自棄耶

秋七月罷榷蜀茶
初熙寧中以蒲宗閔領榷場茶事又以李稷為都大
提舉[illegible]及稷死以陸
師閔[illegible]代之[illegible]至是劉摯蘇轍論師閔所關
附場榷茶其害過于市易乃貶師閔官而罷成都茶場

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

彼雖皋陶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投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illegible]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舉有官人）爲此十科應侍從以上每歲各舉三人中書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目事試之有勞效者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

夏王秉常卒子乾順立（[illegible]）

帝初即位秉常遣使[illegible]求蘭州米脂等五砦未許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沒民當盡以給還遂還[illegible]然許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溫國公司馬光卒（[illegible]）

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京師之民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送如哭其私親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illegible]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illegible]）

（發明[illegible]上則稱作[illegible]光正色曰[illegible]不釋[illegible]）

（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illegible]十年一日光起而爲政[illegible]）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黃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從。畢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

罷張璪。

諫官王覿、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劉摯亦言璪初附安石，旋附惠卿，陷王珪，挾章惇，附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字周翰，道輔子。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于名為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還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摯為中丞，數月所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字說。

時科舉罷詩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至是，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為徐州教授。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

復制科。

李清臣免。

時議正熙寧之政，清臣固守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秋七月庚戌朔，日食。

罷門下侍郎韓維。

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危語，詔分司南京。尚書左丞王存抗辯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嘗言：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其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

以諷諫爲名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于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字明叔無爲軍人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一起是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右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

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王巖叟劉安世字器之魏人之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吐蕃額爾古誘果莊使據洮以叛岷州將种誼[illegible]執之檻送京師

棟戩既死養子額爾古嗣爲邈川首領遣果莊使帥其衆據洮河岷州行營將种誼帥師執果莊檻送京師詔赦之置居秦州聽招其子旦木[illegible]今改及部屬以自贖額爾古懼乃上表謝罪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迭相攻訐易獨以頤故詆軾兄弟語侵文彥博[illegible]太后怒欲峻責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以諫列罷乃出知懷州

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illegible]顧主上春秋方富[illegible]大防劉摯皆[illegible]不可使人主[illegible]者之勇

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

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同日以[illegible]相以[illegible]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其父夷簡居其二世[illegible]其榮

[illegible]

一興盛衰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時志乎了宜復論殺其兆者其當世已然之禍今怨而已矣一錄其害心夫可不爲大憂乎公其得書職甞安民字希道邛州人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召心秉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方起純仁廉之曾右諫議大夫孔文仲

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于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

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事先朝各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純仁知潁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初定樂欲以中太乙宮使兼侍讀召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

己巳四年春二月司空東平公呂公著卒

公著甍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臨其家贈太師封申國公

公著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于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言曰疵吾每不自勝者亦服其如此

三月胡宗愈免

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

己說又言新科明法最後令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

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論孟義又論策亦四場其後詔經義兼詩賦以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用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取其名次高下則于策論參之

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求終御試罷人仍試詩賦論一題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辭郎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改著作郎兼侍講[illegible]

[illegible]之身藐乎昔也公著薨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媼之誠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

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于新州[illegible]

確失勢久遂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illegible]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illegible]與確有隙因釋其語上之以為謗訕于是臺諫[illegible]辨其惡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其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諫論之不已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眾論執政議竄確于[illegible]

[illegible]

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不免自及大防遂不敢言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illegible]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illegible]純仁[illegible]謗及善人可謫吳安詩[illegible]劉安世因論純仁[illegible]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州存亦出知蔡州

[illegible]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畀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凡五年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

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
備禮冊命宴餞[illegible]

[illegible]

月趙瞻卒以韓忠彥[illegible]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瞻爲尚
書右丞

左僕射與傅堯俞等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殿中侍御
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
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
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
緣公無私惡大過可令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知樞密院事

先是知樞密院事安燾以父喪去職因代知院事至是
[illegible]

秋八月召劉摯爲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
議大夫[illegible]

初劉[illegible]史部[illegible]給事中駁之
[illegible]

劉安世[illegible]

[illegible]小人消長之機[illegible]

潤甫[illegible]制衡權有定策之功以興天下之利

[illegible]

邪正辨疏不報遂辭因力請外乃以[illegible]知鄆州光庭知
宣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出潤甫留[illegible]
等蘇轍亦言之皆不報

以蘇轍爲御史中丞[illegible]

今據蘇轍傳增補

有司[illegible]光[illegible]後[illegible]在位呂大
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
決蘇轍面論其非又以疏行未盡復上疏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于蘇轍[illegible]用邪正[illegible]極中[illegible]從

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
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皆無文
學[illegible]非進[illegible]乃[illegible]
務[illegible]好作[illegible]縱橫捭闔[illegible]
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illegible]安石進[illegible]

狠好勝頗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又言元祐元年正求熙
陛及拜翁遂因進曰太后臨政以來納諫從善務
合人心所以調進賢明天下安靜僥倖之人欲
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當深辨邪正正人在
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
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塞不覺養成禍患又曰或
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
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
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
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
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六月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
二十萬緡賑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初軾以論事為當軸所忌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攻之遂
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時未作揚
州題詩及作呂惠卿制皆誹謗先帝無人
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字無擇安仁孫）亦深言之太后終不聽以
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以大防兩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
州易改知揚州

秋七月復制置發運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家
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權其柄然持心少
恕勇于去惡竟為朋黨所中初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
之貶邪黨亦適臨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
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
得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字公肅襄邑人）殿中侍御史楊畏
（字子安洛陽人）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謂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上之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
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
福其論于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
黨太后于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
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
惶恐退上章自辯而梁燾等上疏論救之太后
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
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
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
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謚獻肅）

堯俞事太后調護兩宮得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

天君子也方將以爲相還至是乎充俞素與王安石親
京時與[illegible]安石謂之[illegible]熙寧初自[illegible]州入
以爲[illegible]既惡君[illegible]去世以爲不[illegible]如[illegible]當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光[illegible]日[illegible]直勇[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丁欽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直而
不[illegible]勇而能
[illegible]是爲難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九

宋

哲宗皇帝

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頤辭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義天下其如司馬光呂公著[illegible]

未習朝廷事故間有之[illegible]有倖成如[illegible]者所指說名[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illegible]立皇后孟氏[illegible]

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擇[illegible]女[illegible]入宮后年十六

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文[illegible]爲皇后太皇太后[illegible]帝[illegible]

也[illegible]而[illegible]

人當之。

五月，[illegible]嚴[illegible]

[illegible]

遼女眞部節度使合理賽[illegible]

合理博[illegible]

[illegible]

本皆[illegible]內外[illegible]今[illegible]乃[illegible]

[illegible]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部[illegible]之長[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中書侍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兵部尚書[illegible]

侍讀[illegible]學士，御史[illegible]

書舍人[illegible]

以[illegible]攝政，呂大防等曰：先帝欲富國中國，難捷四夷，而

[illegible]

御[illegible]因民所欲，罷其[illegible]改[illegible]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

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illegible]亦[illegible]兄弟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先帝。[illegible]本[illegible]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

于是[illegible]廢[illegible]為[illegible]北[illegible]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

罷知定州。

癸酉 八年春三月，蘇頌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illegible]既復[illegible]除知蘇州。

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illegible]前爭之，時殿中

侍御史楊畏[illegible]附呂大防、蘇轍[illegible]

稽留詔命，劾之。上章辭位，乃[illegible]以觀文殿學士、集禧觀

使[illegible]河中府

[illegible]

夏人[illegible]四[illegible]界為[illegible]

列[illegible]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

所為[illegible]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排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用公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畏首大防欲引以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純仁從旁論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illegible]吉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可令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illegible]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illegible]政事[illegible]之地以[illegible]于是宮內[illegible]以戒宮中令勿生事[illegible]朝肅行仁宗之政於行可謂備大聖[illegible]又請受冊賀于文德殿太后[illegible]

凡天下正[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illegible]

太后[illegible]

[illegible]

性剖析是非深[illegible]邪[illegible]付之[illegible]

[illegible]一人[illegible]

陛下大下之[illegible]小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不[illegible]人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

不免擾民也。時群小力排宣仁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忠誠心術明共，[illegible]不自因是一何謗。故因以仁宗禁言明道時事詔書上之，曰：仁宗陛下務孝而行以成萬俗，[illegible]亦言。帝曰：昔仁宗始立，傳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

[illegible]

以定立法改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失，乞[illegible]為說。帝深納之，遂復[illegible]。知[illegible]安世論以為不可，罷知成德軍。

甲戌　紹聖元年　[illegible]

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先是純仁以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

不盡如鈎。

呂大防罷。

初，宣仁后崩，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聞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大防[illegible]不可以私。不[illegible]八年始終如一。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詆訶元祐之政，[illegible]

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于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述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于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明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illegible]純仁曰轍所論[illegible]非人也帝為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illegible]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職出知汝州[illegible]

臣元老[illegible]以禮部侍郎楊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者指前人之[illegible]拔用其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說大興國是遂變[illegible]

[illegible]尹焞字彥明[illegible]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命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illegible]承旨

夏四月以蔡京為戶[illegible]

帝初[illegible]稱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莫若免役為開封[illegible]官[illegible]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設[illegible]未[illegible]施設更[illegible]為孝乎[illegible]論政求進且為頌詞[illegible]求入[illegible]公著[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illegible]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illegible]德大業遠[illegible]古今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儕敢行[illegible]凡詳定局之建制中書之勘會戶部之[illegible]言官之論列[illegible]臣之[illegible]無非指[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于內[illegible]股肱于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有司[illegible]前後章疏付臣等看詳[illegible]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行[illegible]

[illegible]蘇軾知英州

御史趙挺之[illegible]

知英州范純仁[illegible]熙寧[illegible]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illegible]忍今乃行是[illegible]帝不納[illegible]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illegible]俟帝上疏請復先帝故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于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乞郡乃出知陝州。[illegible]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既相惇純仁[illegible]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illegible]純仁扶危之力居多然[illegible]邪[illegible]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下[illegible]延用不失正人何必[illegible]我[illegible]惇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日林希[illegible]人為中書舍人

章惇[illegible]勸四方安得異人[illegible]林希[illegible]聞惇[illegible]久不得志[illegible]極其醜詆[illegible]無不憤嘆[illegible]日[illegible]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方召為戶部尚書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illegible]章惇所見不同[illegible]其事成于反掌[illegible]以[illegible]見其姦[illegible]為國史[illegible]

元祐中[illegible]宗實錄[illegible]王安石之過蔡卞[illegible]乞重行[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修國史[illegible]子[illegible]王安石[illegible]作日錄文飾[illegible]以正史

[illegible]

罷十科舉士法。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盡是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可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爲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乎是改罷制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許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於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俟其用耳。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以黃履字安中邵武人爲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人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除字說之禁。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其棺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大防爲秘書監劉摯爲光祿卿蘇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創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復青苗免役法及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既取司馬光等文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因將竄會起日來殺每逃中正之論其間減撲蠹盡出公議欲排沮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章止請提舉荷州宮仙觀

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付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留京矣帝識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

帝果言先朝事而從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決時論
快之

十一月重修神宗實錄成貶范祖禹等于嶺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于是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illegible]

紀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賜蔡確太師謚忠懷

時確黨蔡渭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哭京

增也于喪次獨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兄弟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
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
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illegible]不附己則誣以爲
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
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
矣是時京之姦始萌搢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
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朝內之流
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書[illegible]今乃求進諂佞
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呂公著[illegible]

觀定光論爲文王從乃欲御植擬[illegible]陛下察此輩之[illegible]
果出于公乎[illegible]後至數十百上[illegible]終不能同[illegible]
乃外帝懲然而已[illegible]
而乃其[illegible]
一木以文學聞于時余何以[illegible]與人爲怨少安民
當以名節相處安民[illegible]乃爲時相避諱邪
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illegible]于蘇軾兄弟曾安
民言事皆首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民救之不克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

商英嘗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燾罷

燾與章惇爲布衣交惇視其助己而燾不下之遂有隙
[illegible]
安燾謂惇曰臣安石作相當用自嫌行事惇大怒取其
案籍惟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怒益深及常安民惇
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范純仁知隨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嶺州純仁因救常惇謂之此等十人
當終身勿復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
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
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亦何憾因上言大

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遂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而猶不解可尚蹈前轍顯陳自謂果報於大防等蔡確將人懲逆

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丙子 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潁州。

右正言孫諤罷。（諤字元忠，滎陽人。）言畏在元祐間為御史，嘗論畏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諂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合諂附結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楊三變，望黜之，故有是命。

二月，女真攻赫舍哩部。（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阿蘇奔遼。（阿蘇，人名，舊作阿疎，今改。後倣此。）

生女真節度使蒲拉舒卒，遼以其弟盈格嗣，以兄和琢

阿蘇與部人移都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格勿攻。盈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花訴于遼，遼遣使止盈格勿攻，盈格留和琢守阿蘇城而還。久之，阿蘇不敢歸，盈格遂取其城。

秋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侍郝隨、蔡京(?)誣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媼事，以為斥婕妤也，于是二人皆坐謫之。尋復以祖禹為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恃寵，事后多不循禮。

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焚符于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不能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出居瑤華宮。章惇欲廢后，會宣仁后有廢立之謀，因后之獄，又欲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

冬十月，雨大雹。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

夏人自得四砦，連陷□□，諸路未定，復掠邊，民遂

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
率其母梁氏五十萬大入鄜延圍延州自長城[illegible]一日
馳至金明列營環城縱騎四掠遂以兵擁砦不退金
明邊陲例當用有兵寨泰然笑曰五十萬眾深入吾境
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以范純粹[illegible]之舉[illegible]入為國子司業
純粹少習王安石之說學校法當罷[illegible]自助原亦為
盡力及為司業遂言只安石所撰字說不[illegible]傳及王雱
論語孟子義用板[illegible]學者故學校眾子之文虛論從之
其弊自原始
[illegible]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莘王邸[illegible]
第有狂婦人遮道呼[illegible]反乃[illegible]
宗郊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illegible]司馬光等[illegible]為姦[illegible]以先帝變易法度罪惡
且深當時因寬雖已死及告老亦宜并示懲[illegible]遂追貶
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
使丁[illegible]為雷州別駕[illegible]並削贈諡追[illegible]
任及[illegible]因范百祿[illegible]不愈[illegible]遂表恩求致仕追貶光紫
[illegible]
流呂大防[illegible]

十人皆大防道卒
大防之弟安州光其兄大忠[illegible]任涇原人朝廷訪大
防安否且日[illegible]
劉門之大防[illegible]八[illegible]年可復見也大忠泣
其語[illegible]
[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大防[illegible]不[illegible]司馬光等
不畏[illegible]朝廷[illegible]罰不[illegible]死[illegible]
示後世[illegible]人[illegible]州[illegible]化州
[illegible]
子[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孔武仲[illegible]
呂希哲[illegible]呂希純[illegible]呂希績[illegible]
姚[illegible]十七人[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
王[illegible]孔[illegible]
州[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
孔文仲[illegible]人[illegible]

極親試問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毋
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
毋忘滑州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晚譴已
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縣卒[illegible]而爲天下惜之[illegible]
[illegible]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侍
郎蔡卞爲尚書左丞[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二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illegible]等編類[illegible]
[illegible]

殺流人[illegible]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
惇志不快于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
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
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
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匯聚而存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
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
惇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illegible]編類
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掇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
縉紳之士鮮得脫者[illegible]
[illegible]
文以問罪[illegible]
夏四月知渭州章楶[illegible]城平夏。[illegible]

[illegible]
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illegible]據形勝以逼夏
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耀兵
他路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
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illegible]
[illegible]
湖之間衆來襲逆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
平夏城靈平砦[illegible]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
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封五月潞公文彥博卒。[illegible]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

下。曾從樂黃如恐不及。其在汝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
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貴寧白[illegible]
合出藩迎役太師時當。
六月癸未朔，日食。
太白晝見。七月又晝見。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講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應接。惠卿期
約，惠卿遣副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又存築威戎、升平
塔、延平、威羌二城。故城俱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加惠
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拓疆，
屢被賞。

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宋置，今瓊州府萬州司戶參軍。
初，恕入出蔡確心，懷憤於確，背河陽，而道謀蔡確于鄧州，嘗
謂太后已建廢立事，以明確與己定策功，某已定而
從司馬光在驗，依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啟，
稱確功，既而宗愈以陳說，後過河陽，恕復稱確功于光，
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論中山，實稱湯向應給之子士
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
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尊王珪
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語
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增以言，龐曰：不可
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儒，從之。
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遷為
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官誣宣仁後孫少帝有子
濟設為司馬光諸謀時力今上少閱經筵所事嘗
可應。又令王棫為高士京作奏，言父珪臨死前有
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
太后欲立誰，我死，子兒大官事遂已，命給事中梁燾
亦以王珪于冊立時有異論，于是詔追貶王珪為萬安
軍司戶，時遂治本閩亦治度使。
十一月，編管程頤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
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
惡，所以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欲入內
別叔母不許，明日贈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火入輿鬼。
太史奏：主喪，存亂者，太史語之，對曰：熒惑之臣，背
賊也，係親近正人，修德以懲可以銷之。
戊寅 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于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翰林學士蔡京等驗視，京以為秦璽，遂命

曰大狡倖圖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illegible]
義郎二百匹授右班殿直。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捕劉摯梁燾諸子孫
于嶺南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安惇[illegible]爲御史
中丞。
彥博之子及甫[illegible]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
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illegible]
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
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
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
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illegible]
及恕令碩子渭上書[illegible]將其父陷謀不軌誣危宗
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
叟等以爲若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
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誣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
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以梁燾字况之况兄也京
惇因雜鞫蔑端將陷諸人以族其奈據等大逆不道然
有按實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
[illegible]必特反形未具[illegible]已卒[illegible]
[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
巖叟諸子官職京觀求進取故治獄極[illegible]元祐諸
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將[illegible]帝曰[illegible]京

可以何[illegible]遂止進承旨京[illegible]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illegible]不果行
惇卞意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以結內
侍郝隨爲助誣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文起
高文作獄又訴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陳衍宣仁
閤內侍陳衍欲廢立[illegible]已亡貶配朱崖又以內侍
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宣仁閤[illegible]召還使蔡京安惇雜
治之以肖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則
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
天地神祇不可欺乞賜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坐衍疏
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
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
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
崇慶天日在上此語何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于我
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既知之密語惇卞明
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
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夏四月林希免
以章惇[illegible]曾布在樞府聞之使希爲[illegible]以相伺察希
曰爲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爲執政[illegible]有怨憾希忿爭惇
[illegible]免之。
秋七月再貶[illegible]劉安世[illegible]化[illegible]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殺之雖在遠竄蔡京併昭二人以罪謫從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陰命殺陳衍使者過梅州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illegible]

京師地震。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嵬名阿埋妹勒都逋[illegible]

夏人圍平夏章楶遣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及西壽監軍妹勒都逋[illegible]折發其衆捷奏帝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原日久首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興步騎自此始築平夏[illegible]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illegible]若九羌不受也[illegible]夏人而諸路多建城寨以逼夏人之地夏人不復振

二年春二月夏人遣使謝罪請和

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使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責前若果出至誠深悔前罪當徐度所宜聽以自新之路

夏六月河決內黃

[illegible]

不決下[illegible]行之[illegible]

東流[illegible]

流堤防不固河多被水由是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安持等三十人以前主議回河降責有差[illegible]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入青唐取邈川吐蕃隴拶降其[illegible]

初瞎征殺叔蘇南黨征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氈之屬有異志[illegible]雄勇多智[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之遂誅其黨獨[illegible]者[illegible]多[illegible]城[illegible]攻殺[illegible]河州[illegible]至見[illegible]邈川[illegible]降[illegible]不多致[illegible]制之下是[illegible]城[illegible]州[illegible]不敢于[illegible]上

恐爭功交惡，乃謝丹尼，乃詐以沁占迎希卜，出入青唐，正木征之子隴拶，雨

……

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賢妃劉氏……

州刺史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太后逐立為后。……右正言

鄒浩上疏……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

停冊……

之與……

御史中丞邢恕兇……

……

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以長則申王當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以君天下……

庚辰，元符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立，皇太后權同聽政。

……

曰先帝嘗語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
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
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丞
忠彥入對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太
后劉之日召忠彥故天下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三月吐蕃復取鄯州詔棄鄯州畀之以溪巴溫之子隴拶等代作鄯末
全自殺
初隴拶留鄯州溪所部劉招九眾擁戴吳厚等結諸族帳
叔及瞎征之黨捕殺城中羌積級如山熙又諷諸羌
首領勝兵者皆溫溪心等總兵首沁首兒爲請歸師本路
為僧瞎征之去逆邈川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
城中危甚苗履人潞州姚雄字毅夫五原人帥所部兵來援圍始
解隴拶因棄青唐而還希卜溫與其子希卜薩羅舊作溪賒
羅撒舊作溪賒合兵攻邈川子厚亦不能支詔諭諸
羌來逆川且溝降隴拶乃不得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
名曰趙懷德其弟邦彬舊作邦辟勿丁瓦賜名曰趙懷義
同知湟州知州餓懷德再降使同知州事回化四郎
于熙州後十回僧種知州郭子瑗隨其子自縊死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illegible]
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
召龔夬字彥和瀛州人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虧彰先
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
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
之善惇乃訴欺去規朦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
遂出惇知潤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
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
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
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
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illegible]
[illegible]復論嘉祐自[illegible]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
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illegible]問安否，且曰：「范
純仁得[illegible]識面足矣。」既[illegible]，范水吏三[illegible]復提
舉[illegible]觀，未幾卒于常州。[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嘆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
復后位，曾布亦以何文正上書[illegible]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
還居禁中。
冬十有罪免。
卞與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
[illegible]出[illegible]，復[illegible]觀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illegible]
[illegible]其御中惇[illegible]不恐[illegible]十深[illegible]之[illegible]
然[illegible]不[illegible]
觀見[illegible]天[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進[illegible]
從[illegible]之[illegible]凡天下之[illegible]

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
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俾朽
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
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
一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
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來[illegible]謀[illegible]陳師錫（字伯[illegible]，[illegible]人）、陳
次升（字當時，興化仙遊人）、陳瓘、任伯雨（字[illegible]翁，[illegible]州眉山人）、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
人）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
寧。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
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嘗[illegible]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貶[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章惇有罪貶。
惇為相，專國政，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兼
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越宿而行。臺諫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陳
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貶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先是移陝州，尋復官歸洛。及是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竄惇于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言，因復論惇在紹聖中，謂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有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命，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議，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斥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illegible]京[illegible]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傾矣。又[illegible]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傾[illegible]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於誣[illegible]以逞其欲[illegible]當時必有[illegible]可以見其殺戮附會，[illegible]其罪以正[illegible]未哉。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丞，法令日必有高論[illegible]」[illegible]

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諫官陳瓘、江公望[illegible]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illegible]不已，乃奪職居杭州。若[illegible]司諫陳[illegible]復以林希紹聖[illegible]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以韓忠彥[illegible]為[illegible]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illegible]及不得同省，始與惇異。元符中，惇以[illegible]引名士，且乞正所貶司馬光、呂公著等謚，布以為然，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承[illegible]以至[illegible]名，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而[illegible]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

[illegible]進忠[illegible]，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以此得[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改元。

[illegible]以元[illegible]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揉[illegible]

[illegible]

徽宗皇帝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丁戌朔有赤氣亘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旦之始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戎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皆宮禁陰盛下干上夷狄[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illegible]使小人無得生狃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illegible]

[illegible]大學上[illegible]

[illegible]仁疾[illegible]帝[illegible]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illegible]宜仁謙

誇且云[illegible]先天下而[illegible]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illegible]以事君者也[illegible]三司

[illegible]

太后向氏崩[illegible]

尊太妃陳氏[illegible]生爲欽慈皇后[illegible]葬永裕陵[illegible]

[illegible]遼主[illegible]

[illegible]

詔爲耶律伊遜所[illegible]流

故[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子[illegible]爲大孝順聖皇帝廟號[illegible]蕭氏爲貞順皇后[illegible]伊遜[illegible]其子孫于遼

發伊遜[illegible]戮[illegible]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illegible]爲[illegible]

任伯雨[illegible]

故[illegible]太后

[illegible]天下大[illegible]臣

[illegible]

[illegible]

且[illegible]

不以[illegible]可殺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小人[illegible]

[illegible]

君子易退小人難進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迎中乃其犯猶不可以不戒臣願陛下勿徧聽之往得度之外耶

夏四月辛卯御同上

尊故聖憲肅皇后。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純禮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前者詔延命公與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至紀述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宜從改正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議見異同非必中懷私邪為私也今議論

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皆懷私意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況復陳此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陛下先帝有紹述之名[illegible]非其人以術于己爲同述于君為異借威柄以[illegible]使天下疑然紛紛不得已[illegible]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illegible]紹述[illegible]逐之後[illegible]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中極協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任天后上實聞斯言今者論之[illegible]天后上何當[illegible]紀體貸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illegible]有言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illegible]有不遜語及[illegible]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從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待人未嘗及人睚眦之隙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牢籠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將入[illegible]使人邀相見前就[illegible]移時[illegible]語辭色不變徐起曰適所論者國事[illegible]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illegible]出知泰州

十一月復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illegible]徽指先事順承

以故得黨羽三以訪求茲奇巧附於權倖以援京京與之
游不分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達禁中且附
至自內令于帝所由是帝屬意於京左階道使徐知常
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素與知常
善之言於京才可相知常入言于之由是宮妾宦官
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府鄧洵武卒與黨
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再詔改元。

甘日素上紹述之論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字子常綰之子）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之子今相忠彥乃
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
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
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欲述先志群臣無助
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分行七
重右為元祐左為元豐若曰元祐宰相執政侍從臺
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
溫益（字禹弼）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
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與朝廷相公卿
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
布請遹帝曰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爭帝不
同故去之布自是洵武既興曾布見勢已去故與讒明日改

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
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
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後蔡卞知越州呂希哲知安撫使及宗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奪蔡卞職論附有有
之遂稷尚書稷數以論事忤蔡卞大抵以崇儉愛人為
主字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及是出知蘇州。

行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人十地震彌旬不止壞城郭屋宇人畜
死者甚衆。

二月太妃朱氏卒諡曰欽成皇后附葬永裕陵

三月命宦者童貫置製器局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備極其巧日役工匠
竹漆裝畫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
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為相君賢而進用忠賢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
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
皆居臺諫為人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
石豫諫攻材右正言王能甫論忠彥
神宗之法度逐神宗之人不道罷知大名府

以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紛更元祐故事以扶天下[illegible]
彭汝霖[illegible]言曾布[illegible]罪狀已著[illegible]
但可以行不必使直名獨繫于已司馬光文彥博[illegible]
內于兩人從貶竄有差。
詔元祐元符黨人降黜。
詔元祐及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外
並令任便居住見任指從官外餘並令三省籍
記。[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

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曾布比而
持論紅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爲蔡京所得曰。人才無
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遷少從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令
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粱飢補養之須其安平。
荀爲咻自收作見使之騎射也。曾御史請更懲元祐餘
黨個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臣僚各已削
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嚮之朝堂昔嘗用是
論其名在黨籍不欲究治止恐有及耳遂罷紹述之宰
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翰林學士之後尚書左右
丞。
京與卞用其外曲[illegible]人[illegible]

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于
天子願助我。布曰公所能[illegible]之法以正論輔人
主宗節儉以先百吏而鉗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擬之初通判杭州布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
上條獻言其殘欲小人學行無取以是逐出之深銜
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從是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
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京多不合曾布擬陳祐甫爲
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辯久之聲色俱
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
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于是布罷
爲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
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
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
蔡京既相遂倣一日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急於紹
述之術倚得人[illegible]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
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行
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漸之[illegible]等十餘人爲[illegible]

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中出，由是法制屢變無常矣。

八月，詁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倡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

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

復紹聖役法。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群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illegible]葉夢得[illegible]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illegible]鄭雍、傅堯俞、趙瞻[illegible]

[illegible]武臣[illegible]凡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論熙紹聖之政者，[illegible]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尤甚、邪中、邪下三等。[illegible]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illegible]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除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illegible]

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于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illegible]一布衣諸生復瑤華之廢，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遠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臣等所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illegible]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其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韓忠彥、曾布官，[illegible]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illegible]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illegible]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爲鴻臚寺主簿。

遂殺蒲哈里[illegible] 叛女真部節度使盈歌討之

蕭哈里敗遁亡 女真阿克占[illegible]部遣其族人偽

達[illegible] 至是女真給阿疎兵爲將執之曾遣子

命爵將討哈里爵將發兵千餘人孔乎阿古迺同在

此軍兵何事不可聞也[illegible]遂與混同水哀

哈里遁時遼兵追哈里者數十不能克阿古迺追將曰

遼兵前我當獨以哈里遼將許之爵將使阿古迺與哈

里戰既敗哈里[illegible]阿古迺而獲之大破其衆獻

哈里首級于遼遼主大悅賜手加等爵將知遼兵弱與

益自得矣[illegible]爵將卒[illegible] 兄子烏雅束嗣[illegible]

十二月遼主以宗子茂爲皇太子[illegible]鄒浩于昭州[illegible]

初鄒浩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

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

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

僞爲浩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其人可

欺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貶浩爲衡州別

司尋竄昭州[illegible]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繼不悉元符末姦臣之論已悉[illegible]以當事時日梁

[illegible]

[illegible]

人相數引以自助燕堅不從[illegible]之京甚亦[illegible]

州[illegible]

知荆南舒亶卒[illegible]

元祐初何充介符直臨謫舒州既建事具[illegible]

[illegible]調兵戍守所費錢[illegible]

誠州爲[illegible]而元[illegible]復[illegible]

務休息[illegible]所探及是蔡京

當國[illegible]知荆南[illegible]

二州[illegible]上詔知[illegible]制宗

臣[illegible]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崇恩太后[illegible]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其因緣趨附黨人罪狀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

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

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

書邪等人亦勿得至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詔毁司馬光等[illegible]

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范

祖禹趙瞻王巖叟凡十八人時又詔毁范祖禹唐鑑及三蘇

黄庭堅秦觀文集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乃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盡歸中都以爲奉養而因恩寵僥商人先輸錢于榷貨務而以鈔赴產鹽州郡受鹽而轉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于是有齎數十萬緡一旦化爲棄物爲深

商多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卽劾宜

詔童貫監洮西軍八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賜韓忠彥等官有差

蔡京議復湟鄯遣王厚招撫諸羌入都門本

洛希卜羅以叛羌復據湟州以股遣兩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之乃就命王厚安撫洮西令兵才爲之策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同往貫爲陝右懿五路事貫與諸將議會師於州合兵故事監其軍貫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罷兵貫發西掛於

卽遣納降中使閻敦貫已迴成功王厚遂復都鄯本紀王師北至集衆以拒厚等擊斬之而陰求何羌偏益追乃收偏部衆小年蹟道而遁鄯州遂本二子以數萬人降據隴拶守擊拔其唯少子內第中亦失去道遇都乃木與伯鄯度遣法州忙門遂京官等降經三月洮河鄯州國以爲副使知州副使留化鈍爲節度副使之帝三秋凡預議者賜爵有差

秋八月 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斥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余深等希蔡京指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登司馬光文序其反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 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臺省寺監之職而以寄祿易其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行守安州者夢遇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行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酒稅者有權州軍事推官兀澄州支掾者殊乖紛錯莫甚于此宜盡爲新名以而制改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節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

任郎判司領樞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迪功）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真通好

女真雖世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聞有生女真［illegible］遺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illegible］闕［illegible］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遣使于女真［illegible］是［illegible］合［illegible］來往不絕［illegible］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初知渭州那恕建議東［illegible］之議不諳將［illegible］造弓弩數千乘又是蔡京又請製［illegible］兵器及兵中為［illegible］于京師

置官以尚之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為越王

淳篤好文章［illegible］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illegible］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illegible］待加［illegible］其父和魯斡為太叔封淳越王［illegible］留守南京

宋

徽宗皇帝

甲申　崇寧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欲以利惑人主乃用其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言請鑄當十錢［illegible］

山鑄錢之息其錢雖［illegible］分鑄造于銅錢［illegible］

知其不可而卒從之［illegible］

錢則［illegible］不可用乃改鑄大錢［illegible］一折二［illegible］大觀元年乃［illegible］于［illegible］公私［illegible］行［illegible］

命方士魏漢津（本蜀［illegible］）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制作

營造之事紛然起矣京客劉昺請［illegible］于蒙為大司樂引

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illegible］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

身為度之文［illegible］

［illegible］

乃以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鐘之律請先鑄九鼎

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帝從之

［illegible］

時學者退或□□譏□□□役于□福□見□□□□□[illegible]
取之□□□□□□□□□□□□□□□□[illegible]
□奇□□□□□□□□□十
年天下□□□□之信也。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大內災。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交□□□□□□□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罷退官爲□□□揚州人□□□。以下遷官者幾十人尚書省□□□退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講求來蠹乙令諸路官司有未與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安石復詔爲□州。注見□□□。五月封蔡京爲□國公以厚爲武勝節度留後。

厚帥大軍入□□□高永年□□東□□□□□□□□□□□□□□□□□□□□□□□□□□□□□□□□□□[illegible]

州羌酋□什鈞役□□□□□□□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而□月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陝西北路交子□。

詔□京□道京西北路等□□通行交子如□川峽路立爲□法通情轉用并□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罷已而令□□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法□□□□□□□□之以爲□乃京師□□□□。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顏子。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校化都人從之。

撰其說文日合□□□□□□□□□答以所解□□□□□□□□□□□□□□□□[illegible]

如太學上舍二等補欲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文學
並定爲八額行朝堂
部重定九等元符錄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
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
侍郎劉拯言黨人又皆一時黨籍今日指
前日之人爲黨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人抵人之
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恐懼于衆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
悅拯尋罷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計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累疏奏其人收
將有謝表者析文何以爲孝將作元祐則猶更元
豐之所守紹聖則陰假元祐之所爲遂能知河南府
謂蔡京黨也。
乙以趙挺之爲尚書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爲尚書
行尚書右丞。
京治役法康國爲京當國
八月結
人爲尚書左丞。
以文爲戶部侍郎
以東南六路糴斛自江起綱至于淮甸以
泗爲倉以東南漕運京以

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
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
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
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
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
財以供侈靡于是以其所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
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者效之自有進
獻而本錢竭矣本錢竭不能增糴儲積漸空而轉般之法
壞
罷科舉法。
時既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
貢士蔡京以爲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
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
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爲衍聖公。
是歲大蝗。
以陶節夫字子鄱陽人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爲郡延節夫誕妄得甚一城寨
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一年日常聞遷任程
密凡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則有功
孫獨進築則無處又許所有里之地
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略五路

[illegible]州生番納土[illegible]三州[illegible]一千五[illegible]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illegible]

乙酉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紹述王安石所行，為宰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故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薦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二月，王江蠻內附。[illegible]

置懷遠軍。[illegible]

自蔡京以開邊[illegible]，邊[illegible]欲乘時邀取富貴。知桂州王祖道[illegible]納土[illegible]詭言向慕者有二十一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又稱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峒百夫之請。從其請，以王口砦為懷遠軍，改平州，又分其地置允州、格州[illegible]

復銀州。

罷知慶州曾孝序。[illegible]

初，孝序論[illegible]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illegible]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坐以[illegible]日出師，廢[illegible]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原，遂陷[illegible]城[illegible]今西寧府西寧縣北

[illegible]知鄯州高永年[illegible]

[illegible]

西邊雖不致夏人首領…相繼來附節次在
延安大加招納夏人…之文令縱其放牧
者夏人遂入鈔略致為可與…令合兵
遇自咸城研鄜州…之行三十里為先人所執
鄜州本謂其下曰此人等我國使吾宗族…
遂殺之際其…斬食焉已而先遣使…
[illegible]
群部劉仲武…等十八人往…御史侯蒙…
人作秦州遣…往秦州…之日…
…侯蒙…獄與帝以實對獄既具蒙奏曰漢武
帝得于闐不如秦殺…而晉侯…明

也而蜀國…今無復存…鄜延而使十八將由之以速
見自狀其…不…振…不…王…
坐…超…授鄜州防禦使…劉延慶…
亂 人
置議禮局
詔太學…命…議禮局…
書…
大學…
…
名以為不倫…禮局于尚書省…
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五月…人史見于…之禁
六月…之罷 [illegible]
初帝以蔡京獨相…留右…京力…之及罷…京
…以遼之…
秋七月…四輔郡
…
…為南輔…為西輔…州
為北輔…屯兵…
還…諸人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
行酌獻禮鼎各一…
…
…
之大晟府…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
…
…
詔從元祐黨人于近地
…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遼…

[illegible]

讁之使遊世繇京使其激怒以傾撼遂然憤不逞遂

人大怒燔喜客館絕糧火一日乃遣還凡所陳利病皆擯

詆後倫議者以爲怨懟生事擠除名編管郢州入以先

禮求去論出知杭州

以余軌所部推勘不得復位行過

先是蘇州人朱沖[illegible]

其父子名姓于童貫俾之列官籍[illegible]

高補薦取浙中珍異以進初僅以黃楊[illegible]

歲稍增損相衍[illegible]乃有應奉局花石綱[illegible]

及錄事[illegible]

不宜有[illegible]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時鑄鼎成賜號嘉成侯鑄鼎之地作

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公召公旁置

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丙戌五年春正月甲申出四方長達天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

劉逵字公達隨州人爲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illegible]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乃拜中書侍郎請碎元祐

[illegible]

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

毀石刻襍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詩

以太白星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及諸

州歲貢供奉物諸崇寧以來各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

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丙寅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之作威擅權利之政務以紛更人

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

以爲陋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聚天下

久平泉貨[illegible]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

物如糞土纍朝所儲埽地矣帝督大寶出玉璽玉宮示輔臣曰[illegible]

[illegible]一切罷

之而京免爲中太乙宮使留京師

門趙挺之爲特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復拜右相

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

澄正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妄

三月。詔求直言。
以星變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許夏人平。
廢銀州爲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乾元曆。
劉嵩所造也。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十一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禀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開封人）往來鄭妃父紳門。知之。因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改成憲。乃更之邪。帝悅。居中退。（以語）禮部侍郎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已而京黨御史余深（福州人）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子美鄆城人。洵武綰之子）爲尚書左右丞。

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于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illegible]）用是貴顯。洵武與妖人張懷素之黨并婚。未幾懷素誅。及劉上多株連者。洵武亦坐免。
二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妃家世微。亦倚爲重。及居中入樞。妃時已貴。其居中無所發。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爲辭。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悅。蔡京爲言。宥府本兵（[illegible]）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嫌。經臣沮之耳。是居中疑京抉已不力。猶怨之。

以蔡攸（字居安。京長子）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攸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爲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爲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用人。則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時知台州李[illegible]以徐中行（字德臣。台州臨海人）薦。中行聞之。盡毁其所爲文。入委羽山（在台州[illegible]）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行得以八

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矣

夏五月以蔡薿（字文饒開封人）為給事中

薿以諸生試殿撥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寧之祀紹聖以見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續述迄以承殿下今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之詔適以開至言收後剛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數而肆[illegible]而拔異意議者先烈[illegible]擢是顯第[illegible]其原于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謫先朝侍御史龔夬（字彥和瀛州人）監信州酒稅前御史中丞安惇[illegible]于虔州

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遂以兄章疑兄弟遣開封尹李孝稱鞫之株連者千餘人竟無仰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未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可而可徇宰相意殺人以闖富貴乎遂開實不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處州而疑竟貶海島

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孔孟不得之學為諸儒倡其言易而[illegible]人不從故

[illegible]

皆名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字質夫常山人）李籲[illegible]謝良佐游酢[illegible]張繹[illegible]蘇昞[illegible]武功人呂大臨（字與叔大防弟）大鈞（字和叔）尹焞[illegible]人致德尤著把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以林攄為尚書左丞[illegible]中同知樞密院事

[illegible]

因見之所事者以格物[illegible]有一人皆嘆異而京獨

士之於不可[illegible]命[illegible]令[illegible]居中受已故出諸

命

流大寧齋郎方軫于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毋有矣詩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密謀則稱已過則歸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黜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皆記姓名不肯往往羅織誣構陷陛下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鳥鳥爲獻欲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

詔除軫名宜示京京言下軫放竄流嶺南

十二月壬子朔日食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之數率群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爲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illegible]與宜州相見及西南夷叛

襄世爲莫氏所據自稱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illegible]不命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皆[illegible]閒報復侵掠城邑殺剌史寨京畏不以聞并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illegible]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

[illegible]

溍州改內附以其地爲珍承州

擇縣承州[illegible]通義[illegible]

知溍州[illegible]誘之也[illegible]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爲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爲清州

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

先是得玉印六寸鑑篆鐫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玉工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時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寶傳國璽通爲八寶蔡京請上表賀[illegible]

二月以葉夢得爲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爲祠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于陛下則前日不應以爲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悅以爲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先是以八寶成加貫節度使[illegible]及貫捷于復洮[illegible]

是命百官表賀帝以下[illegible]京貫請復積石軍[illegible]

[illegible]

秋九月以林攄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尚書左丞

深爲中丞時與攄知開封府同治蘇人獄[illegible]

[illegible]多連蔡京[illegible]人尚獄擇凡獄辭及交通[illegible]

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謚靖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諸州獻內附詔以張莊爲黔南經略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illegible]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illegible]

[illegible]

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illegible]

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己丑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浸爲崖異帝惡京專復陰令康國伺其姦且許以代京京是康國遂引吳執中爲中丞[illegible]

[illegible]日執中今日入對[illegible]

果陳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

[illegible]

遂奏禾狂妄[illegible]信州酒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使遼見其國[illegible]無不可[illegible]欲報其

啟北帝由是始有北伐之謀。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
郎，薛昂、劉正夫為門下左右丞。
因與余深、林攄附蔡京，以至與家為京逆私，龍呼
說及之，輒加答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
學官孟翊獻所為其象刻，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
更年號、改官名、變處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
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猶有寵
方伎術趨幸，深以京為非，緣奏疏文必指陳以擬京者
自日中有黑子，帝將之恐，彼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奈京逆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
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
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失望。中雖不收蔡京之
蠹國害民，然使之天下敗壞至此，如人
一身，識膚受珍已深，豈庸醫所能起乎。執中
無附致位二府，亦已人矣
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
冬十一月，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盛
旋京師，餘威震灼，群臣懼其復用之漸，以消後悔。殿中
侍御史洪彥升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
敗壞先朝法度，閉塞公私，上命假
都城上之恩，中政之
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打動搖
中外以翰林學士蔡薿得為腹心，交相為逐
得而逐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
言之罪，與游大張懷素游處，引用林攄，置政府用所
親宋喬年，與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
十四事，乞投界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尋又置議禮局，詳議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冠昏喪
祭沿革制度，及頒新燕樂之器，為五禮新儀頒
行天下。
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
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
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一一較行，則盡
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
侯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
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頷之，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

御批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取稍寬，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詩出李婆語頗有闕失坐貶京爲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星變稍疑京時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張克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擅作威使海內不能不思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狀聞于天下人交讎因羅織致政事怨原時議欲以致天下成怨推原其罪實在于京京之罪盈不可以經赦陛下去京一人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黨已而別爲禁防陛下領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者只此已而乞致于海以盡刑以謝海內以絕官僚私交結人心錢鈔壞爛通商賈不行海事敝與而國力大困生靈所以中外情狀宜早令出國門則天變弭矣上乃出之杭州余深與蔡京

貶王祖道爲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

討安化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之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書商霖二字賜之。

秋七月[illegible]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

后本欽聖殿押班初帝在端王邸時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侍從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遇後宮竟立爲后

鄭居中能以與后同宗自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死居中自以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政和元年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爲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寬賦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

帝頗嚴憚之

然意亦不快凡所措畫先于公議故不便者益衆爲計何執中鄭居中與蔡京同惡凡所措畫皆預議之惡商英由是與鄭居中日夜謀所以傾之使

下密旨

與郭天信往來

中丞張克公不類克公所論之遂能收出知河南

爲樂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欲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竄陳瓘于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居通州。瓘子正彙在杭，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州蔡嶷執送京師，陰告京，仰爲訟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京黨也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

[illegible]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不遇天族，仕至光祿卿，行污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直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壬辰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治事。

京患言者議己，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

矣。

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擅政自用欲更張官名以釐元豐之文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illegible]

[illegible]

宦令為三師者師非三公之任今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散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京特以是為名耳[illegible]名走馬承受升拔使[illegible]而道流亦[illegible]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

時民間有得[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帝御殿受賀蔡京特率同公[illegible]

[illegible]月加[illegible]大尉

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

時新廟成于正月元日合祭仲春仲秋上丁合以顏[illegible]閣鄴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加[illegible]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illegible]所逼自縊[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

在福寧殿東奉安道像帝所生之地也。

五月頒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之宴饗比命有司播之教坊試于殿庭無[illegible]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illegible]王仔昔號通妙先生。

老志初為小吏[illegible]人[illegible]為人[illegible]大[illegible]以名聞帝方[illegible]道術[illegible]書一封至帝所[illegible]昔歲秋中與[illegible]一也[illegible]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illegible]微先生[illegible]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illegible]八九其門如市[illegible]其[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乃奏禁絕之[illegible]而死仔昔初隱于嵩山自[illegible]

[illegible]

有司以從其臨得神[illegible]利大洞曉音器
今奏[illegible]物以於人[illegible]
將七九之法能道人沐衆事京師之帝召見賜號沖隱
處士發符行驗[illegible]月道妙先生由見道家之居日趣而
行[illegible]恩寵浸加[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天下開[illegible]以大福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綏
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
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

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
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遂
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
降臨示現記由是崇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女真阿骨打始叛[illegible]
初遼主如春州[illegible]幸混同
江釣魚凡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
頭魚宴[illegible]
令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illegible]
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謂北院樞密使蕭奉先

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
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
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
主知其異志日以逸[illegible]不[illegible]將兵先侵旁
近族[illegible]至是節度使阿疎不服[illegible]阿骨打遣其
[illegible]遂使[illegible]阿疎[illegible]詣
之曰何不告遼阿骨打[illegible]不[illegible]乃以為罪乎
[illegible]阿年[illegible]月置道[illegible]
時王老志[illegible]侍宸[illegible]遂賜道階先生處士
等官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
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
之名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辰門外[illegible]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
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禁中逼窄之狀
五人分[illegible]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
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illegible]各為制度不務沿襲[illegible]成
[illegible]

凌霄花一株倚下爲石闌引樹延而皆上人物亦[illegible]互遂若不避也名曰界壁又道書稱奇花珍木[illegible]劉岩

冬十月女眞阿古達舉兵攻遼取寧江州寧江州遼置[illegible]今吉[illegible]

遼主[illegible]于[illegible]遣[illegible]東[illegible]于海上[illegible]

道出生女眞使者[illegible]之烏雅舒

嘗門遼主不遣則[illegible]稍拒命使者及

阿古達[illegible]統[illegible]遼[illegible]

舒司將[illegible]遼主終不許舒圖將

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召其[illegible]

要遼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史愛錫拉布往詰之阿

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

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

然城未已也愛錫拉布還遼主遂發渾河在今奉天府[illegible]源出[illegible]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古達謂

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

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illegible]于尼瑪哈[illegible]

[illegible]謀徵集諸部兵九月會于拉林水[illegible]得二

千五百人以遼之罪申告於天地傳檄而[illegible]界過

[illegible]攻[illegible]少[illegible]遼兵[illegible]遼即[illegible]

[illegible]

死者十七八[illegible]在別部關之使尼瑪哈及[illegible]

[illegible]

追口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求人[illegible]遼[illegible]寧江[illegible]

漸攻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古達邀擊之遼統軍

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illegible]見略不介意遣海州

[illegible]刺史高仙壽[illegible]援而已十月朔寧江陷遼

防禦使大藥師奴[illegible]被擒阿古達陰縱之使招

諭遼人遂引兵還[illegible]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illegible]伐女眞阿古達迎戰于混

同江遼師大敗

遼主聞之以守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托

卜嘉[illegible]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

及京中禁兵等七千屯出河店[illegible]阿古達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侍

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

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古達

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illegible]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

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

獲免者才有七八[illegible]蕭奉先懼[illegible]先[illegible]

征潰軍所在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

但免官而已[illegible]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

生無罪，故上無鬬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遼[illegible]奚王和勃博[illegible]叛降。久之，已而逃歸。遼東北諸[illegible]叛降女真，奚[illegible]相繼[illegible]東路兵馬事[illegible]降之，已而復[illegible]

以宦[illegible]貫為陝西經略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額栗（舊作訛[illegible]，今改）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多凌（舊作[illegible]，今改）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劵。方春木秋土，有飢色，若徑搗定遠，唯了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多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多凌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退。諒遂以其部萬餘歸。夏主築臧底河城。（宋延州有石堡，在今延安府保安縣北，有[illegible]名[illegible]臧底河[illegible]以[illegible]要害。）夏人[illegible]詔童貫為經略以討之。

乙未　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古達稱帝，國號金。（是為金太祖。）

阿古達既屢勝遼，其弟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今改）合[illegible]率將佐請[illegible]阿古達不許。鄂蘭哈瑪[illegible]吉嘉努尼瑪哈等復言之。阿古達乃用楊朴（遼東鐵州人）策，于正月朔即皇帝位，因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

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illegible]）所居按出虎水（[illegible]）之。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烏奇邁為[illegible]貝勒，[illegible]為[illegible]

晏州（宋晏州在今敘州府[illegible]）夷反，以趙遹為瀘南招討使平之。

初，知瀘州賈宗諒（[illegible]）向公老之[illegible]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漏等罪，夷人咸怨。遹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堡，擄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illegible]宗諒[illegible]遹[illegible]請討[illegible]兵[illegible]大于是詔[illegible]西[illegible]以遹為招討使，遹與別將馬覺[illegible]分道出擊，命于晏州[illegible]大困[illegible]在今[illegible]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illegible]村團皆為[illegible]潰者恐[illegible]不能進。遹[illegible]所部多巴黔士[illegible]山險而山多猱[illegible]乃用奇計以火猱攻圍，遂克之。[illegible]

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主遣[illegible]耶律[illegible]議和[illegible]金主遣[illegible]

然後議之[illegible]

金敗遼兵于達嚕噶河，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illegible]

[illegible]州人走保黃龍府，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illegible]

德左副統蕭伊錫[illegible]

副統耶律[illegible]都監蕭謝佛留[illegible]

[illegible]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

金主聞之[illegible]進兵達嚕噶河[illegible]

[illegible]心或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illegible]

[illegible]以右翼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中軍[illegible]陣力[illegible]

[illegible]以中軍[illegible]遼兵[illegible]

之黎明，遼師[illegible]山，金人[illegible]

[illegible]皆爲金所獲[illegible]

熙河將劉法攻夏人于古骨龍[illegible]

[illegible]賈遣[illegible]

[illegible]使劉仲武[illegible]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出蘭州[illegible]

兩路擊援，仲武至清水河[illegible]築城屯守而還。

[illegible]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illegible]首三千餘[illegible]

三月，立定王桓爲皇太子。

[illegible]帝長子[illegible]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

夏六月，作三山[illegible]

[illegible]蔡京以[illegible]使[illegible]河[illegible]大伾次東北二小山分爲三股，合于下流，因三山爲址，作天成聖功二橋[illegible]調役數十萬[illegible]不職[illegible]于是罷[illegible]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八月，作明堂。

[illegible]以明堂爲大慶殿，別[illegible]建[illegible]

[illegible]是下詔內[illegible]

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離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至七年六月始成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illegible]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illegible]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

有星流出于翼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

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遼罷太子侍讀陳邦光于池州

遼帝以太子以大食國所貢琥珀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帝聞邦光嘗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水漲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馬徑涉江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遂克黃龍府進圍[illegible]遼主[illegible]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

遼車駕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章奴作亂伏誅

遼師旣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延留[illegible]謀迎立淳[illegible]將[illegible]赴上京遣延留以其謀告淳[illegible]此[illegible]行[illegible]下當[illegible]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illegible]何也[illegible]令左右[illegible]之[illegible]頃遼主使行宮小底[illegible]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illegible]蹟[illegible]盟[illegible]不從[illegible]遼史[illegible]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群盜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illegible]國女直[illegible]以二百騎[illegible]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illegible]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直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illegible]所獲[illegible]斬于市

冬十二月金[illegible]遼師于[illegible][illegible]人敗之

金主[illegible]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illegible]欲自[illegible]今[illegible]親至奈何非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率師迎敵遼主自將[illegible]將[illegible]兵[illegible]四十萬[illegible]沃[illegible]

[illegible]

紀要在燕薊[illegible]我援兵務金主行人唱錄屯各其[illegible]能位
[illegible]作幹[illegible]今改[illegible]
東援弱[illegible]
得今改從此

可當吾軍遼求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偵者知遼主以諸反西還已二日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兵及于[illegible]遼國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觀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兵數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我師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帝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默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還

丙申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渤海人據遼陽以叛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是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大定府人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兵千人盡捕[illegible]定其民神將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甔口[illegible]見遼政日壞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戍卒叛據遼陽[illegible]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illegible]張琳[illegible]討之

[illegible]林靈素[illegible]號通真達靈先生

靈素少從[illegible]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illegible]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

[illegible]

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乃左元仙伯王黼[illegible]人[illegible]文華吏[illegible]諸[illegible]有名而已卿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illegible]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illegible]不無[illegible]習五[illegible]而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

渭州將种師道[illegible]克夏臧底河城

先是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illegible]至是師道以兵攻城八日而克之

門[illegible]置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illegible]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illegible]又用蔡京[illegible]為[illegible]道史

月[illegible]

帝[illegible]寶籙宮[illegible]作[illegible]

諸道[illegible]中山[illegible]地環以[illegible]清流[illegible]明多[illegible]不[illegible]

宮不可勝計帝時登寶籙宮[illegible]

作視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illegible]諭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illegible]統諸軍攻永昌[illegible]遂取瀋州[illegible]永昌大懼[illegible]兵敗又大敗遂以[illegible]城下[illegible]永昌[illegible]遂與[illegible]入托卜嘉[illegible]

遼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斡魯為南路都統[illegible]

[illegible]東京事。

以鄭居中罷

[illegible]紀年高[illegible]以太傅領樞密院[illegible]一如居位[illegible]中嘗為端王傅請[illegible]

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既都堂為公相[illegible]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

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市[illegible]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illegible]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日大[illegible]

六月遼以耶律淳為都[illegible]

秋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

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聖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illegible]

名為玉清神霄宮[illegible]

之神霄殿

冬十一月夏人[illegible]攻夏城

夏大舉攻靖夏城[illegible]先使數百騎繞城[illegible]大方[illegible]城中[illegible]城遂陷[illegible]之而去

七年春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州觀察使[illegible]以其七[illegible]為[illegible]大[illegible]

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illegible]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

[illegible]

齋醮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以青布幅巾以赴日得
一飲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上令士庶入殿聽靈
素講經師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請
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鬨
笑貴行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官授神霄秘籙朝士嗜
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六月道籙院上章請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道 [illegible] 爲太 [illegible] 中華被
金狄之教 [illegible] 遂懇上
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朕爲教主道
君皇帝于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于道教章疏內用

宋 [illegible]

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 又有不待旨但
進物至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武 [illegible] 前 [illegible]
花石 [illegible]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川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生 [illegible] 珍
[illegible] 遠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是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物乃
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 [illegible] 其討論乃

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
所用皆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發不許妄進意欲以便
民而內侵如故
罷河璟變管原廟
旬日不止京城 [illegible]
八月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 [illegible] 以居中言建
將相乃使蔡京 [illegible] 封確清源
郡王御製文 [illegible] 居中然卒不能奪京
幾居中起復為太宰已而復請終喪
遣官恕軍

[illegible]
遣東人為兵使 [illegible] 凡八營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以勸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以余深爲少宰白
時中爲中書侍郎
深諂附蔡京為死黨京復用事引為門下侍郎至是拜
少宰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
仔昔倨傲而驕常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奴又欲替
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 [illegible] 以言語怨

下獄死。

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

帝惑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坤寧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人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官者道士有所不悅必託爲帝命□□不如志率加宮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沖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觀事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禮則坐于宣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典向行屐役入內稱易經行繫陽爲佐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隆入則爲近侍在役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山故址在今開封府城東北隅）

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于是命依倣爲興觀詔有司卑□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道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上求之工全是文命戶部侍郎孟揆□□□□□□

以象餘杭之鳳凰山（在杭州府城南方其形要山岩盤山如鳳凰欲飛故名）號曰萬歲。

貶侍御史黃葆光（葆光字元暉黟縣人）于昭州

初葆光爲左司諫始論諸司官三省建議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于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省之計從□□□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星霣帝以爲憂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肆修大道制無君臣之分鄉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帝上不報京雖奪囊論貶結臣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遼耶律淳及金將烏拐古（金史宗室表按烏拐古遼作斡魯古今改後仿此）戰于蒺藜山敗走金遂取遼八州。

遼主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京遼金顯州（今奉天府錦縣）副都統烏拐古將兵取顯州乃攻□□金主將以歸潰敗及阿蘇爲古淳帝至敗釁由烏拐古及幼東京事部樞密帝遣攻顯州（□□□□□□□□□□）遂與阿鄰部兵乘夜進逼烏拐古擊走之遂與淳戰敗走烏拐古追至蒺勸令（□作河□）陝方與兜會遂拔顯州于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遼東境（□□在今錦州府義州□□州今仍爲州屬奉天府□州故城在今廣寧縣□□故城在今喀喇沁右翼）皆降金。

金遣使如遼。

楊樸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得大國封冊

主從之使至遼稱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磑
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寶闊上美玉尺一尺帝命篆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
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于秦璽
號曰定命寶與前八寶爲九寶以定命寶爲首且曰八
寶者國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制也遂成帝御殿
受寶肆赦。

以王黼爲尚書左丞。
黼美風姿有口辯才疏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
累官左司諫與宦官爲相援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
蔡京于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
及京復相德其助己歲中二遷爲御史中丞黼欲求京
國遂疏安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
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爲戶部尚書將脩
以罪黼以計獲免遂爲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金以南蘇館地置)泛海至
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
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蔡京童
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以市馬爲名以往不能達
而還帝乃復與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金史作登州

防禦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致書于金主
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
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好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童貫爲太保。

九月京師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燬五千餘間延後省
盡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閏月立周恭帝後。
詔封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爲宣義郎監
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

冬十一月置裕民局尋罷之。
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言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宜合
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帝納其言詔置裕民局討論救
民裕民之術以處仁詳定蔡京不悅局尋罷。

遼大饑人相食。

宋

徽宗皇帝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爲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爲讒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許入道

依道士之法

金人來議事以報之不至而使

金主與尼瑪哈議遣

散覩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

蔡京等謂以夾攻遼之宦者童貫等唯唯据十餘日遣呼

同趙有開王瓌

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

乃詔政勿行止遣呼延慶

遣慶歸且謂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

用詔決辦行也

以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

城門以教坊樂供張

官

占城入貢

占城自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至是封爲

均矣

三月以馮熙載張邦昌爲尚書左右丞

致仕

知大名府

必有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敗走夏人追殺之

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貫强遣之乃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

前軍所

死者

其

自

[illegible]

五月，京師大水。

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旬，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命戶部侍郎唐恪治之，[illegible]決水下流入五丈河，[illegible]家都水首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天象不虛，今必有所以致之之災，非易致，必思所以消之。本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望求直言之深而用之，以答天戒。[illegible]

[illegible]放務。

六月，夏人來貢，請罷兵。秋七月，以童貫為太傅。

貫既用兵，夏人因遼使遣使宣撫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貢，大喜，徇授以請，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追節使強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延安帥賈炎得而上之，貫如大恥。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遼遣使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

遼遣耶律奴哥[illegible]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和。奴哥復至金，金使[illegible]取質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illegible]乃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

[illegible]

儀，方可如約。否則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illegible]乃使烏林答贊謨持遼迎封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illegible]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非體式，如依所言所定，然後可從。

秋八月，金製女真字。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illegible]上遂命完顏希尹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國朝新所製為大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illegible]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illegible]家人所知亦居大官，攸多日入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illegible]時來輕車小輦，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illegible]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獻笑。[illegible]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illegible]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

深納之（前令苑囿[illegible]皆毀江浙為之[illegible]不遑而采其多為村
下皆撤[illegible]夜[illegible]之[illegible]門[illegible]自以所[illegible]
由林破浮之[illegible]者以為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冬十月頒紹述黑劄政事于天下。

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罷為帝所親至是

爰邦昌自右丞遷左丞安中遂代為右丞。

十二月帝數微行秘書省正字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上疏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

敢言輔獨上疏切諫（[illegible]）

（[illegible]）

小官何敢言大臣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士論嘉

詔邦昌王安中問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

閭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

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

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無以息浮

言遂編管郴州（[illegible]）

召楊時為秘書郎

時浮沈州縣四十餘年（[illegible]）

遂自[illegible]門方之士不[illegible]從之遊號曰龜山

先生宅延福州進士張觷（字柔直）方到部蔡京延訓其

子弟（[illegible]）

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問罪于心服天下忠義之士布

列內外以分理庶務然後可及京問其所知遂以

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

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壬寅）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

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

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眾怨始不樂而靈

素愈恣橫不遜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

（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

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

死[illegible]獨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意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

時童貫密[illegible]遂有是役修[illegible]趙良嗣往

仍以市馬為名具言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中書舍人[illegible]）

（[illegible]）

百夜為心此帝歸統之[illegible]馬草數[illegible]

二月，遼復遣使如金議[illegible]，不許。

先是，遼遣蕭錫甲[illegible]持國書如金，金遣[illegible]贊謨持冊制來報，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錫甲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命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命色格爾[illegible]後仍留兵。丁鎮守多[illegible]以餘兵來會[illegible]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月，金伐遼上京，留守耶律北[illegible]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錫甲來，使遼民觀其進降[illegible]，為之詩溫海姑中使遼[illegible]于開門[illegible]巴山[illegible]

五月，金上遣友[illegible]錫甲[illegible]民觀[illegible]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多[illegible]，以[illegible]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illegible]以城降。民觀等不勝為詩，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

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去，京謂客曰：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illegible]以聞，京果以[illegible]致仕，仍朝朔望。

秋九月，金人來[illegible]攻遼，遣使如遼報之。[illegible]

遼長[illegible]州[illegible]金[illegible]本漢地[illegible]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illegible]詩之[illegible]

遼議[illegible]

[illegible]因遣[illegible]

[illegible]大宋皇帝致書[illegible]

人金[illegible]遣[illegible]如來約[illegible]

兵[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同于遼。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illegible]文[illegible]外[illegible]

[illegible]政和中[illegible]

使遂加太尉。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於是迎希
恩寵。帝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
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貌若不能言，
而內實險狡，以翰墨為已任，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四方俊秀名士，師成必招
致門下，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
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
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帝亦
朱夢說上書，論宦侍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清溪 今嚴州府淳安縣。宋宣和中改睦州為嚴州，改清溪為淳化，後改今名。 民方臘世居縣揭
村，託左道以惑眾。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梓桐、幫源洞在淳安縣，今曰青溪[illegible]，皆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
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
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
學生鄧肅 沙縣人 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
勔益橫肆，遂因民不忍陵虐，貧乏游手之徒，以朱勔為
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
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胄，惟以鬼神詭秘事
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于太
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眾數萬。

敗兩浙都監蔡遵、顏坦等之兵，敗死于息坑。息坑山在淳安縣西。
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為太宰。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黼
遂為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揣人心怨京，反其所為，一時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殆於蔡京焉。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荊浙宣撫使，
發兵討之。
臘攻陷清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
州縣。富陽今屬杭州府。富陽本漢富春縣，[illegible]諸縣，遂逼杭州，
知州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
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
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
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凶焰
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 字亨伯，其先自江寧
徙永州。 上言：賊眾猖獗，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
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
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
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illegible]
[illegible]
貞照南江見入官

兵部時呈有羽檄已焚其黨羽如郝萊卿諸等苟將刺臨平賊寺穿諸從不乃上應官覺從作集其令其習極律淨事所倒投黃于下也月來官日八之習伊治習提傳害將從此激尤

兵敗于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乃遣其將來朝詔封其主金裒賓深為國王占城

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貫之行也帝付以東南之事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

詔開封府及諸路仍以科舉取士省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事官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叔夜字嵇仲

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亂宋江聲言將至海州叔夜按宋史侯蒙傳考叔夜本傳叔夜為京東原從出知海州事萬在前今改正作何叔夜知海州日宋元通鑑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餘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遼都統耶律伊都一名伊都古延伊都舊作余覩伊都古延舊作余都姑今改叛降金

遼主禧子長晉王阿嚕斡阿嚕斡舊作敖盧斡今改最賢次秦王定次許王

實遼史天祚紀大作今考……

文妃蕭氏大父房之後所生晉王有人望及與兵境內郡縣所失太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小作之兄也恐秦許王之母也以晉人為念恐上不得立因譖文妃姊適耶律達哈拉舊作撻曷里今改妹適耶律伊都因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誣人譖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謀立晉王遼主遂誅蕭昱達哈拉等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錫默舊作蕭遐買今改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錫默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遂縱之而以追不及還報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擒臘以歸

先是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固守會貫與大軍至合擊敗之賊退據杭既而貫前鋒至青溪河臘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進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

衆尚二十萬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復賊七萬餘黨悉平送臘京師斬之（臘之起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詔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辛興宗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五月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本名揚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猖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二人憾之至是貶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謫黃州安置。

閏月復置應奉司。

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蔽慢抑損應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從之黼專總領應奉司仍令梁師成總領于內遂復諸應奉局務發運轉輸觀之事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秋七月黑眚見（考宋史中黑眚見本史五行志無日月可紀惟合趙野所載宗本紀附書是年七月之下綱目直書秋七月黑眚見于禁中殊爲無據今但書黑眚見宋史先載洛陽民言之事而以禁中黑眚附見焉）

洛陽民間訛言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之後遂至京師人人家爲恐謂之黑漢一年乃息（又禁中有黑眚大如席元豐末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得小若河原指鉤之形貌丈餘仿佛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爲驢自是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宮人多以爲常人亦不大信實知其爲怪也內禍作）

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租賦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水旱不得蠲免權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焚券名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將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且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彥發州縣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後帶操笏迎謁彥爲笑彥處之自如所在監司都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者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

彥爲尚書左右丞（熙載字彥英衡州人）

邦彥本銀工子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

習猥鄙事遇狎侮能蹴踘每綴街市俚語爲

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是事中人爭薦譽之

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十二月進封廣平郡王構（帝第九子韋妃所生）爲康王。

宣和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遼主延禧殺其子晉王阿古

哲走雲中

耶律伊都之奔金也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

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

主用其策以舍音爲都統內外諸軍普嘉努尼瑪哈等副

（舍音金主弟長子後改名宗翰 普嘉努舊作蒲家奴今改 尼瑪哈舊作粘罕 博勒郭舊作蒲盧虎今改）

之耶律伊都爲鄉導至是攻中京遼兵不

戰而潰遂下澤州（澤州遼置本漢土垠縣地故城在今喀喇沁右翼南）遼主方獵鴛

鴦濼（在今安□縣西北宣德府東北）伊都引洛索奄至遼主

蒼黃遣使蕭奉先以伊都此來欲立晉王阿古哲耳

若爲社稷計不惜誅一子可不戰而退會耶律撒八謀立晉王

（撒八等復謀立阿古哲事覺遼主信之）

（阿古哲舊作敖盧斡今改 撒八舊作撒八今改）

名者不除去何以獲安遂賜晉王死遼主乃遣人縊之

或勸阿古哲亡阿古哲曰安忍爲蕭奉先之罔而失臣下

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皆被誅時遼

哲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

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

濼走雲中遣傳國璽于桑乾河（河注見前）

二月提舉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

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謂安世器識使人

勉以將藥石輔以天下將有賴于公爵力加保養以待

時用至是卒于楚州。

三月金與遼軍遇遼主延禧走夾山（夾山方輿紀要在古雲內州北今名特古斯）

金尼瑪哈敗遼奚王于北安州（遼置金曰興州故城在今熱河喀喇沁南）

拔其城遼閣郡器近地遼衛多亡知遼上下離心

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則事難圖矣舍音

意未決蕭布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方輿紀要在開平衛西南即大青山）

也尼瑪哈出瓢嶺（在青山北）會于羊城濼（方輿紀要在大同府東北）

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

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遼主遂趨

白水濼（在大同府北）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宮遼

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蕭奉先之不忠

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怨爾曹避

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

[illegible]

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illegible]以本

先及其父子足械送金軍，道遇遼軍，奪以歸。[illegible]

國州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析津人。）以耶律淳稱帝，[illegible]廢其主延禧為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illegible]）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什（[illegible]）

林牙[illegible]、左企弓（[illegible]）、虞仲文（[illegible]）、曹勇義、康公弼（[illegible]）及番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改元建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illegible]改怨軍為常勝軍。[illegible]之事悉委[illegible]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番部族而已。淳遣使來報[illegible]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

金克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尼瑪哈[illegible]等[illegible]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下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宋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童貫聞金數攻遼，兵乃乞舉兵以應金。鄭居中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帝亦銳意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來，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必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度。又遣[illegible]以[illegible]十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illegible]死，乃會聞耶律淳自立，乃[illegible]不如[illegible]功業可唾手致，入辭日，[illegible]貫領行府[illegible]，以是[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illegible]元佐正文[illegible]局。

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未見秘書足備觀採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遺逸，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illegible]置太清樓一置秘閣。

[illegible]

金取遼東勝諸州。[illegible]獲阿疎以歸。

金將宗[illegible]定東勝諸州[illegible]日汝為誰，

曰我破遼鬼也。執遼金主，金主杖而釋之。

[illegible]以遼[illegible]收[illegible]退保雄州[illegible]都統种

師道為[illegible]敗[illegible]

[illegible]計降蕭幹及擒遼

帝[illegible]除

師道使遼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

日之事，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

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illegible]道師道次白溝，

辛興宗[illegible]路兵於范村。[illegible]耶律淳聞之，遣耶律達

什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噪而前，師道前軍統制

楊可世敗績。[illegible]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

以不大敗。退師保雄州，遼人追擊於城下。辛興宗亦敗

于范村。[illegible]兵敗而[illegible]師道。遼使來曰：女真之叛

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

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

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illegible]之利，貫

不納，密劾師道助賊。[illegible]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illegible]

[illegible]遼[illegible]合[illegible]精騎[illegible]以[illegible]

并要人[illegible]北南面大臣[illegible]而

李處溫[illegible]蕭幹等有迎秦王[illegible]之說，惟南面行營

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

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晉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

其父者？處溫等以寧[illegible]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

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而已，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

疾，自知不起，[illegible]

後事及蕭幹[illegible]

為備，[illegible]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

為皇太后，[illegible]遺命遙立秦王定為帝，蕭后

稱制，改元德興。[illegible]幹以后命召處

溫至，以[illegible]

子[illegible]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為內應。

[illegible]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

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

無以對，乃賜死，執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

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夏人救遼，金敗之于宜水。[illegible]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illegible]敗之

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

計。

秋七月，[illegible]貫復[illegible]伐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

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用以供餉。陶遘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處公家出納錢，權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

八月金敗遼延禧于錫喇圖（地名，方輿紀要在大同府西北，遼外按錫喇圖舊作石輦驛今改下仿此），延禧敗走。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鄂索勒（遼史國語解作訛莎，今改下仿此）。金命吉使斡喇布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宜安撫中。金主從之，以所聞遼主在大漁濼（在古北口外，在古興和城西，興和城遼撫州也，元曰興和路，故城在今張家口外察哈爾鑲藍旗牧廠西南），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遼夜兼行，追及遼主于錫喇圖，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耶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喇布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舊作……今並改）以士……君臣之義，皆殊死戰。遼主謂斡喇布兵少必敗，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斡喇布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喇布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斡喇布追至諾勒錐圖（在錫喇圖西，舊作烏里質驛，今改），遼主棄輜重而遁，斡喇布擊破挽

九月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

金人聞童貫舉兵，恐劉郭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遼帝既殂，郭藥師爲涿州留守，以蕭后攬專政，因人多不附，曰：天祚失國久，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明見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

童貫遣劉延慶偕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設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請令公之子三太尉（即劉光世，延慶子）以五千人策應。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燕城東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趨降。蕭后密告蕭幹，幹率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高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

分兵躡館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旣而陰逸一人歸報延慶翌日信之明日見火起以爲敵至皆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郭藥師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拜爲安遠軍承宣使尋加武泰節度使

以蔡攸爲少傅判燕山府

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及平灤營等州[illegible]旣而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以言語侵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今直隸遵化州[illegible]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帶復遣良

嗣索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illegible]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蕭后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爲主不許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蕭后遼統軍都監高六舊作高六今改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自南門入使尼楚赫洛索陳于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勇義張彥忠劉彥宗[illegible]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遼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后自古北口趨天德于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李靖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

山作于政和七年至是始成帝自爲記以山在國之艮位故名艮嶽[illegible]

[illegible]

戶部版籍民數

[illegible]

時天下分爲二十六路[illegible]

千一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illegible]千一百五十九口[illegible]

四千六百七十二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illegible]

時兼有加焉惜唐鎮埋驛隨而戶口皆不及

[illegible]

先是燕京既被和既得[illegible]

[illegible]遂留至是會諸奚

吏民及渤海軍自[illegible]自立爲奚國

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渤海二樞密院改東西節度爲

二王分司建官遂立命都統耶律馬哥[illegible]討之

金遣使來趣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請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

平[illegible]州則[illegible]燕京不與[illegible]良嗣請

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

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租稅者尼瑪哈曰若不

見與當速遂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于是遣李靖等與良

嗣俱來議良嗣入對遂見王黼趙良嗣謂曰租稅非約也上

意以交好之故徙以銀絹充之請復歸去年歲幣帝亦

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劉延以金人將歸燕議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

黼贊之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

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召

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

設宴又召對于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曰臣在虜

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

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

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

臣舉命他所不甚辭若使反啟乞非所以事陛下願以

付他人因諸往加 國帝以為忠懌厉御殊[illegible]及二[illegible]

以賜戰師出論其下曰此非吾功汝等力也[illegible]分

給之[illegible]

金以遼平州為南京[illegible]命張毅[illegible]

毅仕遼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

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毅撫定亂者州民推毅領州事

耶律淳死毅知遼必亡乃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

為備蕭后遣時立愛[illegible]州[illegible]知平州毅拒弗納金人

入燕京訪毅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毅狂妄無能為不足慮金人

乃招時立愛遼軍前加毅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

尼瑪哈又欲先下平州擒毅[illegible]若加慰撫之故

也公弼請自往覘之毅厚賂公弼使還言于尼瑪哈曰

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為南京加毅試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留守事

二月遼延禧遣將浮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illegible]

窮庶人除其屬籍而赦其黨

三月遼使如金

趙良嗣[illegible]以本朝[illegible]大國多[illegible]

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illegible]

稅金主以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illegible]

頭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illegible]無[illegible]

其[illegible]一百萬[illegible]十萬不敢[illegible]

[illegible]

許遼人[illegible]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

百萬緡并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illegible]

使尼堪[illegible]燕京[illegible]及六州[illegible]

彼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可與之限[illegible]

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及涿易[illegible]之地詔[illegible]

班師

金人既還山[illegible]乃[illegible]燕京六州[illegible]

[illegible]

人所據而東惟存空城而已尼瑪哈猶欲止割河以易金

上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暨遼燕游

老幼迎謁焚香拜呼者為之曲赦兩河燕雲節即日班

師 [illegible]

金兵還延禧 [illegible]

自惟其子女族屬從旁以還延禧遼帳殿和之

金主已定燕京聞遼主在陰山青冢之間乃以斡魯為

都統斡喇布為副使與之干拓米林牙耶律達作

幹為使斡喇布尼楚赫洛索等以兵三千分道襲將

至青冢遼主遁去不能進斡喇布以輕騎追及使遼將

直趨遼主營斡魯等大至殺虜獲遼主其子秦

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公主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

[illegible] 太保特母哥 [illegible] 獨遼主夫子梁王雅里

[illegible] 及長女特里乘車亂走 [illegible]

[illegible]

入遼東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 [illegible]

水濼 [illegible] 斡喇布以兵千餘救 [illegible] 遼人從遼

主子趙王錫里追奔二十餘里 [illegible] 別獲遼牧

馬萬四千四百八十匹 [illegible] 遼主使人報劉金剛 [illegible] 降

于金而西走雲內 [illegible] 斡喇布使以其為遼主論以石晉北

遷事遼主答之 [illegible] 斡喇布來

九月以楊時為邇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

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法紹聖

之法一切廢革 [illegible] 凡元祐之政乘

時托名 [illegible] 以滅其迹自是分黨 [illegible] 之禍

一至今未變臣願明詔有司條其祖宗之法 [illegible] 日有

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

勿問一趨于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

轉輸之勞 [illegible]

械與蓬山 [illegible] 人各異 [illegible] 急不可倚仗

[illegible] 邪正在無虞之刑 [illegible] 之際遂英殿說書

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太保致仕為少師

[illegible] 居中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天下之事以北征復得七州 [illegible]

賀 [illegible] 以收復 [illegible] 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

則正位以進其副為 [illegible] 居中自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遼延禧 [illegible] 以梁王雅里稱帝

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 [illegible] 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

[illegible] 不聽遂渡河 [illegible] 北道 [illegible] 乾順

為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不知所為 [illegible] 耶律 [illegible]

[illegible] 不

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梁王雅里走西北夾山三月遂立為帝改元神歷以特烈為樞密使特默格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獲亡者給之而已自歸者即官之）

六月金張瑴以平州來降

金驅遷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及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于張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擁巨鎮握強兵盡忠于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俯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漁陽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殺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

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瑴又訪于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瑴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瑴乃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仍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瑴有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地乞招致之用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納之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厚令撫綏之而度促瑴內附瑴乃遣張鈞

張敦固持書來請降丁謂詔諭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詔諭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瑴聞之自謂得計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忌館成其應稹代貫收安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義勝軍共九萬餘人

中書省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時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之家藏蓄義不敢失片文隻語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食

和勒博引兵破景薊州遂寇燕與郭藥師戰敗走死詔加藥師太尉

時奚人饑和勒博帥衆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于石門鎮（今曰石門路在永平府遷安縣東北）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鋭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大半和勒博遁去尋為其下所殺（和勒博舊作回離保今改）斜所轄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金主阿固達殂弟烏奇邁立（是為金太宗）

金主大喜，以六月[illegible]以[illegible]為都統，[illegible]為副之，駐兵雲中，以伺遼西。[illegible]八月，至布圖[illegible]。[illegible]固倫貝勒合音等請阿木班貝勒烏舍進師，依其名虜[illegible]以合音為阿木班貝勒，[illegible]月，[illegible]以[illegible]與輔政。[illegible]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珠爾為帝，尋為亂兵所殺。

雅里既卒，蕭特烈等以珠爾才德純備，復立之，未三旬，珠爾與特烈等俱為亂兵所殺。

十一月，[illegible]

帝遣[illegible]日降名其所居閣曰得賢[illegible]定為[illegible]榜凡九有王之[illegible]。[illegible]因大醉不能[illegible]後[illegible]七五[illegible]，乃[illegible]

[illegible]從小門以遁，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illegible]

[illegible]

日人心始少安，宋初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人襲平州，破殺[illegible]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之。

先是金人闌[illegible]以[illegible]多[illegible]將[illegible]以拒之。[illegible]

[illegible]州多[illegible]以兵少不交[illegible]以大捷聞，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illegible]為節度使，犒賜銀絹數萬，至是

金主復使[illegible]多[illegible]攻之，[illegible]朝廷犒賜將

至，[illegible]而遁。[illegible]取其無備，擊之，與戰於城東，敗，[illegible]奔燕山。[illegible]安中[illegible]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

敦固出降，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詔[illegible]首以畀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急，王安中取貌類[illegible]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illegible]也。」遂欲以兵攻[illegible]，安中言必不發遣，恐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illegible]之，[illegible]其首併[illegible]二子送之金，[illegible]且死，罵宋人不絕口。于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illegible]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

為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illegible]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金人來歸武朔州。[illegible]

[illegible]

初，遼以山後[illegible]州請于金，金主斯[illegible]將許之，[illegible]尼瑪哈自雲中[illegible]于金主曰：「先帝[illegible]宋[illegible]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以求[illegible]而復與之，益[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宋之不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鄰未[illegible]，[illegible]失[illegible]之所，將有經略，或難[illegible]久，[illegible]勿與。」[illegible]金主遂遣使[illegible]以武朔二州來歸

甲辰 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遼地畀之
初金聞夏迎護遼主乃遣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
地至是夏遣巴哩（巴哩舊作把里今改）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
稱藩于金且乞割地金以下寨以北陰
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二月金人求糧不與
金遣使來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
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何足憑也遂不與金人
由是大怒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宣撫司言招撫有等河東陝西兄弟段谷易處灘撫地及蒲山（[illegible]）右司郎中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按視
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遂擢潛善為戶部侍郎
夏六月金人克平州
張瑴兩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斡
（[illegible]）還下詔招撫多歸摩克克平州執瑴殺之
科免夫錢
自何燕用兵河北河東山東之力往饋運凡數十數
石致一石緩一年三路皆困竭乃詔京西淮南兩
浙江南福建荊湖廣南括丁夫各數十萬輸納免夫
錢（[illegible]）每夫
三十萬貫要須臣限督之又詔[illegible]之家及官
觀寺院一例均輸于是編擾天下凡得二千七百餘萬
緡而怨聲四海矣
秋七月遼延禧復東勝雲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遼史作[illegible]陰山[illegible]）
遼主復渡河居于岡多下（舊作[illegible]今改）部耶律達什
自金兵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達什對曰陛
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
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耶遼主無以
答賜酒食而赦之（[illegible]）遼主嘗進[illegible]克錫
若遼主至其部[illegible]遼主遂得至烏庫
哩古（[illegible]今改）迪里部（[illegible]）遼主得耶律達化及瑪克錫之
兵自謂有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達什諫曰向以全
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
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遂及于敗
八月[illegible]能復以遼地[illegible]宣撫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夏人以兵侵武朔州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敗爰夏人
未伸退聽又金人以朔延納張瑴不給糧遂攻應蔚遂
奇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
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
及延禧許歸遂以皇兄待之位燕越二
王之上（[illegible]）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且

之是行名爲代稅又對山後土地其實已約金人求將

自往迎之也

九月以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爲太宰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爲少宰

宇文粹中爲尚書左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

時燕山危急時中爲太宰循不爲慮唯長貸固寵殺光

上右休氣尤恣盾己邦彥居父喪不赴用起復遂拜少

宰但以阿順逢迎爲事都人目爲浪子宰相

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

黼在元宰位自以見親爲倂復郭遵之役以應笑取悅

太子時何忌之黼以鄆王楷（字徽宗第三子）有寵陰爲奪嫡

宗之計不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見有便門通梁師成第

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眩還宮怒甚罷李邦彥最與黼不

協因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字文縝仙井監人）論黼姦邪

專權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等皆

免

詔議財利可罷者

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

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剝

橫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

言神宗之時因計功加以督責然取量入爲出市然有餘

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名非所行裁減虛置者

可以繼後乃以其言下尚書省詳議財利可除者

然已有定制餘並減歸元條上從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

應裁省者委內侍省官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罷

裁省諸亦自擇諸路應奉官吏并六尚歲貢物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

昏眊不能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且

代京入奏行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嚅耳語堂吏數

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

韓梠爲戶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

司四方金帛與府藏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私財

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

時轉輸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科斂加之連歲

凶荒于是饑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萬仙張迪河北有

高托山衆皆十餘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命內侍

梁方平討之（已而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招降張萬仙五萬人[illegible]）

之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爲道士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綻然

一男子詔度爲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乙巳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如党項二月至應州金將婁室獲

之以歸遼亡（遼自太祖建國凡九主[illegible]）

遼主畏中國不可使謀奔西夏會党項沙呼揄（舊作小斛祿今改）遣人請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乘從者馬得脫遂大絶糧從者齧氷雪以濟飢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叩馬首號泣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遂授以節度使遼遼党項以沙呼揄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洛索等所獲遼遂亡（[illegible]）

金主遣使來告捷

遼耶律達什與帝于克呼木（是為西遼 克呼木西域地名 [illegible]）

（達什舊作大石 [illegible]）

先是達什以諫遼主不從遂率衆既為齊蕭伊勒自立

為王率衆西走至哈（[illegible]）在庭州駐北庭都護府（[illegible]）會西部七州十八部王衆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回鶻（[illegible]）王伯勒格（[illegible]）伯勒格得書即迎至邸館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塔什罕（[illegible]）西域諸國聯兵十萬號呼爾珊（[illegible]）來拒戰達什分兵為三軍進擊大破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塔什罕凡九十日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克呼木[illegible]共冊立達什為帝改元延慶上尊號[illegible]自去應

司大王蕭[illegible]雅洛（[illegible]今改）等四十九人皆拜恩有差

夏四月勒蔡京致仕

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白帝請殺絛帝不許[illegible]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責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從官[illegible]黄州[illegible]出身[illegible]以[illegible]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致仕當有謝章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令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復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六月封童貫為廣陽郡王

詔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遂封貫為王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為京所忌遷貶竄徙遠惡地無不歷之（[illegible]）

秋七月[illegible]蘭州河東地震。

熙河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旁皆沒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將又有都城東門外鄉民夫至宣德門（在城正南門）下忽若迷罔將荷擔向門戲于且言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于獄中斃之

冬十月金將尼瑪哈斡喇布分道南侵

初斡喇布在平州遣人來索被亡戶口朝議弗許宜問鼎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喇布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備知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使者[illegible]）[illegible]人各有心而耶律伊都劉彥宗亦曰南朝可圖不必興閒隙兵可也及既從金主即決意南侵以阿卜班貝勒舍音領都元帥居京師尼瑪哈為左副元帥新為右監軍伊都為右都監自西京趨太原達賚（[illegible]）[illegible]為六部路都統多拉琳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喇布以[illegible]彥宗兩軍職事自平州入燕山[illegible]

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字公晦[illegible]）奉使遇金兵不屈死之

察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於境上而使人不來留數日忽數十騎擁入館挾之北去遇斡喇布兵脇之使拜且跽不拜左右捽之伏地復植立反覆辨論不屈遂遇害（[illegible]）

召神師道為兩河制置使

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在西安府[illegible]）金人南下趣召之即道聞命即東道姚平仲原之子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援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克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見前）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illegible]）辛興宗往使論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尼瑪哈敦坐以行趨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兩國欲此兩州兩縣非山前山後皆我家地何須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遣與其屬曰金初立國遼國有幾許軍馬遂攻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擇本朝結納張覺又為[illegible]臣所亦欲報復今宜速作備禦不從既而尼瑪哈遣王介儒色勒默（[illegible]）持書至太原貫以論盟約以等詞語甚倨貫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色勒默曰兵已興何告為[illegible]以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illegible]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逃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

王希伯習略粥上將力技[illegible]今大丁[illegible]人心必[illegible]走[illegible]
河東與金也河東[illegible]人[illegible]可保[illegible]願少[illegible]其[illegible]報
兩賢[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必[illegible]
臣何[illegible]遂[illegible]大[illegible]作[illegible]
事力[illegible]
[illegible]與降[illegible]州[illegible]使[illegible]死之[illegible]
民[illegible]太[illegible]
金[illegible]衛大[illegible]山[illegible]降金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飯[illegible]上[illegible]以衛[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衆師不從[illegible]之度不

[illegible]代[illegible]之藥師亦
[illegible]代知府事藥師每令
[illegible]之物以[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丁[illegible]
不敢[illegible]服[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遣官[illegible]金[illegible]下[illegible]州[illegible]至

三河[illegible]藥師及[illegible]人[illegible]
師[illegible]五千[illegible]至[illegible]
令兵[illegible]而[illegible]藥師[illegible]使[illegible]
告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山府
所[illegible]州[illegible]
以為[illegible]人矣
雅化石[illegible]及內外[illegible]
[illegible]內[illegible]力不[illegible]
帝以金人[illegible]以禁軍[illegible]內[illegible]使[illegible]方
平守[illegible]人[illegible]白[illegible]金
人[illegible]不[illegible]方平[illegible]精兵[illegible]在京者

[illegible]一方平不[illegible]何以[illegible]後[illegible]以衛根本
不從
以[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封牧
帝以金[illegible]欲內[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金人[illegible]
[illegible]何以[illegible]何[illegible]東[illegible]已
定[illegible]陵[illegible]日[illegible]廷[illegible]為京
京師[illegible]何[illegible]也[illegible]以得[illegible]
遂[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封牧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臣[illegible]道官及行幸諸局
[illegible]字文虛中[illegible]以[illegible]矣

策王倫并入將有納降之禍上書極言之上嘉大
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復與議中還
朝者謂議中日主議不用雖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議中
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
備禦之策皆可次第行之帝以命議中草詔 [illegible]
[illegible]
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議

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製造局務
乃罷河東經略使姚古 [illegible] 為經略使种師中為 [illegible]
其人援
時欲召种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
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
以檄伍古師中兵馬令直趨汴京應援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甚決太常少卿李綱謂吳敏曰建牧之議
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
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
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

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翼日敏入
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宣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
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
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
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
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白帝帝召李邦彥語
被綱疏以蓮拜敏門下侍郎吳敏傳位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 [illegible] 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
帝皇后為太上皇后
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
以御服泣涕固辭不受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

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副
之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
綱上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
統陛下即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 [illegible]
勵內修以割道佞邪帝付託之意 [illegible]
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
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illegible]
立皇后朱氏 [illegible]
太學生陳東 [illegible]
明天下 [illegible] 多受其蔽 [illegible]

為帝明言之東南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遼金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宋

欽宗皇帝

丙午靖康元年金太宗天會四年 [illegible] 春正月[illegible]中外臣庶言得失

自金師日逼下求直言之詔事[illegible]陰沮抑之當日有城門[illegible]路[illegible]之說[illegible]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斡喇布破相濬二州 [illegible] 時方平[illegible]館黎陽河北岸金將達呼布[illegible]

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軍亦潰保滑州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金兵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何灌奔還[illegible]

[illegible]王黼[illegible]永州[illegible]李彥死並籍其家[illegible]

[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之

[illegible]不從命[illegible]

[illegible]副使永州安置[illegible]開封尹聶昌[illegible]

[illegible]遣武士[illegible]民家[illegible]

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于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彥賜死籍其家勔放歸田里[illegible]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illegible]

帝聞綸制布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于是百官多潛遁[illegible]貫在陝西[illegible]勝捷軍親兵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逃京師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與其家南行為自全之計上皇至鎮江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

宰執議請帝出狩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京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illegible]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

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以責卿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明日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始命止行綱傳旨語六軍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金人攻[illegible]李綱力戰卻之金人[illegible]詔出內府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張邦昌邦昌時為少宰為質

[illegible]帝召宰臣議之李邦彥時白時中罷邦彥為太宰力請割地求和[illegible]從邦彥計[illegible]

[illegible]防禦使高世則[illegible]使其軍未至[illegible]金人攻宣澤門[illegible]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illegible]入見[illegible]今不必問今少帝與金別立誓

背結好仍遣[illegible]請[illegible]可使
者李綱請行帝不許[illegible]命李梲[illegible]往在
北[illegible]敵臣恐李梲[illegible]國[illegible]命金事
既至斡离不[illegible]兵向[illegible]恐當
兵勝失[illegible]也[illegible]斬所
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illegible]大
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
綵段各百萬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
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乃退大軍
梲[illegible]力[illegible]曰[illegible]不敢
出一言[illegible]梲與金使蕭三寶奴[illegible]耶律忠王

汭等偕來[illegible]日[illegible]梲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
發之也是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
士[illegible]城而下[illegible]西斬首數千級何灌力戰而死李
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內自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
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illegible]萬兩而民間
已空矣[illegible]金人所需金銀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
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illegible]當往
[illegible]不當[illegible]
數[illegible]大兵[illegible]
明[illegible]之謂則不敢[illegible]
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illegible]金[illegible]之數又不足[illegible]

[illegible]

然綱不能奪[illegible]求去帝慰諭之曰卿出治兵此事當徐
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
金幣割地悉[illegible]要[illegible]依其[illegible]遣沈晦字元用錢塘人以誓書
先往[illegible]三鎮地圖示之康王[illegible]以張邦昌[illegible]計議使奉
康王偕往金軍為質以求成[illegible]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
議不顧身[illegible]行乃遣帝[illegible]無難[illegible]
不許康王與邦昌來復渡河日午至夜始達金營
統制官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illegible]
[illegible]
金游騎大掠于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
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焉[illegible]西路對通援兵得達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尼瑪哈軍种師道節師入
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illegible]自洛陽[illegible]東城下或[illegible]師道言敵
銳頗少對汜水以[illegible]全師道曰[illegible]兵少若遲回不進
形見情露折取辱[illegible]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
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
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illegible]汴水南徑[illegible]敵營金人懼徙
砦稍北斂游騎[illegible]牧[illegible]騎閣[illegible]壁自衛時帝命天
下[illegible]為[illegible]師道[illegible]入見[illegible]上門命[illegible]
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
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

[illegible]司臣以罪族之中[illegible]下策非可敵知也遂拜[illegible]知
樞密院事先是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
前後軍以种師中爲副[illegible]劉韐等[illegible]拜許翰
與入覲金使王汭在廷抗論辛見師道邦彥等相知謀帑
而笑曰彼或聽故師道請鉞給金幣于金彼將歸[illegible]
[illegible]分之[illegible]李邦彥不從
以傷民爲行禮議人失策得[illegible]
蹈貢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同雖有高城
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最貫爲三路大帥敗軍逃歸
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
爲不忠之戒自貫擁兵二十餘年復由私將驟至今日

比開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
命
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
初王黼嘗爲鄆王楷除去宗之計[illegible]師成力保護
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貫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
以恃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illegible]衣張[illegible]亦
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只詔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
方勤王之師漸至种師道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
勢非用師不可且我之眾[illegible]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

[illegible]

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阱當
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糧道分
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
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
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爲
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illegible]河兵入援恐功名獨
歸种氏乃言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以語李綱綱
[illegible]作城下兵[illegible]下仲[illegible]道使[illegible]師道
[illegible]兵于幕府中平因譽言遂爲分乃可擊將相
[illegible]以[illegible]日舉[illegible]平仲先期舉之二月丁酉朔李
綱[illegible]諸將[illegible]生擒斡離不及取康王以

歸夜半帝遣中使督之[illegible]日[illegible]平仲已爲李綱達援之
平仲方遣金使收資之[illegible]而還兵迎擊平仲兵敗將
亡去李綱率諸將出封丘門與金人戰于幕天坡[illegible]
以神臂弓射却之[illegible]師道言劫寨已誤
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
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
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罷李綱以謝金人
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邦彥[illegible]
河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求更以[illegible]
他王爲質於金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及姚平仲

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綰說可行。遣使。時宇
文虛中聞汴圍急，馳歸，收合散亡，得京南兵一萬人，以
便宜起李邈罷官清江人領之，等駐于汴河。會姚平仲
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城入京。帝欲遣人奉使
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本命慨然而往。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
防禦使。

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略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等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渝盟否也。[illegible]

自上以來[illegible]

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詬，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于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綱入見，開封府尹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傳出諭，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

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乃相率聲喏而散。[illegible]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illegible]

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

宇文虛中與王汭至金營，[illegible]至申，金人往矢[illegible]，乃得見康王，次日偕王至金營。康見[illegible]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與吳敏、李綱、駙馬曹晟與金銀[illegible]，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與張邦昌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斡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初金人圍城，帶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起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金人懼，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并所得諸道不敢，金帑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見王汭，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渡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illegible]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illegible]

[illegible]

李邦彥免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棁爲尚書左右丞

邦彥罷不旬日吳敏爲請禮起爲太宰人皆駭愕曰者交論之乃出知鄧州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illegible]）以兵入援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鈐折彥質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喇布已退李綱請諸古等追之且戒使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字崧老襄邑人）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用趙充國之老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古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追擊之帝亦不聽

以楊時兼國子監祭酒

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种師道與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illegible]

金尼瑪哈入威勝軍（[illegible]破隆德府[illegible]）

尼瑪哈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喇布議和亦遣人來求賂朝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illegible]武鄉縣）（[illegible]）尼瑪哈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字子固[illegible]）死之進攻澤州（[illegible]）

（[illegible]太原）

貶蔡京爲秘書監童貫爲左衛上將軍蔡攸爲太中大夫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言貶之梁方平尋亦伏誅

以聶昌爲東路發運使未行而罷

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illegible]）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議以聶昌爲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虞驚太上此憂在陛下爲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于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illegible]）聶昌之行請于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三月張邦昌李棁免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㮚爲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帝治遣仁厚問二鎮是否遣仁[illegible]不當棄與吳敏成合
敏[illegible]私于敵
汝尼瑪哈復至[illegible]而非處仁
太宗[illegible]迓見[illegible]革除當
[illegible]不與大盛幸毛
[illegible]不得太上[illegible]京後自謝
之後既從寬斥[illegible]可已又復且遊由陸定後內太上
詔下[illegible]詔與天下共棄大金[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日[illegible]論其[illegible]為
號作詔中[illegible]以此意布告在位[illegible]
[illegible]神京道趣河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illegible]後晤种師威勝
軍師中退[illegible]師至北都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招降德允敗
九有勝從夜遁皆已[illegible]元世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
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于是命种師道為
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
副之古率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兩道實無兵
自陸乃請合關[illegible]河以[illegible]道滄衛孟滑備金兵再
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不納將不用師中援河
上書尼瑪哈主[illegible]出上黨擣其不
[illegible]
皆[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种師[illegible]出[illegible]姚古
以兵[illegible]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時用事者疑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懼既而太上
皇行先遣使謂宰相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illegible]
啟備帝不從陸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
故且召吳敏李綱[illegible]太上[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此無他不
過欲知朝廷事[illegible]孝思[illegible]請陛下早
遣宗師太上[illegible]及行宮[illegible]等[illegible]曰當時恐金人
知行宮所在[illegible]今日皇帝[illegible]侍[illegible]之
懼不食[illegible]之家[illegible]由內[illegible]至于[illegible]之任[illegible]若
不得不從宜措[illegible]各供當以其能保國爾太司而[illegible]
事之何[illegible]綱[illegible]子弟[illegible]所述其責[illegible]

綱[illegible]謂宜有以大慰[illegible]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
悟出玉帶金[illegible]綱曰[illegible]社有大功若
能調和父子使無疑閒當遂垂名[illegible]道太
上皇帝始釋然
夏四月夏人陷大[illegible]內諸城金人襲取之
先是尼瑪哈[illegible]使夏[illegible]
金將[illegible]河將[illegible]
方[illegible]
夏人遂由金[illegible]河[illegible]取天[illegible]內武州河東八館
之地因攻鎮威城[illegible]
[illegible]

掬戮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因訢[illegible]

過家遂夏人丞侍行其地夏人請得金人許其使。

太上皇至京師

太上皇幸亳既遜迺不從[illegible]耿南仲[illegible]太上左右[illegible]

中書乃進李綱以天下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可[illegible]不可勝言者

耿南仲不以遜位之[illegible]乃陷南仲多疑南仲[illegible]

日臣遂見右司諫陳公輔[illegible]乃為李綱結士民

伏闕者乞下御史臺對上黯然[illegible]臣與南仲所論[illegible]

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去帝不允

立子諶為皇太子

詔吏部考察監司

[illegible]由陽伐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illegible]

河北之師[illegible]河防之役[illegible]

東之吹[illegible]

[illegible]賞悉除之

以种師道為河北宣撫使

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illegible]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

還[illegible]郎[illegible]

采者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illegible]

以師法為識可以任大臣者也[illegible]不報

石乃[illegible]王安石[illegible]

作

時中書蔡京[illegible]

論[illegible]

[illegible]王安石以圖身利故[illegible]

子[illegible]今日之[illegible]安石有以啟之[illegible]

飾六藝以文姦[illegible]司馬光[illegible]

為害皆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皆若合符契其禍[illegible]

邪說以塗學者耳目[illegible]

[illegible]中外[illegible]使邪說[illegible]

[illegible]安石[illegible]從祀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數十年不復知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中有[illegible]

[illegible]

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illegible]

命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死

壽陽縣西南[illegible]人殺熊嶺在[illegible]

大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勢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尼瑪哈避暑還雲中留兵分戍諜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憤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辭

歲約姚古及張灝[illegible]之子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在壽陽縣東南爲金將完顏和尼[illegible]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尼瑪哈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鬭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illegible]既死諸軍[illegible]不振[illegible]金乘勝進兵迎古遇于盤陀[illegible]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並貶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師[illegible]

[illegible]

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爲河東宣撫使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于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用每自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績种師道以病乞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韐字仲偃崇安人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帝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故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

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一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據使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闕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爲[illegible]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感動[illegible]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illegible]

謫右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爲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

辭位復言李綱乃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
所陷必喪師辱國綱責授[illegible]居[illegible]合州酒務
天狗星隕有聲出紫微垣
天狗墮地有聲如雷出與長數丈北拂帝座旁
文昌入紫微[illegible]此乃夷狄將兵犯中國之象也上修德
省刑[illegible]動而奉承象可以當修德以應天不在戮其使
誠[illegible]除民間疾苦十七事侍御史李光亦奏言[illegible]以大異[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人[illegible]
高麗稱藩丁金金以保州本高麗所屬[illegible]取金國之界
高麗遣使奉表稱藩于金[illegible]欲求保州之地金以[illegible]
之

伯叔報今[illegible]以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絕
秋七月除九衍[illegible]書郡等之[illegible]
竄蔡京于儋州道死[illegible]趙良嗣伏誅
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
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
許量移[illegible]貫于吉陽軍[illegible]良
嗣于柳州[illegible]京死于潭州[illegible]
州[illegible]朱貫[illegible]通副使[illegible]
梁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與刑為[illegible]
歷天二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起兵[illegible]
[illegible]
賊兵[illegible]
本[illegible]紀月日不當[illegible]書日[illegible]
[illegible]河朔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illegible]
賊東[illegible]兵集大衆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
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

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
求奈何[illegible]諸路罷兵而
[illegible]有[illegible]著矣疏上不
報[illegible]太原
八月復以[illegible]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諸軍潰于太
原
[illegible]以宗其
[illegible]分州[illegible]南北關皆去
[illegible]諸將皆承受御[illegible]事皆專達
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illegible]不遵命綱嘗具論
之詔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劉韐乃以兵先進金人

[illegible]

併力禦之諸將戰敗[illegible]大敗復行詔

復以种師道為宣撫使[illegible]道遣[illegible]以兵

十七萬[illegible]小捺

明日復戰師[illegible]死者數萬人指[illegible]亦遣于夏且

[illegible]是敵勝

隆德汾[illegible]民皆[illegible]州縣俱[illegible]

[illegible]

令尼瑪哈斡離不復分道南侵

先是朝廷以蕭仲恭為金所留亦[illegible]使[illegible]仲恭遣歸

[illegible]館伴耶律伊都[illegible]丹兵其衆[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尼瑪哈[illegible]斡離不及尼瑪哈[illegible]

[illegible]背遣[illegible]用[illegible]金嘗有[illegible]因之

[illegible]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為內應仲恭還

[illegible]以蠟書獻之斡離不以聞于金主[illegible]

[illegible]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illegible]

下金人[illegible]致新帝致書梁王[illegible]

所得復以聞于是金主以尼[illegible]

為右副[illegible]

除[illegible]

[illegible]廷爲尚書右[illegible]同人[illegible]

翰廷仁主用兵而與敵取南仲欲和議論不合[illegible]知

定州廷仁又與敵爭于帝前廷仁怒擲笏中敵面鼻額

爲出[illegible]仲與唐恪[illegible]排去一人而代之侍御中丞

[illegible]

以刑部尚書王雲 字子飛 使金軍

先是雲以給事中使斡離不軍還言必敗和約欲以

爲不然而知州不從太原[illegible]朝廷遣吏部侍郎

劉岑 字季高 吳興人 太常博士李若水 本名若冰 字清卿 洺州曲周人 分使金

軍以求緩師斡離不索歸朝官及所欠金

銀尼瑪哈則深論金銀專論三鎮乃召雲於刑部尚書

再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九月金尼瑪哈破太原副都總管王禀死之

尼瑪哈攻太原知府張孝純[illegible]力不能支城遂

破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負

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illegible]等三十人皆

[illegible]金分兵攻汾州知州張克戩[illegible]力捍禦城

破獲堡賊不克乃角向排白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蔡攸朱勔伏誅

先是貶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頃他物稱是言者

又論攸與蔡京二使[illegible]及天下聽者往往[illegible]所[illegible]于

是遣使即[illegible]人[illegible]

罷今緝伊[illegible]中[illegible]人劉珏[illegible]

尚方[illegible]字[illegible]縣事主戰[illegible]楊州

[illegible]

舍人劉珏[illegible]

史部侍郎[illegible]

官發[illegible]

從而指之遂[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為大河[illegible]北

宣撫副使

從何宗之請分天下十三路[illegible]道[illegible]及[illegible]州

為都總管府[illegible]北道[illegible]

討[illegible]府下[illegible]道

[illegible]

一官科殿階

[illegible]南勘[illegible]

一全節[illegible]

[illegible]

中[illegible]以[illegible]

冬十月[illegible]定都[illegible]

[illegible]之

神[illegible]人大成

[illegible]攻[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也可受賊[illegible]提刀欲

[illegible]門[illegible]不[illegible]知府[illegible]北去

令遣使[illegible]

令凡[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王

[illegible]求金帛車[illegible]及[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號

[illegible]史中丞[illegible]

金人復[illegible]大臣不知所出遂使[illegible]金人[illegible]界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乃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京城

[illegible]人不[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illegible]

帝以太原真定已陷大以為憂下哀痛詔徵兵命河北

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召种師道還[illegible]

[illegible]請幸長安以

避其鋒人亦以為怯召還以范訥代之而道既[illegible]不

能見帝乎

十[illegible]

[illegible]詔百官議[illegible]

王雲至自金軍[illegible]人不復求地

但索五路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乃和[illegible]

尼瑪哈亦使王汭等來[illegible]乃命尚書[illegible]

欽定續通鑑 卷之八十二

[illegible]使[illegible]不[illegible]新州[illegible]命馮

澥知[illegible]長垣為金人

所阻而還[illegible]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二[illegible]

不然[illegible]中外震駭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

割三鎮[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三鎮國之根本奈

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地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

南仲[illegible]割[illegible]不已[illegible]河北之民皆我赤

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illegible]

乃止東還詔[illegible]三鎮[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真定已失不若[illegible]河北[illegible]東京[illegible]

[illegible]

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金尼瑪哈破河東平陽府李回折彥質師潰金人遂渡河

陷西京[illegible]使金軍[illegible]

尼瑪哈自太原遂趨[illegible]陽[illegible]

破官吏棄城走者甚近相望尼瑪哈至河外[illegible]而使

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illegible]防

河亦[illegible]河上尼瑪哈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

不若加以虛聲[illegible]之遂[illegible]彥質之衆皆潰李

回亦奔還京師金兵至河無船不得渡[illegible]三百

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尼瑪哈從之于是

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

欽定續通鑑 卷之八十二

安軍鄭州皆[illegible]于金尼瑪哈既渡河不復有[illegible]

人來[illegible]

為[illegible]

[illegible]何如若不曰戍兵[illegible]

何聚之今亦有[illegible]乃定既行若水屢

附奏[illegible]必不可[illegible]申飭守備

[illegible]使[illegible]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illegible]構

還次相州

[illegible]王往使[illegible]王使[illegible]

軍許割三鎮[illegible]上[illegible]

八字[illegible]

[illegible]

平一夫示返令其又[illegible]人[illegible]其兵已追復夫何

翁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州相州勸兩郡撤近城民舍

遷入[illegible]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從康王出磁

州民見其在後民遂迸謀王勿北去[illegible]自頰

後戕也王出府行民從徙之[illegible]

兵日至磁城下發跡于所在知相州汪伯彥[illegible]後[illegible]

遣以帛書請王如相州服遣其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

至相州伯彥日[illegible]見王當[illegible]京兆[illegible]

議者以為見役民不免于必至金經復還理[illegible]

[illegible]

何㮚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傅為尚書右丞

㮚去戰守與唐恪異而仲不合罷為開封尹傅以兵部

尚書升右[illegible]同知樞密院

以郭京為成忠郎[illegible]六甲以禦金

[illegible]傅因讀[illegible]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句于市

人中[illegible]得京[illegible]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

法可以生擒金將而盡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

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

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

旬日而足[illegible]

[illegible]之又有[illegible]

[illegible]兵或[illegible]人[illegible]所為猶甚焉之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割兩河地昌為絳人所殺

仲奔相州

斡剌布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illegible]

南仲以老辭改命[illegible]

[illegible]

河北[illegible]河南[illegible]

頭為[illegible]不從必為所執死不瞑目[illegible]絳人果

壁拒之[illegible]城下[illegible]而[illegible]

抉其目而[illegible]南仲為東宮官[illegible]

而異[illegible]進位在上心不能平[illegible]異議[illegible]

沮戰守[illegible]州人[illegible]地以成和好[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遣至是與金使[illegible]

州衛[illegible]欲殺南仲[illegible]南仲遂奔相州[illegible]

丁起河北兵入衛京[illegible]連署[illegible]兵[illegible]

金人入懷州知州霍安國等死之

安國[illegible]不遺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安[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

金都元帥尼瑪哈圍京城民多由此[illegible]
斡喇布日夜守趨汴[illegible]城下屯于劉家寺尼
[illegible]
使[illegible]要[illegible]城南門
遣[illegible]人[illegible]城中[illegible]及[illegible]于七
萬人乃[illegible]萬人分[illegible]軍[illegible]總[illegible]于永
宗分[illegible]萬七千人分[illegible]
[illegible]
遣使以蠟書[illegible]兵又約[illegible]
東[illegible]多為選兵[illegible]所出[illegible]
天寶[illegible]而復興[illegible]在外可以號召四方

也今[illegible]太子[illegible]西路[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封[illegible]何㮚入[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
而[illegible]地[illegible]今當以死守社稷
也[illegible]以夜[illegible]兵[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人與金[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兵敗[illegible]金人[illegible]城
[illegible]都人[illegible]

復元豐三省官名
門月以何㮚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孫傅常[illegible]城[illegible]人[illegible]御史
胡舜陟[illegible]長于交
結內侍今國勢[illegible]不可以備位乃罷
[illegible]于[illegible]金[illegible]
[illegible]水[illegible]金使[illegible]與俱還[illegible]凡三遣
慶求[illegible]帝出盟
部張叔夜[illegible]院事將兵入援
朱子曰[illegible]
金人[illegible]王出盟[illegible]以示[illegible]盟

金人不許
金人[illegible]城日[illegible]兵攻[illegible]王宗濋與
一金人戰于城下兵敗而遁[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攻[illegible]張叔夜[illegible]
[illegible]分兵[illegible]之[illegible]見金兵奔[illegible]相[illegible]死者以千數乃
遣間使[illegible]諸道兵[illegible]無至者城中[illegible]可用
[illegible]六甲[illegible]以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illegible]不須上出城[illegible]及何㮚[illegible]
[illegible]將行而尼瑪哈以[illegible]乃止于是金人
[illegible]出盟[illegible]

曹輔與宗室仲湜上疏如金軍以請和既不應而令即
遣還不與之一語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州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請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衛

帝以爲然密詔拜上之帝命合兵先上得於行

閒人進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中山府
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亟起河北兵赴
入衛仔至相州于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尋兒出長元天

郭京出宣化門攻金軍敗走京城破帝如金營請降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
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㮚欲
藉郭京以師京從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
得竊窺自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
上金兵分四翼噪而前京所遣兵敗走墮死于護龍河
填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需自下作法乃下城
引餘眾南遁　金兵遂登城眾皆
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于
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爲追兵所殺統制
何慶言合人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
京城遂破帝聞城破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

衛士入都亭驛呼金使劉晏殺之卑民出夜開
求見天子帝御樓諭之
遂乘與犯
宣撫
請何
自軍閤衛上以出城忠義然將爲中衆無敢而
殺劉延可輕以宣諭殿前尚書

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使其軍
以請成尼瑪哈斡离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
也今之所議割地而已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
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不獲已朕當親往遂如青城
尼瑪哈斡离不何㮚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尼
瑪哈等人曰其主欲別立異姓帝巾
以邦十太帝何㮚成阮
世會飲終日

十二月

[illegible]

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陳
淵河大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
餘砦時冰泮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
納之既而知孫傅府[illegible]千人
至京[illegible]
入因師中[illegible]在陛下兵城[illegible]
至二帝金人攻城不下力請和好可[illegible]兵近甸[illegible]
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
之望入援[illegible]宜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
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
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
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illegible]軍[illegible]平從之

帝[illegible]月金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
帝遣宰相[illegible]及太學生[illegible]常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
父子觀者無不流涕先是金遣[illegible]入城[illegible]凡割
地事皆先關白及是復遣使來[illegible]二千
[illegible]
[illegible]等
爲割地使如河東[illegible]以畀金又分遣陝[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二十人[illegible]宗之地尺
寸不可以與人[illegible]力戰敗而失地他日取
之[illegible]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illegible]乃以[illegible]

爲將作監丞奉使割[illegible]以下
人[illegible]
爲忠義[illegible]金人[illegible]死之
也[illegible]師入援[illegible]
先是汴城[illegible]五路[illegible]使[illegible]勤王
兵入援[illegible]汴
京被圍[illegible]昭
遣[illegible]二
爲[illegible]
宜致[illegible]大軍[illegible]京[illegible]以[illegible]
爲一[illegible]勝[illegible]數[illegible]勇[illegible]

與謀委己以聽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及是
師出武關[illegible]金將[illegible]以精
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illegible]
府[illegible]兵入[illegible]
[illegible]
封[illegible]
春正月詔兩河民[illegible]金民不從
陝[illegible]兩河民[illegible]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
出降民猶不肯
帝命大[illegible]

金人索金銀急。[illegible]帝[illegible]河東。李若水
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illegible]太子監國，而與宰[illegible]若
水[illegible]復[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illegible]
[illegible]出必[illegible]不[illegible]郊[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為生[illegible]之故，不得不親往，[illegible]衆[illegible]
[illegible]之日猶仰努力
河東[illegible]金[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使侯朝正館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中[illegible]不若北上取[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是[illegible]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
忠臣不事二君。[illegible]正者妾婦之道也
[illegible]必死[illegible]其子[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illegible]其忠[illegible]上過
[illegible]其[illegible]八十日，乃[illegible]色如生。
[illegible]宗[illegible]大敗金人于[illegible]州。
[illegible]自大名[illegible]金人[illegible]
[illegible]京城[illegible]河東北路[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進[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敗之[illegible]而

[illegible]敢[illegible]生兵[illegible]不
[illegible]今[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必[illegible]不
一[illegible]數[illegible]金人[illegible]必復
[illegible]金人[illegible]不致
[illegible]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東[illegible]行[illegible]
元[illegible]七萬東[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所[illegible]牛馬多
死[illegible]

天[illegible]
[illegible]后妃太子宗戚[illegible]金[illegible]
[illegible]之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太[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上皇[illegible]日[illegible]中國[illegible]立異
姓[illegible]當死之[illegible]金人[illegible]京城[illegible]

遷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偁及諸妃公主駙馬暨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尼瑪哈令數十騎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

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為太子潛匿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並斬十數死囚以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索甚急范瓊恐生變以危言讋傅上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為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

遂循門下以死[illegible]若水在[illegible]何曰尼瑪哈令曰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為劇賊尼瑪哈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至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耳奈并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金人大括金銀殺戶部尚書梅執禮等

時金人邀索金帛甚[illegible]日稱帝已定但所索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吏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illegible]中安扶[illegible]皆主根括四人念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厭雖銅鐵亦不能給惟以軍

法結罪或可寬其求會宦者梅執禮語金帥以城中有萬戶所取未盡一二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帥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效死雖肝腦不計于金銀何有哉請比屋搜掠以塞命金帥問官長何在執禮懼累眾遂前曰皆官長也金帥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擿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慟歎

康王傳檄[illegible]

王自[illegible]八濟[illegible]使黃潛善

[illegible]總管王

[illegible]及中書舍人

[illegible]

致戰貴戚部自汴京至留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門
討于左右役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將
外此人殺豈可徒往耶請進兵王遂如濟州[illegible]而令人
謀以五千騎取康王[illegible]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
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傅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
吳开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
計無所出王時雍問于开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
時雍亦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
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
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孫傅不肯署狀金人執叔

夜及孫傅置軍中尼瑪哈召叔夜紿之曰孫傅不立異
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族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
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皆逃入太學不書名[illegible]
[illegible]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
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
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諫臣豈
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
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專國亂政以致社稷
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其狀前軍前邦昌入居

[illegible]
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爲帝[illegible]
昌不克而死
金人勸進邦昌[illegible]
[illegible]
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座[illegible]
勿拜王時雍[illegible]
金人吳开莫儔屬節異姓婚內親事官數十人[illegible]
衣並焚所居梁氏命小門外范瓊詐與合謀恐衆兵
伏乃紿役衆之殺百餘人捕後並其子殺之又擒斬十
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時

雍吳开莫儔[illegible]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
其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開封
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好問權領門下省[illegible]
[illegible]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illegible]不
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獨稱靖康二
年自百官[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事邦昌[illegible]每[illegible]稱臣[illegible]
下[illegible]
[illegible]時雍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
之乃止[illegible]外皆拜我有將
謀叛乃止赦城中有選[illegible]及金人
將過[illegible]風之服[illegible]香案起居

萌蘊秉哲并傳於世上是劉者何不感悟

[illegible]

上[illegible]邢[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劉[illegible]太后與親王皇孫[illegible]公主駙馬及康王母韋

賢妃康王夫人邢氏俱由滑州去尾馬哈以皇后太子

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樸[illegible]

冬月由鄭州去而歸馬孫傅[illegible]

郭仲荀等予叛邦昌邦昌命自宮省[illegible]南薰門[illegible]

秦檜[illegible]何仲[illegible]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冠

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

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

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

為之一空[illegible]

[illegible]兵不習[illegible]必不相安金人只留一

統之[illegible]也好問曰[illegible]人有[illegible]

邦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illegible]

邀請連黎陽王大觀欲得渡河謀[illegible]人[illegible]

而勸上之兵卒無不精進不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張邦昌號元祐皇后孟氏曰宋太后

邦昌[illegible]

之國也邦昌曰然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

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

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早[illegible]

迎且省中非人臣所居宜寓[illegible]

所道逸[illegible]下文書不當稱聖

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

全監察御史馬伸亦具書請邦昌速迎康王[illegible]

利害邦昌[illegible]乃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

延福宮[illegible]是人[illegible]其上太后冊[illegible]

宋氏之禍[illegible]用太[illegible]為太后

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三

宋 [illegible]

高宗皇帝 [illegible] 帝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二帝北行遂即位于南京後遷都臨安 [illegible]

丁未建炎元年 [illegible] 夏五月康王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宗室子 [illegible] 知淮寧府 [illegible] 帝北遷與江淮發運使翁彥國等發檄勸王 [illegible] 康王遣使 [illegible] 大元帥府參議官 [illegible] 又移書詰邦昌 [illegible] 其反正並號王 [illegible] 遣謝克家 [illegible] 濟州勸進王不許 [illegible] 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 [illegible] 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豈敢有他也 [illegible] 受偽命之人 [illegible] 師近擁按甲觀變 [illegible] 邦昌 [illegible] 已無可疑今 [illegible] 大意可知宜 [illegible] 行大 [illegible] 不可不圖 [illegible] 遣人來言大王不

自古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 [illegible] 州防禦使 [illegible] 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 [illegible] 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奉迎使 [illegible] 進而退居于資善堂 [illegible] 家遂 [illegible] 中外 [illegible] 濟州父老詣軍門外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 [illegible] 皇帝位會宗澤及耿延禧 [illegible] 天府 [illegible] 來言南京 [illegible] 興王之地取四方中 [illegible] 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鄆 [illegible] 光世自陝州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 [illegible] 韓世忠皆以師來會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勸進者益衆 [illegible] 命築壇于府門之左 [illegible] 受命畢 [illegible] 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 [illegible] 張邦昌及 [illegible] 國之人一切不問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孫 [illegible] 不收 [illegible] 東京 [illegible] 遂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 [illegible]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illegible]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遙尊母韋氏為宣和皇后

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 [illegible] 五日一赴都堂參決

大事

帝問李綱何以處邦昌 [illegible] 邦昌僭逆不貸 [illegible]

為金人所 [illegible] 已 [illegible] 天下所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僭號時金人有詔使邦昌以天下 [illegible]

位之意告之遂有是詔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

月兩赴都堂 [illegible] 大事又加太傅

[illegible]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illegible] 金兵復至 [illegible] 神議之

[illegible] 行久長 [illegible] 彼命 [illegible] 勒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右 [illegible] 在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illegible] 張邦昌為金人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更加 [illegible] 為金人 [illegible]

已命 [illegible] 及其未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亦

非金人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其來 [illegible] 寶 [illegible] 之威

帝亦不聽 [illegible] 必為相

及召綱下外 [illegible] 二人不 [illegible] 遂與綱 [illegible] 行乎太平 [illegible] 疏曰

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

[illegible]

出大事而不為小人之所惑 [illegible] 足以任君子

而不為小人之 [illegible] 唐之太宗高

祖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為 [illegible]

尼瑪哈 [illegible] 留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副統頭格 [illegible]

[illegible] 定 [illegible] 進據磁

相托卜嘉 [illegible] 所部

合萬人自恩州趨河間以襲之

溥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好問為尚書右丞

[illegible] 太后 [illegible] 天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全

付之力 [illegible] 除 [illegible] 右丞 [illegible]

[illegible] 以河北 [illegible] 劉光世 [illegible] 陝西 [illegible] 苗傅

以 [illegible] 統一乃 [illegible] 司士

行 [illegible] 使宗 [illegible] 以

王淵為 [illegible] 劉光世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左軍

[illegible] 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 [illegible]

[illegible] 孝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子遂

[illegible]

詔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邢州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地 [illegible] 置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宣仁聖烈皇后保佑有大功而蔡京等造言誣謗詔丁史臣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于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illegible]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在金軍不食死

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illegible]

金人破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

時馬忠張換道護金人于河間真定等府使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傅雱爲通問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帥仍[illegible]以河爲界[illegible]下令不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中府詔止道護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金[illegible]以重兵圍河中權府事郝仲連入[illegible]力戰外援不至先自殺其家人城破與其子致厚皆死之金人復陷單密二州

以宗澤爲襄陽府[illegible]

澤見帝慶天願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illegible]于江州

靖康中所以蠟書自國歸河北兵士民得書皆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illegible]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illegible]東河北天下之根本[illegible]割兩河其民怨入骨[illegible]

[illegible]帝亟還京城四具言自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肯離家江南而安能自保帝欲以其[illegible]付所[illegible]

帝留之乃罷所言遂安置江州

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illegible]入[illegible]日今日內修外攘還二聖[illegible]副委任且臣在道[illegible]不當爲相因力辭帝令[illegible]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illegible]昔唐明皇欲相姚崇[illegible]以十事[illegible]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illegible]乃敢受命[illegible]

[illegible]

可不[illegible]於京[illegible]以綱獨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議[illegible]令[illegible]

九日[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罷[illegible]不出

以[illegible]上疏[illegible]放其[illegible]行矣

李綱以[illegible]道[illegible]事[illegible]言于帝曰[illegible]今日[illegible]

政之人[illegible]邦昌當道[illegible]在政府者十年[illegible]聖[illegible]位首

[illegible]合人[illegible]異姓之謀[illegible]知[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宋之義以[illegible]動其志[illegible]人不[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邦昌方以為[illegible]然[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illegible]乃不

得已[illegible]太后[illegible]而[illegible]邦昌[illegible]

[illegible]不同[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法[illegible]春秋之法

人臣無將將則必誅[illegible]邦昌

已僭位號[illegible]不討[illegible]而已

封[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從以十[illegible]光武

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illegible]若罪人于[illegible]子不得已而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其[illegible]又[illegible]之[illegible]何[illegible]也陛下欲建

中興之業[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方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又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以為天下士大夫之[illegible]

[illegible]政中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帝名[illegible]善[illegible]邦昌

[illegible]力[illegible]好[illegible]中[illegible]其[illegible]以為何如

[illegible]同[illegible]邦昌[illegible]道[illegible]之例[illegible]

道[illegible]天[illegible]曰陛下必欲用邦

昌[illegible]臣[illegible]敕[illegible]乃[illegible]

及帝乃出綱奏[illegible]邦昌[illegible]化軍節度副使潭州[illegible]

并[illegible]王[illegible]徐秉哲[illegible]李擢孫[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文[illegible]上[illegible]以下[illegible]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若水[illegible]安[illegible]死節之臣以聞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illegible]康之禍

[illegible]義者[illegible]李若水[illegible]安[illegible]

[illegible]若[illegible]文殿學士[illegible]安[illegible]康殿

學士[illegible]學士[illegible]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以李綱[illegible]

綱[illegible]今日[illegible]勢不及靖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illegible]中興[illegible]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

並以[illegible]
將兵民放牧[illegible]以
[illegible]
[illegible]
騎此[illegible]河北河
東[illegible]
可安今河東[illegible]
與定[illegible]
惟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illegible]
此[illegible]以大[illegible]之分[illegible]
盡力[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忠義之心危迫[illegible]

[illegible]今人[illegible]得[illegible]用之[illegible]兵也[illegible]于河北
[illegible]才[illegible]之使[illegible]
于[illegible]不[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之方[illegible]
[illegible]之心[illegible]
北[illegible]之先[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參用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勇生
[illegible]故事當[illegible]李綱[illegible]下[illegible]之[illegible]
河北河東及[illegible]之亂[illegible]兩河[illegible]守而[illegible]不
及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心[illegible]之[illegible]
道路[illegible]
[illegible]國[illegible]
[illegible]從之于是人[illegible]有以[illegible]金
人[illegible]之兵[illegible]
[illegible]人官[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二萬
詔[illegible]太常少[illegible]

[illegible]李綱上言[illegible]今日之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可也[illegible]從之
[illegible]十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九[illegible]十八
[illegible]九十六萬七
[illegible]七十七[illegible]
[illegible]遣[illegible]

以張愨[illegible]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戶部[illegible]用

初愨爲[illegible]度都轉運使，帝爲大元帥，愨饋餉道路以勤王[illegible]

是[illegible]建議用[illegible]以[illegible]

十萬以佐軍需，[illegible]以爲戶部[illegible]同知樞密

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illegible]河之[illegible]深入[illegible]

置保甲不繇於兵，[illegible]以[illegible]國家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步兵

皆選子弟[illegible]民，雖以什伍而[illegible]兵丁[illegible]合力抗

敵[illegible]

[illegible]者以其法精[illegible]民兵者皆見之[illegible]

推行之[illegible]安撫司[illegible]

[illegible]好問[illegible]守州。

[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論好問嘗汚僞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

僭竊之初，好問募人賫帝書道京師內外之事，令人勸

邦昌[illegible]，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illegible]方求去

[illegible]僭竊之臣皆[illegible]門[illegible]不[illegible]徒以世

被國恩，所以受賜者之責[illegible]下[illegible]人[illegible]

政殿學士知宣州，以[illegible]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illegible]京，御不報

澤在襄陽，聞[illegible]金人再至，朝

廷未嘗命一將出[illegible]，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

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

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

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

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

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

帝覽其言而壯之。及[illegible]尹闕，[illegible]復[illegible]

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

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

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

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illegible]

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假

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

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illegible]

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

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

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

假使僞楚來[illegible]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不[illegible]下

[illegible]人言，復加禮遇，臣愚不敢奉[illegible]以彰國弱。帝乃手札

論澤，竟縱遣之[illegible]其爲

人攻之計，澤以爲是乃[illegible]宜以闡收

復，而守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

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

連珠寨連結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
東西諸路人[illegible]又[illegible]以通西
北商旅[illegible]
[illegible]
詔諸路籍兵買[illegible]民出財
李綱言[illegible]五十九萬[illegible]何以
捍禦敵而鎮四方[illegible]于東南[illegible]于西北若仕
數十萬什器將以此待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今日之務
于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illegible]人[illegible]

西路[illegible]買官民馬[illegible]民出財助國[illegible]又言步不足以[illegible]
騎[illegible]不足以[illegible]中之[illegible]于京東西[illegible]
之[illegible]教習之[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所為河北招撫使
令[illegible]欲用所以其[illegible]之使
所[illegible]
名[illegible]充河北招撫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司北京[illegible]河北轉運副使[illegible]

黃潛善[illegible]招撫司之[illegible]且言自[illegible]司河北盜賊益熾
李綱[illegible]何以知其[illegible]河北民無所
歸聚而為[illegible]由[illegible]之
者上乃命潛善分析邵[illegible]其奏語
[illegible]與伯彥力爭伯彥[illegible]王
彥[illegible]時岳飛[illegible]士之[illegible]日集宜
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illegible]奉
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illegible]下乘敵穴未固
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illegible]奪
官[illegible]所所以[illegible]中軍統領[illegible]之日[illegible]能敵[illegible]何飛
日勇不足[illegible]兵在先定謀[illegible]以敗[illegible]莫敢[illegible]

所以[illegible]謀定也[illegible]君始非行伍中人[illegible]
說所[illegible]國家都汴[illegible]河北以為固[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窺河南而京
[illegible]兵[illegible]飛[illegible]所
大[illegible]武經郎
秋七月[illegible]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又[illegible]使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
[illegible]伯彥[illegible]兵[illegible]財三
事之非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示
邦昌論僭逆附偽之罪而[illegible]以示衆

者予居[illegible]念[illegible]不承[illegible]七何者能所為
不[illegible]然[illegible]遷[illegible]今[illegible]道命[illegible]于東南
以道致處[illegible]鄧州
李綱奏[illegible]中[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中為上長安次之建康為
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illegible]中策不[illegible]不忘故都以
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illegible]
乃論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
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
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
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捨之中原而[illegible]
[illegible]全人將[illegible]以[illegible]內地盜賊亦將[illegible]起跨州連

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
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
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
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
救援暫幸[illegible]乃還汴都策無出于此者今乘舟順流
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
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illegible]中原人
心[illegible]何[illegible]遂失人[illegible]
致[illegible]鄧州[illegible]城[illegible]
黃[illegible]揚州[illegible]
以決[illegible]分[illegible]去就爭之

論列遺[illegible]德[illegible]
陷門[illegible]人[illegible]門[illegible]以上[illegible]白金
上皇在燕[illegible]門[illegible]命人[illegible]官[illegible]勵以民
寨[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民[illegible]
數[illegible]門出[illegible]衣[illegible]其領中[illegible]
來[illegible]父母又[illegible]勵[illegible]
[illegible]行之[illegible]
大臣[illegible]
脫所[illegible]金[illegible]使[illegible]
環[illegible]
朝[illegible]死十人[illegible]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

[illegible]之[illegible]
命[illegible]
自[illegible]大[illegible]起[illegible]忠[illegible]王[illegible]之
徒皆[illegible]在[illegible]今日正當[illegible]其力而[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移其部[illegible]
致[illegible]之使[illegible]不[illegible]乃命[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分[illegible]用
[illegible]東之[illegible]
[illegible]數[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光[illegible]光[illegible]部[illegible]

韓李昱輸之[illegible]殺[illegible]用[illegible]趙[illegible]行[illegible]數[illegible]自

是少[illegible]

[illegible]

金[illegible]牛具[illegible]

每牛三頭為一具每具賦粟五斗。

八月杭州軍亂

[illegible]逆作亂執帥[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州[illegible]以[illegible]制[illegible]

[illegible]入杭州[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帝[illegible]潛善[illegible]伯彥[illegible]揚州[illegible]

使[illegible]奉太后先行六宮及[illegible]

東京[illegible]太廟神主赴行在

以李綱[illegible]為[illegible]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illegible]命及請[illegible]日[illegible]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夙夜不[illegible]何也綱對[illegible]人主之職在

[illegible]

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衛在樓書無益

也[illegible]

嘉納之綱所論諫其[illegible]不容綱乎足惑于

[illegible]伯彥之[illegible]

通議元[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名[illegible]之

邵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逆行在罷李綱[illegible]河濟[illegible]

傅亮罷行[illegible]除[illegible]黃潛善[illegible]以為[illegible]遷留會東京留守宗

澤[illegible]制亮罷[illegible]日[illegible]河[illegible]恐誤國

事李綱為之[illegible]不以為然綱[illegible]一司

臣所趣明[illegible]傅亮文臣所薦用今[illegible]黃潛善汪伯彥

罪[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大臣不和之[illegible]未嘗

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illegible]人[illegible]心[illegible]

必親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illegible]必欲罷亮乞付以

[illegible]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自疏

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耳何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為

急[illegible]小事[illegible]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

臣東南人[illegible]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illegible]一兵中原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心以[illegible]

二聖[illegible]不敢

一日[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公決于進退于義[illegible]

退者何[illegible]之進不可[illegible]今進退之[illegible]

綱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
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復力排綱帝去之
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又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
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
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
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皆陷中原盜賊蠭起矣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後予贈[illegible]其人）

東自丹陽召至不待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
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書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
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
不報潛善輩揚不綱請幸金陵[illegible]綱在途中不知
事體宜以後論為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
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言若不
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府府尹孟庾召東議
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
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
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我
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
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
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許翰罷

李綱既罷翰曰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

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吾
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衰
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
宮

九月封子旉為魏國公

竄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

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鄉（注見[illegible]進次太行[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圍之彥兵潰走保共城（注見[illegible]）
彥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屯新鄉金兵盛彥
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
新鄉明日戰于侯兆川（侯兆川在[illegible]）飛身
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
許飛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
烏[illegible]
[illegible]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槍
刺殺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
部歸[illegible]以為統制彥以屢勝[illegible]金
人以為大軍至[illegible]數萬圍彥壘彥潰圍之[illegible]以眾寡
不敵潰圍出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illegible]遣腹
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
遷其部曲感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
（[illegible]）以示無他
自是彥益感勵撫愛上下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

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精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張邦昌伏誅

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伸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并誅王時雍等

金盡破河北州郡

金多昂摩破河間府雄州遂克（[illegible]）破祁保州永寧（[illegible]）源府洺貝等州久之乃破

冬十月帝如揚州

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開陽汜水關許景衡（[illegible]）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將行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坐宗澤上疏極言京師不可棄

黃潛善汪伯彥贊成南幸之非前後疏議觸爲黃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于是澤決意苦揚州十月朔帝發南京行□雖多破于金而其民□用兵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者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夜□帝有（[illegible]）

十一月竄故相李綱于鄂州

李綱授單州團練使安置于萬安軍（今瓊州府萬州宋爲萬安軍）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詔求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倫出應詔乃假倫刑

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弁字少章婺源人）至雲中見尼瑪哈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遂說百端尼瑪哈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illegible]）

知密州趙野棄城走爲其下所殺

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攜其家棄城走軍校杜彥等因作亂自爲知州遣人追野殺之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下遂破西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㻞引兵遁蜀

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尼

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又遣尼楚赫
等攻漢上[illegible]多 [illegible]
烏珠 [illegible] 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
山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河攻汝州宗沿汜水關[illegible]同[illegible]兵[illegible]
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
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烏珠乃不敢
向汴夜斷河梁而去洛陽至河中官軍拒河西將不得
渡乃自韓城履冰過破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驤守潼

[illegible]起井死遂破京兆陝州引兵道入蜀中京
大震
戊申 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
金人陷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illegible]之京
西南路皆破
尼瑪哈謀知鄧州爲行在所命已迫故急攻之致虛
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illegible]死之[illegible]矣
如雨下汲中箭汲兵汲不應[illegible]
[illegible]人所有又[illegible]汝陳
[illegible]
[illegible]汝陽[illegible]皆不

原赴死
金將烏珠侵東京宗澤敗之
金烏珠自鄭抵白沙[illegible]大[illegible]京[illegible]都人震
恐僚屬入問計宗澤[illegible]大[illegible]何事張[illegible]劉衍
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
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illegible]之金人果敗尼瑪
哈擾西京與宗澤將[illegible]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
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
去宗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
澤澤斬之劉衍[illegible]金人復入滑澤遣將張撝往救之
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

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
金人大戰敗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
澤得金將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
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
剿敵期迎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
屢戰不得志引去 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illegible]陛下不早回[illegible]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illegible]
金人破永興軍經略使唐重[illegible]死之
濟宗既破同華諸州遂圍永興將京兆兵皆爲經制使
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成克成
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及金兵圍城重

[illegible]
豈不惜耶

與守臣會璧死[illegible]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斬門
出降[illegible]首楊宗閔[illegible]提點刑獄[illegible]
封[illegible]人[illegible]韓進[illegible]使[illegible]判
官[illegible]文[illegible]等七人俱死
東平軍[illegible]濟州
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師所部殺居民掠金
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illegible]二
[illegible]
金人破濰州知州事韓浩[illegible]死之
郊保多使[illegible]攻濰州知州韓浩率衆死守城破與
通判朱延保皆力戰死金又入青州[illegible]去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江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
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以劉豫[illegible]知濟南府
豫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儀州[illegible]張慤
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
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金人侵熙河都監劉惟輔[illegible]擊于新店[illegible]破之
[illegible]
分注[illegible]

洛索既破永興故行而[illegible]陝西兵勢益張
引兵犯鄜延經略使張深[illegible]千人御之
夜遁新店金人[illegible]明[illegible]進[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
楊進衆二十萬[illegible]進王再興李貴[illegible]各
數萬往來京西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
招降之又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
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
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
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金人破淮寧府知府向子韶[illegible]死之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城
至城破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
害[illegible]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五馬山[illegible]
名奉信王榛[illegible]以總制諸砦
擴奔五馬山寨兵得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
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二月金兵[illegible]京[illegible]河[illegible]復之
[illegible]以進[illegible]京西北[illegible]

[illegible]

尼瑪哈開弛巖東由同河南山入關以受洛者[illegible]西

京師金持其民而北時錄[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安[illegible]進[illegible]

京北殺[illegible]既尼瑪哈復[illegible]也河[illegible]行之[illegible]進[illegible]

打[illegible]聚復[illegible]令之乃[illegible]將[illegible]使[illegible]從[illegible]

[illegible]

知中山府[illegible]遂爲其下所殺金人遂陷中山

中山受圍二年城中糧絶人皆病困不能執兵知府陳

遘[illegible]諸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illegible]入府害遘及

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爲帳下卒所殺碎裂之身首無

餘城破金人見遘尸曰忠臣也斂而葬之

夏四月金洛索侵[illegible]原經略使曲端使吳玠擊之洛索敗

走同州

洛索既破[illegible]勢益張引兵侵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

于[illegible]王孫死鬭大敗之金人遂東走同

華

[illegible]

金人侍[illegible]用降官[illegible]使招[illegible]時彥仙以三營屯

敗金[illegible]城[illegible]萬[illegible]餘[illegible]計退陝州及絳解諸縣爭殺

邵彥仙知陝州[illegible]

部侍郎[illegible]諸楊時罷

[illegible]

宋初即位除時[illegible]侍郎[illegible]對[illegible]賢之[illegible]未有不

以興亞爲務者除兼侍講[illegible]

直學士提舉[illegible]宫[illegible]

江[illegible]

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illegible]下詔[illegible]宗[illegible]不果

時宗澤招撫羣盜[illegible]城下又募兵[illegible]將約日渡

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illegible]可惜

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illegible]

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illegible]宗[illegible]

百萬生靈陷于塗炭乃欲南幸湖外[illegible]之臣[illegible]爲

賊[illegible]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

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鋭望陛下毋沮萬

民敵愾之心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

從[illegible]人非之[illegible]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許翰[illegible]

職朝廷[illegible]政[illegible]必請[illegible]薦[illegible]汪伯彥以

爲[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議[illegible]罪[illegible]之[illegible]行

至瓜[illegible]

[illegible]

方[illegible]試[illegible]

元祐[illegible]以[illegible]詩賦取[illegible]試詩賦至

是[illegible]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illegible]請習詩賦

與人有限[illegible]人皆[illegible]義人止耳[illegible]經解試省試殿試記數 [illegible]
各取通定高下[illegible]
[illegible]
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辭念
[illegible]
殺人等[illegible]
使已留金人宋[illegible]虛中[illegible]金人遂[illegible]中[illegible]命
扎求[illegible]帝表[illegible]虛中不可[illegible]遂留[illegible]金國初
[illegible]
遂與[illegible]
詔[illegible]統制[illegible]忠會[illegible]引兵屯滑州

時[illegible]人分道度河[illegible]與[illegible]所部迎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河[illegible]不可獨[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萬餘人[illegible]人
以而[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既至[illegible]澤令[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為陝西[illegible]使[illegible]為河

東經制使[illegible]錢[illegible]門金破[illegible]安[illegible]
原兵既而金人東還[illegible]可[illegible]取勝[illegible]交兩
路協力[illegible]戰而[illegible]處[illegible]于[illegible]原[illegible]不欲受[illegible]節
度[illegible]其文以報[illegible]不[illegible]兵金人[illegible]為異[illegible]
[illegible]
入鄜延攻原定[illegible]又
命劉延慶[illegible]小峽[illegible]
[illegible]
不欲[illegible]延亮自[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書約[illegible]
欲[illegible]餘[illegible]河復[illegible]大河[illegible]不應將[illegible]州[illegible]
涇[illegible]索還軍破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illegible]以杜充代之
[illegible]
[illegible]澤[illegible]
發[illegible]
蒙[illegible]此[illegible]
敢不[illegible]死[illegible]使[illegible]
泯滿[illegible]河[illegible]而[illegible]都人號

徽猷閣贈觀文殿學士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如入
請以穎繼父任朝廷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士
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所招降者復去為[illegible]
掠矣[illegible]

八月作御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與定命寶在於是帝
作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
三曰書詔之寶 受命寶元年復作大宋中興寶
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 孝子道

伸自河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進
退大臣政柄所司責其國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
衛尉少卿伸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不合
鄉乞施行非是命其語同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
不實送吏部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行[illegible]而
[illegible]

以趙子砥知台州
[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路其輸將入異虎以為使之食盡終於飢人若設陷阱
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字伯友雄州人叛詔江淮制置使劉光
世討之
光世至光州大破成黨招降一萬餘人成遁去[illegible]
[illegible]
金主以宋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illegible]
元首成城在今[illegible]天府開原縣東北
二帝至上京金主命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
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尋

徙之韓州命下之日盡空其城命皆康郡王孝騫等
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
秦檜不與徙依達賚以居達賚亦厚待之
九月金將鄂爾多與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尼瑪哈
南侵
初馬擴自五馬山請行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
得援密與使偕至[illegible]
不成遂留大名不進會鄂爾多[illegible]
攻五馬山[illegible]
鄂爾多[illegible]附來使人馳會尼瑪哈[illegible]
[illegible]由[illegible]

與鄂爾多合兵以攻濮州。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侍御史張致遠請先定六宮所居地……太后及六宮自越如杭州，以御營……劉正彥為扈從

都統制。

……尼瑪哈軍十一月，金人破濮

州，楊粹中死之。

尼瑪哈與鄂爾多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

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劫其營，尼瑪哈跣足走，僅

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破，粹中被執，竟不

屈而死。是月，金烏珠破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又破相

州，守臣趙不試死之。

金洛索攻延安，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上

……不進。

庶……端……不行，庶無如之

何。……洛索……延安……渡河，謀知其……不協，乃併兵

攻……延安……

水……渡清

水河，見……破……

端……

不聽……引兵……之，……

水……于……攻延安急。

庶……收散亡，往……元府……王𤫉亦將所……兵赴

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破，通判魏彥明不屈……

庶無所歸，以兵付王𤫉，自與官屬馳赴襄……

……端……不見庶，……延安

失守……殺之，不果，乃……

自劾……

……

金始撰國史。

女真初未有文字，尼瑪哈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

宗遺事，及金主嗣位，特旨……左右……之士，稍見

……以備國史，命烏延勗……

……與耶律迪越等撰之。

以……假禮部侍郎使金。

行可……使金軍，見金人……金人知其布衣借官，

待之甚薄，留不遣。……金人……不貸自棄

之，闕竟卒于金。

奉安祖宗神主于溫州。

鄜……大敵。

金人侵晉寧……知……徐徽言……拒卻之。鄜府州

折可求叛降金。

先是……以復故地，……為守。

……與金結和……金……欲速

……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

翟言使收部之至足據[illegible]可乘出兵來攻金人洛案
問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招[illegible]以[illegible]
麟府[illegible]金人[illegible]
城下[illegible]大攻之
入洛京之[illegible]

十二月劉豫以[illegible]金

達賚圍濟南劉豫遣子麟出戰[illegible]之達賚遣人啗豫以利
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
豫縋城納款

金鄂爾多破北京提刑郭永死之

鄂爾多攻大名總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北門所以遮
梁宋被禍忠臣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遣死
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
裴億迎降鄂爾多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
為辭鄂爾多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
鄂爾多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
國何說降乎鄂爾多怒并其家屬[illegible]殺之

以黃潛善[illegible]汪伯彥[illegible]左右僕射[illegible]門下中書侍郎
峻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

潛善伯彥入謝[illegible]相[illegible]
國事不濟[illegible]起而潛善伯彥[illegible]
無深畧專[illegible]門[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京委之留[illegible]
委之孫守古事者不知[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兵日
南[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事成[illegible]者
金[illegible]
冊十有微猶孔子[illegible]日凡
子何人日古之大鎮入[illegible]大[illegible]可[illegible]遂
殺軍士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illegible]伯彥以爲過計
而笑之[illegible]浚參贊軍事[illegible]民兵

韓世忠會兵[illegible]

[illegible]

宋

高宗皇帝

己酉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罷。

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親率麾下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命除閤門宣贊舍人，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金尼瑪哈破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

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兵力戰，外援不至，城破。復謂尼瑪哈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尼瑪哈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沭陽，後周置，今屬江南海州。兵潰。金尼瑪哈遂入淮陽。

世忠[illegible]會金人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去。尼瑪哈追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illegible]遂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

二月，劉光世將兵防淮，不戰而潰。金尼瑪哈遂破天長軍。本[illegible]。帝奔鎮江。

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屯泗州以拒金人，敵未至而軍自潰。尼瑪哈至天長，[illegible]內侍[illegible]，帝[illegible]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illegible]。黃潛善、汪伯彥[illegible]方會食，或以警告，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illegible]數其罪，斬之。[illegible]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悉委棄。太常少卿季陵[illegible]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illegible]，[illegible]中原[illegible]，太祖神主于道。

帝如杭州。以朱勝非同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群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命朱勝非守鎮江，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控扼江口。

[illegible]

附[illegible]是久駐鎮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命朱勝

非節制平江秀州軍[illegible]之詔[illegible]守平江又二

日友崇德[illegible]從行門升同簽

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illegible]還鎮京口又

命張俊以[illegible]八千守吳江[illegible]

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齎張邦昌親筆

仍命俊民持邦昌與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金洛索破蒲津軍孫毅死之

洛索破[illegible]擒子城拒戰不勝欲自殺左右持

之金人獲[illegible]執[illegible]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

命折可求諭使降毅[illegible]大罵洛索殺之毅制孫昂[illegible]之

及其子[illegible]不屈被[illegible]洛索遂進破既

坊二州又破寇州

帝至杭州赦

帝[illegible]杭州[illegible]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己求直言赦死罪

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illegible]

因[illegible]

[illegible]

金人焚揚州而去

吕頤浩遣陳彥渡江[illegible]餘兵復揚州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illegible]杭州[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求退[illegible]

壓天下[illegible]乃罷潛善[illegible]知洪

州潛善[illegible]

言者[illegible]而帝不悟伯彥[illegible]

議論者或未[illegible]其罪云

贈陳東歐陽澈官

仍官其親屬一人[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

以朱勝非爲[illegible]中書侍郎[illegible]命張浚[illegible]

以[illegible]

先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辭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

[illegible]統制苗傅[illegible]

傅[illegible]

苗傅[illegible]不平之而劉正彥

有以招□□盜功大賞薄怨上一人因相結時內侍康
履藍珪曾擇用事履尤恣作威福諸將多奴事之
會內侍為新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
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怒內侍恣橫自于
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
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定時
以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遣正彥伏
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下馬即以結宦者
謀反正彥手斬淵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
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殿帥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
等登樓□□節使□執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引

傅等入內帝曰傅等不負朕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
州康允之□□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傅
等望見帝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
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
所主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
敵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
以來立功多矣止為遙郡□將王淵□□中官在外者皆未
誅乞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等俱有已降處
履擇當重與譴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
腦塗地止由中官擅權若不斬康履擇歸不歸營帝猶未
許傅等兵不退帝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與之傅即于樓

[illegible]

下康履樓下斬之因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斬之編管
藍珪于遠州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
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
樓下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
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傅等不拜曰自
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
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勝非乃傅□□人□□太后
御樓太后□□□□□□□□□□□曰不當坐此矣
太后同勝非□樓□門□傅等謂□之曰自道君皇帝
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
之禍養成今日之患事非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

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
必欲太后為天下主而奉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
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
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
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馬
柔吉臣今有餘而學不足此可寖圖之將
帝乃下坐□作□讓位于皇子□而□太后同聽政宣詔
畢傅等麾其軍退于□皇子即位太后垂簾共聽
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是夕從帝居
之大赦改元明受加傅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
軍節度使□□□□□□□□□□□□□□□□□□

如卓[illegible]無討賊之[illegible]討又[illegible]將以[illegible]張浚[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之法可[illegible]

引假兩人上殿[illegible]太后[illegible]其入若汗黃在揚事已[illegible]命之以觸器乃是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浚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命張俊以[illegible]百人赴秦鳳，以所部兵屬他將，俊知其僞詔不受，[illegible]浚諭之曰[illegible]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illegible]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illegible]。[illegible]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illegible]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遜位

于幼沖乎？此必有變無疑也。遣人齎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以書約其起兵，且告劉光世與之會，以兵來會。頤浩在江寧，因上疏請復辟，遣人以兵發江寧，東會張浚。浚又念傅等[illegible]中欲得辯士往說之[illegible]東[illegible]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illegible]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流，請復辟，賊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illegible]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輕[illegible]乃[illegible]張俊[illegible]入情[illegible]不可不少遲，以撫其[illegible]忠自鹽城[illegible]道將赴行在，至常熟[illegible]浚以書招

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浚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illegible]張浚復遣[illegible]往杭，因報書于[illegible]日夜[illegible]正彥，因言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甚恐，乃遣苗翊、馬柔吉將赤心兵扼臨平。[illegible]見直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謫浚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illegible]不受。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illegible]以大[illegible]頤浩曰[illegible]死官臣之手[illegible]之後，今事不濟，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illegible]劉光世兵亦至，浚乃[illegible]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illegible]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illegible]以浚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發[illegible]位傅等[illegible]勤王之師未

臣者必此[illegible]不然下詔[illegible]官六軍[illegible]帝還

宮[illegible]

帝受[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進[illegible]趙氏安[illegible]矣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illegible]

將京東諸郡多人[illegible]金[illegible]之又以

保子麟知濟南府[illegible]

東平命達[illegible]兵[illegible]以為援之

王復故將趙立[illegible]復徐州

初徐州既破[illegible]趙立[illegible]死復蘇[illegible]王復尸[illegible]之際

結[illegible]民[illegible]收復[illegible]節[illegible]兵[illegible]大敗之

遂復舍[illegible]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

居[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張浚[illegible]

太后[illegible]還政[illegible]

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illegible]以[illegible]為

淮[illegible]制置使劉光世[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后[illegible]

[illegible]浚[illegible]

復入杭州

呂頤浩張浚[illegible]州[illegible]將[illegible]反正[illegible]

猶握兵居內事者不諱[illegible]以[illegible]名加我我[illegible]

[illegible]

可[illegible]山川[illegible]為[illegible]中流

[illegible]劉光世[illegible]之[illegible]

泉[illegible]前[illegible]今日當以死

[illegible]

好[illegible]矣不

及[illegible]

[illegible]入城

拒忠[illegible]

帝[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統制[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

[illegible]

朱[illegible]以呂頤浩[illegible]中書侍郎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太年少[illegible]

浚[illegible]之中[illegible]守[illegible]宜遣

之不[illegible]王孝迪[illegible]

虞谷[illegible]路允迪[illegible]俱充[illegible]并頤浩右相復以劉
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
[illegible]
禁內作[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預劄政事[illegible]不得自[illegible]行[illegible]法

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新官制，省不置長官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
下中書侍郎分班奏事[illegible]門下[illegible]為首相不
[illegible]
今[illegible]奏事分省治事並是從呂頤浩[illegible]左右僕射並
以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
尚書左右丞。

[illegible]初江寧
既至改江寧為建康府。

附 魏國公旉為皇太子

初上以[illegible]用陝京西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illegible]
[illegible]
日與[illegible]陝[illegible]中興[illegible]始處令人[illegible]先入陝
蜀則東南不可保[illegible]以浚為宣撫處置使
聽使[illegible]以待臨幸帝問

[illegible]

浚夫計[illegible]身[illegible]之事留[illegible]府于泰州別遣大臣
同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
[illegible]
[illegible]圖[illegible]
[illegible]
浚[illegible]
凡[illegible]
如今道[illegible]
自[illegible]
皓追皓使往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
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illegible]不死不事豫亦死不願今
生[illegible]
且天也臣也[illegible]劍士為皓[illegible]請得流遷[illegible]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把忠

[illegible]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

時久雨帝[illegible]詔郎官以上言闕政[illegible]部員外郎趙鼎[illegible]熙寧間王安石用事

肆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illegible]之說[illegible]與理財

之說窮困民力[illegible]蔡京

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illegible]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

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illegible]政之闕

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illegible]

[illegible]

罷右[illegible]

[illegible]論[illegible]及失守者權邦彥[illegible]九人詔以

[illegible]臣下植黨敢[illegible]

一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溫州

金烏珠大寇[illegible]

尼瑪哈鄂爾多既遣烏珠諸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

主從之遂破磁單密州又破興仁府[illegible]

[illegible]

州[illegible]安人

秋七月太子勇卒[illegible]

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

[illegible]多瓊之罪又[illegible]剝掠

[illegible]入朝[illegible]

[illegible]提舉一行事務[illegible]

[illegible]文字[illegible]誅之日

[illegible]

[illegible]刑[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

將軍可[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兵送獄[illegible]在[illegible]城中

[illegible]

[illegible]五[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

升杭州為臨安府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守[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杭州為臨安[illegible]

[illegible]

太后如洪州

[illegible]秋[illegible]江淮

[illegible]

則湖扈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康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民四方兵以[illegible]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衛太后以行[illegible]

數[illegible]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充留守東京以楊毅行在遂行是命充將發請於帝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朝廷命郭仲荀程昌㝢相繼代充然留守司名存而已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

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民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農以耕田之羡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illegible]之稅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illegible]絹三尺綿一兩其羡[illegible]奏之以爲橫州[illegible]

八月遣使[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遍而求可使綏靖者

[illegible]

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illegible]使金[illegible]致書于尼瑪哈又作書[illegible]以論[illegible]

閏月以杜充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

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言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而斥安歲月略無措

[illegible]遠避寇[illegible]務求全之計也因進七策曰罷和議而修戰略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務實效去虛文因天下之心以定根本選宗室之賢者封以王爵使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凡數千言呂頤浩[illegible]惡其切直謫之于外

[illegible]杜充[illegible]以北[illegible]之地[illegible]分屯江東以備金

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illegible]又[illegible]何[illegible]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illegible]

[illegible]戰且避[illegible]陛下[illegible]曰朕

[illegible]險亦不足恃矣[illegible]

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𤫊徐[illegible]之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illegible]使守太平池州[illegible]

帝如臨安

考功員外郎[illegible]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illegible]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于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丙午朔日食。

金人破南京。

知府凌唐佐[illegible]被執劉豫因使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詔周望守平江。

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圌山[illegible]由兵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事[illegible]于是以爲兩浙荊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illegible]

遣直龍圖閣張邵[illegible]使金金人囚之

[illegible]

臣[illegible]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役[illegible]不已而有在矣[illegible]怒取所[illegible]邵[illegible]州囚于[illegible]山[illegible]

金殺故知真定府李邈。

邈故爲[illegible]及是金下令改易衣服邈[illegible]之令人[illegible]血噴之遂[illegible]死色不變[illegible]爲之流涕[illegible]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

將烏珠分兵二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帝遂如越州

張浚治兵于興元。

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于此謹當積粟理財以待巡幸。于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illegible]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illegible]

[illegible]

荷重寄何爲月費朝廷力費用不貲盜取勝于關
門悉請忠于食貨算併遣來羅支吏不可口面貸行宿
有餘初非[illegible]遣其叛變以自保之且
以其資敵廢備欲以其疑將製築[illegible]武人識
軍前推司都統制[illegible]如[illegible]子[illegible]又[illegible]將監
兵所及縱[illegible]之才[illegible]以[illegible]細
兵。

金人犯江西劉光世引兵還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江
西州縣多潰。

烏珠遣宿遊先取[illegible]以兵邀之[illegible]州[illegible]破[illegible]
用滕閏太后在南昌遂攻破黃州知州趙令[illegible]被殺
不屈被殺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
凡三日[illegible]知之者金兵至城下光世遂引兵走南康金
人入城[illegible]臨洪州滕康劉珏[illegible]金兵
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遂
破臨江軍[illegible]滕康參[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且金人追之急[illegible]夜行[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
六[illegible]滕康劉珏[illegible]
陸行如虔[illegible]以[illegible]行與[illegible]
州[illegible]不[illegible]與百姓交
鬭縱火[illegible]劫掠[illegible]州[illegible]將[illegible]

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衛得安後而金人破吉州遂屠
洪州。

帝如浙西未幾復如越州。

帝初欲幸鄂州[illegible]呂頤浩請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illegible]
司有至[illegible]城江[illegible]
日[illegible]入降[illegible]者有[illegible]
[illegible]劉寵父[illegible]者侍御史趙鼎力[illegible]
[illegible]一錢事者[illegible]
不若爲避敵之計遂復詔百司回越州

如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illegible]行在杜充承制
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于
淮陰立戰陰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illegible]怒叱其衛[illegible]
顧者斬于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
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既入城休上
而後拔鏃衆者謂自燕山之役而北兵軍未有如此之
堅戰者。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爲御史中丞。

二人皆[illegible]進議避金人故并用之。

金烏珠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遂用揚州[illegible]文字希[illegible]人死
之。

時江浙倚重于充而充日事[illegible]殺日[illegible]敵之[illegible]及烏
珠與[illegible]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illegible]岳飛泣諫請

[illegible]

視師光不從[illegible]珠遂[illegible]光領[illegible]進兵取和州[illegible]爲[illegible]遂
出馬家渡渡[illegible]時太平州光始遣都統制陳淬[illegible]
及飛師師迎戰[illegible]以王光[illegible]死諸將皆潰光兵
亦敗[illegible]珠[illegible]建康守臣陳邦光[illegible]降[illegible]
渡江保真州諸將憚光嚴刻欲殺其故[illegible]不敢
還[illegible]長[illegible]林進人謂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
張邦昌故事光遂降金迺[illegible]邦又[illegible]不[illegible]樓以血
大書揚其辭作趙氏鬼不爲他邦[illegible]珠使人誘以官
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illegible]

帝奔明州

帝聞杜充叛降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

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
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
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盜桑仲據襄陽

初張浚承制以程千秋爲京西制置使[illegible]千秋招
許州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反[illegible]千秋
所部俱爲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illegible]入蜀仲遂據
襄陽宗[illegible]列城皆爲仲所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入

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illegible]十一月金人焚
[illegible]
破[illegible]遣兵渡江追帝帝航于海
[illegible]
數百字此後[illegible]能道[illegible]八[illegible]安[illegible]臣康允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子明州以俟金使又問張俊曰若能拒敵成功當加王

爵[illegible]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
義理豈可不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
官以下多從衛趙[illegible]丹次昌國縣[illegible]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illegible]

飛[illegible]所部自建康[illegible]金人于廣德境中六戰[illegible]
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illegible]
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illegible]軍
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簽兵爭降附之

金人破越州[illegible]遂趨明州[illegible]于高橋
敗之

阿里蒲盧渾入越[illegible]兵部郎中杭州[illegible]孫[illegible]部隊
通判會[illegible]死之[illegible]錢塘[illegible]至明州西
門之高橋張俊使[illegible]與戰而敗[illegible]中等復殊
死戰浙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
破之[illegible]下人[illegible]使來[illegible]人[illegible]俊使小校往金
人[illegible]越州[illegible]之[illegible]必再至下
令濟[illegible]多以[illegible]舟[illegible]
[illegible]四年[illegible]春正月金人破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
帝在溫州
[illegible]風大作金師乘之次日復攻明州張俊劉洪
道生[illegible]殺傷大半金人[illegible]死于江者[illegible]

數役拔[illegible]遁[illegible]人請[illegible]師于烏珠明日帝發
[illegible]
珠進兵與阿里蒲盧渾[illegible]攻明州張俊[illegible]師遁台州
劉洪道[illegible]九日金[illegible]乃入城屠其民[illegible]
[illegible]帝在[illegible]二百餘里[illegible]
公[illegible]大[illegible]之金人引還帝[illegible]溫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金洛索破陝州知州事李彥仙死之
彥仙在陝[illegible]保道都統邵興
復[illegible]來攻彥仙[illegible]之洛索問之[illegible]

浦[illegible]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illegible]
金必併力來攻[illegible]
可[illegible]萬[illegible]分[illegible]
攻城[illegible]
[illegible]彥仙不
[illegible]至
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illegible]誘降[illegible]
端彥仙[illegible]其使分[illegible]城破彥仙投河死其屬官[illegible]民
無一人降者洛索怒盡屠之
令以[illegible]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illegible]史知前代故事或間或

[illegible]成取[illegible]
二月河北[illegible]降于劉光世
[illegible]州金人南下戍軍亂殺其統
[illegible]
[illegible]所敗遂率衆降于[illegible]用
[illegible]
[illegible]
御史[illegible]太后[illegible]敵
人[illegible]
金人[illegible]
金既[illegible]兵[illegible]遂破[illegible]州將史[illegible]

叛[illegible]之號死[illegible]子韓[illegible]世忠[illegible]門而出[illegible]

兵[illegible]入[illegible]城而去

金烏珠引兵北還

烏珠[illegible]縱火焚[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道秀州而

北[illegible]

[illegible]

金人入東京

[illegible]留守上官悟[illegible]為盜所殺[illegible]皆降于金

[illegible]用人鍾相作亂[illegible]伏誅其黨楊太[illegible]

金人大[illegible]大起相[illegible]以[illegible]因結[illegible]

以[illegible]為名[illegible]攻陷澧州[illegible]而孔彥

舟[illegible]擒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于龍

陽[illegible]又名么[illegible]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　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太后于虔州

帝[illegible]不[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不聞也

用[illegible]下[illegible]無[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虔州

夏[illegible]金人入寇[illegible]使[illegible]于彭原

[illegible]

金洛索[illegible]破[illegible]長驅入關攻環慶曲端遣吳玠拒于

彭原[illegible]屯[illegible]金人敗之[illegible]

[illegible]

乘勝[illegible]不[illegible]之由是[illegible]人[illegible]

人[illegible]以端[illegible]軍退兵且持方盛[illegible]遂復[illegible]

帝還越州

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

宜駐[illegible]人[illegible]宗尹[illegible]入蜀恐兩失之據

江表而圖[illegible]則兩得之[illegible]日[illegible]遂發[illegible]州至越州

[illegible]

韓世忠邀擊金烏珠于江中大敗之尋復引兵襲世

忠世忠[illegible]烏珠[illegible]北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illegible]鎮[illegible]江府青龍江名[illegible]中軍

江陰[illegible]後軍駐海口欲候烏珠師還邀擊

之及烏珠[illegible]世忠[illegible]不[illegible]遂移師鎮江以待

之烏珠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

[illegible]

[illegible]烏珠[illegible]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

世忠[illegible]謂[illegible]將[illegible]此間形勢無如金山

[illegible]

我[illegible]伏[illegible]廟中[illegible]伏廟下岸[illegible]

之[illegible]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

敵[illegible]五騎[illegible]兩騎[illegible]其三騎

[illegible]以馳者一人[illegible]復跳而起詰諸獲

[illegible]

者則烏珠也既而援騎江中凡數十人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能濟得復其舟楫烏珠之婿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溯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人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illegible]烏珠窘甚或獻謀曰老鸛河故道[illegible]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邀擊于新城[illegible]大破之烏珠乃復自龍灣[illegible]出江中趨淮西欲渡自淮州遣貝勒塔藥[illegible]引兵來援烏珠烏珠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塔藥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烏珠從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烏珠以小舟出江

[illegible]

世忠絕流擊之[illegible]風不能動[illegible]海舟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漲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烏珠遂渡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遷趙鼎為翰林學士辭不拜改吏部。

初鼎嘗論水以行[illegible]政而宰相推崇之遂乞兵柄樞府稱所為既清[illegible]中不足以當[illegible]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illegible]帝幸浙西下詔親征並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韓世忠既[illegible]巳既罷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illegible]陛下行眷注之厚而宰相狹[illegible]柄臣之威聲致不出一疏論列浩過失凡百僚[illegible]以為尚書則不大可以兩為結黨助王宜從僚乃能循[illegible]南部而成使[illegible]求觀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謝之曰臣有聞前朝忠諫之臣甚不之識今于陛見之

留守司統制牛皐[illegible]人道敗金人于[illegible]

金兵下江西者聞烏珠北還亦自荊門[illegible]引去留守司統制牛皐[illegible]敗之于寶豐之宋村

五月癸卯金人[illegible]敗之。

烏珠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人[illegible]聞李棁陳邦光等[illegible]自御營[illegible]岳飛邀

擊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任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以翟興等爲荊湖淮南等鎮撫使分地領之

時京東西河湖南北淮南皆盜賊羣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艱難皆烏合之衆宜[illegible]之則併死力以捍寇軍費若析地以處之皆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illegible]鎮撫使分地畀之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illegible]

[illegible]

又以陳規爲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illegible]州陳求道[illegible]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興聽便宜從事俾各纘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僅趨于羣盜擁衆割據七家李彥先等皆竄跡[illegible]又不遣援故翟興雖能自守又以孔彥舟爲[illegible]

[illegible]

金人圍楚州。

金進攻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

[illegible]

長子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進死士突入又刺殺之乃稍引退至是[illegible]將[illegible]以[illegible]假道于楚立斬其使烏珠怒乃攻南北兩軍[illegible]絕楚餉道。

六月權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張浚議出師制川陝。

浚雖在川陝[illegible]以入[illegible]不[illegible]乃使張彬節制州察之彬[illegible]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而困疲于我我今反爲客未可遊也若按兵蓄銳時出偏師以撓其耕穫彼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犯後變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烏珠留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于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浚疑其沮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以岳飛爲通泰鎮撫使

張浚爲之也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許

金烏珠引兵趨陝西

時張浚以金兵聚淮上謀其復趨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烏珠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于亦以帝[illegible]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叛

一守因其所留兵命鄂爾多往留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諸州
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金徙二帝于五國城上見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從
此節用大上字 亦郡氏通鑑洪浩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
桃核紙絮貯之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期
建人范汝爲作亂
時方饑民從之者甚衆州遣兵出戰多所殺傷勢益
盛統制李捧捕之官軍大衄辛企宗進討擒建安令使招還
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

企宗討之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以謝仲爲長溪招撫使
范宗尹念謝諸彼罪請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
九月金立劉豫爲齊帝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侵論之曰俟宋平當
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尼瑪哈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
皆可立衆以豫在東平迎拜請立已遣節許之乃召尼
瑪哈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兵欲取兩河故
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
欲循邦昌故事邪公何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

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劉豫所部諸路民所宜立者衆未
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衆議遂定遂以聞于是金乃
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册立豫爲大齊皇帝
世修子禮不合仁以諸路郡以下官九月豫即位都大
名府
朝廷聞之凡所任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
悉以加撫卹
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死之楚
州破
楚州被圍久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
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州光世辭王德酈瓊
等皆不用命惟岳飛以孤軍援之而衆寡不敵帝以書趣
光世令出兵光世畏不行金人知外援絶進攻東城
立登磴道以望中其首左右救之
能爲國滅賊矣言訖而絶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
餘城始破
宋張浚使將劉錫等五路之兵與金人戰于富平
敗績浚退保秦州
浚聞尼瑪哈將攻淮南遣劉錫劉錡等
七萬騎以劉錫爲都統制迎敵浚戰上書曰陝西兵將上

丁之衛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
以固根本敵人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縱一不捷未大
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但
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illegible]皆以爲
然力戰可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六軍
宣帥劉錫[illegible]將[illegible]戰[illegible]耳時今地勢不利
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敵不可衝結營因我軍彼
家又到陣[illegible]敢有陷不得施何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至[illegible]已而金人與我軍[illegible]將[illegible]事行[illegible]舊[illegible]錫[illegible]與
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illegible]陣殺獲頗多[illegible]分而金
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救哲因[illegible]所部其[illegible]
見塵起遂驚[illegible]將皆[illegible]眾潰而爲關陝大震浚[illegible]
斬邠州將[illegible]陝敗[illegible]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illegible]錫
于合州合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illegible]
是關陝不可復論矣然[illegible]之輕師失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金人既奏[illegible]
檜從二帝至[illegible]金主以檜賜達賚爲其任用達賚[illegible]
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達賚攻楚
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illegible]自言殺金人[illegible]已者

[illegible]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illegible]
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illegible]北自北[illegible]
與何[illegible]孫傅等同被拘執[illegible]自[illegible]楚[illegible]
入百里[illegible]河趣[illegible]之[illegible]
從[illegible]達[illegible]金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尹及李[illegible]二人[illegible]人對
首[illegible]與[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二帝[illegible]
拜[illegible]部[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
陰殺之使還也
[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事
[illegible]欲[illegible]金[illegible]宗[illegible]功[illegible]
不[illegible]金[illegible]宗[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
獨[illegible]天下後世也
日南[illegible]一[illegible]
自[illegible]始有此[illegible]其[illegible]
以上[illegible]房州[illegible]
時[illegible]
[illegible]金州[illegible]陝西
[illegible]部[illegible]

麾下于彥日伸于公[illegible]就食[illegible]彥遣
一統領閻立為先鋒[illegible]
進之彥既[illegible]
許則腹[illegible]避者斬四戰兵[illegible]
下[illegible]
彥竟敗一[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
收後退[illegible]州[illegible]以拒

金

劉金入[illegible]州[illegible]破環慶
遂入[illegible]後聞之乃退保興州[illegible]

上散[illegible]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
軍[illegible]之曰[illegible]四川全盛敵欲大屠
久矣[illegible]以川口有鐵山[illegible]棧道[illegible]之[illegible]未敢
一遽窺蜀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
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
近[illegible]宜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
心[illegible]收集散亡分[illegible]險要[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佐[illegible]敵行者[illegible]命乃[illegible]諸[illegible]將
[illegible]將不知[illegible]所在及聞命人皆[illegible]以其衆來會凡
十餘[illegible]險于[illegible]

翊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金人來路關師古等聚熙
河兵于岷州大潭[illegible]孫渥賈世方等聚
涇原鳳翔兵于階成[illegible]州以[illegible]金人[illegible]偵邏
引去

十二月金人侵陝[illegible]死之
金人[illegible]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
[illegible]何有[illegible]金人因之以[illegible]之為金人
所執[illegible]以去[illegible]日死犬[illegible]
上容[illegible]不言而死
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定差役法

初帝在河[illegible]見閭閻之苦[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人[illegible]先
役者[illegible]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illegible]十
[illegible]保[illegible]大保[illegible]一都[illegible]選才勇物力最高者[illegible]
人充都保正[illegible]都盜賊烟火之事[illegible]一年得替其次有保
長[illegible]年得替又有戶長主催一都人戶夏秋二[illegible]一稅
一[illegible]若品官之家並得免差而限田有制[illegible]品限五十
頃[illegible]至九品五頃子孫減半[illegible]太學生及
得解經省試終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illegible]免

金人大索[illegible]之
金[illegible]諸路有[illegible]之民及[illegible]行旅于道凡
三日而[illegible]耳為官[illegible]之

及散歸民間立[illegible]之或[illegible]于楚荊諸[illegible]以易[illegible]

既立偽齊以[illegible]界[illegible]在[illegible]者[illegible]地故[illegible]

客戶六十八人[illegible]

[illegible]

紹興元年[illegible]　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

副之。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窺伺東南之意[illegible]

中外[illegible]江州[illegible]之不克[illegible]朝廷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

之[illegible]

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illegible]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illegible]

攻[illegible]

[illegible]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張俊介江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入城[illegible]我已得[illegible]破賊[illegible]及進犯[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俊欲[illegible]人[illegible]月[illegible]進以

大[illegible]報[illegible]俊[illegible]

[illegible]賊[illegible]飛[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

牛米[illegible]其不意破之必矣

[illegible]牛米[illegible]飛[illegible]

馬[illegible]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

[illegible]

城進由城布陣飛設伏[illegible]遣騎二

百隨[illegible]前賊易其少[illegible]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

曰不從賊者坐[illegible]不殺[illegible]降者八萬人俊與飛追

俊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illegible]飛夜引兵至朱

家山[illegible]又斬其將[illegible]成[illegible]餘

萬來俊與飛追成于樓子莊大破之[illegible]成復以

十萬眾與俊夾河而營[illegible]火攻成

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illegible]呼俊為

張鐵山遂復江州[illegible]

遣[illegible]

第[illegible]。詔進[illegible]

武功大夫張榮敗金兵于興化[illegible]遂

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嘗借

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人退榮襲擊[illegible]

州[illegible]舟入興化縮頭湖[illegible]作水寨以守金

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illegible]與之遇

見舟[illegible]不多[illegible]皆小舟[illegible]不能前乃舍

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illegible]舟中自亂[illegible]及陷

沉湖者不可勝計[illegible]人撻懶收餘眾奔還楚

州遂通[illegible]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泰州

張浚退屯閬州[illegible]

先是金破潞州[illegible]諸州遂有深原懷河
[illegible]
四月[illegible]
使[illegible]
夏四月[illegible]
[illegible]
金聞[illegible]遣[illegible]之域悉與夏人令[illegible]使
宗之夏國報以境上不相接亦不知達什所往尼瑪哈

以耶律伊都孫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爲[illegible]及女真軍
爲人付伊都使攻達什于漠北和勒端城臨行質其妻
子仍[illegible]河東大[illegible]和勒端城大雪中三千餘[illegible]
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封光世復[illegible]州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illegible]爲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illegible]利[illegible]被爲世宗初封子孫
一人爲安定郡王今其封久不[illegible]封者
至是以令[illegible]爲安定郡王自後[illegible]封不絕
[illegible]

[illegible]

私意爲吾者所[illegible]奏[illegible]之帝亦惡其爲人會[illegible]
御史[illegible]求太其[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復用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于公[illegible]
[illegible]
問之曰吾[illegible]死矣[illegible]以紙糊其口[illegible]
之以火[illegible]之[illegible]兩十大
夫莫不痛惜之軍士[illegible]

[illegible]文進呼
以[illegible]大使既而罷之張守兌
[illegible]
之[illegible]亦[illegible]去
以秦檜爲[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或[illegible]何不[illegible]乃有是
命
[illegible]
九[illegible]
[illegible]浩敗賊

張浚于饒州遂拜少保復杞及入對首言先平内寇然後可御外侮盗賊圍寇最急廣寇次之盗關中去行在不遠一處不平久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

初修日曆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官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有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所之日曆所以備史事 世之典尚闕三十年之久殘缺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命以命藻

長星見詔求直言

冬十月吳玠及其弟璘大敗金烏珠于和尚原烏珠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栅為死守計（時關陝六路盡陷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illegible]）烏珠[illegible]將額勒濟格（[illegible]）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額勒濟格先至（[illegible]）北山索戰玠命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越三日[illegible]方攻箭筈關（[illegible]）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征戰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必取玠于是烏珠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玠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兵[illegible]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金人少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岔（[illegible]）以待之金軍至伏發衆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illegible]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illegible]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璘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合商人執關子于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于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

官[illegible]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庾為宣撫使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為聞大軍將至率人據建州

十二月曹成陷道州

成[illegible]（[illegible]）遂招之成略命子評遣兵扼[illegible]（[illegible]）而招之成[illegible]兵不至成忿了[illegible]已而南[illegible]成大掠執子評而去（[illegible]）

金以陝西地界劉豫

先是豫置招受司于宿州以誘逋逃者至是金復以陝西地界之于是中原盡屬于豫

宋

高宗皇帝

壬子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illegible]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

世忠圍汝爲於建州[illegible]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

[illegible]

帝勅諸將殺

自擇逃以求解近久[illegible]之

[illegible]

三月桑仲請令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擊殺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illegible]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遣[illegible]

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寡少衆之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及死詔一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

[illegible]

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亡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于是命頤浩及檜以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

[illegible]

[illegible]

劉豫徙居汴

[illegible]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既陷道州復陷賀州詔命岳飛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大破之成乃自桂嶺[illegible]

[illegible]

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illegible]

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賀連趨[illegible]詣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尼瑪哈為都元帥烏珠副之

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illegible]中興十歲遂有是命[illegible]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守之遂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illegible]任天之[illegible]

知南外宗正[illegible]

[illegible]

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詔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其後吳才人亦請子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育之亦太祖後也[illegible]

受之以[illegible]元[illegible]

[illegible]王彥戍金州一鎮皆殘與元帥臣[illegible]子羽守漢中詔乃承制拜子羽為經略使與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

世忠以[illegible]范汝為據建師不暇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至豫章連營江滸數十里群賊不虞其至大懼世忠因使人收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遂

帝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illegible]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賜諸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胡安國罷

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首論善惡之邪正能辨君子[illegible]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

[illegible]

名渴于相見何為不至安國辭謝帝曰聞卿大[illegible]以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雅善檜稱於人前謂檜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謀所以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經筵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則致渡江狩用兵[illegible]天下憤[illegible]及

[illegible]

正位冢司留劉[illegible]迎貨生[illegible]峰退[illegible]又令[illegible]敵[illegible]陵
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illegible]大計帝
爲能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illegible]而不下[illegible]
命檜[illegible]
識[illegible]非院
臣[illegible]列之人今朝廷乃[illegible]
肖公羊氏[illegible]
殘[illegible]非所[illegible]之失前
者今[illegible]特釋而不問又加進[illegible]大非君父之
利[illegible]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侍[illegible]經訓道臥家不
出國法勸帝降旨[illegible]安國[illegible]召[illegible]不至今始造朝又

數有請朝論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其
豈不以時[illegible]不肖[illegible]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illegible]則
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illegible]上章留之不報
侍御史江[illegible]可[illegible]
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與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官[illegible]爲之一空
以[illegible]同都督[illegible]
秦檜免[illegible]
先是[illegible]上居正[illegible] [illegible]檜及檜就政與居

[illegible]

正論天下事甚[illegible]
帝[illegible]中國之人[illegible]中興
臣[illegible]必[illegible]動天下今居
正[illegible]陛下以[illegible]
出居正知婺州[illegible]
紛[illegible]
不可[illegible]
中外人始知[illegible]
[illegible]是見[illegible]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illegible]

[illegible]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illegible]劉忠[illegible]兵岳州之[illegible]
大敗之忠走淮[illegible]以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
世忠[illegible]
與蘇格聯騎[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日此天[illegible]山下
[illegible]
植旗[illegible]
之忠走[illegible]

[illegible]

倫既被留久尼瑪哈使烏陵思謀見倫而及其所[illegible]
事倫久困欲歸乃偶爲大議語思謀曰[illegible]上之與[illegible]國
約爲兄弟[illegible]世無窮[illegible]中之役[illegible]功上
[illegible]之[illegible]稱兵南來先大聖忠[illegible]不[illegible]後[illegible]
兵以下吾國梁先大聖意乎況[illegible]分南北主上恭
勤英俊豈用[illegible]必[illegible]忠[illegible]我一[illegible]太[illegible]
復我土[illegible]使南北[illegible]吾國之[illegible]亦足以[illegible]先大聖之
[illegible]之思[illegible]沉[illegible]當[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尼瑪哈至[illegible]上國遣使[illegible]問[illegible]不能對思
謀侍郎[illegible]議和[illegible]江南情[illegible]自[illegible]
耳倫曰使事有指不[illegible]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

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召至
館中與倫議和議之[illegible]金人對[illegible]金人情[illegible]其
[illegible]之[illegible]方[illegible]和議中格[illegible]之乃以[illegible]
[illegible]遂[illegible]復[illegible]
復以朱[illegible]爲[illegible]中書[illegible]知[illegible]
以[illegible]爲川陝[illegible]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illegible]當方張之敵以[illegible]
爲上[illegible]連擢吳玠爲大將于[illegible]有才
畧開[illegible]理財[illegible]戰[illegible]北還[illegible]附[illegible]故關
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illegible]制東南江淮亦賴以
安朝廷[illegible]殺趙哲[illegible]任[illegible]爲非是

乃以劉子羽爲副使浚始不安。
金邢律伊都謀反[illegible]大[illegible]宗室。
冬十月還[illegible]州。
十一月王彥復金州。
彥守金州數[illegible]功以捍蜀[illegible]死[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字忠[illegible]彥[illegible]之至是[illegible]
一振于白石鎮[illegible]復秦州張浚[illegible]以彥
節制商[illegible]華州軍[illegible]
十二月[illegible]宣撫使[illegible]詞。
綱[illegible]上[illegible]自[illegible]用武
之地今[illegible]北[illegible]

重兵復與[illegible]川[illegible]乃[illegible]復中原之漸會呂頤
浩[illegible]遂罷[illegible]
[illegible]
行[illegible]月樁錢。
呂頤浩[illegible]用不足[illegible]月[illegible]大軍
錢物謂之月樁錢[illegible]
[illegible]
之力一例均科[illegible]不給十之一
一月未[illegible]而後月之期已逼于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
南民患。
行[illegible]

後聞上欲來蜀乃求解兵柄且言似不可任呂頤浩不
悅宋勝非又以前賊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
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事。
[illegible]
[illegible]
使。
詔春秋望祭諸陵
[illegible] 金人入興元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
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西南]

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illegible]
[illegible] 薩里干自商於直擣上津[illegible]
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戰而敗退保石泉薩里干遂乘
勝而進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士彥敗亟命田晟守饒
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
饒風以黃柑遺金將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干大
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
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
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金乃中募死士由間道自祖
溪關[在饒風關北]入繞出饒風之後玠不支遂
潰金人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

山[illegible]玠斂之遂退保西縣[illegible]子羽亦焚興元退保
三泉薩里干遂入興元至金牛鎮[illegible]
[illegible]
子羽邀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
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在沔縣西南]形斗拔其上
寬平有水乃築壘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
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
子羽今日死於此金人尋亦引去[illegible]
金人恐不能久乃止金兵由褒谷北去[illegible]
既而[illegible]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

還以歸語[illegible]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子羽
聞行金兵追從來者之捕及金人深入饑餓不繼殺馬
及兩河所食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據要隘擊之死傷
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遁子羽玠因出而掩其後金
人隕於澗死者不可勝計[illegible]餘兵不能自
拔者悉降子羽退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
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退[illegible]
三月李橫再敗以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
師敗績潁昌復失
橫軍本羣盜無紀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至于敗。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陷之

成欲降統制謝皋人[illegible]劉豫執皋指腹示之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五月以韓肖胄胡松年[illegible]為[illegible]使金

潘致堯還自金欲再遣通問以取信遂罷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松年[illegible]往金議和至燕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松年[illegible]不拜豫不能屈

詔李橫等班師避金人[illegible]遣兵侵寇

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將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六月岳飛討江西群盜平之

時虔吉盜[illegible]迭起[illegible]連兵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賊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突陣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而走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illegible]

八月翟琮棄軍奔襄陽劉豫遂陷伊陽

劉豫盡有梁南之地琮不能孤立乃棄伊陽奔襄陽

沂王樗有罪金人殺之

樗以[illegible]謀變金人按問得實樗等被誅

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攖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illegible]破敵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illegible]定決策北向今之精兵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頤浩[illegible]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數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illegible]殿中侍御史常同[illegible]以[illegible]遂罷為[illegible]節度使提舉[illegible]宮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浙宣撫使王[illegible]岳飛為荊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州

時諸將擁重兵[illegible]分[illegible]劉光世在鎮江[illegible]

諸將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平今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
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
屯池州世忠爲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𤫉爲荊湖制
置使屯鄂州飛爲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陷京西諸郡

成陷鄧州復陷襄陽據之李橫奔荊南知隨州李道及
郢州李簡俱遁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破和尚原

于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

使吳玠守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守之
屯通州（今四川達州本西魏通州宋改達州按四川志云通州蓋達州之誤）文龍至威茂
統制劉錡守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守之
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
聘至是金始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
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
合識者甚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
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
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論及武備曰今養兵

已二十萬行府付卞尚二十萬兵而貫入者
聽復遣僞齊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
兩宮及河南地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二月吳玠吳璘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
大敗之

先是璘守和尚原餉饋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
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徙
兵守之至是烏珠與撒離喝劉夔率步騎十萬由和尚原
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
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
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須陣阻隘宜益修第二

隘以爲必戰之所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自
閒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營
玠擊走之又以生兵攻璘璘以撞竿碎其梯以長
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
曰死則死於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
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
軍少憩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
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
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
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
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即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

學 [illegible]

左右擊明炬[illegible]大[illegible]

武季鈐下[illegible]金[illegible]射[illegible]中左

日金人始有道[illegible]封[illegible]于處伏河

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携走[illegible]求劉

夔乃劉豫腹心未謂蜀[illegible]既不得逞爲玠終不可犯

乃還燕山剃髮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輕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

鼎既[illegible]政[illegible]簽書樞密院事[illegible]不合[illegible]朱勝[illegible]代之

行[illegible]能[illegible]府以其兵屬張浚

張浚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韓[illegible]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及是浚至[illegible]

安中不平劾浚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illegible]

[illegible]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illegible]

[illegible]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

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夏四月關師古兵敗降于劉豫

師古遣兵援金案數十金人大敗是[illegible]師古與金人合

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遂以洮岷二州降豫[illegible]

以[illegible]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illegible]大[illegible]中[illegible]宮中從容[illegible]帝曰[illegible]仁太[illegible]

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illegible]誣雖嘗下詔

明辨而國史尚未删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

望于帝也帝悚然[illegible]是[illegible]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

錄神乃爲[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以岳飛[illegible]制置使

時楊太[illegible]欲順流而下李成[illegible]襄陽又欲自

江西陸行趨浙與太合帝命飛[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襄陽

[illegible]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illegible]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

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

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

如飛者[illegible]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illegible]屬曰飛

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飛至郢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illegible]

而[illegible]遂拔[illegible]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illegible]

[illegible]飛笑曰步兵利[illegible]險騎兵利平曠成[illegible]

列步卒[illegible]江[illegible]騎[illegible]十萬何能爲[illegible]

小令[illegible]以騎兵[illegible]

山[illegible]騎[illegible]入江[illegible]死者無數成夜遁飛

遂復襄陽[illegible]人收戌[illegible]兵駐新野飛與[illegible]將王[illegible]

[illegible]

次勝大敗之又使牛富復隨州王登復襄陽取郢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尋發大兵援蜀州[illegible]

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以趙[illegible]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illegible]軍馬

徐[illegible]既至言名[illegible]不[illegible]參政通知開建

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知[illegible]以非才帝曰[illegible]

川令盛於天下之地盡以付鼎[illegible]之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述吏部侍外郎魏良臣使金

胡寅[illegible]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illegible]有可[illegible]

書[illegible]一事未定[illegible]尼瑪哈[illegible]以淮南毋得屯兵

蓋欲畫江以益劉豫[illegible]在陽[illegible]豫所留以計得

兒帝[illegible]勢久之又命良臣奉表通問將金人已定議出

兵而帝未之知也

[illegible]

撥岳飛[illegible]兵討之

八月以[illegible]都統制王[illegible]討楊太不[illegible]遣[illegible]統制

崔[illegible]等討太于[illegible]江師敗[illegible]沒太乘大水出兵攻[illegible]鼎

州社木寨[illegible]守將許[illegible]沒官軍死者甚眾于是

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illegible]討太[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朱勝非罷

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

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illegible]

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

劉豫使乞師于金遣兵[illegible]入寇

先是金主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還力言不可曰江

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

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

襄鄧遂乞師于金金主乃命鄂爾多達賚調渤海漢軍

五萬以應豫謂烏珠鄉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

姪猊合將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

承州[illegible]

以趙鼎為[illegible]有僕射[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事[illegible]

參知政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illegible]豈可

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趙鼎力贊親征[illegible]

[illegible]以視此之[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于福州

初浚至福州度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遣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字子才閩人）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鎮名在揚州府甘泉縣西與滁州天長縣接界）追至淮而還

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侯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金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于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鼓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呼貝勒（舊作聶兒孛堇今改後倣此）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呼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illegible]趙彥衛雲麓漫抄[illegible]）人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金兵多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兵于天長之鴉口擒[illegible]解元至承州設伏以待又決河以退之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蹂踐溺死者甚衆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齊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逼群臣多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庶可脫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議和而狡虜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趙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驅馳以圖報國于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𤫊爲江西沿江制置使[illegible]令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自建康移[illegible]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illegible]又將何事爲他人任[illegible]韓世忠

亦日趨不相與敵若有是則之患上流中變東閩一路
下蕃兵于年用之正今日若少加退派即人心渙散
長江之下不可復恃矣帝遣兵部安撫劉錡移浙中以禁
兵屯鎮江世忠提兵于帝谷平江後自渡江扶戰淮陽
敵之衆於私化戰城這般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
子姪可頓至荊襄守力止及求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
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十一月詔以劉豫罪逆于六師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発其罪以
厲六師

以書後知趙鼎究事親師江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約日渡江決戰沒其擧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
議渡將士見沒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
節制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兵敗走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
牛皋徐慶援之[illegible]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
見侵衆愕然不戰而潰皋謂慶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
益也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蹂及殺死者不可勝

[illegible]

[illegible]

計。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見粘罕訂議劉豫建州以在臣間家為小國求
割納十萬兩銀仍約良臣等再使行御史魏矼詣祖議
和二字以攻守代之節度諸將力戰擊敗遂不復還。

金兵自淮引退。
是時屯泗州時張俊屯竹墩鎮[illegible]世忠
所隨以書諸將戒世忠遣麾下王愈及所俘人以橘茗
報之言張俊將已在鎮江為我甚張俊將孩領兵何
得乃在此金帥撻懶所下文書示之言敗色變遂有歸意
會雨雪餉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
聞金主病篤乃夜引還劉豫珠等既去敗劉猊不能獨
留亦拔柵遁遺帝謂趙鼎曰近將士皆勇可嘉尚守
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
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
不足畏何也鼎曰敵雖衆然以劉豫逆而來非其本心
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謂鼎曰近得諸將軍
相下使化勝中興可謂有社之[illegible]金人退[illegible]
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illegible]議攻戰備[illegible]
綏懷之方。[illegible]

[illegible]

乙卯，五年。金熙宗亶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食。

[illegible]

浚既還，乃命韓世忠[illegible]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
康。俊特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illegible]行在外。[illegible]

金主晟殂，兄之孫亶立。[illegible]

[illegible]

金主不得已許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帝如臨安。

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浚都督諸路軍馬。

[illegible]

吳玠復秦州。

吳玠聞金使[illegible]

自天水[illegible]

[illegible]

段拓復收之。

奉太廟于壽安。

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宜在都今新邑未奠當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遵之行闕以彰聖孝乃從之遂命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赴行在所詔侍御史張致遠持節[illegible]創建太廟於臨安其後復改就中侍御史張綱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四月置總制司

命戶部尚書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

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兩浙運副葉夢得等言宣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illegible]歲徵官錢以給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所補不細今雖中未當罷用請得復行之諸路歲無慮數百萬計竟于緩急懋敷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總制錢莫名自是始歲之[illegible]

歲收錢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以[illegible]能為[illegible]州鎮撫使

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與人敵拒不入朝乞罷鎮使

帝從之不復除也

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

上皇卒于金

遣官歛葬於內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撰文以祭其詞[illegible]有排纜

[illegible]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謚文靖

[illegible]

五月遣忠訓郎何蘚使金置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曾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

[illegible]

[illegible]是不足信也

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何肯講和而能以兵者哉
臣但見逝者之後歸未息河南黄河長淮大江相為失
險矣大女真知中國所重在[illegible] 而所恨在劉豫所畏在
用兵則常示欲和之形持吾所重[illegible]吾所恨[illegible]吾所畏
而中國坐受此何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何是故闗
矣何為復由此[illegible]以為是[illegible]
賢今日而盡就一姑息之[illegible]二帝之故不得
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闊必無可通
之理也逾觀何蘚之事恐和議復行因論彼危亡氣沮
發所繫不細疏入帝發論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
權後將闗地復上終歸于和未可遽絕乃遣鼐行寅因

乞外知邵州
升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
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居之且
為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守[illegible]兼
贊讀翊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
行統元歷
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伏誅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
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黄佐曰岳節使
號令如山若與戰必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

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illegible]撫其背曰
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
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何如佐感泣誓以死報
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illegible]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
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illegible]
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illegible]督府召[illegible]
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
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也[illegible]以王
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
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
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

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
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
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illegible]欽
[illegible]何來也杖之復遣夜[illegible]其衆
[illegible]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illegible]
[illegible]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illegible]
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illegible]
[illegible]怒來追則[illegible]不行[illegible]
之賊舟港中[illegible]以蔽矢[illegible]
巨木撞其舟[illegible]
自[illegible]入賊壘[illegible]何神也俱請降

凡二十餘萬，飛……擊之，……
兵爲……入自……浚……
蘄陽太首……姚鎮……
湖州恐不……
首爲……
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而
帝賜詔召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
隅。
冬十一月，……于涪州。
初，金人攻饒風關……門……至由谷中

而死。劉……不從，以兵恐之……自商州……至國。得
……易傳拜受之，因止于涪州……以……州人不……
其……以自代……
……說
以李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張浚薦其忠也。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
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
……金……
……
萬戶呼沙呼……

……蒙古……將……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圍淮陽，金烏珠救之，世忠
還。
世忠圍淮陽軍……引兵……
入……而……城下……所圍……
不……一……呼……
戰……其……
賊約……
引兵……世忠……援于張俊，俊以……不從世
忠勸……人……

也。或……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
取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
萬計。
張浚命諸將分鎮江淮。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
張浚……二人可倚大事，……命之……
……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
……者，世忠……以……之……
人人……
夏六月，張浚……
後……劉光世……
……此……志也……

[illegible]扶樹違衆出起復為京城
宣撫使飛累表求終喪不許

地震求直言

秋七月以郭浩為永興路經略安撫使知金州

金州殘弊特甚浩招流亡開營田但事以置惡佩給朝廷

浩獨積贏錢十餘萬緡以給戶部朝廷嘉之

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公輔言邇者吏部員外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授左司諫賜三品服已而公輔復尚宗程氏學

[illegible]

劉光世[illegible]

八月川陝都轉運使趙開罷

開以為宣撫司侵奪治賦等于財計不同[illegible]一切以

軍期趣辦于開開以調度[illegible]亦自初來

趙求去朝廷知之變乃以開為都轉運使大使仍宣撫

副使王[illegible]兵[illegible]隸大使司邊防事仍令宣撫司

據[illegible]川[illegible]使用軍期[illegible]開復亦不與又數以錢

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吳玠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

以李迨東事人代之自金人侵陝蜀開總領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illegible]開經畫無改變更然皆[illegible]賦開作俑之責不能逭焉蜀常[illegible]以[illegible]喪亦[illegible]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于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

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

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

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

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

院事檜自被斥得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

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令赴[illegible]用其

岳飛復蔡州

飛遣牛皐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

上言[illegible]失彼今因我得且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

寨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

齊李成孔彥舟迎戰于蔡州克其城

九月帝如平江

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

不許飛乃還鄂

飛遣王貴郝政董先復虢州盧氏縣[illegible]十[illegible]萬石降

其衆數萬偽劉豫屯兵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

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于是召貴等引還鄂州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犯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于藕塘[illegible]

前遣。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度其必進兵遂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援金主在諸將相議之以博勒郭[illegible]

之遂不許豫尚遣殊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簽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在壽州出渦口在淮見以犯定遠

新蔡縣今屬汝陽府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于浚欲合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illegible]延安人分道禦之且令沂中遂行[illegible]而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行統制以往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不剿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故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illegible]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措淮南之敵然後議大舉浚遺之[illegible]

光世不足恃因命[illegible]

光世沂中並遣[illegible]渡江[illegible]

兵江之險與賊共有[illegible]此當合兵於要可保若有思歸之志大事去矣[illegible]

有警何所恃者[illegible]

述密乎密報浚曰非[illegible]

沂中至濠光世已舍廬州[illegible]

之令呂祉[illegible]往光世所督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勒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後合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兵趨[illegible]二將而還[illegible]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遇猊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在定遠縣東南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下所襲乃欲還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令摧鋒軍統制吳錫率勁兵五千

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衆錯愕驚視張宗顏自泗來擊其後[illegible]之衆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在鳳陽[illegible]賊衆大敗猊死者[illegible]猊以首抵謀士李愕曰適見賢將軍鋒不可當果為所敗遂與數騎遁去沂中[illegible]餘衆皆降[illegible]在[illegible]日[illegible]亦[illegible]中及下[illegible]衆皆退劉麟至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乃始有廢豫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陽

西遼耶律達什死。

達什死子伊哷[illegible]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illegible]

[illegible]

咸天皇后。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

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

因論事，語意頗侵鼎。鼎曰：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

間，遂有隙。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

帝[illegible]。浚[illegible]之。及[illegible]還，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

浚乞乘勝攻河南，[illegible]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

戰，請罷其兵柄。[illegible]因易[illegible]，不[illegible]全人不內侵

乎？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士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

心不安。浚[illegible]，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

紹興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與

義，字去非，洛陽人。

以何知樞密院事。

先是，張浚欲復出視師，不告同列。既得請，與求退日，此

大事，而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乞[illegible]。至是，除同知樞密

院事。[illegible]

以張浚兼知樞密院事。

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以浚兼之。

何蘚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何蘚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於五國城。

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

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喪，張浚奏

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

未還，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

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俾勉從所請。

中[illegible]三年之喪，上太上皇[illegible]，[illegible]太后[illegible]

[illegible]

命何蘚用人[illegible]

司天楊級所造也。

二月癸巳朔，日食。

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爲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達賚曰：河南之地，

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

名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

處。屈已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

尊爲皇太后。

[illegible]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罷斥以儆將帥光世亦引疾請罷兵柄乃拜少師爲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參謀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收兵柄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以張宗元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謂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既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以休兵觀釁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浚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詔飛詣都督府與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宣撫宿將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illegible]

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薦安國召爲侍讀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illegible]

其道書材顥六經使邪說[illegible]者不得作而道學名[illegible]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六月岳飛奉詔入朝遂還鄂鎮

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illegible]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秋七月尼瑪哈以憂死

初金主召尼瑪哈[illegible]相以郭[illegible]劉豫代守雲中尼瑪哈遂失兵柄宗磐實勒郭勒欲抑尼瑪哈因其所善高慶裔以

繳敗下獄尼瑪哈乞免官爲庶人且陳其罪金主不從

慶裔臨刑尼瑪哈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

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也凡尼瑪哈之黨連坐者甚衆

尼瑪哈悲悶絕食縱飲而死

八月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

祉殺之

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

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刻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

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

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

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掩略況小嫌耶當爲諸

公爲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

兵權書史漏其語于瓊瓊令人邀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

言瓊大怒會朝廷命楊沂中等爲大帥而召瓊赴行

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

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爲有事聞之朝廷

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等皆死瓊

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執祉以去距淮三十里

祉下馬坐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

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罵其衆曰爾何緣從逆賊爾輩中豈

無英雄乃隨賊叛去乎衆與賊鬬凡十餘人衆立不行

瓊恐搖動衆心亟策馬先渡淮遂遇害之時在得祉精騎劉神言

以姻親間岳飛于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

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

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時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

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

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

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

遂本祠而都督府亦罷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

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

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竄

下詔也之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

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啓帝同列救

解帝怒不解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

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

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乃解帝竟

貞解遂以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少當誤爲有罪然其罪亦當從輕有可矜者輒爲少貶以存之

閏月張俊棄盱眙還鎮中

十一月金人廢齊帝劉豫爲庶人置行臺尚書省

岳飛請攻復中原不報。

初豫由尼瑪哈得立故達賚二人特厚豫及諸將多厭之豫兵數敗金人欲廢豫及尼瑪哈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烏珠烏珠得書大驚馳白金主于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曰先當令諮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命達賚烏珠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先遣人召劉麟渡河麟以二騎從至烏珠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邀豫出見同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廢

之 [illegible] 豫在位八年 [illegible] 兵 [illegible] 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日出 述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哀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十一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搗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冬十一月。王倫還自金復遣之。

倫將還達賚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遂以倫為[illegible]

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金以烏延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烏延好學問平汴京選[illegible]書數車既[illegible]修國史天會六年[illegible]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一[illegible]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illegible]詳略[illegible]

成賞衆有差是月金主改明年為天眷元年大赦

宋

高宗皇帝

戊午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以為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命進一官命未下而卒。（安國强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于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illegible]大冬盛雪[illegible]及卒[illegible]諡文定。）

帝定都臨安。

先是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遷避之名不宜輕動因上六奏言之既而議還臨安張守亦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願陛下席不及[illegible]又迤[illegible]可大蓋非勤勉之為民力[illegible]邦用有限[illegible]之帝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逆謀不可守遂東去[illegible]至是提臨安始定都矣。（[illegible]）

三月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於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與鼎共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于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給事中吏部侍郎晏敦復獨有憂色曰奸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

庶素有威望議者多以為帥才帝欲揚使服[illegible]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屯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illegible]世忠一軍屯天長[illegible]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又致使指會達賚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斡本[illegible]有力言不可東京留守宗弼[illegible]（[illegible]）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故[illegible]（[illegible]）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傳勒部位在斡布上遂[illegible]附之由是傳勒郭親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

資今以議行，初，公從檜，乃改命吳表臣〔[illegible]〕恐謀至臨安，入見，宣諭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illegible]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illegible]下[illegible]天之[illegible]今屈己議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從其言，衆議遂息。

令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

凡五頃，以奉先聖祠事。玠，孔子四十八代孫，建炎[illegible]與其子玠從駕南渡，居于衢州，至是賜田[illegible]之世襲封爵。

秋七月，彗星見。

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illegible]萊州人〕以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

八月，金始行官制。

初，金大祖用遼官，資在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illegible]今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illegible]，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略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部、臺、院、寺、監等官，于是文[illegible]中為之參定[illegible]。

金以會寧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

會寧，金之舊土，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illegible]州平陽人〕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鄜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薩里于來歸，金人追及之，乃奔夏。

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illegible]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侵鄜延，[illegible]由是補充隊將，遷副將。金人破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命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illegible]劉豫廢[illegible]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撒離喝以萬騎駐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圜場，聞世輔求吳俊往探淮水可渡處，欲執撒離喝歸朝[illegible]

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焉孫投川輔知同州
世輔至鄜衍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人爲南山乃金人往
來要路汝可于此擒其酋渡洛渭由號歸朝遣報知我
我當以　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朝遣貴士成等持
書由路　于吳撤歸朝與金酋撒里于來同州世輔以計執
之馳出城下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
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里于搏顙求哀世輔乃與
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里于許之遂
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
鄜城縣本後魏敷城縣後改名元省急遣人告永奇永奇
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爲金人所及家屬

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戶部侍郎向子諲救
事久改之還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字子正臨邛人爲之洪
帝欲併逐同鼎奏于經筵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
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謝不書以一子
還由二往上不書詞以咎鼎致遠必欲罷鼎
問何也帝曰與常人皆抬已有先人之言用是不樂鼎
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
相不樂耳台殿中侍御史張戒兩給事中勾濤勾氏之鼎氏之勾
後奇人戒臣乃因鼎結臺諫及

諸將帝問臺諫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爲
帝所知京之黨所嫉臣與大中同去大中去臣
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以檜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
孝悌之説脅制陛下者時行檜爭執政猷之罪不得遷
一擲而去帝稱從之

以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導江人爲御史中丞

先是秦檜入見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
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
群臣預檜猶恐帝意未堅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

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提
前説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
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群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
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
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中丞劾
異議者卒成其志

金以張通古字樂之易州人爲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
地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有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
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
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

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不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己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忠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illegible]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虜廷以有今日中丞乃責倫耶[illegible]欲[illegible]此事身任倫曰此則不敢不勉[illegible]取金書[illegible]禁中則[illegible]行而事定然事未定倫亦懼[illegible]館受書而倫亦

以計詐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撻懶受使指撻懶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行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豈可去耶[illegible]

十二月罷直學士院曾開[illegible]詔群臣議和金得失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illegible]除名監廣州都鹽倉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辭以禮制非是[illegible]之不聽遂請罷[illegible]虛執政以待開[illegible]弗貌也願聞所以事敵之[illegible]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illegible]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受和

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于是閱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尹焞梁汝嘉[illegible]樓炤蘇符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字伯達[illegible])馮時中許忻[illegible]趙雍皆言不可和胡銓抗疏極言[illegible]

[illegible]

不敢可否[illegible]

[illegible]書上檜以銓狂妄[illegible]編管昭

州仍降詔播中外給[illegible]及前臣[illegible]之禮進于今

論賢日改銓監[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大事去矣金人[illegible]

王庶罷

庶論金不可和上疏者七見而言者六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爲功惡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仵趙時耶檜大恨庶因乞免簽書樞密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以[illegible]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illegible]議將抑檜以[illegible]

之何抑檜以[illegible]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illegible]

[illegible]書省[illegible]金國使來[illegible]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

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所索

己未 九年 金天眷二年 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也張浚在永州上疏言夷狄之禍其詭不

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豈非可結以恩

信者[illegible]今天[illegible]歸河南遂復我德其厚賜謹守信誓

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潛消彼或捐瑕造釁肆無厭

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況事理可憂又有甚

于此者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時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

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議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

恐貽後世議檜銜之及[illegible]至鄂飛又上疏乞[illegible]

之非會行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唯[illegible]

欲復[illegible]而報國讐心天地何[illegible]稽首以稱藩之[illegible]

檜益怒遂成讐隙[illegible]

三月遣判大宗正事士[illegible]兵部侍郎張燾

詣河南修奉陵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illegible]辱國

之罪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

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
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
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
㒟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愈怒如圭遂請祠去

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辭不拜

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
物故胡安國與游酢亦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
源請以代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
命焞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

以王倫為東京留守

命倫交割地界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
京宣諭使已而倫至京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
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皆在永昌
陵皆遭發掘而哲宗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
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迪為南京留守孟庾兼東京
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京

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
費益治屯田歲收之利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
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諸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
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拜受命

夏四月命樓炤宣諭陝西

炤至以便宜以楊政為熙河經略使吳璘為秦鳳經略
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經略使屯延安以守
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甚失人心

罷吏部侍郎晏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誘之曰公若
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誤國家
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遂
罷尚書出知衢州

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且言父母妻子之亡
請兵首報不附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
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讎夏主曰爾能
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患
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從者其家擒之還
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移訶克作
喝波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
總管趙惟清大呼曰朝廷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
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
見王樞多訶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朝廷赦書招撫
可以本部兵歸朝多訶克不從因仍誘夏乞兵來取陝
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出乃斫多訶
克不及擒王樞獲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以所部

拒之驍將樊刀所向披靡殺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淮輸犒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創巳閒得驍勇不少者萬人乃搞賞其父母妻子者斬於東市行至鳳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擊敗之因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罪輸送見玠于河池玠還詣長安見樓炤炤承詔以爲護國軍承宣使偕給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二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自是夏受金人冊命不復通使于宋仁孝改元大慶謚乾順曰崇宗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諡武

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蜀久矣既卒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貴貴援之卒蹈少隙

士褒張燾還自河南出燾知成都府

士褒至汜出飛牒以輕騎從河捕實欲觀釁以伐諸奈格白止之士褒出錄拆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遂入宿城在河南拔自鞏縣歷條井陵宜奇治禮畢而還詔封士褒爲齊安郡王張燾奏既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讎復此讎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侖開諭陵寢何如讎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讎帝默然秦檜忠之出燾知成都府

秋七月以胡世將守承公翰之子爲四川宣撫副使

世將精神明爽隔省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敵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襄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事一無所更與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金宋王博勒郭等謀反伏誅

金博勒郭自以太宗長子爲屈尤甚兗王額爾袞爲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卓覺博勒郭額爾袞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已而撻懶復以謀

反伏誅

時金主以撻懶與杜充爲行臺右丞相分下虛

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烏珠言于金主曰撻懶博勒郭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誅反金人以之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居于河間以待報命之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

冬十二月李光罷

光初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畀撈不附及入（[illegible]）

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撤備）光始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撤

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

耳目盜弄國柄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

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論力贊

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張扁大駭同

省吏數復等上疏切諫于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

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故相李綱卒（諡忠定）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

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

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及是卒于福州贈少師（朱子曰綱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休戚雖以讒閒竄斥屢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夏五月金烏珠薩里干分道南侵復取河南陝西州郡

烏珠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既成

河南諸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布然之及達賚誅

遂大閱國中兵于祁州命烏珠自黎陽趨河南右監軍

薩里干出河中趨陝西烏珠至汴孔彥舟等入汴遣烏嚕

劉麟（[illegible]）多古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于是東京

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

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轄

魏經死之薩里干入同州趨永興軍僉判知軍事郝遠開

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取長安（[illegible]）

（中書檢日金人敗盟我之上策[illegible]）

副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

薩里干走鳳翔

初胡世將在河池會諸將議戰吳璘孫渥已在傍

政由殿撰至諸將咸以爲難惟渥言河池不

可守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

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軍

分據渭南遣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

軍馬時金人攻石壁砦（在秦州界）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

薩里干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

顏以驍騎擊敗之金人先于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

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薩里干怒謀

自屯石通坊（在鳳翔府南）仲力戰破之薩里干遁歸鳳翔

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烏珠走汴

初劉錡赴東京率所部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

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

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三百

暇日城上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召諸將問計或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鋭為殿遣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用[illegible]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逼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金將阿哈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傷頗眾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射之金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既而閱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嘂嘂音叫大呼也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金兵大亂百人者聞嘂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

積尸盈野退軍老婆灣在潁州府太和縣北烏珠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眾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烏珠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烏珠問之對如前烏珠喜曰此城易破烏珠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眾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烏珠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許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于河上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者飲夷其族金人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時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金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

俟哨旦烏珠拔營而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
時烏珠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
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
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
錡軍以槍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金又以鐵騎
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
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
所殺自辰至申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
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金人不敢近食已復撤拒
馬木深入大戰又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
積如山阜烏珠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

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 [illegible]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
貴牛皋楊再興李寶等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
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
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
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
無忘復讎之意飛將李寶牛皋相繼敗金人于京西

閏月金人攻陝州經略[illegible]擊走之

[illegible]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軍璘駐兵大蟲嶺 [illegible]
敗之地此雖與爭乃引去趨涇州由是遣將拒之于[illegible] [illegible]
戰敗之謀堅于遷由鳳翔[illegible]
為陣乘金師雖衆未定俾兵擊敗之俾其兵馬甚衆[illegible]
軍于走還鳳翔

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飛攻金人于蔡州破之復其城于是張憲敗金韓常
于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晸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捷金人大聚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擊敗復伊陽
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
府飛又使張憲會牛皋復永安軍 [illegible]

韓世忠遣兵復海州

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又取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
忠併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
觀

張俊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城而遁俊入亳遂還[illegible]
俊遣統制王德提兵還以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
壽春趨[illegible]與金游騎遇遂入城假樵因敗游騎引

先是因滑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為一王
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遂謂金人曰吾與爾大小百戰
名卜貨賀不降何為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
守將馬秦與入城州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遂降
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酈瓊與
葛王烏嚕在亳聞德至曰夜叉來矣當也遁去德入
亳州謂于俊曰今兵威已震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
初欽宗時德以十六騎擒入陷將金守臣為太尉欽于朝欽宗問對時止見夜叉耳人呼為十夜叉

安置趙鼎于潮州

秦檜惡鼎屢遊道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
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遷潮
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
其於是發七萬緡罪官居興化軍次翁及何
鑄大夫何鑄子伯壽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
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

次翁由秦檜薦為中丞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
及金人叛盟帝下詔罪狀烏珠次翁謂檜得罪間矣曰
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
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
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

不能撼矣

岳飛擊走金烏珠于郾城進至朱仙鎮在開封府祥符縣西南四十五里故名大破之遂使修治諸陵

先是飛赴西京奏檜力主和議奏遣河陽步騎李若虛
諭飛班師會飛已復河南州郡相繼奏捷至是
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
兵勢甚銳烏珠大懼會諸帥謀併力一戰朝廷聞之詔
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烏
珠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
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
戰數十合殺傷甚眾烏珠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
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
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烏珠大慟曰自海
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
騎突戰敗之烏珠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
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在許州臨潁縣南驟與之戰殺
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再興死之
獲屍焚之得箭鏃二升飛遣將繼至復敗烏珠
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其下曰烏珠必還
攻潁昌汝宜速援雲既而烏珠果以眾至
行陣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
翼繼之殺烏珠婿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兩

[illegible]

河豪傑屢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

金人山東河北之將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

四十五里與烏珠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

之烏珠遁去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詔飛奉詔班師遂班師河南州郡復入于金

兩河豪傑李通等率眾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

飛皆得其實中原豪傑響應者絡繹皆期日

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

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

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烏珠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

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

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桀亦不能制其下但諭曰

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

旺等皆率所部降龍虎大王之將忽克齊 [illegible]

偽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眾五萬內附飛

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

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

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

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

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飛一日

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

于一日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

[illegible]

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 [illegible]

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

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 [illegible]

[illegible]

還烏珠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

飛至鄂力請解兵權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illegible]

八月罷秘閣修撰張九成 [illegible] 官

九成及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等七

人皆不主和議秦檜惡之至是皆降黜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

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 [illegible] 沂

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金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

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

時諸大帥皆還鎮。

金殺其左丞相冏新右丞相蕭慶。

冬十月金陷鄜延破慶陽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

忠植本河東步佛山人以義兵安在汾州府寧州 忠義人郭勇之結忠義社書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金圍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故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于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為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衆卑下怨詆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中□軍節度使慶陽謚義節。

臨安火。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

時金主亶謁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封之。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于村落間。

辛酉　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金烏珠破壽春入廬州諸將發錡州兵救之。二月王師復和州。

烏珠自敗後留屯汴京出入許鄭之間窺兩河與伐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破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張俊楊沂中劉錡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時韓世忠引兵往援烏珠自合肥進屯柘皋劉錡將至江張俊議分守所得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敵遠來鋒銳我決不乘及其未成營擊之可以得志若避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劉錡亦議從之俊從之渡江中流曰明日當會食廬州既而錡拔和州俊追烏珠退保昭關錡據和州含山縣北東北後來爭和州俊擊敗之俊沂中又敗烏珠于含山縣東含山置屬和州又敗烏珠于昭關復含山及昭關。

金人破南京劉錡復之。

楊沂中劉錡敗烏珠于柘皋。柘皋在巢縣西北又用兵者也於是遂復廬州。

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先趨清溪後東關據東關先之險以遏金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轉戰至柘皋與烏珠夾石梁河而陣烏珠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錡與俊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之石梁河通巢湖錡命曳

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遂入會
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
宗弼以諸軍俱至懼俊復與錡與諸將分軍爲二並進
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伐俊不從遂非奇機會復何待耶
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麾之以驍騎兩翼分爲
兩隅夾道而陣德自被甲率將先登之陣張被
首射其酋一將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
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
率眾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
斧如牆而進金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東山在
柘皋金兵望見錡曰此順昌旗幟也卻走保紫金山紫金山見前

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爲珠復
柘皋兵遊戰于店步店步在廬州府合肥縣東沂中等又敗之乘
勝追北遂復廬州。
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
金追封昏德公爲天水郡王重昏侯爲天水郡公
又封耶律延禧爲豫王。
金主觀祀孔子
一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破濠州俊使沂中
救之俊錡
共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錡行數里諜報金人攻濠
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同赴黃連埠在合肥縣同往

俊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破俊召諸將謀之
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
徐爲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越二日敵兵已去
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
且欲自以爲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
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伏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
分爲兩翼出沂中以策麾其眾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
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眾乃皆還錡
還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
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
飛將救濠州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

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
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
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帝乃詔
飛會師蘄黃飛至濠而城已破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金人渡淮北去
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忌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
同獻計于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則
兵柄自解檜善之乃密奏柘皋之捷召三帥赴行在論功
行賞于是世忠俊皆入見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
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爲副使並宣押

樞府治事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爲
遠軍節度使

罷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張俊約奏檜欲罷兵權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德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illegible]服行文字總領所于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 [illegible]

[illegible] 爲後俊害飛張本

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

秦檜德同先薦擢林學士不三月遂引爲參知政事

罷淮北宣撫判官

錡自順昌之捷聲實張俊楊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飛不赴援錡戰不力秦檜從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荊南府

八月立程嬰廟于臨安

初神宗時[illegible]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illegible]趙孤也至是立廟臨安并祀韓厥

罷知溫州王居正

居正立剛果與秦檜忤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知不爲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謝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附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 [illegible]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檜銜之及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 [illegible] 史羅汝楫 [illegible] 諫議大夫万俟卨 [illegible] 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逗留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吳璘進兵援秦州閏金統軍胡盞 [illegible]

進文閣直學士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
嶺後控臘家城（在秦州）諸將議璘必不敢犯先一日璘命
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以爲然乃諸
戰金人笑之夜半璘命姚仲王彥銜枚渡河躋嶺
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敵無一人覺軍
已畢列炬如晝發令入驍騎門吾事濟矣乘下騎殺諸
率古吉戰二人與議璘先以兵挑之李古果出鏖戰璘
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裝馳馬敢死之士殊死鬪金人
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入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
會朝廷方主和議以詔書詔班師璘拔秦州其勢方張
故以河東首尾事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敵下諸寨

郭浩復華州大敗州都統王彥師自臘家城引兵還利
州軍遠近安堵胡世將聞之嘆而已
吳將還自介
金人欲議和與新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議和秦檜遂
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議使
良臣與劉光遠至金國帥兀朮者爲使秦檜乃奏遣良
臣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
以與俞齊令留與者後聞飛部將制王貴又以

[illegible]

之乃以告飛罪不肯以罪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
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
問飛部將王俊善告訐號雕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
使人諭之王俊許諾乃自作狀以告王貴俊皆飛
部將使其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
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
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
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鵬等不可俊以爲掠無
據勸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書
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
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
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
子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
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
其反狀飛袒示之背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
入膚理旣而閱實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
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
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
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以飛付卨卨孫革致書張憲
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下俊與雲書令憲虛申使飛還
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
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

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為之滅跡尚又使鵰章等為飛父召還迎合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以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韓世忠罷。

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心益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札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益堅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illegible]

十一月安置李光于藤州。

秦檜忌光議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安置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貶瓊州。

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為表稱臣于金。

烏珠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遂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命鑄往使。[illegible]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鑄至汴見烏珠遂如會寧烏珠等遣人來復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

十二月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界金。

以大散關為界于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西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illegible]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illegible]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獄久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子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飛

□臣賞毀之□陷于是節仁弼□若復何□□皆被□□
乡劉元升□□□死下大□□□□安王十毅以救飛
請放之建州凡□□下□名□□□□在金以蠟書奏
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金人酌酒相
[illegible]

□十二年[illegible] 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
已而封□國公璩為恩平郡王 [illegible]
詔諸州修學宮
何鑄還自金
初鑄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
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
兵及何鑄出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
淚可揮卿見金主當以親之在上惟一老人耳在本
國則所繫輕在朕以子誠感之庶彼有悔禍之心首以太
后為言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由鑄再三懇
請金主乃首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

[illegible]

與帝計議也
一月[illegible]使割[illegible]以[illegible]中[illegible]代之
剛中論割[illegible]人[illegible]必先庭辨然後就坐[illegible]
豐臣等[illegible]問[illegible]鈞敵之禮剛中曰步師雖強猶
都統制王俊[illegible]當[illegible]軍容[illegible]恐[illegible]命
夏四月金使人以哀冊來冊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筈[illegible]之子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
帝
五月初置榷場于盱眙
金人約各置榷場于兩界于是置盱眙榷場官監與北
商貿易洵向京內陝西榷場亦如之金亦置榷場于[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安置王庶于道州
[illegible]
秋八月何鑄罷 [illegible]
秦檜以鑄不附己出使之怨之諷万俟卨論其過欲
竄諸嶺表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
州居住
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
喪至帝易緦服奉安龍德別宮
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后自留雲朔聞金人許□□□檜密后恐其反覆呼役者

畢行然後起揚官將方資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為言
稱我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
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
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九月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
以和好成也尋以太后回鑾推恩進封檜秦魏兩國公檜以蔡京同辭不拜

遣使如金
沈昭遠賀生辰檜恐金使受不賀正旦賀謝俱用金茶器千兩銀
等器皿金得其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
之。

冬十月葬徽宗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尋改日永祐在會稽縣東南。

以恩倚韋后弟。

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
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罷
爲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
來時明不議罪以劉光世光世于諸將中最先進兵律身
況故不為檜所忌得法及秦檜用事罷兵柄與時浮
沉故不為所忌得以終其身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
焞質直宏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
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及是卒。

以秘書少監秦熺修日曆。

秦檜于取妻兄王煥妾子熺爲之南省擢爲第一檜
以為嫌進士陳誠之爲第一和孫乃以熺為甲科人之選
官秘書少監領國史不爲上前所奏乃以熺領國史自
檜再相凡諸書皆竄改稍及檜者史籍爲之是後記錄
皆熺筆無公是非矣又因太后北還檜封功德凡二千
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皆遷秩揚英本傳乃熺所撰
通鑑作以爲熺事似須今改正

御批
先是忠厚爲樞密使充提舉宮總護使忠厚始雖以外戚
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條婿也
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臺諫引故事

外戚不預政罷之。

十二月以丙大旱
初陝右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滻皆竭民無以食多餓
死者。

西遼耶律達什后蕭氏殺子伊嚕立改元紀興

癸亥十三年金皇統三年春正月作太學
以岳飛宅為之。

二月作景靈宮
遣官自溫州奉迎祖宗神御至臨安所藏告遂
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安焉

三月築太社太稷及圜丘。

夏四月丙寅朔，吳氏為皇后。

后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

古史書翰，由是寵遇日隆，累進封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

宮以待。及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

帝從之。

王次翁罷。

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罪斥，始終不貳于檜

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留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

惟三人以和議成得歸。[illegible]

[illegible]

卷之六十八 九

[illegible]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頒州府學。[illegible]

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稱賀。

金人來聘。

卷之六十八 [illegible]

復置三館。

[illegible]

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道三館養天下之士，至

仁宗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與學校，何來安得人才

用邪。

甲子十四年 [illegible] 春正月，樂平縣言江水鬭。

樂平縣何衝里田畝數十百頃，田中水類鬭，為物所吸聚，

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保源

塚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墻，一

水鬭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二月，方使高麗[illegible]

卨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己數千言。屬卨以聞。卨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於紙尾進。卨曰。不聞聖語。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卨遂求去。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

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閌表請幸學。從之。帝幸于殿門外。步趨升降。進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朝宏光烈大讐尚貴之日太學列人倚之明在也太上皇帝朝于下日張敵生往死昌批臣乎嬌心思行政務督寬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舉其議臣乃有金人於中華之大辱且附不忍言者何補哉乃救炎用人以大讐人彈十大可言也曰穀乞穢減湮乳而救國以苟安之患也像然為天下縉紳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叛波輔臣命仰鼠可堪大哀失甘之與又從而爲之□穀陶然耶苟安字耳苟安□矣。

夏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請也。使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私相撰述作爲野史以快其私說實爲妨死之後下詔申禁之。

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文會劾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免。所以言者代之。已而文會爲楊愿劾去。愿遂代其位。愿迺台察官之患自以爲秘動人謂之內傳時末幾亦爲天下快之。

閩浙大水。

內侍右武大夫白鍔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燮理乖繆。洪皓名聞中外。顧不用。館客張伯麟嘗

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鍔于萬安軍。伯麟于吉陽軍。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秋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

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嘗論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承檜意劾鼎與其客范沖相謗訕時相輔成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沖嘗爲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

右正言何若言。指程頤爲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

十二月。王倫爲金所殺。

金欲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

乙丑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夏四月。彗出東方。大赦。

六月乙亥朔。日食。

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又賜銀絹萬匹兩。錢萬緡。綵千匹。且幸其第。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熺學士承旨。孫女封郡夫人。孫塤進

因命以親翰閣額賜之一品以下皆賜以名字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世家廟賜以祭器

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及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病于骨髓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改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詳察情偽預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省秦檜大怒命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浚從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竟諸郡輕税

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右相與展免侯家給人足飢饉自然易是歲二州上貢錢米河源一州歲旱二縣破不戸家絲綿鄂州錢斛各一年又蠲四川積欠常平錢三千萬撤東西路添價回買及州縣場務稅錢

宋

高宗皇帝

丙寅 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春正月行籍田禮

先是知虔州薛弼 字直老溫州永嘉人 言州民耕牡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于是修飾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夏五月金右丞相韓企先卒

企先為金右丞相銓衡百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為己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號稱賢相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家奴告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于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于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

秋九月金劉豫死

[illegible]如西遼西遼殺之。

[illegible]而殺之。

丁卯 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夏四月金主殺其戶部尚書宗禮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于尼瑪哈斡布烏珠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治清簡[illegible]既而其后裴滿氏[illegible]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求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于手刃侍臣。[illegible]使殺金主被酒[illegible]王欲不能俱逃去金主大怒時惟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乃使之臨手殺之。

五月安置饒州通判洪皓于英州。

先是皓居燕秦檜嚴倚詞皓聘[illegible]及終武除饒州通判李勤又誣倚[illegible]若以為李勤官則上文除字[illegible]安所誣皓作欺世飛語貶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六月金殺其橫海節度使田瑴。

初韓企先引瑴為吏部[illegible]為[illegible]員外郎選行人所[illegible]為刑部員外郎蔡松年[illegible]薦之求與瑴相結瑴薄其為人拒之松年遂以短瑴于烏珠企先卒以瑴為橫海節度使及是尚書省令史許霖首告瑴在吏部時為選人龔夾鑑例用日月事

新[illegible]烏珠所親任以瑴等[illegible]年搆成其獄瑴[illegible]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以下[illegible]朝廷一空徙其黨與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于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

鼎謫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降旨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因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

[illegible]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

剛中治蜀有方嘗忤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得之遂責桂陽軍安置罷四川宣撫司亦罷。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十二月金殺其宗古訥

初遼[illegible]其子[illegible]花部郎君[illegible]大金[illegible]

幸其又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強烏珠討之遣

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北[illegible]
[illegible]
且冊其長熬羅孛極烈為蒙輔國主不受
自號大蒙古國于是始稱兵[illegible]鄂爾[illegible]勒自
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 春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

秦檜問勅令所刪定官胡寧[illegible]子近除外
議郎何等官以為必不違秦家之意檜怒之[illegible]
[illegible]政殿大學士[illegible]

夏四月戊子朔日食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

[illegible]西邊山川險易內北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

奉祠台州居住

六月金以完顏亮[illegible]

政事。

亮為人僄急多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
孫居嫌疑地及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明
安穆昆[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揣知其意因曰[illegible]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
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完顏秉德遂與
謀議及入為右丞[illegible]心腹為省

[illegible]宗[illegible]引餘為兵部侍郎[illegible]

冬十月金太[illegible]

金自尼瑪哈死達賚圖勒巴等皆有跋扈之意檜作獨
立不能如之何自無為以國勢始衰故其開國功臣獨
尼瑪哈後惟烏珠一人耳。

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秦檜諷言官論銓飾非橫議詔除新州編管王廷
珪賦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守張棣承檜旨論銓與
客唱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表提舉荊湖北路[illegible]
至官一日[illegible]

己巳十九年金天德元年 春二月癸未朔日食

夏五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

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閏月庚申夜大風雨
雷電壞金主寢殿鴟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遷
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鬬于利林洞水上[illegible]
[illegible]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
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
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illegible]摘其語以為誹謗
金主[illegible]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illegible]
[illegible]

亮遣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丁丑裕遣人

覘其故大恐及往復拜平章遂與裕執

冬十月金主殺其弟胙王常勝 [illegible] 遂殺其

后徒單氏

金守臣護送陽海之民于燕何近作 [illegible]

遷所于徒單后居白金主令杖進杖平章政事 [illegible]

而殺令詞郎中蕭賾 [illegible]

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達以告亮二日亮與辯語因問

日若與大事誰可立者辯日胙王常勝也問其次日鄧

王 [illegible] 亮日胙王杖 [illegible]

亮辯 [illegible] 不得已 [illegible]

久相與謀謀衛斯 [illegible]

摩后后白金主命 [illegible] 與亮謀 [illegible]

我何校之亮因此忌常勝故 [illegible] 河南兵士

遇 [illegible] 常勝扎

[illegible] 亮 [illegible] 勝扎拔金主使 [illegible] 之

無職亮 [illegible] 不以實遂與殺之又殺 [illegible]

[illegible] 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

[illegible] 入宮納之 [illegible] 妃 [illegible]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 [illegible]

[illegible]

護衛十人長不睦瑪圖克 [illegible]

[illegible]

勒楚克 [illegible]

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以李老僧

為亮將為尚書省令史亮與 [illegible] 使老僧

結為應興國給事寢殿夜當取符鑰歸于亮十二月丁巳夜

布薩瑪圖克額勒楚克 [illegible] 夜二鼓興國以符鑰

啟門亮與妹婿 [illegible]

政事衆從在丞 [illegible] 大理卿 [illegible] 李老僧以刀裁

衣下人宮門者以辯因 [illegible] 亮又至寢不疑而納之及寢

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

主常置佩刀于牀是夜興國取刀投牀下金主求刀不

得 [illegible] 勒楚克先進刀斫之金主 [illegible] 亮前手刃

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死秉德等未有所屬瑪圖

克日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群臣奉亮即

位詔以金主殺 [illegible] 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

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辯為右丞相烏達為平

章政事 [illegible] 后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后廢金主亶為東昏王太

歲 [illegible] 改元

[illegible] 十年 [illegible] 春正 [illegible] 司 [illegible] 施全 [illegible] 秦檜不克 [illegible]

刹之。

檢趙朝殿前司後軍使臣宋史兵志殿前司步騎諸軍有軍使副兵使全揆刃于道遇檜出興州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自是檜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

金主亮尊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皆爲太后。

圖克坦氏賢御下有恩與大氏相得金主亶及亮弑熙宗圖克坦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亮銜之金主是追尊幹布爲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圖克坦氏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圖克坦氏方與諸公主妃語不禮謝大氏既者久之亮怒明日召與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亮曰今日之事豈能後日耶。

二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爲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

賀卽位也及還金主亮以上皇子帶賜還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仲軻本幽州人曰此希世之寶也輕賜之可惜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特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亮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迎之。

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

光在貶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爲所親陸升之山陰人光姪壻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訕送大理寺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于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澤之子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美等八人皆緣坐降責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字虞卿湖州人嘗與李光書和戎并與知常州巨趙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蛟蝗也其鄉人告之以爲譏毀大臣又言其家亭號潛光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無意于事秦檜大怒貶之容州今屬廣西梧州府容縣

夏四月置力田科。

募民耕兩淮田從知廬州吳逵請也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初金主亮見太宗諸子強盛忌之及卽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卽誅其術之將盡誅焉于是尚書省令史蕭玉奚人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嚕本太宗子舊作阿魯今譯左丞相唐古辯判大宗正寺阿嚕布舊作阿魯補今譯作蒲魯虎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林阿舊作阿鄰今改北京殺留守呼拉布舊作胡魯補今譯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絕而烏達蕭裕蕭玉等皆受賞

以又令五十以上目服無以報職使賊女為卿男婦代族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及宗室動臣大臣欲盡除之乃誣都元帥府令史[illegible]遂殺撒離喝及其子孫[illegible]延[illegible]

秦檜有疾諸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illegible]入宮門二[illegible]挾刃斫檜[illegible]殺於市。

辛未 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 春正月金置國子監

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

伋至金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亮曰不知歸後何處置頓放伋唯唯而退

三月金大營宮室于燕

金主亮稍習經史慕中國衣冠人物營行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illegible]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亮意合乃遣右丞相張浩[illegible]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宮城周九里三十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

夏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illegible]及宗婦子宮

阿懶亮殺曹王阿里布妻也亮殺阿里布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國兒堡[illegible]宰相以朕嗣續未廣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掖宮相乃奏請行之亮遂納阿里布子宗羅[illegible]等四人之妻于宮並封嬪妃[illegible]

秋八月太傅武安軍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戇直勇忠義[illegible]流涕極言和議斥秦檜罷兵跡家凡十年至是卒

壬申 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 春三月[illegible]王庶子之奇之荀于[illegible]

[illegible]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

上皆必詣親附討捕其日日鶻木巴也至是秀人所告
事辨朝廷竄謫之命于梅州（本自廣東小宋放之）之花于
容州又以首從開陳三名臣押作院王遂等迪言
惠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下移州遂于高州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夏（臣人　寧寺俑密院事）
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呼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
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變色曰是人言公何
日拜相伋惶恐而退中丞章夏劾之即劾伋陰懷異意
遂罷（夏乃檜婿）黨亦罷。
五月襄陽大水。
平地五尺漢水自城而入。

冬十二月金主亮召濟南尹烏祿妻烏凌噶氏（原作烏林答今改）不至自殺。
烏祿即雍為濟南尹烏凌噶氏從容於濟亮召之乃
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
召王府臣僕曰為我謝東宮我死後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
至良鄉伺間自殺。
癸酉　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三月金遷都于燕。
金主亮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
子百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
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號止稱
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

大同府如故。
以王循友知建康府。
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遷之次年檜
以循友罪其族竄藤州（唐置今屬廣西梧州府藤縣是）
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
金主亮遷都于燕親奉嫡母圖克坦太后于會寧
圖克坦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
常思念圖克坦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為恨將死謂亮
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
當如事我。
五月漳州（本唐漳州宋置今為府因用）大水。
平地丈五尺死者甚眾。
甲戌　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地震。
金右丞相蕭裕謀反伏誅。
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亮倚信之他相側目成而已裕
以亮猜忌恐被禍乃遂與前蕭豐雅努（舊作蕭馮家奴今改）
等謀立故遼主天祚之孫事覺伏誅。
夏五月癸丑朔日食。
金始置交鈔庫。
從戶部尚書蔡松年請也（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猶宋之交子其後更為銅少為權宜之制云。）

[illegible]

秋七月，俊卒。

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于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刻，

欽附秦檜，殺岳飛，爲世所鄙薄。

以敷文閣待制秦塤修撰實錄院。

初，魏師遜、湯思退（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等知貢舉，以秦塤爲榜首。及廷試，檜以思退爲編排，師遜爲詳定，復擬塤第一。帝讀塤策，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第一，而塤第三（檜從子焞[illegible]與[illegible]皆擢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塤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百官率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託故避免，可令檢舉約束，毋防輪對避[illegible]也。

冬十一月，以施鉅參知政事。

自秦檜專國，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政[illegible]，[illegible]万俟[illegible]參預政事者，[illegible]人而已。

[illegible]少傅，封益國公。

金主亮納其從姊妹于宮。

壽寧縣主什古[illegible]宗望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剌[illegible]烏珠之女也；[illegible]之女也；[illegible]皆亮從姊妹。[illegible]之女也，亮之姪也。[illegible]太后大氏之兄嫂也。[illegible]之妹也，皆有夫之[illegible]。無所忌，悉皆殺之，私分[illegible]妃位下。[illegible]

十二月，[illegible]耶律伊呼[illegible]。

伊呼字了[illegible]完[illegible]以[illegible]

乙亥　二十五年　金貞元三年

夏五月丁未朔，日食。

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容軍。

岳州乃[illegible]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秦檜惡岳飛，岳州人[illegible]乃[illegible]州丁[illegible]州[illegible]與[illegible]之。

金上京火。

金主亮以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illegible]爲南京[illegible]留守[illegible]之，而大夫[illegible]杖殺[illegible]。

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

秦檜乎　德裕天聞其[illegible]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
殺之及鼎死不嫌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illegible]汾州[illegible]
宗元與張浚書言丁[illegible]其已逮者數十家將羅以不
軌而是五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illegible]觀
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汀州檜乃諷
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奸謀
詔逮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謀
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冬十月洪皓卒于袁州未至卒

皓以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illegible]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

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疾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
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沈虛中草
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夜遣塤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
宗正丞鄭柟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
請以熺為相翌日檜薨致仕詔下[illegible]江州太平
興國宮是夜檜死檜居相位十九年[illegible]嚴護國是之論劫制君父[illegible]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無罪可狀者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

[illegible]

金主亮迎其太后圖克坦氏至燕

金主亮命以大房山在順天府[illegible]大房山[illegible]

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布薩瑚嚕等如會寧奉遷
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圖克坦后至流沙河[illegible]

北沙河[illegible]

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凊
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
我有子如是豈忍笞乎呼杖者退既至亮事之外極恭
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輦步從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
見者以為至孝然太后亦信其誠

[illegible]令衿[illegible]卒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illegible]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姻黨[illegible]
戶部侍郎曹泳于新州龍圖閣學士鄭仲熊[illegible]字行可

四人從行御史徐嘉言張扶爲他官知延州以

工會等六人俱以諂檜得罷又竄呂愿中等于遠州

秦塤曹冠等以檜子孫親戚濫科第正之其及張浚先

等八人並以告訐濫竊官爵送遠惡編管并復趙汾等

皆趙鼎李光之黨 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於郴

于近州。

光移郴州趁移衡州光尋卒

丙子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三月

罷[illegible]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

外州中外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成

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

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

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憲典

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爲左右僕射湯思退

知樞密院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 德元字仁[illegible]豐人 及湯思退 時並參知政事

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

不受謝其退而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

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

靖康帝崩于金。

命史館重修日曆。

以秦檜所修不實也。

秋七月詔申嚴求言

八月以張綱 字彦正丹陽人 參知政事。

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家居二十餘年

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帝勞問以持正不屈綱奏求言

爲聰明第一要務宜命有司諸言事者勿論切直及修政事前

所行不便事時以其敢言[illegible]力論[illegible]乃納其切

于到議者以大將之驕假宜節中外

冬十月[illegible]安置[illegible]大學士張浚于永州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

[illegible]每遣使至必問浚安否及帝知浚賢而欲用之浚

金使至必問浚安否[illegible]其復用而秦檜惡其正論害

己令所由有所顧忌[illegible]必欲殺之檜

死乃[illegible]大學士判洪州時沈該万俟卨等

求乃[illegible]金人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我方溺于

[illegible]可信其爲之備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相繼尤不厭

天下望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乃上疏

極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illegible]乃[illegible]在

[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論浚者在[illegible]

籍備與[illegible]以助[illegible]若使歸[illegible]恐或遂方生[illegible]復安[illegible]
承之

丁丑 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三月万俟卨死。夏六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卨爲相主和同信無與秦檜既死思退遂相[illegible]

戊寅 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三月辛酉朔日食

秋七月金以令[illegible]通參知政事

金主亮將議南侵以通爲謀主故有是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以王剛中（[illegible]）爲四川制置使

剛中[illegible]中書舍人言禦敵爲今日先務敵强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强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備備器械俾我勝[illegible]則[illegible]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帝避其言曾西蜀誠[illegible]帥帝曰無如王剛中[illegible]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營汴宮

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illegible]）營建宮室（[illegible]）

[illegible]國子司業黄中[illegible]

遂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逼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illegible]則北士健馬不數日可攻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己卯 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于通州（[illegible]）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簽之凡二十四萬又簽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illegible]）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illegible]運軍器並致于燕京又建汴京修燕城民不能堪前後一尺至于箭[illegible]村[illegible]往往[illegible]以供筋角至于鳥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夏五月以禮部侍郎孫道夫（字太[illegible]）知綿州

道夫前使金金主亮[illegible]欲南侵[illegible]設爲[illegible]之語（[illegible]）

[illegible]

其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欲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以爲不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illegible]疑其引用張浚[illegible]之

故哉。

六月，遣王綸（字德言，建康人）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議，皆欲捨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不至。

熹少有求道之志。父松（字喬年，嘗爲吏部員外郎、史館校勘，仕終知饒州）方疾亟，囑熹曰：籍溪胡憲（字原仲）、白水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屏山劉子翬（字彥沖），[illegible]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熹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

及第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同安縣屬泉州府），罷歸。聞延平李侗（字愿中，南劍州人）學于羅從彥（字仲素，南劍州人），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爲主。築室于武夷山中（[illegible]），四方從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辭不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時湯思退輔政，右僕射康伯遂同相。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眞宰相也。蓋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爲面從。康伯曰：大臣以國事爲己任，當盡心，若依阿苟容，臣所不敢。

皇太后韋氏崩（[illegible]）。

帝事太后，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豫。愛撫宮嬪，敕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凡有所聞，事有所關，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

冬十一月，攢顯仁皇后。

攢于永祐陵之西，附神主于太廟。

（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

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侍郎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副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于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帝許曰：[illegible]此久矣，[illegible]。燾頓首謝。至是，利州

提點刑獄范如圭探予和議衛罰（[illegible]）
為合祭一書囊封以進請斷以至公勿牽惑（[illegible]）
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不及王（[illegible]）
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
秋七月以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知樞密院事朱倬（字漢章，閩縣人）參
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宣興海人對除為[illegible]
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倬既
惡州縣因言論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
抑帝嘆然慰諭日及之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之遂累
擢至中丞論事多所稱旨帝倚任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八十七　宋高宗皇帝

八月丙午朔日食
九月以李寶（河北人）為浙西副總管
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illegible]）
如響乃授官令上平江督海舟并禦（[illegible]）
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
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
宜寘之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
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

浙遂通行諸州
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不
見
風雷大雨雪
侍御史汪澈（字明遠，新安人，徙饒州）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
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
夕之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宜為金人且有判盟無
統督江海之備與因循修攘之策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取士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
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
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為兼濟此後進往往得志而
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于是定制本經義者[illegible]各一道第二場[illegible]首次詩賦各一道為首次子史論[illegible]二場[illegible]各三道[illegible]試[illegible]者一取[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八十七　宋高宗皇帝

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
拱（玠子）知襄陽府
先是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欲
敗盟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兵三千
戍之（[illegible]）
及五月金主先遣使徵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金主亮將南侵,遣畫工于本使中偷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于吳山(在杭州府城內西南隅,一名胥山,上有伍子胥祠。)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申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可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命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辭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號慟遽起,發哀而罷宴。詔將斬景山。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欽宗 [illegible])

(發哀,左史黃中自金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失禮於天下後世何?左僕射陳康伯主中論,竟得如禮。)

召議發兵。

帝命宰執召同安郡王楊存中、三衙帥趙密(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至都堂議舉兵。又召侍從、臺諫集議。陳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只問戰當如何。時帝意雅欲親征,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今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應之。時已先命吳拱守襄陽。又命主管馬軍司成閔將兵三萬戍鄂州,(中[illegible]以作士氣。)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

詔以金使語聞諸路統制、郡守、監司,隨宜應變。以吳璘宣撫四川,仍令王剛中同處置軍事。

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

時諸將無有存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

故遼人伊喇窩斡(舊作移剌窩斡,今改。)叛金,圍臨潢。

初,金主亮發兵,遣使牌印(金官名,掌御寶及金銀牌等。)[illegible](舊作[illegible],今改。)如西北路簽契丹丁,契丹人不願行,求之急,[illegible]不從。于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巴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舊作[illegible],今改。)及幸[illegible]等,取

招討司財帛三千乘,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推都監老和尚(舊作老和尚,今改。)為都統,使山後山前諸羣牧皆應之。咸平[illegible](金[illegible])[illegible](舊作[illegible],今改。)擊兵據咸平,總完顏[illegible]府庫財物,勢兵以應。撒巴其勢益張。金主亮使樞密[illegible]討之,皆無功。撒巴自度大軍必繼至,勢不可支,謀歸西遼,乃率衆由龍駒河(金史作[illegible])[illegible]西北路[illegible](舊作[illegible],今改。)山前者皆不欲往,與六院節度使伊喇窩斡殺撒巴,統其衆,號自為都元帥,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illegible](舊作[illegible],今改。)招[illegible]忠郡斡已約降,而引巴[illegible]兵衆[illegible]中[illegible]

其間以存城守，說之曰：我之始山，以夜當不能有為，今
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卻敵乎？為人所驅去乎？將欲
待天聽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於是鄆韓沈等
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秋七月，金主亮還都于汴。

金大括馬于諸路。

先是，括馬于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
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藏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下之，並拘藏民馬，其自東
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相去數千里，往往乏食，死者給驛，驛馬不能應，以民馬
者，又給賞官，更有貫緡，自動驛所不能供，至是又大失所望。河南州縣，諸所以備人軍
民馬盡括，將士多怨，以馬與人。而無可給，有可以備者
金主亮出北方，比歲民間備畜馬者，今不能為，不可
野，無馬可數，牧用屯營，令兩藏不及，必同撫之。于是閑

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義勝
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大醫使祈宰，字彥輔，江淮人。上疏諫
南侵，亮殺之。由是群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

凡百三十餘人。

遼招討都承旨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卻之，乃還。

先是，遣用璘之子光祖為賀金遷都使，金遣行光宣
遂以嘉代之。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
曰：敗盟自此始。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
嘉乃還。

八月，招還人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人。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

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兵，
兵，勝蹶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
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
勝迎擊走之，進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張嚴
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
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執文
富與其子安仁，殺金兵千餘人，安仁及州兵千餘人
文信，沂、密、膠等諸州皆爲降附，遣人諭朐山，朐山降，懷仁、東海
縣亦聞風納款，金令其州縣皆降，勝見諸縣皆定之，乃
籍其民。因其豪傑，立忠義之士，分忠義士為五軍，親率

勝籍部分，又署其屬爲將佐，以圖收復遠近，附之，乃行
總統，得兵數千，勝常聚兵成伍，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
殺金守將大軍十三千餘衆，兼降得器甲數，身全遺衆
古將爲兵，得數領城，進攻海州，抵門北二十里，折橋，勝與兵
鬬之，敗於高陽，以得兵，死戰，伏兵金兵大敗，獲鎧
開城平入勝之，有人聞鄰縣，進攻山東之民，威欲來附。勝
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聞之，有至金人聞之，不自安，勝募兵，前至山下，金人大書
勝按寄急于醫，勝復率兵從之，陳于山下，金人多伏兵
為城屋，竊以害其勝，棄之，待以之，爲將以方用兵，首不兵，其來
金大軍見數萬，以其將以方以前為爭，奪金人乃可出，衆其兵
四萬，合而破之，後人為以爲數十，欲得與之，戰，重重，攻鬬金兵
遣之將軍，守攻之，勝丈人欲，而攻敗，金人又急攻，絕其
水路中，兵以步騎，段千守，兵與金人攻其圍，勝，山爲，賢，勝
屬其之，收沂州，城固之，戰，越城中，金人果解，倉山圍
自會，齊、莒兵，皆悉金會，降金，勝復其之，歸，州之，上

登城，以鐵石如雨，相持[?]日，官兵多死傷，

道去。蒼山在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東。

以成閔爲京湖制置使。

金主完顏亮弒其太后圖克坦氏。九月，遂大舉入寇。亮犯人[?]金[?]

圖克坦氏[?]金世宗[?]位[?]改舊[?]入[?]

圖克坦后聞亮欲南侵，數諫止之。亮不悅，每見還宮，必忿忿，人不知其故。及至后所，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輒以告。特默格舊作特末哥，今改從後仿此。教福娘增飾其言以間及於亮。及樞密使布薩[?]圖克坦[?]往[?]辭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今契丹事復如此，奈何。

福娘以告亮，亮始謀殺后，[?]點檢[?]于亮之[?]本名[?]。[?]舊作[?]今改從後仿此。[?]爲元[?]明子皆成立，恐[?]圖克坦[?]將兵在外者不得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命殺之。后方[?]佛，懷忠等至，命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懷忠[?]從後擊后，特默格舊作虎特末，今改從後仿此。從後擊后，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子[?]等二人。[?]舊作[?]今改從[?]阿里[?]舊作阿里骨良等，今改從後仿此。遂召圖克坦[?]等，皆秋官[?]以[?]娘爲鄭國夫人，以特默格爲[?]州刺史。又以尚書令[?]李[?]通[?]不[?]伐宋[?]而[?]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

及三道都統制府分總之。以[?]勁之子[?]舊作[?]今改從[?]人都以[?]道[?]之[?]長[?]為右大都督[?]封[?]之蘇保衡[?]字宗尹[?]今改從後仿此，鄭家舊作鄭家奴，今改從[?]副。[?]人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趨臨安。劉萼等[?]人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以[?]荊襄；圖克坦合喜舊作徒單合喜，今改。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以俟後命。左監軍圖克坦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亮召諸將授方略，以尚書省命皇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英居守，[?]以[?]治[?]事。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旗

幟相屬，鼓聲不絕，[?]道[?]于淮水之上，將自[?]州以入，隆興邊近皆震。

金人攻[?]，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圖克坦合喜將五千騎據大散關，遂攻貢[?]堡，守將李彥堅[?]遣人[?]制置使吳璘，璘遣高[?]一軍二百，[?]吳璘[?]起璘于帳中，[?]之曰：人將與[?]同休戚，[?]敵安得高枕而臥。璘[?]門馳[?]殺金[?]駐軍青[?]原，[?]中[?]內[?]兵分道而進，以[?]中[?]又以[?]大集[?]李彥堅[?]江[?]射金帥[?]之[?]別將彭[?]寶雞渭河，夜[?]

泝淮據盱眙若可以破之又遣劉汜拒金兵

劉錡遣兵復泗州

友直字聖諭博州高唐人

傳檄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

友直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幼從父讀兵法志復中原聞金兗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我所以齊事機歸于正何害于耳自稱制置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爲副使傳檄州縣勒王求致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據定衆既論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捷已而自歸朝廷詔以爲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

兗渡淮遣勝從兵後分軍數萬圍海州命李寶師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 勝 遣人邀之寶遂風東海縣既駐十日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大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復圍勝率屬門張榮飲酒旋卒分門守勿出戰敵見乃少退土由澁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向渡沭陽後欲過沙堰閉城爲營勝先已據險蔑以單騎逐金騎于東門外大聲叱之皆驚散

乘長淮南城欲攻揚州力拒之金兵不能前乃返柴走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

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没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拒之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于遼陽更名雍

兗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 館 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 路 東京穆昆金桂 始迎立雍于大名即與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兗嘗使穆喇而愛懼會故史 白汴遣其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安烏祿懼謀于其舅與元少尹李石存福殺之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高存福烏祿遂執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兗罪惡數十事追尊父爲帝廟曰睿宗

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錡引還揚州金完顏兗入廬州

錡遣都統王權拒於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引還揚州。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已而金人陷真州，錡令邵宏淵逆戰敗走，王權尋退屯采石，金亮遂入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敗，詔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命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李寶大敗金人于陳家島，在膠州即墨縣東南海中。殺其將完顏鄭家奴。

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在膠州南海中，海防考靈山衛有石臼寨及海中之陳家島諸處。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祈風自拖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戰。金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飛過山，薄敵，鼓聲震動，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碇舉帆，帆皆油纈，綿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若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眾三千餘人，斬其將完顏鄭家奴等五人，擒倪詢等三人獻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累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金人攻揚州，劉錡遣兵拒于皂角林，在揚州府江都縣東。大敗之。

錡以舟渡兵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員琦王佐等拒之。丁巳，所部琦陷重圍，下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義，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行，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侵瓜洲，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劉錡之姪。禦之，敗績，義問走建康。

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守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錡還鎮江尋防江……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同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梁……爲不可義問迫之汜爲出戰錡不從汜率衆剛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俱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發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遁至建康市人皆嘲罵之

虞允文大敗金軍于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亮至江北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諸將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將梁漢臣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暫明日渡江遂炊于臨江之宰在和州擄江之民。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軍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

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而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雍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撫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其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謀北還：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絶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緣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楊林河口在和州東楊林渡。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破焚其舟三百日敵遣使持書來諭王權約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顯戮與新將李顯忠也願決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請亮渡江者及造舟者二人率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元宜

淮陰縣屬淮安府今改復仍舊護帥卑不能拒淮陰凡自軍中遁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者皆殺之。

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

顯忠至采石不敢渡允文諭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滁河源出□州分界□□□至六合縣入大江〕造三閘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採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名在句容縣北〕爲援且詣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

詔以閔爲諸路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金主亮爲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指金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敵宜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今改〕欲謀其□□宋□□是之副□□〔□□今改〕□□□亡事覺亮命衆刃刺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將將亡者殺其□□□□□□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允文

令軍中造鵰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盡殺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本名阿里伊特年今改〕及明安唐古烏延〔□□□□今改〕□□□□□□□□□□□□□□□□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不若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犯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驚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善〔舊作大慶山今改〕曰事急矣宜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斡勒〔舊作納合斡魯補今改〕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爭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兵部指揮使大紀衣巾焚其尸殺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漢臣大慶善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和州者皆拔寨北還〔史臣曰亮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爲君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亮爲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帝如建康

張浚守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

用兵宋隱然敵民皆倚為重。

金主入燕。

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食。

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字幼安齊州人）來朝。

完顏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人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濟州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決策南向，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授之以京知東平

金遣使來聘。

金主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

允文還朝，帝勞苦甚渥，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也。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狀也，即則海內氣沮，敵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

帝還臨安。

時將謝欽宗于太廟，帝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遽歸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援，不從。

金以張浩為尚書令。

金主嘗謂浩曰：卿日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而

予已者或懈其分權，往往不肯同心戮力，朕甚不取。等所以此分心（[illegible]）

閏月祔欽宗主于太廟。

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太尉威武軍節度使劉錡卒。（諡武穆）

錡以劉汜敗，憤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illegible]）

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斬之。

張安國殺京降金，辛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縛安國於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陰僉判。棄疾謀議慷慨，持論勁直，不為迎合，宗狀之。

吳璘復德順軍（宋置治隴干，故城在今平涼府靜寧州）及環州等。

璘遣姚仲取鞏州，王彥取商州，號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金人戰于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舊作九斤今從此）等百二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登

于陰日治夾河戰地勢主城下守陴者聞呼相[illegible]
望吞嗟矢不忍發璘授行諸將乃不用命者先以放仗
騎進金鋭奔突擊出突璘軍將先治地無不一
當百玉麟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擒金人大敗
遂入緊黎明師再出金人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遂拔營
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敢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
遣殿忠取環州統遣河池時統仲等又復秦會熙鞏等
州及永安鎮[illegible]
遣把持金人拱濠[illegible]使金
金高忠建至燕京議遣使報聘武賀郎仍工部侍郎張
燾[illegible]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君彼或不從則有

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適先
賀登極使偕謝歡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
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書境俱從
彼帝謂宗先定之遣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
責往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適行其
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適曰祖宗陵寢隔絕三十年不得
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
居舊如故亦復何惜已亦何所惜邊圉山東之兵未解
則兩國之好不成矣既至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于
表中改稱臣[illegible]觀見之儀必欲用舊體適執不可金
館使俱二日水漿不進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適張燾

不可乃遣還
夏四月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illegible]救及海州[illegible]
大敗之
金人復遣[illegible]十餘萬
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府以勝軍留道勝援明得士
三千餘騎抱于石門[illegible]金軍不
能進遂夜如遣留千人備險阻金兵十萬來爭勝率眾
與戰殺數千人餘皆退去勝遂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
數匝勝與將分兵備禦或得由險之使不得休息又
間夜發兵劫其營奪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
出金于實以閑命張子蓋生援進大石[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毅于驍擊之統
制張訓恩陣中流矢死子蓋目率步兵奮將大呼馳入
錫勝等繼之殊死戰金人大敗擠溺石湫河死者半圍
遂解
五月金追廢完顏亮爲海陵煬王
[illegible]格及
[illegible]
立逆亮[illegible]更名[illegible]
初完顏亮[illegible]臣多勸帝退避[illegible]不
勝[illegible]及下詔親征[illegible]史浩[illegible]
[illegible]人閑之入言[illegible]子不宜將兵因爲草奏請

匿謀以供子職帝亦欲璋領兵諸將迎命任方命陵厥
廷臣安帝欲進位陳康伯等贊大議乞先正名抑大下
成知興宮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璋既立更名眘

六月以三招討使

以李顯忠主管侍衛馬軍司成閔主管殿前司吳拱
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綏德人閔邢州人拱玠子也[illegible]）

追封子偁為秀王

詔其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定其稱
以太子有出之親入內降付以太子所生父可封秀
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太子即
位大赦（是為孝宗）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
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
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
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帝朝太上皇於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曰是月四朝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覿為（[illegible]）幹辦皇城司
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閤門事覿同知閤
門事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嶽廟朱熹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
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
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
之說疑之也金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
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
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間國富兵彊視吾力之
彊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
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
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
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在潛邸雅聞浚名及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
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
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
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
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
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
遣舟師自海道搗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翰
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為樞密議欲城瓜洲采石
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
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

竟無成功

詔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孫六人[illegible]

[illegible]在今錢塘縣棲霞嶺下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詔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詣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

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

上言嘗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

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將

不可不慮于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

叛遼入伊喇斡罕稱帝金將布薩忠義[illegible]

[illegible] 討平之

[illegible]大張往討者多爲所敗金主

遣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之遇于長濼[illegible]

斡罕大敗率衆西走謀衍復追敗于[illegible]河[illegible]

斡罕攻懿州[illegible]金師入無功布薩忠義自請行乃以

爲右副元帥代謀衍忠義及赫舍哩志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敗之斡罕以數騎遁餘收合散卒遁餘入奚部其黨多

降斡罕自知勢窮北走少阤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

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將忠平惟扎巴不服願爲遺忠

金人皆之。

冬十一月金以布薩忠義爲都元帥赫舍哩志寧副之

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

復令志寧以軍渡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

疆以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以宰相復兼樞密使

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所復十三州三軍璘[illegible]

順以備之已而金防禦使富察世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宋攻璘力戰

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illegible]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八

宋

孝宗皇帝

帝名昚。（本名伯琮，更名瑗，又更名瑋。）太祖七世孫，子偁之子。（……）母張氏。高宗建炎元年生帝于秀州。（……）育宮中。（……）後遂立爲皇太子。受內禪即位。

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以史浩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先是，浩議恢復，欲定論，潛遣（……）金安節、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相繼論列宰執，頗爲眾議所指，以謂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既而浩獻策，以布衣李信甫爲戶部員外郎，齎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其所指置。止此而已。（……）

以（……）後爲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帝召俊卿及浚子栻入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以爲吳璘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遂有是命。（浚開府……）

（……時之進戰以少年，內蓄帝謀……）

二月，金人以書徵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

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及是，紇石烈志寧以書抵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

修城爲南攻計。

以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爲右正言，力陳和議爲非，……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稱論，帝呼其官而不名。……思退之朋比棄義，則之多所彈劾。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至是遂參知政事。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出師。

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力陳不可。及退，浩復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浚又辨論于殿上。浚因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二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搗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

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史浩免

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附人臣恐他日必爲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師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illegible]）奏論浩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illegible]）

（[illegible]）

李顯忠復靈璧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

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在鳳陽府靈璧縣南陡溝水之支流也）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

[illegible]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里甲宏淵至[illegible]顯忠曰招撫與閤內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將士城闕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趨之如渡濠登城城中

巷戰又擒斬數千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軍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

天申節也嗣以爲常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符離注見[illegible]）

金赫舍哩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聞志寧軍止萬人心易之（顯忠曰當今十人敵一人日與降人[illegible]）會金博索（舊作孛撒）復自汴率騎十萬來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攻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illegible]）俄而金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鬭志諸將各遁（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言敵兵至[illegible]）顯忠移軍入城（[illegible]）金人乘虛復來攻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城東北角金兵已上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始退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留兵不返恐不測生變（[illegible]）

忠知公料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漢[illegible]大未伏乎中原猶
河沮撓如此，遂夜引歸。士符兩師大潰，退保所喪軍資
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
納印待罪。[illegible]

[illegible]

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
疏自劾。[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朔，日食。

以張浚為江淮宣撫使，[illegible]李顯忠[illegible]潭州。[illegible]

[illegible]

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
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
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
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illegible]
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
帝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

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心，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
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illegible]帝嘗[illegible]栻曰：朕待魏公有
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
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必問浚飲食多寡、肥瘠
如何。至是帝以符離[illegible]
觀使李顯忠[illegible]
退敗，浚遣[illegible]
授[illegible]建康都統
制，後[illegible]
[illegible]

辛次膺罷。

[illegible]以周葵[illegible]其奏曰：王十朋[illegible]上，親擢天下皆知臣
為其[illegible]思退召將[illegible]知臣[illegible]其[illegible]本[illegible]
[illegible]其去次膺奏曰[illegible]與思退[illegible]同列[illegible]
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惟[illegible]思退[illegible]
固不足道，獨[illegible]國家何。

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illegible]
思退復相，[illegible]王大寶[illegible]論之不報。

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illegible]浚降授[illegible]上疏曰[illegible]不用[illegible]
如欲責其後效，降官[illegible]可也。今削都督[illegible]揚州
死地，如有奏請，[illegible]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

首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社稷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入，帝怡，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徵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赫舍哩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附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征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右相湯思退，秦檜黨也，專于求和，忌浚成功。宁在義當守自治之[illegible]

[illegible]

仲賢使金，工部侍郎張闡（注見前）獨曰：彼欲和，是畏我邪？愛我邪？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問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講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歲幣，則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勑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附人則不可從也。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注：[illegible]為皇后）

帝初納郭氏（注：[illegible]），為妃，生鄧王愭、魏[illegible]、慶王愷[illegible]。王愭[illegible]郭氏卒而夏氏生有[illegible]，父協奇之，及長，以賢納于宮中，為吳太后閤中侍御。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注：[illegible]）

十一月，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仍如志寧前書所言。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而湯思退進以王之望（注：[illegible]）充金國通問使，

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注：[illegible]）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州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與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于仲賢。願先遣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俟[illegible]侍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然

必欲得四州土地方遣使入唯和議矣。

詔趣和議和令得各州引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過相制延已屬仰頼之其所論最
大者事我所欲者所表曰賜復新目我所欲者我
將如敵我不可以戰其不決者彼欲得四州取我世宗
陵寢欽宗梓宮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將事委
訪俾命往從而議帝從之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
張浚及湯思退等使賈元亮起居郎胡銓監察御
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
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
兒戲

以湯思退為上

且思退入對言浚之誤不與其敵大今日所當務在
且援師以復振其守無以制敵將湯思退方便和議
不使除武臣將士後復以退不合而歸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張浚為都督江淮軍馬

甲申二年 金大定四年 春正月金人執胡昉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
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帝王之學以斷邊備而還昉
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命遣還並遣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上皇而
後從事帝甚然之金細作知此帝欲遣使浚
敵勢并秦檜時比與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謀

附 浚部從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
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
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
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
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虹縣
睢陽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皆斂兵歸於是
浚以之來歸者日不絕
蕭琦丹字旋渙復有謀欲合蕭鷓巴兵以歸契丹
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

先是湯思退陰附金求和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奏
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守泗州非計
惑之至是思退又令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
貲奏命浚宣撫江淮不必以都督府之名

論宗汪而召浚還前禮入奏言浚名曰[illegible]宗汪未必
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最誕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
乞致仕帝察其忠欲全其去乃令以少師保信節度使
判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
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六月甲寅朔日食
秋七月撤兩淮邊備
時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遂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
報修海船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與後更撤海泗唐鄧
之戍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illegible]
浚既去秦逆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
邪必誤國事且勸[illegible]浚曰吾[illegible]
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
安忍弗言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
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
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謚[illegible]忠獻太
師浚幼有大志[illegible]
[illegible]

遣宗正少卿魏杞字南夫壽春人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
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
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
問對帝隨事指授杞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
一無厭遂卻兵[illegible]
[illegible]
金以[illegible]
丞
金主[illegible]凡治國安民及制政
不便于民者未嘗[illegible]則責在[illegible]之任誰不能之
九月[illegible]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
思退急欲求和諷侍御史尹穡乞罷[illegible]取不肯撤備
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既得請詔諭大夫至是命思
退都督江淮軍馬以壓中原之勢
冬十月詔輔臣[illegible]
詔曰朕每聽朝講政嘗刻志恢復有未盡行今執政大
臣[illegible]宜于中未[illegible]八對便殿庶可他論得盡所

開禧戰守始

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韓侂胄於淮陽敗死之從明虎

湯思退以帝前悟懲罪不成除遣孫造諭金以首兵爲

和奈角荷忠義簽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

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日書御封然見主

當廷授房長聽自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

地及歸朝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

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為如所

欲遂與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攻楚州詔都督

劉寶棄城遁胥勝奔泗州一指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

舟載兵自中叛使自清河出欲徒邀勝既知之命忠義十

拒丁河口令兵詐稱欲進擂往泗州由清河口大從勝

欲倒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舍兵帆境勝師諸兵拒

于淮陽自卯至申勝獲未決金騎克坦克寧師生兵至

勝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

歸報天子乃令步卒皆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

中矢墜馬死楚州遂破金兵乃入濠州

以湯存中都督江淮軍馬

其始命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謀渡之上是

給事中胡沂救諫欲命湯保江存中詰之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道死

台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命竄永州居住太學生張

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

誤國俯伏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乃竄其實洪

遂罷而用陳康伯為相陳康伯王十朋金

安節張

以為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發

悸而死

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

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金兵既渡淮人情驚駭時康伯已先歸陳康伯相乃白

詔以召以求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將交好邊以

見賊開關今開口一會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

共大事不審帝又思允文之言故並召而用之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聞月金人逼揚州之望以罪免

金人至揚州攻請督之初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

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金爲得計帝

詔都督擇利害擊金軍之將下命諸將不得妄進則廷

逼行之望既還不可以小利害大計者論之

遂免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
罷都督府，以存中為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
西河東宣撫招討使。
二月，左僕射同平章事陳康伯卒。[illegible]
康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卒。帝將臨奠，聞其已斂，
乃止。（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illegible]，有器量，其從容不迫，[illegible]）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初，中書[illegible]取守者實非和議者，虛名不可恃，[illegible]
事，府攻府來幾[illegible]，允文尋亦罷。[illegible]
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之禮。
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
杞拒之，卒曰：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
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洪[illegible]許，和議始不
驟歸附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全正敵國禮而還。帝
嘉其不辱命。[illegible]
夏五月，金以布薩忠義為尚書左丞相，赫舍哩志寧為平
章政事。
先是和議既定，命元帥府諸軍新舊軍以六萬人留戍，餘
並放還。又以宋國歲幣賞諸軍，於是都元帥布薩忠義
先還，拜尚書左丞相，召右副元帥赫舍哩志寧入見。

拜平章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
适入奏，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
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illegible]
秋八月，立鄧王愭為皇太子，大赦。
愭，帝長子也。
錢端禮罷。
[illegible]
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
遂大常少卿館閣上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
澈為樞密使，[illegible]參知政事。
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閒遂至右
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戊子 二年（金大定八年） 春二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

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夏五月帝還自行宮

冬十一月宋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諡武恭）

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身經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衂上皇最眷念之

十二月以葉顒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子[illegible]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

顒召知樞密未幾進僕射[illegible]十[illegible]陳良翰周操陳之茂林光朝[illegible]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帝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貪使詐去[illegible]甚善指龍大淵也初帝未能屏斥毅又將逖遠[illegible]不[illegible]俊卿上疏力諫乃引漢相嚴助故事以為戒帝謂[illegible]所奏備見忠讜欣然用卿之言遂有樞副之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

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于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八年二月罷之）

己丑 五年（金大定九年） 春正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曾覿為福建總管

大淵覿[illegible]樞密大宰[illegible]金安節[illegible]論之參政[illegible]大淵覿皆鄭聞當除右史具當除西掖給事中[illegible]于帝帝怒逐二人于外

帝從太上皇幸[illegible]（[illegible]）

復從幸聚景園（[illegible]）歲以為常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

帝成服于後苑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諡武順）

璘病革呼幕客草遺表曰願陛下勿棄四川勿輕出兵不及家事及卒贈太師追封信王（[illegible]）

六月皇后夏氏崩（諡曰安恭）

葬攢于修吉寺

秋七月太子愭卒（諡曰莊文）

九月金主幸保州詔察訪所過州縣官

金主秋獵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訪所過州縣

宜又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凡學字皆經毀改後皆避之此甚無謂可宣諭令仍舊移正又宜諭宰臣曰朕每次含林馬之具皆假于民則多亡失不還其主此獨厚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郡令備則有似此者並償其值。

冬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震罷魏杞免

帝以郊祀而雷用非時用漢制罷杞杞相閱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罷歸後尋致仕。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授翰林學士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說詩書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說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往應嚴陳良翰學行于帝。

十二月金由宮察道爲坐州防禦使

通爲殿前右御將軍令未審其人出之于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論謂左宜徽使蔣芾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忠實耳又論宰臣曰凡等衆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聚獎朕且不欲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疏爲避忌也。

十四年 八年 金大定 春正月以蔣芾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夏五月行乾道曆。

帝以近世歷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歷比舊特彼善于此乃不別製名祇以乾道命名。

秋八月劉珙罷。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堡還薦和州教授劉𤥔夫帝命召之陳俊卿言教官有才何與琪事劉珙遂呼琪詰責之琪請後不敢會揚州奏琪擅令增築新城俊卿奏琪許傳上旨非小故琪遂削秩珙時同

在帝前爭之尤力言忤帝旨遂罷珙奉祠俊卿復言秦檜臣專權先罷臣且珙正直有才若以小事獲罪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乃改珙帥江西。

冬十月起復蔣芾爲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

芾于六月以母喪去位至是起復之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可帝不悅。

大閱于茅灘 在錢塘縣西南江下。

帝親御甲胄指授方略爲方圓銳直四陣變甲揮日旌旗蔽天六師騰踴犒賚有加

十二月召建州布衣魏掞之 字子實號艮齋元建州建陽人 以爲太學錄

拔之僞閑黨與豪富姦諂可爲其學行仍赴行在入對
帝曰日近以何爲要拔之奏言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
請除太學錄明將釋奠孔子拔之言宜[illegible]
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
行爲先今一以容言浮說取之并是其他政事竹係安
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
爲吉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內洛時蘇完役其夫蕭都爾伯[illegible]不令歸[illegible]其舅烏拉琳[illegible]
戰中時討赦之而立耶律卓勒吉特[illegible]古今改
會蘇完與都爾伯弟布爾濟特沙喇[illegible]古里今改[illegible]迎出
親爾伯寫東平丁而殺之都爾伯夫烏拉琳以兵闘郭
殺首魁宗及布爾濟特沙喇亞倶爾次子卓勒克立之
改元天福

己巳五年[illegible]大定春正月以趙葵措置兩淮屯田

趙葵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乃一遂若存停制
兵忠不及事請于揚州利州各建三司以將民家三
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田修教以嚴隘隘之日
給以兩月之糧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
江則使之城守以備夜急且以嚴制州兵嚴備之中諸
兩淮諸郡守臣宜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格揩選
用賦許辟官吏與具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所要害
必爭之地待敵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用爲犄角

[illegible]

以壯聲勢俗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寢衆論所歸
後卿爲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二月以王炎守[illegible]參知政事二月召四川宣撫使
文還以炎代之

陳俊卿薦虞允文才堪將相故有是命允文至以爲樞
密使

夏六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

以目疾[illegible]

秋七月以曾覿爲淮東總管

先是龍大淵死曾覿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此曹
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
德業振紀綱也[illegible]陳俊卿
恐其入復請以浙東副總管處之覿入見退謂人曰一官爲
俊卿使俊卿及虞允文論不可覿申浙東之命覿快快
而去

八月甲申朔日食

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

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
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密以名薦于帝未嘗語人嘗授

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二年（金大定六年）春正月，金以宗敘爲參知政事。

金主謂宗敘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言黃河堤埽利害，兆合旗[?]所何念[?]，百姓若調發更互爲弊，若不早計，而[illegible]則[illegible]民增十倍之費，爲害非細。卿既參朝政，[illegible]得利而行之。」又論左丞石琚（定州人）曰：「女真人[illegible]不知[illegible]自[?]是民[?]何事不[?]，凡有利害，宜悉[?]陳。」

[illegible]月[illegible]部尚書江[illegible]

[illegible]多[illegible]中貴人，皆倒[illegible]金[?]魚于上前，過之，上怒[illegible]以示[illegible]尚[?]民[?]辰力[illegible]利，乃自取[illegible]因之力，求於[illegible]一百，所爲巧[?]輸[?]之用。應[?]並一千[illegible]之錢，由知平江府[illegible]家也。

五月[illegible]

虞允文[illegible]使[?]知金[?]以陵寢爲請，使[?]以爲不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illegible]下[illegible]後[?]皆大事，須隨今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illegible]國事。允文力[illegible]以爲不合，得力求去，遂判隆州[illegible]使不可輕遣。

夏相任得敬脅其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于金，金主不許。

初，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難，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建宮[?]，勢逼仁孝。不能制，迫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在[illegible]）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本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難常，未知措意之由，來使當遣使以詢。」既得敬始有儀心，未幾，仁孝誅得敬，遣使謝金主，德之。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爲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儀。帝之使也，得與中金使皆至館，書升殿，北面跪進，帝[?]常受書，令[?]內侍[illegible]金[?]初立使者至，議依舊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命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奏具言受書之儀，初進國書，辭氣慷慨

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忿令日雨因其爲叔姪而受書於
宋稱臣有疏措勿出之金士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
不以笏擊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臣而歸館所金
庭紛然其末了允許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行金館庭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高麗[illegible]廢其君晛而自立。

晧晛弟也以請國於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審察
之乃卻其使而令有司詳問復取晛表言文遺訓併
位于晧金主乃封之

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雄資州人）如金

起居舍人趙雄[illegible]復帝爲進中書舍人遣如
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
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例合欽宗而請葬洛山陵如不
欲歸欽宗之柩我當爲汝國葬之

辛卯 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

帝諭宰輔臣曰前日奏上册寶上皇[illegible]悅曰過
常作事非常之變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
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欲後有不追服朕
守中臺殿上皇特爲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刻勵[illegible]
周則爲之則勞頗謂其不能也。

金禁群臣相饋獻

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以法當奪
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右相
紇石烈良弼生日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

劾是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之

[illegible]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
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一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
曰敬天圖梁克家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效且不已
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二月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進封愷爲魏王

非文太子當立恭王聰明次當立帝以恭王英武類己
遂立之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
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
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

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焞為[illegible]
兼承太子侍讀復詔皇太子領臨安尹

三月金葬欽宗皇帝於鞏洛之原

以一品禮

以張說[illegible]簽書樞密院事既而不拜而罷

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緣親昵擢拜樞密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又五月起復劉珙為荊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

珙安撫江西以憂去及起復凡六疏懇辭引經援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于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猶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illegible]警臣乃引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為漢儒之罪人乎帝納其言為

[illegible]

冬十月金人遣使致聘

金使烏凌噶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閤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退

金主幸太子宮

金主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于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于父安有不報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illegible]

詔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栻[illegible]欲知前命既而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

行省判官六七所言行省事務以其大概[illegible]施行

議諫學校道[illegible]以御之

復以張鑄爲[illegible]院兼侍御史李衎江都人等四人

侍御史李衎右正言王希吉[illegible]見不可執政直

學士院周必大不肯草[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封還錄

黃帝詔翰林學士[illegible]給事中姚憲[illegible]行而罷

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冬十月金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

金主[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

吾父子今日相樂皆其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

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

也

秋七月金罷保安蘭州榷場[illegible]

仍夏國[illegible]之[illegible]今改[illegible]榷場正蘭州並亦見[illegible]

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

有用也命罷之後承安中復置

擢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

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illegible]秀州人林光朝王質[illegible]

[illegible]人皆[illegible]允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能而

用所親厚者允文與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

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帝諭以進取之方

且命河南御正衛前酒賦詩以送之

冬十一月金定金銀坑冶之稅

不禁民採

己丑五年　金大定九年　夏五月[illegible]日食

金禁女真人譯爲漢姓

金主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

永安女真人寖忘舊風朕少時猶見女真風俗迄今不

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

東宮不知女真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

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

幾習效之又嘗御[illegible]殿命[illegible]歌[illegible]謂皇太

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illegible]時[illegible]此

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

真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

當[illegible]朕[illegible]禁[illegible]女真人毋

得[illegible]以[illegible]上意

冬十月[illegible]以[illegible]爲右丞相

[illegible]不[illegible]假借而外濟以和[illegible]是以

奉命使[illegible]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

顏[illegible]使正其[illegible]以爲不可與[illegible]時[illegible]同知[illegible]不往

遂[illegible]出知[illegible]而金果不從[illegible]罷之

甲午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國公虞允

文卒

先是帝遣[illegible]趙師明允文等[illegible]未從帝不樂下是適

進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卒數日矣詔贈太傅

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illegible]金華人[illegible]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虞罷以衡代之

衡奏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帝從之

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以龔茂良參知政事

茂良除[illegible]帝欲進用之手詔問故事有自從官[illegible]除執政例遂有是命

[illegible]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于曾覿

二年[illegible]夏四月宴輔臣于[illegible]津園

帝謂龔茂良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消議此語一出竊恐用舍成風便以辦事建功者爲猥俗以循默苟容者爲消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殊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秋八月以[illegible]湯邦彥爲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

帝[illegible]欲遣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邦彥有口辯宜使[illegible]問所以遣御薦出于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

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illegible]忠

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不受

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illegible]在朝鮮國[illegible]東[illegible]鴨綠江前[illegible]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伏誅

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

時湯邦彥新使金[illegible]集奏邦彥[illegible]

[illegible]必[illegible]國不從

三年[illegible]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夏四月金始命增置外府學及京府女真學

[illegible]

先是金置太學六[illegible]及是又命增置外府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五月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

先是宋使劉珙[illegible]不合[illegible]
見家奏至[illegible]之奇因莫安[illegible]道廢遂可[illegible]
今[illegible]至是[illegible]茂良[illegible]採行耿介[illegible]
[illegible]之奇正[illegible]其廢退[illegible]乃自遂[illegible]寵是左右
望而內有利也力辭不至[illegible]復有[illegible]虛名之不可用者
遂改主管武夷山沖佑觀[illegible]復[illegible]知南康軍[illegible]
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請求荒政多所全活[illegible]學
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illegible]在江西南康
[illegible]
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湯邦彥有罪流新州
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爽道之士皆[illegible]
露及邦彥恇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

自是[illegible]之議遂息
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丹陽人
后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
后后以賜帝累冊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illegible]德
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丙申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春正月帝遣使致書于金
[illegible]遣使謝金不納金有司奏[illegible]所進[illegible]乃石
[illegible]金主[illegible]小國無能[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人不易
[illegible]其物[illegible]之[illegible]政[illegible]也

[illegible]

二月帝謁孔子廟遂臨太學
金[illegible]
三月金免河北山東等路租稅
河北山東陝西[illegible]等十路旱[illegible]金主[illegible]免
其租[illegible]三路[illegible]
不能[illegible]
卿等[illegible]
為國家[illegible]不給可於
[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英州

[illegible]茂良行相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文武官各隨本色[illegible]
[illegible]茂良[illegible]
道[illegible]光祖[illegible]
不足[illegible]朝廷大體[illegible]往謝茂良取光祖手
[illegible]行大逆茂良[illegible]
復[illegible]中侍御史中[illegible]
林光朝[illegible]光[illegible]茂良[illegible]茂良
[illegible]

不設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進則浩怒曰謫楚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貶昨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

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九月丁酉朔日食。

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先是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二月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

時曾覿王抃甘昪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材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諡忠襄。

顯忠復官後歸第臨安帝常命其狀親題傑命稽保閣下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顯忠志復中原見皆奮倚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

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字友聞嘉興人。參知政事。

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募補殿步二司軍虛額輒捕市人充軍士乘隙掠取民財浩奏議罷所捕論撫軍民首謀者送獄獄成議改兵民各一人斬以徇浩又奏始變者軍人也法司當民從坐責特與抗闕兩何可同罰帝怒乃求去後有言變論之冤者帝始悔不從浩言

己亥六年。金大定十九年。夏旱。詔求直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畧曰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illegible]恐莫人之也必至之最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趙雄命分析雄言于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庚子　十年。金大定二十年。春二月，魏王愷卒。諡惠。

愷寬慈，爲帝深愛。雖出于外，心所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泣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福氣若薄耳。二子攄、擴皆早卒。

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悼不已。[illegible]

[illegible]

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

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于宰相固當和而不可苟同。前日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

自陳，有咎可歸宰相。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常。惟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容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諡忠簡。

辛丑　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

時提舉德壽宮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論駁以爲不當。帝謂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字伯恭，婺州人。〉

祖謙先爲著作郎，以末疾乞祠歸。帝命脩皇朝文鑑。既成，除直秘閣。是年，仍遷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illegible]

[illegible]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八月，趙雄罷。

雄自同知樞密院，恢復之策爲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未寧韜諱[illegible]也。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illegible]蜀者，帝疑之。命陳峴〈字壽南，[illegible]州人。〉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字機仲，建安人。）以下六十人。

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

浙東大饑，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行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輻輳。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所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請下其法于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產而不闕食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illegible]）

壬寅　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秋九月，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朱熹行部至台州，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爲守，其民所訴事狀，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時淮拜左丞相。）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癸卯　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春正月，以黄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爲御史中丞。

洽爲中丞，謇謇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抉細故。嘗言：國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遺；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謬。帝深然之。（洽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幽不欺鬼神。所用未嘗報謝。）

二月，內侍陳源有罪，竄郴州。

源提舉德壽宮，恃恩專恣，其廝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吏部尚書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雅厚仲友，且迎合淮意，乃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道學之徒，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

當以正心誠意克己[illegible]為事義者其所發明大不然是假其名以濟其僞也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于遞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蓋指熹也帝從之[illegible]

冬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甲辰 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 春三月金主如會寧

金主將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命守國。

乙巳 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 夏四月金主還燕

金主由東京至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鄉，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勿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因歌曰：朕不飲酒，今日但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為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覩，歔欷嗚泣，下群臣宗戚以次上壽，皆稱萬歲。于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行。

丙午 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 夏五月置講臣于秘書省。

以陳賈蔡戡蔣繼周為侍讀[illegible]（字[illegible]江寧人）等御筵[illegible]召[illegible]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唐德宗非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書皆合，皆使中人傳旨，且亦有是非商榷詰難，猶恐未盡，使臣安能盡邪？故曰何問不容髮，惟其若此，議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賜處士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號頤正先生。

雍父忠孝，師事程頤，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秋八月日月五星聚軫

丁未 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 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知樞密院事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于一是，豈

可同日陛下復遵祖宗舊制命二省□內外諸行止欲上
下相權並止奉文書也同知先拜參知政事十八月帝詔
日前因不存亡識度深遠所欲用者不久矣皮是遂有是
命
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
上嘗謂留正曰……
對裝質書讀史而已人服其清及是乃參知政事
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付疾亟
太上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欲終喪三年
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踴二日不進膳謂宰相等曰
孝武親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

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
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
作古何害尋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
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有司官正上冬至帝還內服
攻不許十二月辛丑祔祭百官釋服復三上表請御
殿聽政不許
……仍如舊
以上舉前遺……
人上皇留物……十
之服上……所
……以……所不忍也

十一月命皇太子參決庶務
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詔皇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袤
経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
袤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
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嫌疑一付衆議
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
監國自漢以來……不……乞俟
辭之後俊行執禮以彰殿下令德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
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爲純直汝等當習學之

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
不得學南人衣飾
庚戌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
時倣唐制立官帝自除左補闕薛叔似叔似字象先永嘉人
等已而叔似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爲
名可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臺諫甚非設
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二月金遣使來弔
帝遣中書檢正公事京鏜爲報謝使金人循故
事設宴用樂鏜力辭金人不可鏜……其……出館門
使人……以……及還帝以其能

執禮特進官權工部侍郎

三月葬永思陵。（[illegible]）

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興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宜矣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不足況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甚至稱臣稱姪于敵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後世之譏焉。

夏四月祔高宗主于太廟。

下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

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五月王淮罷。

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為道學之禁排擯善類論者譏之

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既而罷之尋除侍郎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知泉州

王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天理人欲之辨（略曰陛下居深宮之中明感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illegible]）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疏論之（栗疏略曰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illegible]）帝以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言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illegible]）

胡晉臣（[illegible]）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秋七月恩平王璩卒

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illegible]以官而不任以事[illegible]

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辭不至

熹既歸役匯進封事言六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其間則雖欲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己酉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 春正月金主雍殂孫璟立是為章宗

金主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璟立下[illegible]大興尹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使視見朝廷議論諸郎政事之體至是金主雍殂璟即位追號父曰世宗允恭曰顯宗尊圖克坦氏為太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致福紀人望朕當圖思之以不虞[illegible]

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

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于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疾分詣孝貞大丁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雖欲不退休得乎內禪與傳位親札于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而進必大為首相

二月辛酉朔日食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是為光宗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后大赦

先是[illegible]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易服退居重華宮。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道之女

后父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于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妒悍嘗訴帝左右于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戒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后后疑其說出于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三月，廢補闕拾遺官。

御史中丞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五月，周必大罷。

初，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㕘還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爲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從之。

知閤門事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有罪，免。

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閤門事，頗恃恩侵權。留正劾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㕘知政事[illegible]，特立謂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特張一尚書，擇一人執政，未知誰先。正奏之，帝大怒，

詔特立奉祠，尋召之，曰：留正與特立不相也。

宋

光宗皇帝

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

金以完顏守貞（本名左靨）爲參知政事。

金主新即政，銳意于治，嘗問宰臣以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請擇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問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勵精無倦耳。久之，進守貞尚書左丞。（守貞出知東平府，明昌元年召拜平章事。）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乞禁譏議道學者。

光祖初對延和，論淳熙九年已對論恢復事，[illegible]太祖用人爲法。及帝即位，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詔宰臣留正曰：即監察官中有其人，今正恐思久之，因得非劉光祖乎。帝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譏貶道學之非，畧謂：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illegible]

加之以謗[illegible]故不能以[illegible]

章讀者爭于流蕩。是年廷試舉人進士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

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所謂正士也。君子正

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以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

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因是

道學之禍少沮。（[illegible]潼川府判官[illegible]）

以詔明設制舉及宏詞科。

宋興常開此科。上意欲行則特詔天下。二科皆以待非常之

士也。

夏四月以伯圭（秀王子偁長子孝宗母兄）嗣秀王。

詔向湖州秀園立廟奉祀。上建祠臨安府以歲神御如

漢王故事。而以伯圭之子伯[illegible]襲爵。不以近屬自居。每

入見常行家人禮。賞賚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以留正爲右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

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藺在政府。不存形迹。臨事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輙

留御之。將方議建皇后家廟。藺力爭以爲不可。未幾中

丞何澹論之。遂罷。帝以葛邲知樞密而以胥臣代邲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春[illegible]政爲失。

則以言學變作。故有是命。（史[illegible]鄞縣人[illegible]）

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倖移。內藏之漸不杜則

明斷自受欲不節則精神昏耗。無實則財用竭。凡切

時病。（[illegible]）詔以米五萬

石賑京城。罷修皇后家廟。

秋七月金以[illegible]鎰（[illegible]）爲尚

書右丞。

鎰誦習經史。以材能稱。嘗有[illegible]將令。金主銳意治平。鎰

上言陛下撫太平之基。宜稽古典。慎儉因物以爲好惡

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唐陸贄嘗謂

國君之尤。爲上有其六。爲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

者故不恤其三。端上下之情通。則大業舉而登日張矣。

金主嘉之。（[illegible]）

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

雨不成禮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疾之。會帝得

心疾。宦者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

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

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

爲太子。[illegible]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

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以貴妃有寵。因帝祭太

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

[illegible]

作其氣鴻譴[illegible]不能成聲而繼帝既聞貴妃死又伏其疑畏憂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illegible]

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 三年 金明昌三年 春三月帝疾瘳群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復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眾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感悟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夏四月帝朝重華宮

以邱崈為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與蜀帥

其人西邊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illegible]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帝許之

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請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illegible]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illegible]御史黃度[illegible]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illegible]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illegible]以書諭趙汝愚[illegible]上疏[illegible]

[illegible]

覆現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于是兩宮之情始通帝如重華宮皇后亦至從容竟日而罷都人大悅

[illegible]為家奴

推恩[illegible]及使臣[illegible]一百人

知荊門軍陸九淵卒 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

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嘗訪智勇士與議恢復大略乾道中以為勅令所刪定官因輪對陳五論一論仇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未幾以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及帝即位差知荊門軍以有詔名卿皆得造奏多所興革嚴保伍之法盜賊屏息荊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乃請而城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一日謂僚屬曰

某將告終，命將浴。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九疇見九峰，九疇各舉行圖，楷為學者所宗……[illegible]）

是歲，諸路大水。

癸丑 四年（金明昌四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二月，帝朝重華宮，皇后從。

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翰林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金弛禁地，許民耕種。

金主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illegible]）

金以胥持國參知政事。

持國以中貴薦引入仕，為太子所厚，[illegible]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為人柔佞，有智數，[illegible]氏，得幸。（[illegible]）人多持國門之交多，[illegible]在職者亦自然附門[illegible]。權欲結外姓為重，乃數與持國，金主愈信任之。又[illegible]政上之好，引進[illegible]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illegible]）文字趙秉文[illegible]上書論之，且薦完顏守貞可大用。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合史潘豹、鄭

贊、周昂等五人皆下獄，被斥。（[illegible]）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字同父，永康人）及第。

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嘗觀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然之，欲榜朝堂以勵學者，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

[illegible]

擢用之習，觀帝何欲，見□□之蹤，迎□而進，寵不悅。大
臣亦無其切直，交沮之術。命下，臣再請。[illegible]
官亮閱，帝笑曰：帝欲爲□，□何敢言？十年之後，尊用汝
博。官吏部侍郎渡江歸。[illegible]
[illegible]
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即位改元一十有八
年之間，無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慮，而問安視寢之餘，
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獲者，其端其衆，亦既得其
傳受而見之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
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
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以總領財賦楊輔（字嗣勳，遂寧人）等權
總其軍。

□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
軍，以殺吳氏之權。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六月，正出城
待罪。

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
罷，不報，乃出待罪六和塔（在今錢塘縣西□□山）。而上疏切諫，
于是召作斯文有開者作□□□府卿秘書郎范黼彭

[illegible]

繼年校書郎王□正字□□（□□州人）、□□（□□□安人）、顏棫、吳鎡（□□
□□醴陵人）、項安世（字平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等上疏，乞寢特立召
不報。正因繳進前後御札及告敕，乞歸田里，亦不許。正
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字子宜，一字□□，平陽人）諭
旨，乃復入都堂視事，復命特立還浙東。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
所薦與以清□爲先，不及親君子遠小人，所能倖
□□□□□□□切□□□□□人無知者。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同知院
事。

□□□吳挺卒，汝愚言吳氏世握蜀兵，若復承襲，
□□□後患，汝愚□其言，合□以奏，帝意未決。及樞密命
下，汝愚不拜，奏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領武興
軍，汝愚始受命。（張詔□□□□之□□□□光宗□□□□□□□□□正月命□本□）

八月，金主璟奠孔子廟。

北面再拜。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帝生辰），羣臣連
章請，帝遇宣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
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
人）□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

[illegible]

獨陛下之愛子？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
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重華宮。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
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
言。傅良遂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
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于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于是叢作，即就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正字
□□□縣人。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丁卯，尚
書□□□□等□，□□□□乞會慶節朝，帝許之。免朝
壽皇自稱自秋涼以來，□□□□□□□等奉觴，已令
□□□□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公相以下皆上表
自劾乞罷，□□□□□□□□□內侍楊舜卿，彭龜年

續資治通鑑　卷之八十九　宋光宗皇帝　十

年，□□□□□□□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
人上書，□□□□□□□□不報。十一月，彭龜年復力請帝
朝往朝。
十二月，夏主仁孝殂。
夏主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
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民□衰弱。子
純佑立，改元天慶，廟號仁宗。
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有疾不受朝，□□□□學不
紹熙

鞫獄罷。
述為打虜守，□宗法度，等進入，上書下公，乃坐是罷。紹
熙康，□後判紹興府，簡稍期會，錢穀刑獄必躬親閱。六
臣均佚，有勸卿曰：「眾大簡而簡細務，吾不為也。」
金購求遺書。
凡宋文總目內所闕書籍，考購之。詔又置弘文院譯寫
經書。
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壽皇自正月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四月，帝與皇
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
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
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隙遂生。以臣觀之，壽皇
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
宗室、戚畹、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
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
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
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
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
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
不報。偶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血流漬甃。帝
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
禮因曰：「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
「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皆

續資治通鑑　卷之八十九　宋光宗皇帝　十一

以翌丑日胡晉臣宰相以下入宮門候至日昃不出以疾于是羣臣請屏羅者百餘人請不許裴貝秘書少監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先詣重華宮候省疾又請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斬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召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壽皇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醫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徹上告牧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趣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閤門御哭而出越一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冑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冑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于是正汝愚等復還翌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詞失舉措失度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上又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彼信及歲晚年黃裳洗有聞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帝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於壽皇太后代行喪禮

壽皇崩之夕重華宮內侍詣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懼不出視朝持其奏不上及得帝視朝汝愚以問內侍請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又不出宰相乃率百官發喪衆情成服留正與汝愚請於壽聖太后請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聞奏曰臣等連日詣南內請對不獲奏上疏不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爲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尊壽聖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

秋七月留正請建皇太子不許正稱疾而遁

趙汝愚謀于留正曰帝疾不能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因朝待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言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脈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執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欲禪位當依倣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傳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也日必

難處與汝愚異迄以肩輿遁故進汝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是爲寧宗尊帝爲太上皇帝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始汝愚工部尚書趙彥逾贊與謀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之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再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重華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道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也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

已去所恃者趙知院且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曰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見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亦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曰甚好又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之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

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前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始悸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同卿侂胄同卿之季父也始憲聖以后爲后之季父

后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大赦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舊職太皇太后命遂寢初汝愚復以爲請帝手札遣使召

正言詔侍御史張叔椿諫議東路之罷汝愚首裁抑雜
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人號小元祐
參錯今朱熹除待講是輸表啟事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汝
州防禦使
時侂胄欲推定策功進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
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侂胄遷
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知閤安
以趙汝愚爲樞密使
汝愚既定策參知政事留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
卿不幸處名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樞密使
書陳
汝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陳尚之
罪詔皆罷官居外
八月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命之曰嘉王進學皆卿
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
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
不能留其時汝愚[illegible]

起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
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因具奏云陛下嗣位之
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
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
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
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熹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
[illegible]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
年爲之講官熹兼侍講正其缺失。
內批罷今不得留汪
時侂胄擅謀預政黃裳和都堂正使有吏諭之曰此非知
閤門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欲官不合
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議法
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正之罷由中旨汝愚愁韓侂胄不
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悲恚羅點謂汝愚曰公與

[illegible]河[illegible]黃河[illegible]北[illegible]
[illegible]
數河復故道之漸與[illegible]也

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悅。

河決金陽武。初黃河自金明昌五年南北分流，從此南徙，[illegible]不能復塞陽武故隄，潰決[illegible]金史本紀及河渠志俱不載，胡渭禹貢錐指增。

河決陽武故堤，灌封邱而東，歷長垣、東明、濮、鄆、范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即今大清河，注見[illegible]）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即泗水，注見前）入淮。（禹貢錐指：河[illegible]梁山濼分二派入南[illegible]）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illegible]，至是復行其道，而河遂又一大變。

九月，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每論天下事，其才不辦，點曰：嘗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流涕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

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illegible]邦瑞慶節賀表。瑞慶節，帝生日。天[illegible]節為端慶節。

從朱熹奏也。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

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illegible]）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侂[illegible]汝愚[illegible]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薦之，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湖州德清人）等皆進，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illegible]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自以其黨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illegible]知平江[illegible]升平江）（[illegible]府[illegible]府是）度歎曰：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illegible]。

閏月，詔議祧廟。

時以孝宗將祔，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字無玷[illegible]）人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祖當祧，宜因祧七[illegible]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不行。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字惠叔，興化人）欲且祧宣祖而[illegible]孝宗，侍講朱熹

[illegible]力言[illegible]之主于夾室[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事[illegible]
以東[illegible]之故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使[illegible]太[illegible]

延臣啟事大之事益延人有問內言[illegible]

[illegible]

書爲圖本陳奏久之帝稍命同修可得簡撰數語標

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集議爲

然之意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剛中胡閎已毁劄

廟而遷之矣下是別建一殿以奉祧主而禧祖始正東

向之位 [illegible]

內批罷熹爲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當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

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

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熹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

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

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

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

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

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

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樓

一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

[illegible]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院都承旨

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節鉞意不滿力辭乃

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

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熹奏言

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今紀綱壞

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

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

爲萬世法守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

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

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

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

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葬永阜陵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 [illegible]

宋孝宗本紀改正

守貞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傅經義特命有附
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循漸至于欲更定修正為一代
之典儀式條約多有抵牾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
好接引善類以知朝廷為胥持翔近志[illegible]
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冑一官
龜年數劾侂冑以重龜年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
熹太驟故欲陛下亟去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
君子易去小人難于是龜年侂冑俱詣祠部欲兩罷之
陳騤進言以謂以一龜年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
與郡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illegible]

中書舍人樓鑰[illegible]以為非是不聽由是
侂冑愈橫明年又加侂冑保寧軍節度使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
樞密院事
[illegible]及彭龜年罷[illegible]
[illegible]諸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
故侂冑[illegible]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大
一子亦無所倚信
侂冑起居舍人劉光祖
[illegible]和秀劾之也

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于帝[illegible]趙汝愚[illegible]
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冑合門陛辭[illegible]廷臣姓名[illegible]
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之言由
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
乙卯 慶元元年 [illegible] 正月[illegible]
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
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冑然之以秘書監李
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
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
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
深甫等論汝愚自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
名命諸事許之令奉祠請官命提舉洞霄宮
[illegible]
三月丙戌朔日食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字子約祖謙弟于韶州

祖儉上書訟趙汝愚之忠所論朱熹彭龜年李祥不宜罷斥語侵韓侂冑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illegible]

[illegible]

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流太學生楊宏中宏中字充甫福州人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字子靜[illegible]人張衜[illegible]州人林仲麟[illegible]州人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心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兼任措置經綸何爲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安乃有異意爲章顯[illegible]發于中激力辨其非則遣斥逐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乎今日所仰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勲察祖儉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昨[illegible]

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五月詔諸路提舉司置廣惠倉

修胎養之令也[illegible]

其祖明民舉子之賞留從之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僞詔國子司業汪逵等[illegible]

自程頤程顥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得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欲以攻熹及韓侂冑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鄙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言以道學自名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於是鄙貪無恥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爲僞耳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願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illegible]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illegible]

韓侂冑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

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罷宮觀。監察御史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illegible]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殺李林甫事，不欲役之也。汝愚治[illegible]競趨功，彌趨如召。求上書乞斬汝愚者不從。

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丙辰 二年 金承安元年。春正月，故相趙汝愚卒于衡州。

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旨，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詔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

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illegible]

[illegible]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政事。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

夏四月，余端禮罷。

端禮始與趙汝愚同心共政，及汝愚貶逐，端禮不能救，

[illegible]之，獲罪侂胄，[illegible]遂罷為[illegible]

在相位期年，為侂胄所制，抑鬱不得志，稱疾求退。

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吏部[illegible]

[illegible]侍郎倪思。

[illegible]思到疏論偽學，忤不悅。至是御史姚愈[illegible]人

思遂出知太平府。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字元章，閩縣人）。

中書舍人汪義端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往事。

[illegible]以剛[illegible]建中之意，詔下[illegible]及其黨皆怒。

自是攻治之志稍衰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太府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illegible]死力而併之，故元祐頑命[illegible]第用之以[illegible]其他[illegible]不相報復，往者建中[illegible]可以為戒。陛下何不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illegible]

二十年來[illegible]

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嘗攻朱熹也。

十二月削祕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

熹家居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祕閣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祕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冑所引論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于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意以擊熹為己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illegible]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章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張載程頤之餘論簧鼓後進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

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元定生而穎[illegible]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illegible]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illegible]蔡沈字仲默。

丁巳　三年。金承安二年。

春正月禁偽學

夏閏六月以劉德秀為光祿卿。

初德秀為留正所劾[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

[illegible]

僞學所勸，持國救往，下入皆外補。（[illegible]）

（杉丹國本傳[illegible]……若其子孔京[illegible]……知那[illegible]……其聞[illegible]……不名[illegible]……書作[illegible]）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聖慈烈。

十二月，籍僞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由字子由，長洲人。）

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凡五十九人。（宰執[illegible]……）

（[illegible]……）

可行天下，以廣興不必置籍，以小不忍[illegible]中侍御史[illegible]

歲入[illegible]宋揚州，劾由阿附龍之，而排沈爲利州路[illegible]

判官。

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詔有司寬恤兩浙、江淮、湖北、四川流民。

三月，祔憲聖慈烈皇后[illegible]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詔嚴僞學之禁。

先是張釜請下詔禁僞學，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于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草詔諭告，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詔既下，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予要職。

秋七月，葉翥罷。

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字深甫，永嘉人。）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憫然，故有是命。（侂胄生日，[illegible]公上壽，及之適後至，閽人[illegible]闔扉，及之大[illegible]……由竇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曮。

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爲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以趙師𢍰（字從善，燕王八世孫。）爲工部侍郎。

師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觀眾懸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

珠冠四枚，丁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各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與眾[illegible]……乃附侂胄，侂胄大喜，爲者[illegible]不道之。

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

己未 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罷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承旨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黜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歸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寳等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龜年、三聘官而摧璉，遂議誅樹。

二月，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以學爲棄物，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旨僞撫叛，世因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夏五月，行統天曆。

先是，詔造新曆，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之二百五十年間，曆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曆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曆尤疏謬。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

太上皇疾平，帝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成禮而還。明日，羣臣詣宮上壽，成表稱賀。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庚申 六年。金承安五年。春正月，以京鏜、謝深甫爲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初，淳熙中，鏜以使金守禮還，見擢用。事具。及帥蜀，罷征斂，斷瀘州卒之殺太守者，蜀以大治。既與趙汝愚有隙，乃附韓侂胄，所引遂大變其守，于國事無可否，又爲劉德秀、胡紘輩主論，黜之不幾年。

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熹字元晦，諡曰文。

時攻僞學日急，熹與諸生講學不休，或有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寢而卒，年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李燔[illegible]……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illegible]……輔廣字漢卿[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六月乙酉朔日食。

太上皇后李氏崩。[illegible]

詔權攢于修吉寺

秋七月以陳自强[字勉之福州閩縣人]簽書樞密院事

自强嘗爲韓侂冑童子師侂冑當國自强入都待銓侂冑以從官入薦之爲之助除太學錄由選人至樞府裁四年

八月太上皇崩

九月[illegible]欽州牢城[illegible]

祖泰[illegible]其友曰

自我見之諸人皆曰我將行必以言[illegible]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我兄也[illegible]祖泰乃擊鞋

開故上書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illegible]

[illegible]

將以爲大可用以上書出中外大駭有旨[illegible]

[illegible]

祖泰獨奮曰人知我與[illegible]其謀[illegible]與聞乎乃獨奏言

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

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illegible]亦以爲言

乃杖[illegible]配欽州[illegible]察御史林

[illegible]之成[illegible]任周必大[illegible]

必大首倡僞學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

冬十月加韓侂冑太傅

十一月皇后韓氏崩[謚曰恭淑]

詔權攢于[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蜀水泄陵 [illegible]

辛酉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春三月臨安大火

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三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己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秋七月何澹罷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蜀吳挺子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賂侂胄求歸規圖帥蜀長及將卒以侂胄已許之然猶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為相就與為學效引至亂今復立異耶遂罷參 [illegible] 未遲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之一空士論羞之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

襲乎 [illegible] 都統制已大師羅之吏不除副帥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旱

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皆附韓侂胄者松尤曲意奉侂胄其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illegible]

[illegible] 襲西遼滅之 [illegible]

西遼主直魯古出獵 [illegible] 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遼祀遂絕

壬戌 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慧黠薦登仕籍 [illegible] 內遷秩隨龍恩倚任官至 [illegible] 日盛

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偽學之禁本于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二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非頗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 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勸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 于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咸先後復官自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聆秩致仕 [illegible] 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

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略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帥憲司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

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熊州王稱東都事略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節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夏五月甲辰朔日食。

秋七月程松罷八月以袁說友 字起巖建安人 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

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illegible]中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事侂胄嫌爲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遂拜太師 [illegible]

是歲大饑

嘉泰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illegible]

謝深甫力求罷政帝問其[illegible]能乃數守法度惜名器不可[illegible]乃許

夏四月己亥朔日食

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當侂胄用事時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illegible]宰執物得授之惟所欲爲宰執不復知也言路[illegible]月拔小史一二人同之月課又有之論有[illegible]取其險詖纖巧者擢用者[illegible]之收用之則擢謝日[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造戰艦八月[illegible]

寺又置激浦[illegible]以通巨艦[illegible]

甲子 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自明昌末北部爲邊患[illegible]頻歲[illegible]

強據邊又有光[illegible]者尤禁[illegible]

部人寇而[illegible]用兵[illegible]

諸部[illegible]

又[illegible]

世動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illegible]

庫金爲[illegible]以行賞功命[illegible]安[illegible]

興仲[illegible]淮北[illegible]

見言金國必亂亡始爲元老大臣備兵積食爲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二月臨安大火。

延及太廟帝下詔罪己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詔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孝伯等亦罷以張巖參知政事。

五月追封岳飛爲鄂王。

先是飛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劉光世爲鄜王[illegible]中少保。

十二月詔宰相兼國用使。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置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括究民財州縣騷動。

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正月費士寅罷士寅于嘉泰三年十月參知政事。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爲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尋以斌爲七路招撫副使

試武學生華岳字子西貴池人下建寧[illegible]

上書言朝廷未宜用兵敗盟誤國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寺編管建寧。

三月金以布薩揆爲河南宣撫使

金主聞韓侂胄用兵召大臣問之對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illegible]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布薩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illegible]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illegible]

以蘇師旦爲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胄恥師旦爲腹心故有是除。

八月以郭倪知揚州

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劉德秀罷。

遣使如金。

韓侂胄欲覘金人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

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

豈容與國撓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兩國
公移朕即罷兵而兩國使務益以修和好議久委曲
涵容恐非宋皇帝或未詳知乞諭國當具旨之罪俊還
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時足用兵益決
報
以邱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
初韓侂冑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
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
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詭謀負進
之人擄冑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冑
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切諫且言金人未必有
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彼當有辭乃若
衅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冑不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

宋

寧宗皇帝

丙寅開禧二年 金泰和六年

春正月禁中火。

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二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

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

河東招撫使。

錢象祖罷

韓侂冑銳意用兵象祖乞不可逞以侂冑欲大事罷之尋

尋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謬醜

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

金復命布薩揆將兵河南

金聞宋南武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

抗德節制諸道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衛

諸將凡宋宗族所在者，並予之。

吳曦反。

曦陰行忠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

時朝廷遣[illegible]為先鋒，功第一。[illegible]再遇先日進兵圍金[illegible]韓侂冑聞已得泗[illegible]

[illegible]

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君父之讐[illegible]

郭倪遣兵攻宿州，[illegible]大敗。

郭倪遣郭倬李汝翼以兵攻宿州，敗還至蘄，[illegible]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將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illegible]為沂王柄後，[illegible]賜名貴和。

十月，鄧友龍免。以丘崈為兩淮宣撫使。

韓侂冑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崈代之。時揚州宿至

飭部將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于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敗師，郭倪卸于鎮江。

秋七月，詔師旦有罪，安置韶州。

韓侂冑既以兵敗，始歸罪于師旦所誤。一日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壁語侂冑以其招納之罪，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illegible]誤國事，殺人不足以謝天下。侂冑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冬十月，金人分兵南侵。

金人既聞宋人分兵為九道南下，撥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赫舍哩阿沙呼[illegible]兵二萬出清河口，[illegible]

[illegible]完顏充[illegible]金史[illegible]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illegible]兵一萬出臨潭，[illegible]完顏璘兵五千出[illegible]阿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日急，詔丘崈將兵赴真州以援之，又以崈督視江淮軍馬。崈乃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

則四[illegible]失長江之險。五當[illegible]淮南[illegible]乃益嚴兵防
守。
金人破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棄樊城而遁。
金[illegible]江
陵府都統制皇甫斌攻唐州，奔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
信陽[illegible]進圍德
安府。[illegible]
金布薩揆破安豐軍[illegible]遂圍和州。
[illegible]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淺深，[illegible]即遣其將
[illegible]揚兵下蔡，聲言欲度[illegible]
將[illegible]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鎮[illegible]

備之。揆乃遣[illegible][illegible]布[illegible]作
[illegible]濟，[illegible]渡入[illegible]屯于南岸，[illegible]不虞，其[illegible]遂皆潰去，
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下，安豐軍及霍[illegible]縣[illegible]進圍
和州，守[illegible]刻[illegible]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金人入西和州。[illegible]
十二月，大成州[illegible]興元[illegible]
原注[illegible]
撥[illegible]遣姚[illegible]如金，因按兵河池，[illegible]其進
兵[illegible]乃[illegible]兵攻[illegible]與金人[illegible]以
[illegible]之心，金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王喜等力戰，[illegible]令退保[illegible]谷，軍遂潰，貞入成州。
曦因焚河池，退屯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破真州，攻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
金[illegible]破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
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盡具舟以濟。
自是淮南[illegible]皆沒于金。
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時興州都統制吳曦[illegible]以重兵守[illegible]

兵至，因撤[illegible]之戍，金人由板關谷遂出關後，思孤軍
不能支，遂破曦，退屯置口。在漢中府褒城縣西。完顏綱遣張仔會
之。曦告願附金之情，仔許，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
綱乃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
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illegible]曰：曦
[illegible]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
[illegible]楊[illegible]之[illegible]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
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
吳氏譜牒于金。
帝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布薩揆還軍下蔡。
金布薩揆欲通和罷兵，屬[illegible]韓琦五世孫元靚，道之渡

[illegible]

承宗翰之言所以然之故，九龍以兩國交兵，北朝皆
謂韓太師爲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
耳。稽使畢其詞，始語淵爲之言，稽與二人護送北歸，俾
叩其實。既而九月以金所約文字緘以聞于朝。時僞
齊方以師中渡，欲攻其前，又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
簡稽與二人持書詣金營議和，稽乃遣劉佑持書于撻。
懶講好息兵，撻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議復進。
王文往言用兵乃爲悉因鄧友龍、陳國、蘇師旦等所爲，非朝
廷意，今二人皆已貶竄，擇以佑齎若無意用兵，師旦等
豈敢專權？文遣回，復遣使和，稽以往因請還其淮北流
移人，及今年歲幣，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

尚使一統軍守之。

黜叔似免。

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潰，故坐
免。以吳獵爲京湖宣撫使
以丘崈爲兩淮山東京東招撫司
自金兵從淮成牌渡，風聲潰散，惟再遇數與抵擊，朝命再
遇節制淮東軍馬。[illegible]
于是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illegible]

[illegible]

金人[illegible]
程松自興元遁歸。
金人以吳曦約和[illegible]，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
給以前發二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自言金使
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相持，諷松使去，松不知所
爲。俄報金兵至，自始終元相接，聞松至，遂來，松由[illegible]
所向[illegible]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丐贐
禮。曦遣人以匣封致餉，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
逃。預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
涕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蒙古部特穆津稱帝于鄂諾河。[illegible]
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兒，母爲阿倫[illegible]
生而狀貌奇異，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烏桓之北
與衛拉特[illegible]同[illegible]和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部回[illegible]人由接壤世奉頁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伊

其有二族也[illegible]

蘇克依[illegible]并合諸部勢愈大已而生

子有異徵[illegible]卜名適有名特穆津者至其地遂

以特穆津名之[illegible]

[illegible]

族率[illegible]特穆津幼部衆多歸于族人泰楚特

[illegible]泰楚特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特穆津

與母謀[illegible]部人爲十三翼大敗泰楚特

等敗因得少安[illegible]地廣兵衆而無紀律其下

皆曰特穆津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

歸之泰楚特部遂微於是特穆津部衆益盛特穆津行

[illegible]會金師伺議之以功授特穆津爲察兀圖

[illegible]猶中國之招討使也特穆津以泰楚特部

[illegible]乃大會諸部于斡

[illegible]部長迪延

[illegible]

[illegible]之大敗擒殺迪延

[illegible]攻西夏破拉

[illegible]

大寧其人[illegible]而遷至是人會諸部長于斡諾河之源建

九斿白旗稱青吉斯汗[illegible]金王[illegible]

[illegible]

助金已有和意[illegible]上遣乞[illegible]以成前議且言金

人既指韓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斬侂胄首函以獻[illegible]大怒

[illegible]

[illegible]自稱蜀王[illegible]大安軍[illegible]楊虞仲[illegible]

列之

吳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

界[illegible]興州爲行宮改元[illegible]置百官[illegible]遣董鎮于成

都[illegible]欲徙居之[illegible]十人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

[illegible]萬州[illegible]泛舟下嘉陵江[illegible]

[illegible]入蜀之[illegible]約金人夾攻襄

陽[illegible]于成都[illegible]川利州夔州[illegible]興州爲興德

府[illegible]運使安丙[illegible]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

事[illegible]又召權

大安軍楊震仲[illegible]不屈伏藥而死其他如陳咸[illegible]

[illegible]自兇其[illegible]今遣使[illegible]

[illegible]又有權[illegible]州守劉當可[illegible]大舍高樗

巡檢郭靖皆不屈而死

[illegible]川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illegible]

[illegible]

輔知成都府，聞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輔 不得
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討賊，輔以 不得
兵寡且內郡無兵可用，遂匿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
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國家舊以江北守江，自南渡以來，如失之
乞兼節制江北諸州，留從之將，招撫少年，而適治事如
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有法度。

金平章政事布薩揆卒於下蔡。

揆自攻宋，主帥左不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乞許宋是揆
所擇，為政多惠，人樂為用。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謀討曦，乃
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關州
程夢錫知之，以告丙。適從安丙，丙時稱疾不視事，乃屬
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
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
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
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字[illegible]亦結軍
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
義曰：「此事若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
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其事，使坤辰

求戒巨源，與合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
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坤辰等七十
四人入偽宮，偽宮門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
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逆，敢抗者夷其族。」曦
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
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好義
急呼王換斧其腰，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
歡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誅之。
眾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
反及已誅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
違制上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

一日。時金遣珠赫呼[illegible]至，而曦已誅矣。[illegible]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
關。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不乘此時復四州，為
蜀要害，當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於是分
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
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

[illegible]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在西和人入敵
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
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勢迎取秦隴以牽
制江淮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夏四月召輔知建康府
以錢鎮請安丙趣楊輔還成都部以輔爲宣撫使丙副
之以[illegible]知興州許奕字成之簡州人爲宣諭使改興州爲沔州今仍
[illegible]朝廷疑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
不進除作佐部楊輔言輔當鎮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
建康
以方信孺字孚若莆田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師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
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
當以何辭對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
國信所參議官持撫書以行
[illegible]以罪竄澄州明年再竄賓州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金人復破大散關
五月金人陷大散關[illegible]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illegible]戰敗績
好義還爲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處喜爲變[illegible]
[illegible]使擬荊鄂都統制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初楊巨源以誅曦功既賞以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令一字不及
巨源矣有以激其功者俾報上直授節度使而巨源與
通判心發不 乃怨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
令[illegible]捕其黨[illegible] [illegible]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
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
至大安龍尾灘因使判官樊世顯殺之聞者莫不扼腕
流涕
秋七月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命郡邑振恤之
九月以方信孺爲右司郎中王柟字敬甫大名人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
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
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
至汴見完顏宗浩宗浩出就傳舍使將命者來督五
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
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
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還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
不再折莛白遣以索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
動將命者曰此非樞密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
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死耳
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

復書于張巖曰　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illegible]

世爲子國即盡割　江爲界且斬　元謀姦臣函首以[illegible]

及添歲幣五萬兩匹犒師銀　一千萬兩方可議和所信

孺還致其書侂胄問之信孺[illegible]所欲者五事一割

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

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

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之雖未即和

然已有成說及侂胄欲再遣使而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

柟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

葬成肅皇后

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張巖免

韓侂胄怒金人欲得首議和議遂輟復欲用兵乃以

淳鎮江淮而免張巖　巖爲督府九月費錢[illegible]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其

罪惡于中外

自吳曦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

私之力大絀　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

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

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奏言

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

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　次山字仲甫越之上虞人　擇群臣可任者

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　遂得密旨以參

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可之[illegible]以

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批以示壁侂胄久任國柄

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被困苦可罷平章軍國事與

祠陳自强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

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

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

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

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爲未死後詳其不然遂下詔

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

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次山福州

觀察使　[illegible]

[illegible]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强于永州斬蘇師旦徙郭倪等于嶺

南貶李壁等官

侂胄既死[illegible]自强曰有旨不用

罷政自[illegible]

州居住[illegible]

州東[illegible]

于連州貶李壁張巖許及之[illegible]

桂材差
寺榮王駁為皇太子更名詢

詩更名詢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
以錢象祖為右丞相衛涇為參知政事雷孝友參知政事史
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

初韓侂胄欲內交于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
因竄官屏居時事不掛于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
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擇而免邪不聽凡十
二年而復起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春正月王柟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
蘇師旦首畀金

柟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
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
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
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錢象祖
移書金帥府喻以誅侂胄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
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
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
匡顧之而笑柟始決請柟者密書韓侂胄首以贖淮
南柟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大功
議承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

侍新捐取首級之兩淮仍諭兩路以函首畀金之故遂
以侂胄及師旦首付王柟送金帥以易淮陝侵地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舍千燬其七
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說言宰相韓侂胄因而縱火為姦

二月臨安復大火燒尚書省官舍延及太廟

夏六月金人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
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
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
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

秋七月以邱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

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當為
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參知政事

機持論堅正忤韓侂胄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
侂胄謀啟兵機因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
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
所屈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救
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
恩不避嫌怨

[illegible]

賑江浙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令江浙御前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illegible]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侍御史[illegible]有不[illegible]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彌遠尋以母憂去位[illegible]
金主璟殂衛王永濟立[illegible]
金主無子顯宗室以永濟柔弱無能故愛之欲傳
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金
主殂元妃李氏與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
奉永濟即位[illegible]
封趙汝愚太師沂國公[illegible]

己巳二年 金主永濟大安元年 夏四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妃李氏
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爲儲貳至是
政事[illegible]
承金主永濟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
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
失[illegible]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論殺
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illegible]爲右丞相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

訪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使
冬十二月輝和爾 舊作畏吾兒 國降于蒙古
輝和爾國[illegible]自殺[illegible]遣火州統巴什伯里 舊作別失八里 入[illegible]之
地臣于契丹至是遂納款降于蒙古
庚午三年 金大安二年 夏六月丁巳朔日食[illegible]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
夏自入[illegible]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爲蒙
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
遂侵葭州金[illegible]
[illegible]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蜚蝗見
招立朝能正士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
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採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
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
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
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
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之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
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內地之

（以和好求而用……）

境其勢漸盛金人忌之遂禁百姓假號遊牧[illegible]

金兵連歲捕收捕者之

辛未四年金大安三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買遁珠（[illegible]）歸知蒙古將侵邊亟告于金主金主曰彼于我無釁何言此遁珠曰近見其部衆附從西夏又而造箭製楯不休非圖我而何

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掠雲中九原遁珠不休蒙古大舉（[illegible]）以進金主始悲釋遁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紐祜祿哈達（[illegible]）求和蒙古主不許

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

[illegible]邊臣以金有蒙古之難不虞其侵軼請率州而選將訓練京湖四川制置司訪邊備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illegible]）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遂略西北諸州

金遣古烏蘇分（[illegible]）完顏和碩（[illegible]）至烏沙堡（[illegible]）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illegible]）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illegible]）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引麾下數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躡之金兵大敗遂至翠屏口（[illegible]）遂取西京及撫州（[illegible]）皆降蒙古

[illegible]復遣其將者別（[illegible]）察罕（[illegible]）略地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皆陷（[illegible]）

[illegible]

皆降于蒙古

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illegible]）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

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糾堅監軍完顏鄂諾勒（[illegible]）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illegible]）以備和碩（[illegible]）乘兵為後繼或謂糾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宜乘其不虞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獾兒觜（[illegible]）糾堅遣麾下明安（[illegible]）問蒙古所以舉兵之故明安遂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糾堅戰金兵大敗人馬踐蹂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和碩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躡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和碩僅以身免走入宣德（[illegible]）蒙古兵乘勝

[illegible]

擒之。遂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illegible]棄關遁。蒙古
兵屯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遣兵至
都城下。金主欲南奔，詔命衛卒死戰。蒙古兵抵折
顏名遂擊金中收騎，聚其馬而去。金主乃命泰州刺
史朮虎高琪屯通元門外，詔高琪屯戍平州，募兵馬
總管將士以其罪輒由是金不用。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金以圖克坦鎰為右丞相，胡沙虎為右副元帥。
鎰為[illegible]京留守，關中都城[illegible]其專恣矣，乃遣兵二萬遣
同知烏克遜[illegible]將之入衛。金主嘉之
紋拜[illegible]

[illegible]

進平章政事，[illegible]及衣幣諸物[illegible]
嚴禁有人入[illegible]殺涿水
金人今予中都金主[illegible]不可以鎬石副元帥呼沙呼
總所出。徹宿兵一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令屯
媯川。呼沙呼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作亂。

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
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illegible]
相聚為盜，命州縣招捕之。安兒將為盜，亦[illegible]
留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鐵瓦敢戰
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達[illegible]副之，以拒蒙古。安兒至[illegible]
[illegible]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illegible]
遂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壬申五年[illegible]春三月，金赫舍哩呼沙呼有異志，放歸田里。
呼沙呼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雖朝兵來，必不能
支。一身不足惜，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
不保。」金主惡其言，以下有司按問，數其十五罪，罷歸田
里。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婿陳日煚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昊旵嗣，尋病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後陳
日煚因婚取之。[illegible]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

金秦安賊劉二祖作亂，據淄沂州。

秋七月，雷震太廟屋壞。
選正殿賦[illegible]

國已安義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先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政之一身外戚者漸安施遣於此因以至于夕遣為心博通下情除弊政致興召和之本使天下之日轉為誠日消矣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使呼沙呼遣之凋抄人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宣宗貞祐元年春二月故遼人耶律留格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留哥今改）

留格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格不自安遁至隆安（隆安府大定中陞州）與衆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軍兵往攻留格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金故為咸州後升府明省在今奉天府鐵嶺縣）留格後降蒙古蒙古主以為元帥令居廣寧

夏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永濟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秋八月呼沙呼弒永濟而立昇王珣（珣顯宗之子原名吾睹補金宣宗金史誤寫）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金主復用呼沙呼使將兵屯燕城北呼沙呼與其黨完顏綽諾（舊作醜奴今改）烏庫哩留察（舊作蒲察六斤今改）等領騎屯應聖宮呼沙呼日務戲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謀反命人誘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召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于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綽圖（舊作石古乃今改）因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呼沙呼至東華門

衛包圍宮城（舊作斜烈今改）（舊作徒單今改）稱之呼沙呼入宮以其黨易衛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都佐與親黨召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固守之（呼沙呼欲殺之…）

閉戶作命令將人召試告之曰省府告以軍士守之不可天殺少府監張人子明相國乃遣呼沙呼欲僭位猶豫不決以人望方屬功之後從容謂曰翼王（封濟王又）宗之兄曙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

之此萬世之功也呼沙呼然之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于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呼沙呼誘而殺之因收諸軍軍起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遂迎宣宗於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

冬十月殺

遂殺呼沙呼金主以高琪為左副元帥（术虎高琪畏罪來進圍殺高琪）

蒙古兵至懷來元帥右監軍珠赫哩高琪拒之敗績蒙古乘勝圍中都蒙古兵至東河欲渡高橋呼沙呼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呼沙呼創甚

乃由期高琪以死罪。（金史兵志……）使將兵五千拒之。高

琪失期不至，呼沙呼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詔令免死。

呼沙呼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

高琪出，為呼沙呼所敗，乃以兵軍入中

都，圍呼沙呼之第。呼沙呼聞難作，踰後垣欲走，衣絓墜，

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待罪，金主赦之，

因詔暴呼沙呼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

行將士論功行賞。

蒙古以史天倪（永清人）為萬戶，屯霸州。

時蒙古穆呼哩（穆呼哩舊作木華黎，札拉爾氏，舊作札剌兒……之子……）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史秉直率

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外降

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

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

霸州。（天倪……）

十一月，夏取金涇州。

蒙古分兵徇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蒙古主留奇爾台（舊作怯台）及哈斯台（舊作哈台，今改）屯燕城北，

分降人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並隸輯兵為三

道：命其子卓齊、察罕台、諤格德依循太行而南，（……）

取保、遂……邢、洺、磁、相……太原之間。別將布札爾（舊作……今改）……

遵海而東。蒙古主自將與子圖類（舊作……今改）由中道，……自大口……

中都府、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防禦，悉以鄉民為

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

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

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

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

七年（金貞祐二年）春三月，詔安丙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改知興州。

內使所受吏安葵、何九齡合宮軍夜襲秦州，敗績。沔州

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論丙子……

沔州之命。

金主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蒙古主

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

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

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丞相高琪

言於金主曰：「聞彼人馬疲病，宜決一戰。」完顏承暉（舊作……）

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

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

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遂

遣承暉求和於蒙古。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侯

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引去
出居庸關收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
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金左丞相圖克坦鎰卒
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
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
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
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
五月金主徙都汴糺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
中都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
諫者皆不聽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
穆延盡忠奉太子
守忠孝中都遂與六宮啟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
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欺我之計耳復
圖南伐金主至良鄉命護衛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
糺軍皆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藏而推卓達
等三人
為帥北還承暉聞變以兵扼盧溝糺軍擊敗之
軍勢復振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遂進圍中都
合其兵圍燕京

能金歲幣
時金人遣使來請成將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
歲幣
之遂罷金國歲幣
金人請會師伐夏不報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封鎮居
宋人初以蜀不之報由是與夏中絕
九月上戊朔日食
蒙古穆呼哩攻金遼西州郡下之
穆呼哩遣兵攻金北京守將伊木...降
...伊木...推...
...史天祥...趙兵

遂攻益都城降移剌呼哩怨其降欲坑之諸將
森（[illegible]）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
降者乎呼哩從之奏以遂權北京路[illegible]
（[illegible]）
權兵馬都府事以鎮之于是金興成懿通州[illegible]
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北海農家子）作亂
全就頭鐵目補諸弟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槍人號李
鐵槍聞蒙古中原共常掠之以復讎衆金主遷汴賊紛起
掠河北山東遼民保聚守險群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
紅衲襖以相識別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
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富州人後改名用安）鄭衍德田四于
于洋等皆附之
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
時興中府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永德人）亦降蒙古（[illegible]）
（[illegible]）
紀八年（金貞祐三年）春二月金布薩安貞（原作僕散今改）擊楊安
兒安兒敗死三月安貞復破劉二祖斬之
初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
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
使與山東行省完顏[illegible]（[illegible]）經歷[illegible]郭（[illegible]）
[illegible]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與妻乘舟入海欲走岠

嵎山（[illegible]）舟人曲成擊之安兒墜
水死（[illegible]）其妹四娘子收其衆劉全收餘衆奉之
稱曰姑姑衆尚數萬併掠食于磨旗山（在萊州府[illegible]）李全以
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安貞復遣瓜爾佳
錫爾格將[illegible]擊劉二祖斬之餘
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illegible]夏金時青[illegible]人[illegible]
潤[illegible]平楊德廣王顯忠附楊
金主遣兵救中都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
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穆延盡忠久在軍旅
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蠟書奉告急金
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庫哩慶壽
（河北西路明安人）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
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字子賢遼陽人[illegible]）運糧大名行省富
珠哩（[illegible]）德裕（[illegible]）調遣糧以
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
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
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
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知
[illegible]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
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字子安清安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書
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

保州城之罪從容若平日與安石婺白引誚罰之曰承暉于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臨文既破湖取筆與安石訣謂門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府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寶物去于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

王洪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冬十月夏取金臨洮

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蒙古主駐軍魚兒濼

遣傳格巴圖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遵山闕輒以鐵槍相鈎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遣將花帽軍禦蒙古兵于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冰合遂渡而北

十二月夏遣使如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及太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以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懷……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

丙子 九年 春二月甲申朔日食

東西兩川地大震

夏四月金以胥鼎爲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

王由便道濟河以趨陝西自陝西以援汴京又遣僕
薩薩因林〔舊作僕散端吾今改從作正〕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
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邪問不遠道遂平陽

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伏誅〔東阿人〕討殺之
將擊移行省于東平紅襖賊說之郝其衆帥郝定僭
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
道路不通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已而華遣兵擊劉二祖餘黨在泰安之其衆皆降〕

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深入重地近抵西
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

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願陛下命
陝西兵扼距潼關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
宜伺察且戰且守復命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示行
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不習兵備方略非
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
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金胥鼎敗蒙古于平陽復潼關
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略司相與
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
遣兵拒戰蒙古敗乃去金人遂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經略使
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以擊敵有功遂遷知
中山府至是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略能得士
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定興人〕爲元帥右
監軍行元帥府事

丑十年〔金興定元年〕春正月金主謀伐夏不果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人付圖們和拜〔舊作移剌胡土門今改從此〕
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疏奏以爲非便〔略曰今邊兵
食不給兵力未充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兵將流亡
民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且恐國家社
稷人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鼎平章政事封莘
國公

地震

二月金尚書省請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從
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
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
令仍舊給之

三月金以武仙〔威州人〕同知真定府事
金石海據真定叛威州刺史武仙率兵斬海及其黨二
百餘人降將仲起〔林張立等〕獲海僭擬物故有是
命

夏四月金人分道來侵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字
彥衡山人〕〔孛元羅吉小人〕董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

招撫使。遂陰謀南侵。术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賽布帥師南侵。遂渡淮取光州中渡鎮。在光州光山縣將淮亦寨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攻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本作阿鄰今改入大散關。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趙方李珏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言宜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數不宜用兵以悉金主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參政以為有彌文辭有哀祈之意徒示國弱氣足取者議主程不前政事者果亦力策南伐有人不可為典不從金主以南其所以內侵後虛攻區兵弱為疆宋有家蔡守乎之策方與心是之有所言皆不用許古等遺直聲州交汾人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

五月。趙方遣統制扈再興字叔起濠州人鈐轄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救棗陽。金人敗走。

金人犯襄陽棗陽。方遣其子范字武仲葵字南仲曰。朝廷初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俟兩國。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牒光化信陽均州以張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在棗陽北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戰至再興中卻。陣復合。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晚至。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胥遁。方因捷奏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宗滿將王辖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

六月。詔伐金。

下詔伐金。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蒙古以穆呼哩為太師。經略山南。

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之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哩舊作宏吉刺今改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皆下之。時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欲屠其城州人趙瑨時為穆呼哩為百戶從目見在宮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字穆呼哩以從之遂平定隨宣業等州而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涼。

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李全率眾來降。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考字今停宋宋史寧宗紀及李全傳與青定上年前制伊方書于十年七月分于分注之末明又多今傳文云東海馬良等輯據通本全等半叢心焉則以未就附者叙次殊不可從今依宋史改書并收輯

先是知楚州應純之奏山東豪傑歸正中原可復。李全仝予川設宮明實貨山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與江氏拔千泚獲亡命山陽易致米富得利數十倍知楚州棋西之勞以半貨北人至將數答之鐸因說純之以歸拔錢陽以池冀非之村向之水者于小以以湯安兒大收召先錢魯足遊民孝先何大快鄧僞家馬去也寧楚仕郡購答山捷揚安兒見循悅之遇以軍蔽安見乖先主由陽真豪縱得見乾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遞人予先為陵察論意黎泰以鐸為武鋒前將與窩患候府兵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在于人間忠又屮之與合兵攻克海州攛援不遂退忠東海已而全

文其亂[illegible]時頻歲小[illegible]
紀之見[illegible]
事丞相史彌遠[illegible]
李珏及范之勉接之[illegible]忠義軍統制[illegible]忠義精于
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輸款來歸季全等生
苑心焉全是全至漣水求歸附遂有是命
三月金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
[illegible]政將兼陽初與戰一[illegible]伏犯新倉立斬之軍民服畏
于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塹開闢軍士[illegible]完備[illegible]藩籬
步騎圍城不敢與戰內與合兵角鬥[illegible]三月大小七十
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敗[illegible]恐摧[illegible]城開按撫兵
立寨外城鋒[illegible]自[illegible]焚[illegible]大吹宗政厚集[illegible]

士民間出擊金人不能支盡兵護城宗政隨方力拒[illegible]
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illegible]
名[illegible]下[illegible]鼓噪[illegible]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流入[illegible]
金人焚大散關入皂郊堡[illegible]三月利州統制
王逸將兵復之進攻秦州至赤谷[illegible]
[illegible]西[illegible]
金元帥阿林入屯郡堡兵死者五萬人[illegible]月王逸帥官
軍及忠義人十[illegible]復之進斷金統[illegible]完顏贇進攻秦州
至赤谷與河州都統劉昌祖會遇師且放散忠義人軍
遂大潰
夏四月金人入西和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吳政敗之

乃去
金人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陷西和州劉昌祖
焚城遁[illegible]利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皆棄州
守臣侯顯以[illegible]通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所得糧
糧九萬斛錢數十萬軍實不可勝計復攻大散關守將
王立亦遁又攻黃牛堡[illegible]興政拒卻之政至大散關
執立斬之以[illegible]事[illegible]攻遊三官圖補李[illegible]興州
等節度遺州
五月金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擊之
金紫荊關[illegible]崇台與戰使執遂降崇[illegible]
道潤與瑀有隙[illegible]相攻擊而瑀[illegible]為[illegible]道潤[illegible]

之瑀遂伏兵刺殺道潤之衆[illegible]所[illegible]部將靖安民
[illegible]代領之瑀不[illegible]遺使告[illegible]
[illegible]以瑀不助兵故也柔[illegible]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illegible]
[illegible]未[illegible]以此[illegible]都遂[illegible]部曲
告以復讎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
而[illegible]右兵出自紫荊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illegible]
正[illegible]柔馬[illegible]為宗右兵[illegible]所[illegible]軍前見[illegible]
安柔[illegible]不[illegible]左右[illegible]之柔叱曰彼[illegible]我亦[illegible]也大丈
人[illegible]死終不偷生[illegible]他人[illegible]安[illegible]而[illegible]其潰[illegible]
[illegible]來集明安[illegible]柔[illegible]其二[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此[illegible]忠[illegible]不[illegible]始為二親[illegible]遂

其…陛…已…敗前事…力兵…則當為金靈前何得因一時尋勁而請曰而免可將後須兵內向為殺前號可知其執降不過…生前全幸益兵交通耳史稱為當日君臣顧大節已甚[illegible]何論

降蒙古以桑爲河北都元帥

金國安用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秋八月蒙古穆呼哩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庫哩德升（不名母留號都驛明安人）等死之

穆呼哩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輒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字君美河津人）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請革宜上馬奪圍出革嘆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思徹（[illegible]）守汾州元帥石盤

軍納哈塔（[illegible]）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冬十二月金主遣使來求和不納遂遣其太子守緒（[illegible]）會兵來侵

金主欲乘勝求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遂去而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布薩安貞爲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illegible]）春正月金人復侵西和成鳳州又犯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

政既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illegible]）都統李貴遁還（[illegible]）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洋州都統張

成（[illegible]）使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illegible]）大敗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圖魯安（[illegible]今改）金人乃遁去

金人侵大散關襄陽趙方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

完顏鄂和（舊作訛可今改）帥師圍襄陽壘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腹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扈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

以曾從龍（[illegible]）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字伯起[illegible]人）簽書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爲禮部侍郎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乃爲百代絕學之倡何未賜謚乃上言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illegible]）

金人入洋州竄董居誼于永州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

守[illegible]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遂破金人焚其城而去居誼自利州遁還詔罷之

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

三月金人侵淮西知楚州賈涉（字濟川天台人）使李全救郡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遂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

麻城(舊屬黃州今隸湖北黃州府)自濠州攻和州之石磧(在和州東北)自盱眙攻滁州之全椒來安(俱屬滁州今因之)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者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人兵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約赫德(一名志本舊作紇石烈牙吾塔今改後仿此)駙馬布薩安貞遇賊于化湖陂(在盱眙縣西)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許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丁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至全以致所得金牌子為證云殺駙馬僕散安貞所殺蓋詐于朝也朝廷知紛受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安貞實不死也)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劍門福遂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子述遁保劍門。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四川制置司參議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移書皆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可平蜀未可定羣賊亦曰須安和公作宣撫使事乃定時李壁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師丙為宣撫如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始安。

金築汴京裏城。

初珠赫哷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丁民募人能致甎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陞一等于是平陽判官完顏阿拉(舊作阿里今改後仿此)左廂譏察霍定和毀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其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若防城有壯丁使兵來往等愈得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拒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

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伐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北郡縣多降蒙古。

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進克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寨(在定州曲陽縣西北孔山上志石面中一孔前後洞徹故名)柔攻之不下望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入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令軍盡出轅下才數百人柔令老弱婦女乘城得壯士突出仙兵殺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挺槊大呼入陣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

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金置，今為保定府），下之于是祁陽、
（金初北平縣……）曲陽等縣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
仙遣其將葛鐵槍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
齒，柔拔矢以戰，葛鐵槍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
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鼓城（隋縣，明省，故城在今正定府晉州）、深澤
（漢縣，今屬保定府）、寧晉（宋縣，今屬趙州）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
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

福與莫簡焚其城，遂入普州。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
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張威兵至，福窮蹙，詣威降。威執
之以獻，丙命斬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
威捕莫簡及賊眾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
班師還治利州。

扈再興與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

金帥完顏鄂和擁步騎傅城（[illegible]）自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
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已傾
兵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

禦于再興，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注見前），
又敗之。城內宗政自城中出，聯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
勇入金營，自暮至三更，殺其眾三萬，金人大潰，鄂和單
騎遁，獲其鎧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陽縣……），
（……北）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
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創屋，與居籍
其丁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秋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

初，山東來歸者日眾，而石珪以討殺沈鐸于漣水，應純
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
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

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眾，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
珪乃率漣水亂之眾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殆盡。
丙遁，人論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
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
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
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道，傳檄諭石珪、楊德廣
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久聚思亂，因漣水
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陳
而復涉汰其軍，令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
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
至是分江淮為二司，乃命涉管淮東。

蒙古伐西域諸國。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降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林遂復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至齊州比還揣知林意乃帥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來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決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懽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約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冬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聚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時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賈涉曰盱眙泗州阻水今如平地全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將向泗之東城將蹈冰薄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發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右丞相珠赫呼高琪以罪伏誅。

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己頡頏者奏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握兵權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徙置河北于度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輙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乣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敕擇多撫乣軍而擇多輒殺數人且謂金主取其元帥部用故有卓達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者實且壞天下者高琪擇多二人也擇多後伏誅至是盡忠。

蒙古攻高麗降之。

蒙古兵追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一旦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㬚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庚辰　十三年金興定四年。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鄧州皆不克而還。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

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撫之。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計翰林承旨圖克坦高等十六人議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

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改窮從遷徙者追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撫使伊喇光祖字仲禮本名包嚕伊錫部人按伊喇舊作移剌包嚕舊作入狗今譯言謂當募士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額爾袞必喇明安人按額爾袞必喇舊作訛魯古必剌今改從此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隸之河間招撫使伊喇重嘉努以功賜姓完顏氏按伊喇重嘉努舊作移剌衆家奴今改從此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州威州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藁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賜姓完顏氏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檻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礬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字振之太原人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字景山營州人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布木凱本張開賜姓按布木凱舊作伯陽今改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本莒州提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

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已而王福降于張林靖安民為其下所殺燕寧與蒙古戰敗死胡天作降蒙古尋被殺伊喇重嘉努不能守河間與張甫俱保信安久之郭文振亦不能軍徙居衛州布木凱部曲亦微為民家所殺武仙事詳具後

六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于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遁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

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烏庫哩仲端本名慥濟字子正按博濟舊作卜吉今改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金嚴實字武叔長清人據青崖崓即青崖山在濟南府長清縣南崮谷綿亘崖谷常清故名以魏博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崓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

內附拱率實歟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于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旨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呼爾噶咸平府明安人按呼爾噶舊作胡里湖又作蒙古綱今改從此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依宋史李全傳改正汶水舊訛作汝水今而營計曰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遂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鄂博台按鄂博台舊作不答今改從此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驍銳突圍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援全以出乃退保長淸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摧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賂之尋還楚州。

太子詢卒諡曰景獻

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

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鞏秦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議和。

金恒山公武仙以眞定降蒙古穆呼哩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穆呼哩兵至滿城使蒙古布哈舊作不花今改從此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倒馬關在今直隸定州唐縣西北適武仙所遣將葛鐵槍與之遇葛鐵槍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穆呼哩善之卽下令禁擄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

夏遣其樞密使寧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宕昌注見前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宜帥師發下城下城在鞏昌府徽州境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河州

天水注見前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長道在鞏昌府西和州北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統制田冒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上津注見前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于是諸將逗疑不進質俊等克來遠鎭敗金人于定遠城宋置來遠寨金改爲鎭在鞏昌府隴西縣西北定遠城在今蘭州府金縣王仕信克鹽川鎭鹽川寨宋置後改爲鎭在鞏昌府漳縣西北秦州夏人自定遠退師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注見前引兵還諸將皆罷兵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于西和州罷威官

蒙古遣使如金

蒙古主遣達呼舊作塔忽今改報金請爲庫庫呼伯卿日向欲攻

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則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

冬十月金以時青爲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

青先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敝降隸軍中爲濟州義軍萬戶後隨李全來歸處之龜山（在泗州盱眙縣東北寰宇記禹治淮獲水神無支祁鎖之龜山之足）而北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赫舍哩要赫德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嘗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封青爲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

穆呼哩既敗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堌

金人襲蒙古穆呼哩于濟南大敗穆呼哩進圍東平

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在開封府儀封東北與山東曹縣接界爲河防要害）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衆穆呼哩遂進破楚邱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履之子）進庚午元歷

楚材負薦初爲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破遂降蒙古蒙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邪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天元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之兆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其衆

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于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挾

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爲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時青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青[illegible]四州西城金人來救青敗乃還（事在明年）